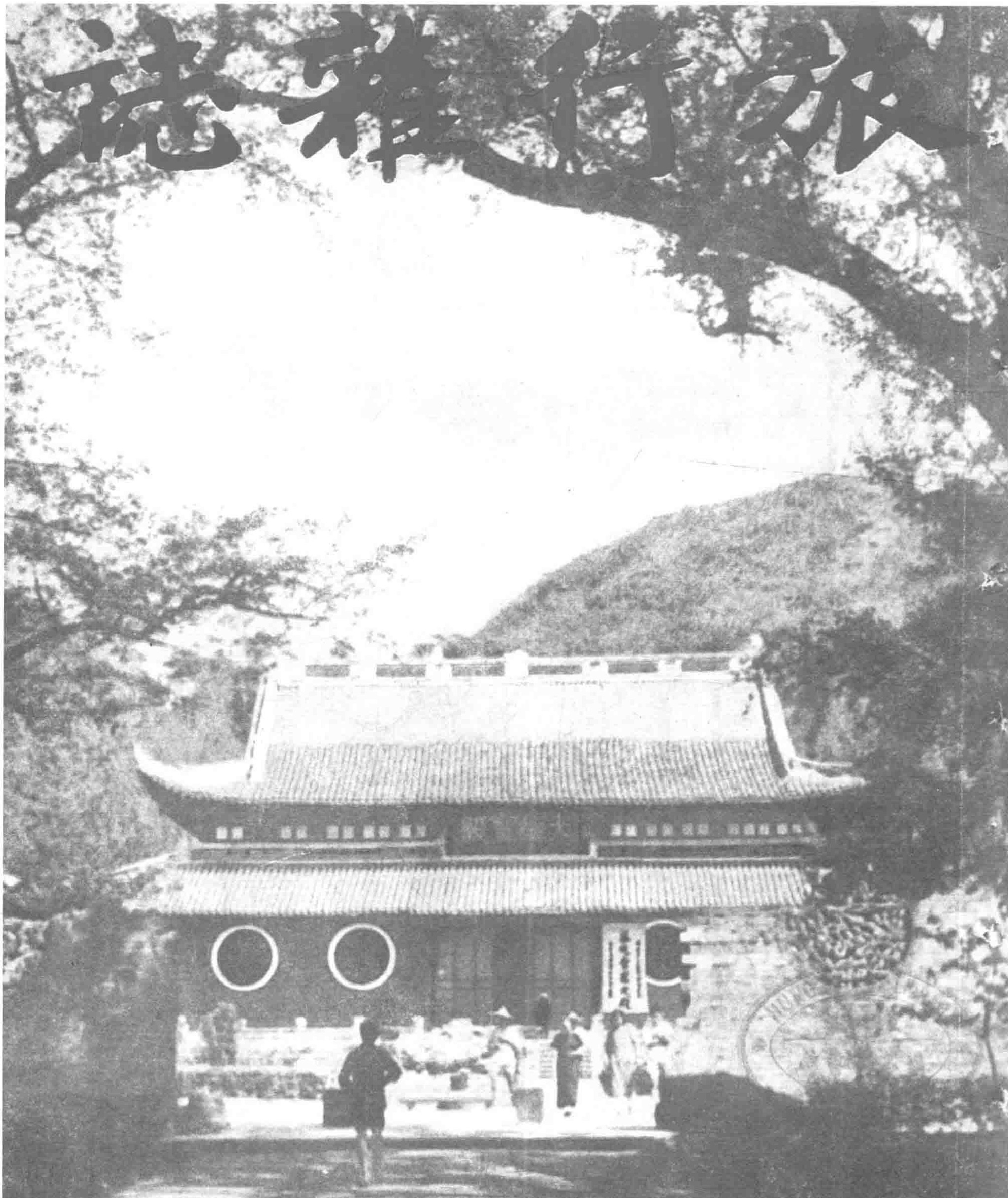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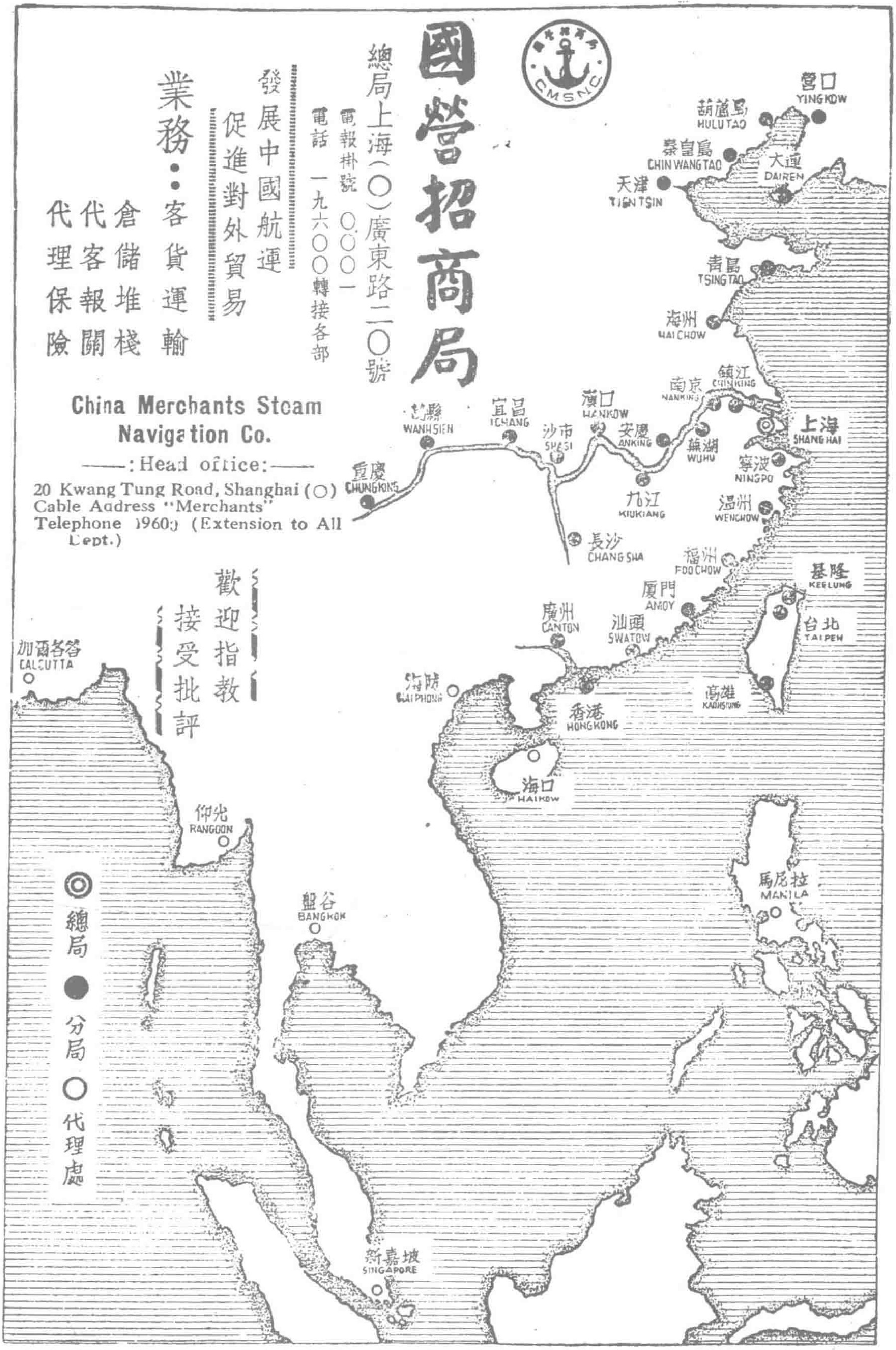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九月號

CHINA TRAVELER
Vol. 21, No. 9 - September 1947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國營招商局
CMSNC
總局上海(〇)廣東路二〇號
電報掛號 〇〇〇一
電話 一九六〇〇轉接各部
發展中國航運
促進對外貿易
業務：客貨運輸
倉儲堆棧
代客報關
代理保險
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
:Head office:
20 Kwang Tung Road, Shanghai (〇)
Cable Address "Merchants"
Telephone 19600 (Extension to All Dept.)
歡迎指教
接受批評
營口 YINGKOW
葫蘆島 HULUTAO
秦皇島 CHIN WANG TAO
大連 DAIREN
天津 TIENTSIN
青島 TSINGTAO
海州 HAICHOW
南京 NANKING
鎮江 CHINKING
漢口 HANKOW
宜昌 ICHANG
萬縣 WANHSIEN
沙市 SHASI
安慶 ANKING
蕪湖 WUHU
上海 SHANGHAI
寧波 NINGPO
重慶 CHUNGKING
九江 KIUKIANG
溫州 WENCHOW
長沙 CHANGSHA
福州 FOOCHOW
基隆 KEELUNG
廈門 AMOY
台北 TAIPEH
廣州 CANTON
汕頭 SWATOW
加爾各答 CALCUTTA
海防 HAIPHONG
香港 HONGKONG
高雄 KAOHSIUNG
海口 HAIKOW
仰光 RANGOON
馬尼拉 MANILA
盤谷 BANGKOK
新嘉坡 SINGAPORE
總局
分局
代理處


紅金牌
不必見君面 知君吸何煙
惟有紅金牌 香味濃更鮮
PROSPERITY
紅金
中國福新煙公司出品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產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永安公司為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 大東旅社
-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 大東跳舞場
- 七重天咖啡室
- 永安月刊社
-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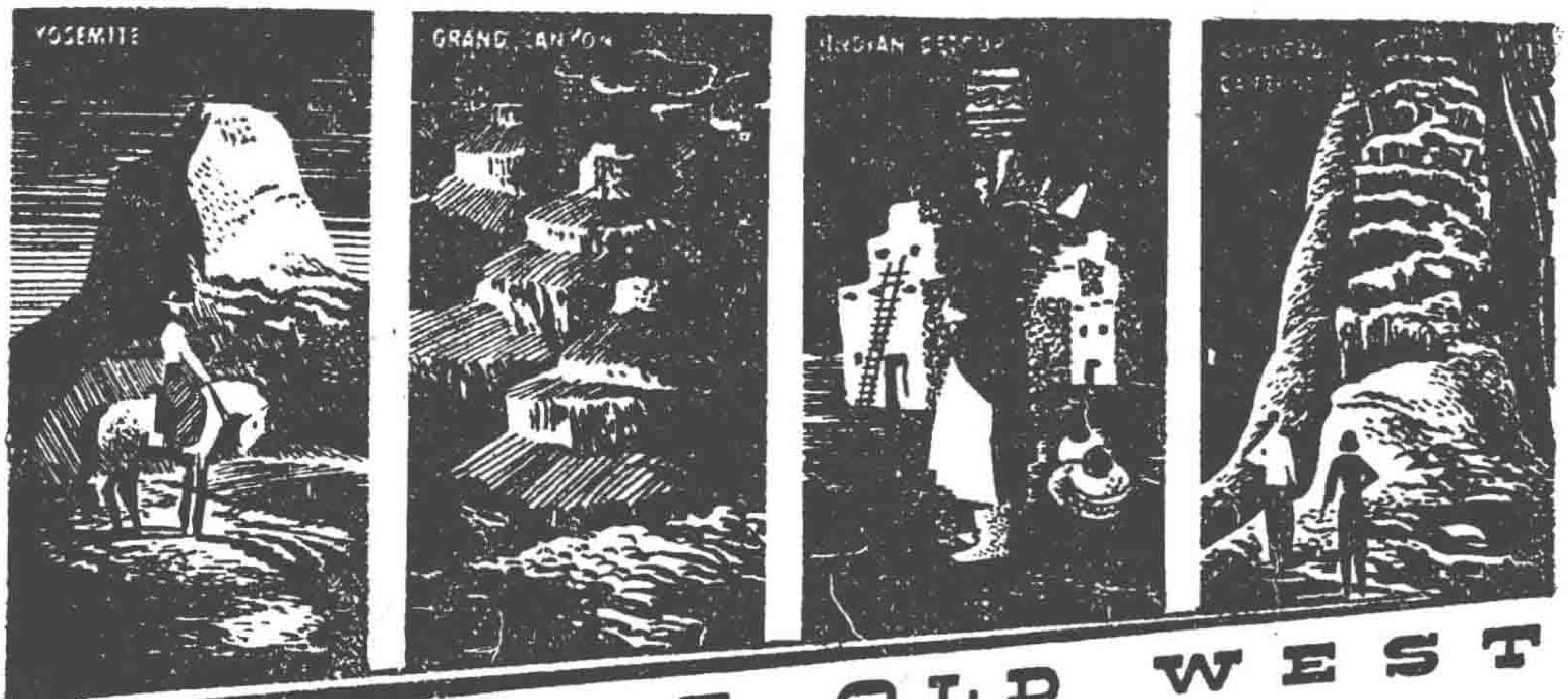
綢緞部 疋頭部 毛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VISIT THE OLD WEST
Vacation IN AMERICA

★ Enjoy a memorable, relaxing holiday on your next vacation in the States. ★ On Santa Fe's modern, streamline trains, with their luxurious sleeping accommodations; famous Fred Harvey food and exacting Santa Fe service, you can visit the country where America grew up. ★ Pause a day or more in Historic New Mexico for an intimate detour through age-old Indian pueblos and primitive Spanish-American villages. ★ Follow rim drives and thrilling mule trails at Arizona's wonder of the world, the Grand Canyon of the Colorado River. ★ Explore the hidden witchery of Carlsbad Caverns underground in southeastern New Mexico. ★ See the majestic mountains, waterfalls and giant trees of Sequoia. ★ All these and countless other scenic attractions along the Santa Fe Railway, can make your trip to America the best remembered vacation you have ever enjoyed.

西美古蹟一覽無遺

在美渡一值得紀念怡目賞心的假日，請乘新型穩快之「聖太飛」列車。臥車佈置之華麗，著名「佛萊哈維」車餐之佳美，以及「聖太飛」鐵道一貫誠懇之服務精神。君可遍遊西美郊外，飽覽昔日之美洲情況。如中途分程一日或二日往遊含有歷史性之新墨西哥，從而深入印第安人及西班牙人古村落，作一身歷其境之考證，更屬可貴。

火車行經險道奇境，如「亞力巢」世界奇景「考樂拉度」河大峽谷等在新墨西哥東南部可探視幽勝之「客斯班」大地洞，並眺望崇山峻嶺，瀑布巨松，沿路奇異美景，指不勝屈，使君此行愉快，永不忘懷矣。詳細情形，請照下列英文地址函詢

「聖太飛」鐵道在進輪口船抵埠時派員洽助行旅

Santa Fe

WRITE, C. C. Thompson, Pass. Traffic Mgr., 121 E. Sixth St., Los Angeles, Calif., U.S.A. or T. B. Gallaher, Gen'l Passenger Traffic Mgr. 80 E. Jackson Blvd., Chicago, Ill., U.S.A.

★ Santa Fe Agents meet all steamers on arrival to assist with travel arrangements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際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徐家匯　上海虹口　上海提藍橋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長沙北城　南昌

漢口　漢口漢正街　武昌　蕪湖　南京　南京珠江路　南京下關

南京大行宮　鎮江　常州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廣州漢民路　北平

北平東城　北平西城　天津　天津黃家花園　天津梨棧　青島　濟南

蚌埠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 九月號 目次

奉化雪竇寺大殿（三色封面）……陸順興……封面
勾留瑞士湖山……朱梁綺英……一
故都十日游塵……李詠湘……一一
飛馳公路去杭州……王啓熙……二一
岳麓山的登臨……蘇仲湘……二五
好萊塢考察歸來……徐同鄴……三一
美國旅館的形形色色……碧溪……三七
香港的衣食住行……程志政……四二
峨嵋龍池……朱偰……四二
倫敦游騁志……伍必熙……四五
TVA游憩區（美術圖景）……費求……五三
甬游拾錦（美術圖景）……陸順興……五四
一個美國女子透視蘇聯生活印象（下篇）……墨衢……五五
加拿大夏季旅行情報……孫沛甘……六三
旅行寫生漫談……任微音……六六
塔城區和阿山區……陳澄之……六九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七三
交通消息……八三
淮南鐵路行車時刻價目表……八五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捌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壹萬伍仟圓

大公報

言論公正　內容豐富

是真正讀報者的理想報紙

銷遍全國　譽滿世界

是刊登廣告最有効的報紙

館址：上海南京東路二一二號

電話：一九四八〇轉接各部

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

內容：社評　星期論文　國內要聞　國際消息　地方通信　經濟行情　讀者之頁　專欄特寫

公正精闢　名家執筆　翔實迅速　專電報導　深入民間　報告準確　民眾喉舌　文筆犀利

周刊十一種：星期文藝　時代青年　戲劇電影　文史　現代思潮　自然科學　醫藥健康　經濟周刊　圖書周刊　現代兒童　法律周刊

副刊五種：文藝　家庭　大公園　出版界　工業

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大公報

五八一一九六

勾留瑞士湖山

參加國際鐵路協會隨筆

朱梁綺英

交通部淩次長竹銘奉派參加國際鐵路協會召開第十四次大會；本來會址係在比京布魯塞爾，本年適值瑞士慶祝鐵路創設百週紀念，由瑞士鐵路當局邀請在瑞士呂森舉行，盛況尤烈。淩次長為我國首屈一指之鐵路工程兼鐵路行政專家，此次任我國出席首席代表至為適當。因之，理事會會議議決推淩次長為大會副會長，兼第四分組會議會長，我國鐵路會員里數，與他國相去遠甚，此次我國當選，實甚難得；且蘇彝士河以東國家代表之被選為分組會長者實為首次，東方各國代表亦認為共榮，至表歡欣。（其餘三分組會長，由英、法、意三國當選）

淩次長以此次赴瑞開會，見聞甚多，承允為本誌撰文，惟以一時公務甚忙，時間難定。茲有隨同赴瑞之朱夫人惠下遊瑞士日記，記述甚詳，文筆暢達，殊為難得，亟為披載。

按朱夫人為供職倫敦購料會及交通部代表處秘書朱世衷之夫人，朱君此次亦任代表團秘書，朱夫人因得隨同前往。

——編者——

一九四七年六月國際鐵路協會召開第十四次大會，因適值瑞士慶祝鐵路創建百週紀念，由瑞士鐵路當局，邀請在瑞士呂森舉行。該會係於一八八五年比利時慶祝鐵路五十週紀念時，由比政府發起，邀請各國參加組織，會址在比京布魯塞爾，當時參加者僅有十九個國家，及一百卅一鐵路團體，但目前則有三十四個國家，及一百五十鐵路團體。（其中包括以「國有鐵路」名義參加者）所代表鐵路里長，為二十八萬一千二百餘英里。此次會議，我國事前早即接有請帖，邀請參加。交通部因我國現為世界五强之一，且該會為戰後首次舉行（第十三次大會係於一九三七年在巴黎舉行）故極鄭重其事，特派該部常務次長淩君鴻勛為出席首席代表，代表團中有駐英中國購料委員會王景春博士，及國內鐵路專家洪君觀濤鈕君孝賢等，其組織之健强，為以前出席此項會議所未有。戰後歐洲各國鐵路復興等情形，亦亟待考察，以資我國借鏡。淩次長為我國首屈一指之鐵路工程兼鐵路行政專家，此次遣派出席及各代表人選，至為適當，誠為一舉兩得。外子朱世衷，供職倫敦購料會及交部代表處秘書，此次亦得任為代表團秘書，得隨同前往，一瞻此世界大公園之面目。此行所見所聞，畢生難以忘懷，余筆雖拙，亦不得不記之。



瑞士京城伯爾尼〔一名熊城〕

自英倫到瑞士

六月十八日（星期三）十八日前，淩次長



茵德洛根及少女峯

夫婦暨各位代表，均先後由國內抵英，暫住倫敦數天。英人每年夏季例有假期，其六七月中往歐陸度假期者尤衆，故火車擁擠異常。訂位極爲困難，臥鋪位數月前即被定一空。幸蒙萬國臥車公司優待，特別設法，於是得如期成行。下午三時，全聚維多利亞車站上車，三時二十分開行，沙發圓桌，不知在旅行中也。余來英二月，郊外風光，尙係第一次相見。花園洋樓崇立，機械耕耘，廣麦牧野，靑平如鏡，寸土無荒。沃野千里，多牧羊牛場。一小時許即抵福克司登海邊。下車有例行檢查及護照等檢驗，但英人極予優待。直上渡船，天陰微雨，須候潮至開行，乃在渡船餐室晚飯。七時三刻離英渡多維爾海峽，風平浪靜。余等訂得一房間，船主招呼週到。抵法國加來斯時，護照一切，均由其代爲安排妥當。九時上岸，至臥車，秩序甚佳。英國夏季時刻，較法國早一小時，故至法後須將鐘錶撥後一小時，時已十時，天微雨。

　加來斯爲戰爭要地，刧後餘燼，破瓦爛片，狼藉滿地。斷牆殘垣，觸目淒涼，危樓數角，燈火昏晦；蓋繁華都市，今已面目全非，實與吾吊古戰場文，可作今昔之慨。十時起車開行，余與淩夫人同室。車中尙有英國代表數人，車行轆轆，徹夜未已。

　六月十九日（星期四）黎明即起，天色陰沉欲雨，巳將近瑞士邊境巴塞爾，九時十分抵達，計誤點二小時。九時二十八分即將轉乘瑞車前行，幸護照及行李檢閱非常優待，即時通過。忽忽趕至車站餐室早餐，因時間過促，僅能飲咖啡一杯，急夾麵包及牛油梅醬，携至車上充飢，鬆柔香甜，倍覺可口。瑞士火車不脫，行車時間極準而銜接，登車即行。瑞士鐵路均用電氣，淸潔無塵。車身全鋼，亦分頭二三等，頭二等相仿，絲絨彈簧車座，三等則爲木板凳，其淸潔整齊，與頭二等情形亦無甚分別。車中構造及佈置精巧，特點甚多，足證瑞士鐵道工業，確有獨到之處。各代表爲鐵道專家，均觀摩互相談論，惜余爲門外漢耳。車行平穩快捷，每抵一站，僅停二三分鐘即行，每站鮮花遍植，五色繽紛，有小販車售巧格力水菓香烟報紙等。站有餐室，最爲方便。每抵一站，搬夫即各按一定地位排列，工作迅速，且搬費亦有規定。余等十二時於車上午飯，下午二時許抵因特拿肯，於候車室等候。時正大雨滂沱，有瑞士男女學生數十亦來候車，年均十餘，個個活潑康健，天眞未鑿，背上旅行袋，足登爬山靴，泥漿濺歷，似亦倦遊歸去，每人摘得野花若干，談笑生春，遊唱爲樂，惜因言語不通，引爲大憾。某生忽不知何故，被衆罰向余一鞠躬，臨行依依，各持野花數枝，分贈淩夫人及余，旅者至此時，爲之欣慰不已。未幾車至，乃上山車，組織略有不同，僅三節，如電車，中有齒輪，上山時可由齒軌扣旋而上，行較慢，漸行漸高。四週高山拱立，危巖懸崖，瀑布四五，似千丈白練。右旁澗水洶湧，激石

璧淙淙。車漸行漸陡，如縱立，似游龍，穿石洞，臨深淵，氣壓漸降，耳膜亦隆隆有震，蓋已至七千尺高峯矣。已抵目的地名歇特克小山，有數大旅館，均屬同一主人。余等下車行李一切，均由旅館來員照拂，不用顧慮，遂入茶室休息，並略進茶點。該旅館已設立近三十年，屋宇如新，佈置精緻堂皇，旅客並不多。據云尚未至盛時，蓋冬季來此遊玩滑雪者，尤比夏季爲多也。附近有小店二家，賣玩具，另星什物，各色俱備，尤以瑞士特產木刻及音樂玩具爲多，極爲引人可愛。郵局一及車站均在右近二三十步，足供旅客之方便矣。晚飯前各去購買少許及風景卡片留念並郵寄親友，左望少女峯在邇，滿坑滿谷，盡係白雪，因天氣欠佳，疑雲疑霧，猶似美人籠紗中，脚下亦是雲霧，嬈嬈深幽莫測。夜來萬籟無聲，亦無月色，是爲美中不足。九時休息，以備明早登山遊覽。

登高山遊冰宮

六月二十日（星期五）天明即起，由玻窗遙望山峯，已爲陽光所照，作銀白色，相映如與天齊，山下及旅館仍有雲霧，望其今日天氣晴朗。早餐後各人興高彩烈搭電車向左上山，初間草地平廣，野花叢生，紅黃紫藍，美麗天然，幾疑靈芝仙境，即屬於此。牧牛數頭，食草散步，頸項間鈴聲「郎郎」，尤爲生色不少。約二十分鐘後，停一小站，再前行入山洞中，車行甚陡，愈行愈高，寒氣侵入車廂。約半小時抵一站，停數分鐘，以便遊客下車在洞內玻璃窗口眺望雪景。再前行約五十分鐘至終點。此車均於山石中通車，其機械人工之偉大，實非我國所能及，終點爲一大建築。下層有車站商店郵局電報間等。由車站右行數十步，有一隧道，頗深長，均有電燈，地亦平坦，行走毫無困難。再數武，有電梯升達四百呎高處，即爲瞭望台，高出海面一萬一千七百十六呎：爲峯之絕頂。設有各項氣象儀器。觀望一週，即乘原電梯而下，順隧道再左行數十步，即出一洞口，雪山雪海，蓋已一片銀色世界矣。遙望雪海之上，蠕蠕前動者，蓋滑雪之結羣也。距洞口不遠下處，有六七西人談笑，坐雪車，由狗拖行，其樂無比。此遊幸有天公做美，陽光映照白雪，兩目難以張開，氣候則暖如春季，淩夫人及余彳亍徘徊，戀不忍捨，欲下雪坡，但鞋滑難行。祗得退回洞中，順原道而返車站。乘另一電梯而上，二層爲餐廳，三層爲旅館，至四層則爲冰宮。有人引道而入，每人納一瑞士法郎，取費甚廉。此宮內上下左右均用冰製成，室內有花瓶、汽車、壁鐘、方桌、坐椅及鋼琴。另有酒排間，無一非冰製成。又一室爲一滑冰場，大如舞廳，供客溜冰之用。余等行走一週而出，宜其引人至深，的爲奇觀。遊畢滿意而返原車，至旅館午飯，已一時許矣。下午三時乃留王博士在山暫住，因該山上氣候與彼喘疾有利。王博士爲代表團中年事最高者，鬚髮漸白，且患喘疾已多年，但其辨事進取精神，誠爲可佩，對此次參加會議，預先籌劃，極爲週到。余等搭車下山，取另道而下，所見林木葱青，多蒼松古松林蔭庇半山，故瑞士木材極富，山間鄉民架木爲屋，屋旁十九積木甚多，以備冬寒取暖之用。屋外遍植花木菓蔬，依山旁水而居，有隱士之風，令人艷羨不已。下山至葛雷恩特華特換車，散步數分鐘，至因特拿肯已五時許。由車站至旅館，不過五分鐘之路程，有馬車可供僱用，旅館招待殷勤，無微不至，所謂賓至如歸，舒適異常。房間清潔，精美幽雅，遙望少女峯夾二山之間。樓下有餐室休息室，無不俱全。該地係一小鎮，秀麗清雅，夾乎吞湖及布立恩支湖之間，故以「因特拿肯」爲名，意謂夾乎二湖之間也。主要街道一，平坦廣闊，夾道多旅館商店，旅館佈置精美，即花園亦別出心裁，招誘僱主。商店多鐘錶手飾，及木刻特產，可謂美不勝收。有某繡花店，門前僱女子一名，衣瑞士民族服



瑞士高山上奇花怒放



淩次長夫人(右)與作者在少女峯雪中攝影

裝，五花六色長裙曳地，獨坐繡花，是爲特色廣告。晚飯於所住旅館，菜豐美可口，飯後休息。

瑞士音樂世界

六月廿一日（星期六）早餐後，即趕去銀行兌錢。瑞士因兩次世界大戰均未被捲入漩渦，故其一切經濟狀況，極爲平均而穩定，政府當局亦不濫發通貨。余等離英時，英政府限制攜帶旅行支票等共僅英金七十五鎊出境，而瑞士當局復限制在瑞境內僅能使用五十鎊。其中半數可兌現鈔，半數則發給紅色之代幣券，每券值十瑞士法郎，現鈔可作任何用途。代幣則僅限用付旅館食堂及作車費等，旅客雖稍感不便，但瑞士當局鼓勵遊歷用意之善，頗值得讚美也。九時五十分，至車站去日內瓦，由此向南，車行需三小時，天氣極佳，惟覺稍熱，於伯爾尼換車。一路沿日內瓦湖，經洛桑名城，山明水秀。無情火車，風馳電掣，走馬看花而已。由車窗中出望見滿地遍植葡萄，是葡萄酒之產地，在瑞境內紅白葡萄酒極爲普遍。午一時抵日內瓦，有中央通訊社王冷樵君來站迎接，親送至中國國際飯館。該館乃瑞士僅有之中國飯店，雖不偉大，但極爲清潔舒適，菜肴可口，無怪乎中西來賓，座上客常滿也。外室有同胞數十人正在餐敍，爲出席勞工會議各代表，相稔者多握手寒暄。飯後匆匆前去買錶，五光十色，應有儘有，頗能招致遊客。女店夥均能英語兼法德語，彼等奮鬥勤苦之精神，令人欽佩。買後出店，門作音樂聲，瑞士眞是個音樂世界，木盌有音樂，木椅有音樂，門上有音樂，可謂別開生面矣。一路走向車站，街上行人，往來不絕，電車汽車喧噪於途，乃大城市之本色也。該地有國際聯盟會址，因時間不及，不能前去參觀。乘五時許車返因特拿肯，到已九時，有旅館汽車到站迎候，晚飯亦特別等候，至十時後方休息。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天陰雨，本擬乘汽船遊湖，乃因之打消，遂休息半天，各辦書信等工作，完畢已十二時，乃上街欲買什物，不數步大雨淋淋，乃入一商店暫避。店主殷勤招待，遂各買若干小件。返旅館午飯。午後三時許去車站，候王博士同去呂森，故料理一切後，冒雨兼程前進。五時半至呂森，洪鈕二代表已先到在站迎候。出站有旅館汽車接客，該車古色古香，五十年前物也。過橋右向即至「瑞士旅館」，龐然一大建築，雕樑畫棟，美輪美煥，一切設備，極爲完美。休息室有數，其一大者中設音樂台，於茶餘飯後常有音樂伴奏。台對餐廳正門，深入百尺，廣約五六十尺，富麗豪華，無與論比。右旁更有便餐廳，供客早餐。前有圖書室及寫字台，供客筆墨紙張，可隨意取用。圖書室右有娛樂室乒乓台設其中。後爲小會客室，幽靜清雅之極。四周長窗，光線明亮，彈簧沙發，極爲舒適。其右有扶梯或電梯通至二樓，即旅客所住之室。樓下更另有甬道通花園及街口，方便之至，惟覺室居街道，未免城市車馬太喧鬧耳。室內浴室及冷熱水俱全。總觀瑞士各鄉各城，於旅客之招待，無不盡善盡美，較之我國內旅行之苦痛及旅店汚濁不堪，實相形見拙，亟望有所改善之者。晚餐於餐廳，我國代表團高據正中上席，歡聚一圓桌。餐後由淩次長招集各代表會聚，討論鐵路會議事項，至午夜始散。

鐵路會議概述

六月廿三日（星期一）天朗氣清，呂森湖碧水盪漾，羣峯環峙，重巒疊障，白雪山峯，隱約可見。余等九時即同去鐵路會議會所。蓋今日爲會議之第一日，按照規定節目，各國代表及女賓須赴會所辦理註冊報到等手續，茲將一般情形，略述如後。

此次會議，瑞士鐵路當局，極盡地主之誼，對於全部籌備工作，用盡心計，一切招待，可謂無微不至。到會人數男女共有一千餘人，

惟蘇聯未有代表參加。遠在數月以前，籌備會即將節目冊大會手冊及地圖等等分寄各國代表。自六月廿三日至廿九日，每日上午開會。下午則分組遊覽或參觀工廠，均由各代表預先擇定。晚間有各項宴會。每晨十一時借當地電影院映演有關各國鐵路等電影。其中有法比兩國戰時破壞及修理鐵路影片，頗有工程價值，值得一觀。閉會後分組至六處集團長途旅行，由各代表納費，任意參加。所經過路途，各包括若干湖區名勝，遊程分四五日不等。西諺有云，「寓事業於娛樂」二者兼得，洵善舉也。



淩夫人(左)與作者夫婦在呂森湖畔

會所地臨湖濱，前面有噴水泉十數並列，均高數丈，晚間並有各色電燈映照，極為美麗。會所正門有玻璃門十五，兩旁邊門亦為玻璃，平時該所為呂森省議會，所內四壁均懸有著名油畫，余為俗眼，淩夫人則素習美術，對油畫尤深有研究，閱之頗為讚賞留戀不置。

會所分兩層，樓下進門正中，為一大接待室，分註冊、遊覽、參觀、長途旅行、住宿、新聞、及錢幣兌換等八櫃，各有專員司理，均能操英法德各國方言。萬國臥車公司亦設一專櫃，接待室後面為大會會場，由右邊走廊出入。走廊之旁，有佈告欄，售香烟書報櫃，郵局及電話室等。每一代表各有一信箱，衣帽室亦在是。接待室右為餐廳，半在室內，半為露天。對湖酌飲，頗為幽雅之至。

籌備會之秘書室，在樓下左邊門入門處。其別開生面者，為室內裝有新式電話機，無論晝夜，如有外來電話，室內無人接聽，逾若干秒鐘時，該機即能自動回答：「這是呂森鐵路會議會所，你要說的話，可以自動記下——請等一等——現在請你開始說話」。打電話者於是可先說：「哈羅」，然後將自己姓名地址以及所要留下的話說完，再將姓名重述一遍。在開會期內，各代表在數規定之時間內可自由入室參觀該自動記錄電話機，製造廠並派有工程人員照料協助。

會所樓上分九間，有大會會長室，理事會室，秘書室，打字室，及各小組會議室，新聞記者室等。在各會議室前各另有休息室，內有寫字桌甚多，光線均甚充足。

抵會所時，接待室前已排有長行，按次領取證章，遊覽證，參觀證，宴會請帖，音樂會票及各項印刷品等等。嗣再兌錢，約需費夫整個早晨，各人兩手滿載而返。

十一時有客車四輛，候所外供代表觀光市內風景，沿橫穿城市之勞斯河向東而去。路過有歷史意義之木橋及水塔每抵一處，車中嚮導員即起立講述某處名勝某地等。車漸行漸高，蓋呂森市建於湖之末端，依山旁湖而築，不少住宅，均建於半山。路途平坦，汽車上下極便，各屋美觀精緻，式樣均各不同，花園尤姹紫嫣紅，時小學生正放早學，招手歡迎，人間極樂世界也。又折下至市中心，停於石獅紀念碑外，任人遊散，仰觀偉大垂斃臥獅，聞為代表瑞士民族忠節之永遠象徵。週圍林木幽深，清涼宜人。前有小水池，出碑前有商店極多，售木刻玩具等什物。僅十分鐘即上車，返會所前散時十二時一刻，返抵旅館午飯。午後休息些時，各人分別上街遊觀。街道雖不廣闊，但頗清潔整齊。兩旁商店林立，多鐘錶手飾照相材料店，各種歐美貨物，色色俱全，無怪乎遊瑞者無不傾囊而返也。約五時乃再赴會所，有雞尾酒會，使各代表得初次互相見面之機會。場後列長桌，有各種美酒及茶點，任人選擇。週圍小桌若干，如跳舞場一般排設，侍者殷勤招待，時男女代表羣集，觥籌交錯。席半有軍樂助興，攝影者紛紛向各代表攝影留念，至六時半始散會。是晚王博士有理事會晚宴，餘興至十二時始散。

大會游覽節目

六月廿四日（星期二）大會開幕，會中每日用英法德三國文字，出版大會日刊，登載大會一切新聞。昨日報到各代表名單，今晨到會所取得日刊中已有刊登。九時半前各國代表均

魚貫入會場，淩夫人及余因生平尙未見過國際會議情形，爲增長見識計，事前曾商得大會秘書准許列席旁聽。待入場後見在場女賓除余等二人外，尙有他國若干人。會場佈置，中懸瑞士國旗，台上有長桌，爲主席及各重要來賓座位。左有演說台，有揚聲設備。台下首數排爲理事席，王博士亦爲該會理事之一。台上及會場四周，均懸有鮮花。屋頂爲玻璃，故光線甚爲充足。至九時半，啓奏電風琴畢，即由大會主席致歡迎詞，係用法文。畢後由二繙譯員分別譯成英德文朗讀。次由瑞士總統用德文演說，大致爲歡迎各國代表。最後由國際鐵路協會會長致答謝詞，並將數日來所欲討論之各項問題簡單敍述後，即宣佈大會由本日起開幕。自明日起，分四組分別舉行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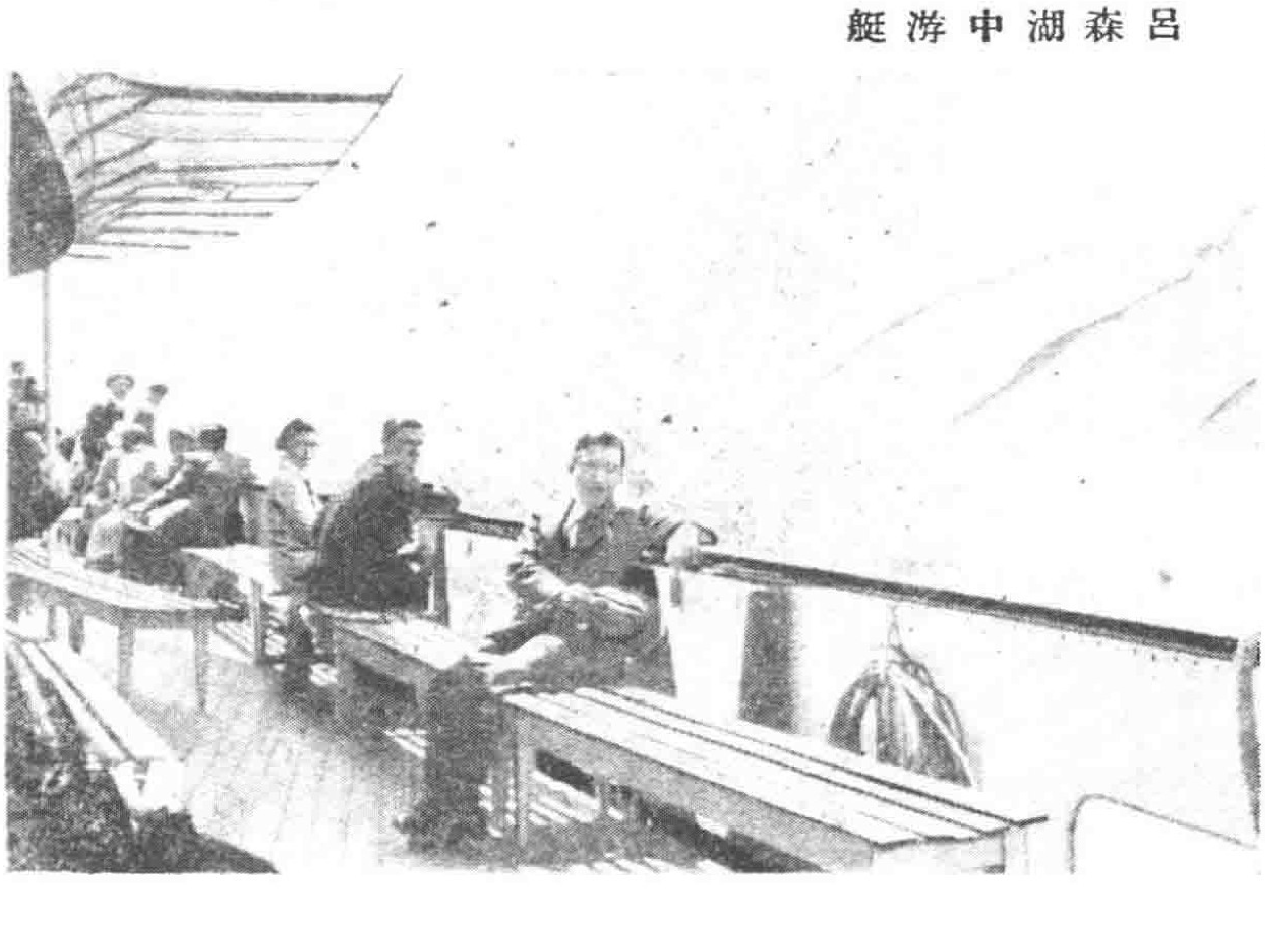
有一事值得記載者，爲昨日理事會會議中，議決推淩次長爲大會副會長，兼第四分組會議會長（即主席）。我國鐵路會員里數，與他國相去遠甚，以此而論，此次吾國當選，實甚難得，且蘇彝士河以東國家代表之被選爲分組會長者，亦爲首次，爲我國增光不少。開會後各國代表均紛紛向淩次長握手道賀，表示敬意，尤以東方各國如土耳其埃及及印度各國代表等，至爲歡欣，蓋亦認爲有共榮焉。其餘三分組會長，由英、法、意三國當選。

午後由會安排遠足，今日遊覽節目，爲泛舟遊呂森湖及登雷奇山。乃於午後二時與淩夫人同去船埠，登專僱之汽艇，示船票後即交一茶點券。是日天氣極佳，去遊者約有四五百人，其中女賓佔多數，亦有年齡較高之代表多人。二時一刻，船於音樂聲中徐徐向南駛行，呂森湖如樹枝狀，湖面狹長形，轉過一山峽，又是一不同景色。湖水清潔蔚藍，爲山泉所匯成，波面如鏡，約一小時抵維紫姹。上山電車，漆朱紅色，鮮豔奪目，已專候於車站。上車即開，徐行徐高，上升極速，約五十分鐘已抵雷奇山頂，高出海面有五千八百餘英尺。有一旅館，車停，各入該旅館，進餐廳交茶券，各得點心五件，牛奶茶隨意請用。一時喧嘩一堂，食畢可有半小時遊覽山頂，遠眺全景在目。南方爲中阿爾卑斯山脈，雪山重重，爲陽光所照，或作緋紅色，或紫藍色。西望呂森城，如玩具，湖若長圓鏡。北望河湖交流平陽一片，迷迷濛濛，不知幾何里。薩格城隱隱可見，爲去瑞士工業城市蘇黎支經過之道。山上有陳設攤販，售各種玩具什物等。下行數十步，見有鄉村小屋一間，好奇心動，趨往探視，見門庭嚴閉，紅布窗簾下垂，蓋主人不在家，屋中陳設精美，隱約可見，淩夫人與余感慨不已，瑞士鄉村人士之生活如此，與我國農村之情形，眞不堪比。國外旅行，反觀自己國家，處處落後，惟有慚愧，惟有浩嘆，各攝一影，買風景片數幀而下山，由原道返旅館。

是日下午，各代表等分別乘專車赴各工廠參觀。二時由呂森車站開行，月台上有童子軍多人執各色指示牌，標明何節車係抵何地參觀何工廠，各代表依預擇之參觀而聚集，由童子軍發給有色綢帶懸掛衣襟，以示識別。每組各有嚮導，亦佩帶同色徽章，所乘車輛，係鐵路當局特選之頭二三等輕便新式鋼車，以代表瑞士新式鐵路車輛，參觀後，各工廠均有茶點招待，極爲滿意。各代表等亦於六時許返旅舍。

是晚八時，有露天音樂會，在石獅紀念堂舉行，由蘇黎支音樂專門學院音樂隊演奏。台於石獅碑之下，前有一小池，座位排列於水池四周，均對號入座，瞬即客滿。音樂除鋼琴外，多爲大小手提琴，約三四十人，男女均衣夜禮服，弦音幽揚悅耳。時有飛鳥，由林木出入和鳴，更令人神往，惜余不諳音樂，不知其所奏是何名曲。第三曲更有古豎琴參加，更爲高貴，夜深人靜，環境清幽，眞如羽化而登仙境。至十一時方畢，散步而返，猶覺餘音嫋嫋。

呂森湖中游艇



訪問瑞士家庭

六月廿五日（星期三）天氣甚熱，達華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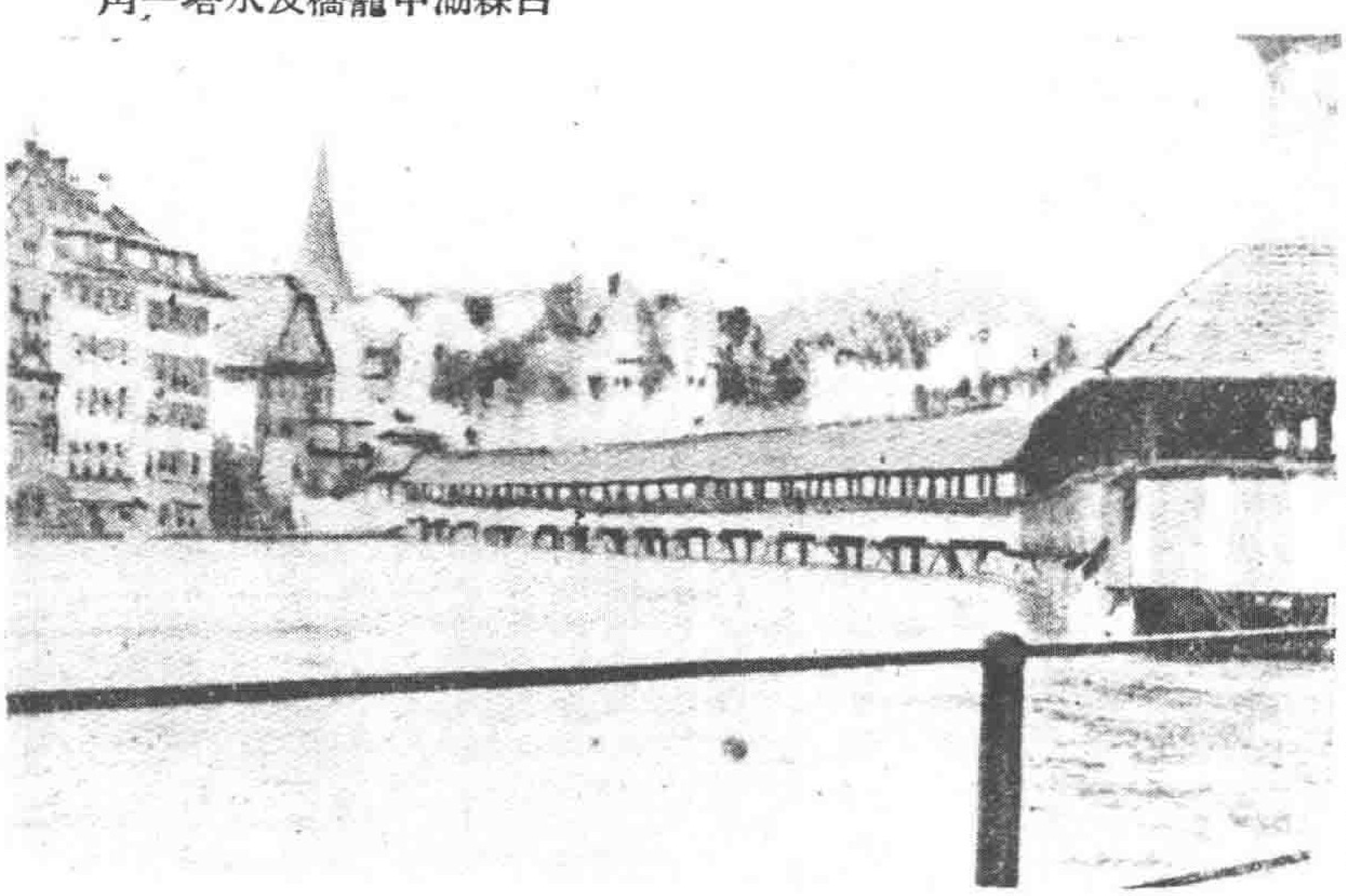
表九十度以上，上午在旅舍作書信並料理私務。各代表等則照常出席會議，因連日奔走，甚覺疲憊，故午後未參加遊覽。淩次長因前乘飛機碰傷腰部，由會所秘書室介紹往覓專家醫生。瑞士風景幽美，空氣鮮爽，且多高山，本爲養病良地，故專家醫生極多。作者亦因微恙就診一婦科醫生，二時半前往，候一小時許方得入室診視，該醫探問甚詳，惜彼用德語，言語隔膜，稍爲不便。

淩夫人與余欲參觀瑞士家庭，藉知其一般生活情形。事前由會所秘書室代爲接洽，約定晚間六時在會所前聚集，由會中女職員二人引導前往。所去可稱爲一瑞士中等家庭，主人爲一鐵路普通職員，前任學校美術教師，現每星期仍兼課約一二小時。有小女二，夫妻一家四口，頗足代表瑞士普通家庭，主人月入不過六百瑞士法郎，約合美金一百五十元左右。住所爲公寓，在四層樓上，有客室一，陳列美術書籍甚多。餐室一，臥室二，廚房及浴室各一，佈置簡單，無什物，但設置應有盡有，頗爲完備。且一切清潔整齊，井井有條。房間木器，均爲名貴栗木。衣廚等無不一一打開，任余等察看，其衣履陳列之整齊，猶如摩登商店之玻璃櫥然。廚灶用煤氣，浴室則用電氣煮水，極爲方便。瑞士婦人之勤儉及善於治家，於此可見。惟聞瑞士婦女無參政權，未知何故。余等到時，主人即出酒欵待，此爲歐洲各國一般習慣。坐客室內稍談家常生活，瑞人日用食物，如肉類牛油白糖及麵包等，自戰事以來，即施行配給制度。據云油糖頗覺不足，但生活安定，人民亦通力合作。次述及德人欲進軍瑞境，幸瑞人人人忠勇，邊境準備充足，致德人未敢輕犯，得免蹂躪之禍，言之頗爲自得。瑞士雖一小國，但處處足爲吾國效法。後主婦入廚備晚飯，七時半入座，食物均爲麵包，上加雞蛋或肉類各種裝點，極爲美觀。另有冷生菜及番茄等，主人又力勸飲酒，惜余等不嗜杯中物，無法周旋。彼等又云，瑞人亦極好客，食畢不覺天巳微暮。將達上燈之時，主人即點明洋燭八枝，插於二架供餐桌上，二小女拍手叫歡。據云瑞人平時均用電燈，但如慶祝聖誕或生日時，則偶用燭台，此次蓋表示歡迎余等之誠意也。爲之欣然。嗣又餉以一大蛋糕，聞爲瑞士特品，內有酒味，極爲甜美可口。後主婦携其二女退席就寢。並領導余等至洋台，眺望呂森西南角高出海面約六千八百餘英尺之披拿特斯名山，即係本日下午遊覽之節目。山頂有燈一，明晰可見。山下距市郊不遠處，見有古堡塔七八，參差於其左，有燈光照耀，古色古香，別有風格。淩夫人嗜美術，故主人翻閱古人名畫集以示，並贈一冊以作紀念。淩夫人亦出所帶之中國檀香絹扇一柄，以贈主婦。至十時後，主人偃車親自伴送至旅舍，其慇懃之友情，事後令人感念不忘。

乘坐歷史專車

六月廿六日（星期四）晨，外子因公赴伯爾尼駐瑞公使館接洽事務，各代表等仍照常開會。淩夫人與余則遊街購物。午飯有印度代表宴請中國及埃及各代表，以資聯絡。席次印度代表致詞歡迎，略云中國埃及及印度爲世界上三最古國，三國人民約占全世界人口二分之一，我等極宜聯合起來，奮力以圖自强。後由淩次長致謝詞，並引「君子之交淡如水」中國古語，舉杯各飲清水一杯，盡歡而散。下午二時赴車站，乘專車赴鹿特克勞支，參觀並乘坐瑞士百週紀念歷史專車，約半小時至站，該車係瑞士鐵路當局，完全依照百年前圖樣尺寸及佈置等而複製者，百年前第一次行駛，係於蘇黎支及巴登之間，傳聞係用專車開赴巴登運回晨餐用香熱食物者，故即以此食物爲專車之名云。管理人員，均服百年前古裝制服；車色鮮豔異常，車頭爲大紅色，與黃色烟囱相映，巳冒巨烟正振鍋待發。車頭馬力約一百十七匹，可達最高速度每小時約十八英里半，有客車四節，頭等一節爲大紅色，二

呂森湖中鑰橋及水塔一角



等一節爲綠色，三等一節爲黃色，後更有無蓬車一節，有若干小學生歡叫於其上。歷史專車係行駛於鹿特克勞支及察姆之間，路程約八英里，來回車費爲一個半瑞士法郎。余等持免票入座，車爲頭等，大紅絲絨座墊，窗簾亦爲紅色，精緻舒服，車中壁上有古色洋燭二支，即示百年前時車中仍用洋燭照明。車行動時稍有震動，車身亦較狹小，行經道旁，住戶及小孩等，均立窗門口招手歡呼，恍如身入電影畫片中。車行約十數分鐘抵察姆站。下車散步十分鐘，斯時站左空地上有小學生數十，唱紀念歌。後仍乘原車返鹿特克勞支，換車返呂森已五時許。此次瑞士慶祝鐵路創建百週紀念，係分期在全國各地舉行，除有紀念歷史專車外，並有百年來鐵路模型展覽會，鐵路著作展覽會及「青年與鐵路」展覽會。後者包括有關鐵路之圖畫一千餘幅，及著作多篇，計分八類，均出兒童之心筆，惜因時間不及，分身乏術，未得全靚，殊爲憾事。


瑞士山中少女之服裝

一個盛大晚宴

是晚八時有正式餐宴，各代表均着黑夜禮服，女賓則長衣曳地，事先有座位通知單及簡圖。七時三十分有汽車來旅館迎接，直抵該處，係一公共體育場，暫設爲宴會會場。入門廣闊，左右爲男女衣帽間及盥洗室，餐廳進門兩旁均有花樹佈置。廳內正中爲大走道，舖有地毯，直通大戲台，台前爲樂隊欄，再次爲上賓桌，有五十座位，凌次長及夫人亦被邀爲上賓，高居上桌。其下左右各六十席，每席八人，台上中置鮮花，有顯明號牌，依號入座，極易尋覓。場內屋頂懸旗飄揚，四周牆壁則滿佈百年來鐵路各種車輛之簡明圖畫。八時音樂聲起，有瑞士政府交通部長等演說。侍者排列而入，每桌有女侍一人，伺候菜食，另有男侍，往來斟酒。每人座前各贈糖菓一盒，包裝美麗，另有鮮玫瑰花一朵，酒菜極爲豐富。西俗較大宴會，例有斟酒數次，種類均各不同，酒名均精印於菜單上，故每人面前均置有大小不同之玻璃杯四隻。各色美酒，與燈光相映，甚爲奪目。余不善飲酒，辜負良多。湯菜之間有著民族服裝之瑞女八人，分贈各客禮物一盒，男賓爲西馬牌金色鬧鐘，女賓則各得各色不同胸針一枚。瑞士當局之招待，所耗亦屬不貲矣。至十時始完餐。音樂聲中全場燈光全熄，台幕啓處，乃瑞士鄉村風景，有男女數十，各服民族服裝，載歌載舞，音調極美妙。後有男子二人，舞瑞士國旗，極爲精彩，博得掌聲不少。最後又引牛羊等上台，男女一羣，約有三百餘衆，齊集台上歌唱。斯時忽由大門奔入小學生數十，舉各國國旗，逕赴台上，斯時全場各人，無不注視其本國之國旗，我國列第四在前，左右外人，皆爲我等指示相告。時有若干人要求余簽名於菜單上以留紀念，一時四周均被包圍，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竊思歐陸國際會議，中國女子到會者必屬極少，故西人好奇，尤覺余所簽之中國字爲特色。對於中國抗戰，欽佩贊揚，但偶亦有詢及中國內戰者，使人極感窘困不安，難於置答。幸此次會議，全爲國際鐵路專門問題，絕無政治意味，但吾人雖置身國外，所期望於和平統一則一也。目覩歌舞昇平之國家，人民生活安定，百感交集。散宴時已午夜十二時，有公共汽車送返旅舍，各人依號牌而聚合，毫不紊亂。

參觀公立小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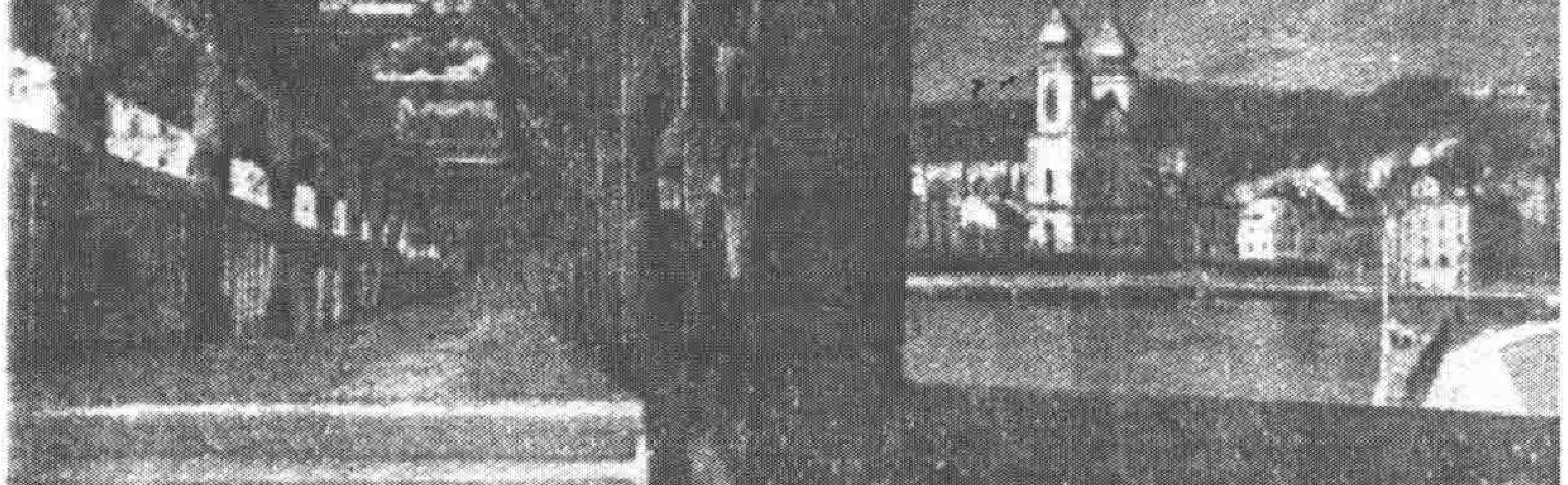
六月廿七日（星期五）晨九時半開大會，討論各分組之報告。凌夫人及余因事先接洽參觀一瑞士小學校，故守留旅館以待會中秘書室來電話，後約定九時五十分至會所聚集。由會中一女職員引導前去參觀一公立小學校。乘汽車約十分鐘即到，已有該校派有職員迎候。該校學生約共有三百人，入校門爲一大廣場，共有建築物四。第一建築在大門左，爲一新建巨廈，樓高五層。地面層進門中爲廣闊走廊，兩端各有石扶梯。余等直上四樓，前排爲教室多間，每間廣約三十尺，長約四十尺，有窗戶極

多，下臨幼稚園草地花園，故光線充足，空氣流通。瑞士亦施行强迫教育，全國教育水準亦高，且甚普及。每屆六齡兒童，必須入學，不須付學費，而能享受一切優待。小學共分八級，高級四級及初級四級，均男女同校，但分級上課。四樓及三樓均爲教室。有一室內正有高級四級學生上算術課，學生年齡均在十歲以上。後又入其他教室，見有學習手提琴或鋼琴，或上音樂唱歌者。二樓全爲醫藥室，牙科室內見每生之牙齒，各製有模型一具存供研究，其某齒須拔去或不整齊者，均淸楚可見。醫牙拔牙，均有最新式設備，可見其對兒童牙齒之注意。另一室內有檢查體格設備，對每生亦有詳細記錄。下層爲女生手工室，時女生作縫級課，有縫級機數具，正由女教師指導諸女生針織羊毛衫等。另有男生木工室，男師正在教授鋸木等工作，均約十餘歲之男生。其他二室爲供家長休息及不及齡之兒童檢查身體或醫病之用。另一門通下扶梯數級，即爲幼稚園。大學生不得入內。入門有衣帽間，壁上繪有各種動物或花草圖，各生懸掛衣帽，各有指定標記。出此室外，有一圓形噴水池，低可爲幼童洗手之用。左右爲盥洗間，右一門通入教室二間，小台小凳，壁櫥內置各種手工玩具極多。四壁懸掛各人成績，如五彩圖畫及手工等。時已十一時，幼稚生已放學，每生由校中免費供給半磅裝牛乳一瓶。另有一巨室近花園，爲幼生室內運動處，週列小椅數十張。由此折出而經廣場至第二建築，爲舊校址。下爲一運動場，二樓三樓現爲初級四級生上課之用，亦男女分級上課。某級數生，正由教師特別教授口笛，見我等參觀，即吹歌數曲，拍手稱揚。其他各級正在上課，課室較爲狹小，約容三十餘人，每人一桌，年齡約在十歲以下者估多數。

第三建築爲新建之健身房，其規模非常宏大。入門右右爲更衣及洗衣室，每生有一衣櫃可置運動衣及鞋子之用。運動室長可百尺，廣約七八十尺。扒梯槓子球類，無不俱全。地下裝有鐵柱等可臨時升起或下降，用人工或電力均可。另一邊有活動鐵門三扇，可向上升起，其後一爲一大鋼琴室，殆爲體操時用。一爲槓子等排列一室，一爲置球棒啞鈴等運動器械，其設備之完美，令人嘆羨不止。更入一門，又另有更衣室，余誤爲游泳者所用，其內有方形巨室，四周用皮面軟欄圍住，內爲沙池。余生平未見，驚問何用，答爲及齡男生之「交角場」。瑞士爲徵兵制，每人須鍛鍊良好體格，爲國家服務，此即爲其訓練之初步等語，聞之



·淩夫人(左)與作者乘百週紀念歷史專車時攝影·



·呂森之古代木橋·

極感慨係之。時已中午，第四建築為職員住所，未及參觀，乃稱謝握別。

午後有埃及代表團設宴於一旅館，係分桌而食，每桌三四人，較便接談，飯時藉知印度代表團雖人數不多，但各有不同宗敎。有完全素食者，有只不食肉者，亦有不食魚蝦類者，與我國戒齋奉佛者又有不同。埃及人則地近歐陸，習慣似趨向歐洲。

是晚有跳舞會，借座於公共舞場，人數極多，熱鬧之極。舞場分兩處，雖頗華麗但甚狹小，而烟氣騰騰，殊為熱悶。西人嗜舞，燈紅酒綠，雖為社交場所，惟嫌紙醉金迷耳。余等俱不嗜舞，僅來觀光而已。看表演二幕後，有瑞女衣古裝來贈鮮玫瑰一朵，乃相偕出舞場，散步而返。

山巔晚宴紀盛

六月廿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為大會閉幕，余未往參加，十一時即行散會。十二時中國代表團在會所噴泉前攝一團體照，以留紀念。

數日前倫敦購料會即有電報來，因有緊要工作，故外子不得不隨王博士提早返倫敦。乃於散會後接洽車位等極忙，於會所及車站間往返奔波，欲預定明晚車位，均因擁擠而無結果。本擬參加之聖馬立支及羅加諾之集團長途旅行，及巴黎等之行，均只得作罷而臨時退票，殊為可惜，徘徊不知所措。下午一時為我國答宴印度埃及及越南等國代表於會所餐廳，到者有二十餘人，暢敍甚歡。散後經湯姆斯可克旅行社，偶入接洽，恰遇二人退明晚車票，即巧獲二臥舖位，可謂幸運矣。下午本有參觀摩登辦公室及新式材料管理等，因須收拾行李，未能參加。晚飯由瑞士鐵路當局在布根斯陶克山上飯店招待中國代表團，於五時十分聚於會所前下汽艇，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不半小時即至。離船登山，乘如香港之用鐵索升降之電車。該山高出海面約二千七百餘尺，車行十分鐘即至山上，有數大旅館，可容七八百人，前有噴水泉，風景美極。余等先漫步週遊，見駕駛汽車上山者亦甚多。至各旅館中之一大者，見所藏著名油畫，四壁觸目皆是，佈置富麗堂皇。據云，此處房金較其他旅舍為貴。山上各旅館，同屬於一主人，其本人亦住居於此。登山電車，亦為其所創辦，可稱為一富豪。乃出旅館外園中休息飲酒，涼風習習，較山下清靜許多。園中異花奇草，幽香馥郁，鳥鳴深林間，遠望湖光山色，心曠神怡。七時入席，葡萄美酒，珍饈名肴，極盡招待之誼。七八時許，賓主盡歡而散。由原道而下，搭汽艇而返，暮色冥冥，已萬家燈火。會所前大噴水泉及古堡塔屏立左右，倒影入呂森湖中，似入美麗圖畫。汽艇特駛送至旅館前上岸，與主人等珍重握別而散。

× × ×

六月廿九日（星期日）晨，凌次長等數位，乘八時半車至羅加諾等處旅行，特往車站送別。因臨時月台更改，並無特別通知，幾致誤車，可見事業無止境，瑞士百般招待，但仍有可改進之處者。車行後與外子去街上欲買什物及水菓等，豈知家家店舖及攤販均休息，街上鴉雀無聲，行人稀少，但聞遠近敎堂鐘聲不絕，頗感釐俗皆非，返旅館休息。午飯後去湖中划小艇，烈日當空，頗為熱悶，半小時即舍舟登陸。後去其他街道散步參觀，見除酒樓餐館及影戲院外，無不閉門休息，不久大雨傾盆，雷聲隆隆，並間有冰雹，渠為之塞。余等於道旁等候稍止即返旅館，微覺涼爽。六時與旅館清結賬目後，與王博士同去車站。在餐室內晚飯，食猪排，為在倫敦所不易嘗食者。七時準時上車，仍有微雨濛濛，在暮色蒼茫中，即與旅行十日之瑞士告別矣。

◆ ◆ ◆

上海南京東路‖河南中路之角
老介福
牌子最老
貨身最高
新裝衣料
最多最好

故·都·十·日·游·塵

李詠湘

在一個臨時的動議之下，與言揚、先輅於七月十五日由上海啓程，空航北平，一訪十年戰亂以後的故都現況。行前特地先到四川路中國旅行社問明了旅途的狀況，就於午前到中國航空公司辦好了檢查行李，簽磅體重等手續，即乘公司送客汽車，直到江灣機場。下午一時登XT—104空中霸王號四發動巨型機起飛，機中客位四十四座，都已坐滿了人；除了我們三人是穿的長衫以外，竟找不出第四位長衫同志，看看眞有些相形見絀！機身很寬大，座位柔軟舒適，可坐可躺；每座都有空氣與燈光的調節設備；招待員發給每客一盒餐點，一杯咖啡，很夠把你吃得很飽。

飛機直向北行，穿過長江口和蘇北的南通海門一角的陸地以後，就直臨到了黃海的上空，下看一片迷茫，渺無涯際。古人說「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們却要說是「入高空而大天下」咧。至青島，機身降低，下視青市，港灣市埠，整齊美麗，極可觀賞；惜轉眼已不可見！至山東半島上空，山東經連年刼亂，村市爲墟，四望赤地千里，想見人民受災之慘！此時機身穿入雲層之上，一片雲海起伏，如積雪，如怒濤。過渤海，經天津，於下午四時四十分，便抵達了北平。只費了睡一次午覺的時間，就以三小時四十分而完畢了二千里的途程；科學之進步，如能完全應用在人羣的幸福上，其利益誠不可計算！

下了飛機，耳中有些嗡嗡作響；閉目掩鼻，用力鎖了一下，把給空氣壓凹進去的耳膜重行鼓出了以後，才漸漸恢復了原狀。大家仍乘中國航空公司汽車，接到了前門內西交民巷的北平辦事處；我們就到對街的中國旅行社第二招待所住下了。這是一條銀行集中的街，第一招待所就設在上海銀行房邊，地點適在全城的中部，街道寬廣整潔，與前門相距咫尺，爲交通的中心：火車電車公共汽車各總站都在此處。我們走到前門北望，一座更爲偉壯的「正陽門」矗立當中；由正陽門再向內，一條直線，經過「中華門」、「天安門」、「端門」、「午門」、「太極門」，而直達內宮，眞是一望無盡！而街道的寬闊；行道樹的茂密，處處都表現出故都的雄壯、淳樸、莊嚴、與幽麗。

參觀清華燕京·遊頤和園

到平後的第一日，（七月十六日）我們首先去清華園，訪晤了一位鄉友，順便就在清華大學作了一次巡禮，並參觀了化學、生物、和圖書館，以及氣象台。禮堂裏正由學生自治會主持者舉行「武漢大學被難同學追悼會」，但圖書館裏依然坐滿了潛心學業的人。清華園範圍很大，樹木尤茂；惟以經了十年紛擾，頗待修整。「圓明園」便在近旁，荒煙蔓草，徒供人憑弔而已。

出清華園，便道至燕京大學。燕大的建築，全部採宮殿式，紅牆碧瓦，掩映於佳卉茂林之間，景色如畫。圖書館以及園林之間，到處可見到手執一卷默然甯靜的青年，處處表現出一種幽靜純潔的學府風光，因而更令人追念司徒雷登先生致其畢生精力於神聖教育事業的精神之可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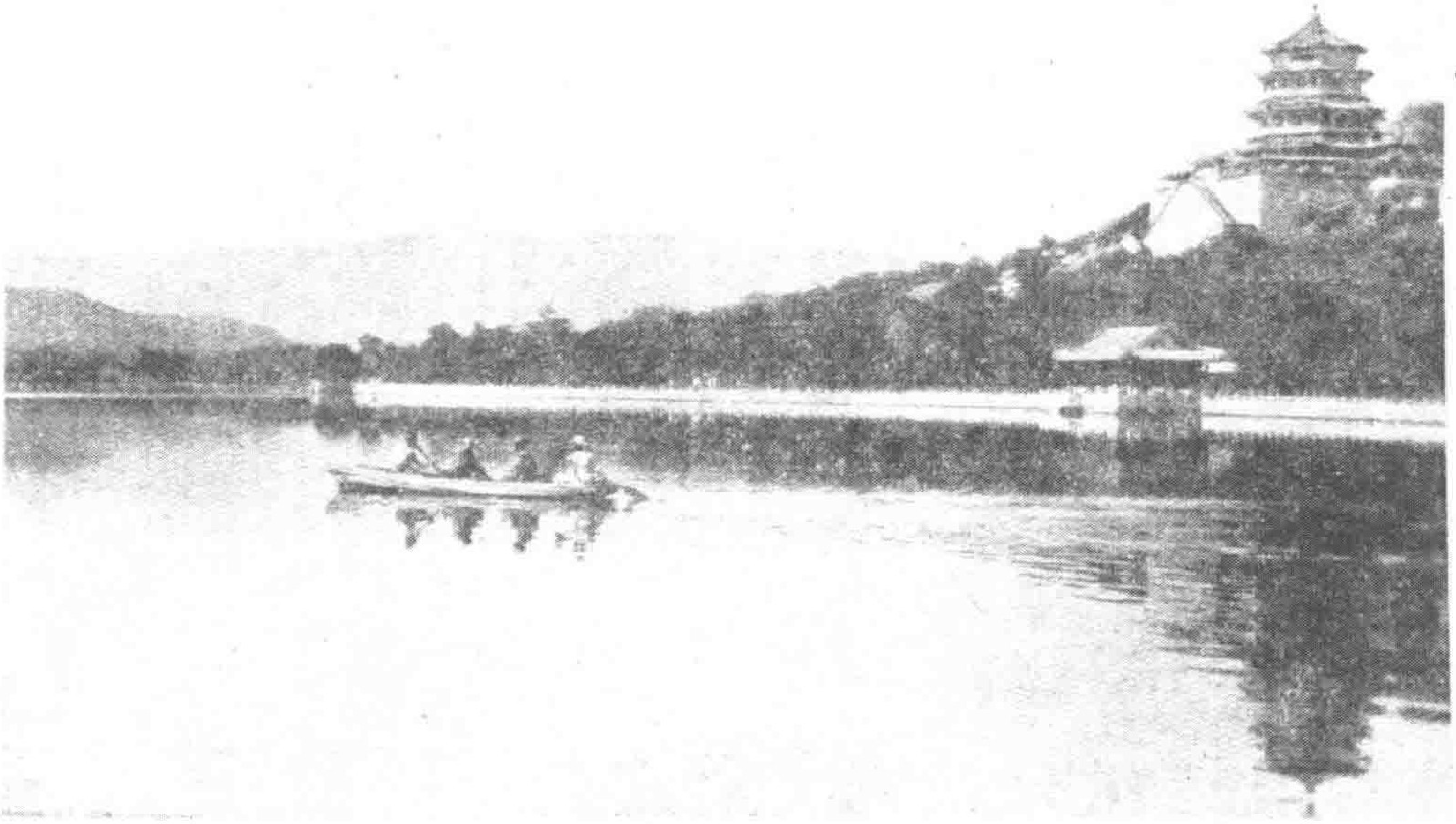
由燕大步行不遠，便到了北平西郊最擅名勝的「頤和園」。這是一所僅次於圓明園的建築，乃清慈禧后移用了建設海軍的經費六千萬兩，而建設了這座華美無比的園亭；他把個人的享受，看的比全國的安危更爲重要，便留下了這麼一所窮奢極侈的私人享樂之地！他可算是享盡了人間的富貴榮華，可是仍沒法叫自己長生不死；原來的禁地，現在便做了給任何人儘可遊觀之所。

這裏包括着「頤和園」、「萬壽山」、「昆明湖」，合三勝而爲一，當然是盡了人工與天然之美，而薈萃於一爐了。無怪慈禧住在這裏，直到深秋還不肯入城回宮，累得大臣們每天要起大早跑上三四十里路，出城來請安候旨；這地方眞是太好了！

「仁壽殿」便是慈禧聽政之所；光

前門內西交民巷，街道寬廣幽美；中國旅行社即設於此。





昆明湖盪舟（本初攝）

緒帝只能坐待在東側，有職而無權，一切都要惟慈禧的「懿旨」是從。他雖然贊同康有爲梁啓超的主張，一心想變法維新，無奈慈禧不贊成，對他防範極嚴；他就只得當了一輩子的傀儡！後來索性慈禧把他幽禁在「玉瀾堂」內，連兩廂都給用磚墻砌滿，不給他與外界通半點聲息；慈禧返京時，還把他移禁到「瀛臺」。做了這樣的皇帝，也就夠痛苦了！

走入「清和園」，便到了光緒帝被幽禁的「玉瀾堂」，陳設當然不及仁壽殿很多，寢室在東端，退了光彩的帳被仍在。中間有外洋進貢的鐘表玩具，座旁的銅製籠鳥，用鑰匙一開，鳥便在籠中振翅掉頭而鳴，其聲與眞鳥竟無二樣。

至「樂壽堂」，堂前列銅製鹿、鶴獍貌、與太湖巨石；據說，這塊縱橫達三丈的巨石爲江南某大鹽商所獻，極玲瓏剔透；當時沒有運輸這樣龐然大物的工具，結果就把富甲江南的那位鹽商弄得傾盪了家產。這裏是慈禧的寢息之處，當然內外佈置，更爲考究；寢室中外國所賜的梳妝用具，仍置室中；長榻繡被，未異當年；插屏、金魚枱、全用金珠瑪瑙玉翠象牙鑲嵌雕琢，極盡華修；令人想見慈禧當日生活的豪奢驕縱！

西行，走過長達二百五十八間延綿至二里的「長廊」，畫棟雕梁，迴欄朱柱，極全園之大觀：蓋慈禧自仁壽殿至玉瀾堂、樂壽堂、養雲軒、福廕軒、介壽堂、排雲殿、佛香閣、清華軒、聽鸝館、畫中遊、清宴舫、以至東西二戲園，天雨都可不濕足；凡繞經殿閣沿壁之處，壁中都嵌以玻璃燈台，入夜四壁燈燭輝煌，影入湖中，景色尤可想見。

「排雲殿」居於萬壽山之中部，爲慈禧六十壽辰接受慶賀處，建築更見宏麗；各國及國內各省區各大臣贈獻禮物很多，都爭奇競勝，蔚爲大觀；中央「寶座」，全部以整塊紫檀雕成極精細雲龍花紋，備極精巧。

由「八卦洞」穿登「佛香閣」，這是全山最大最高之屋，凡四層六面，下層塑西方接引佛，此乃全部殿宇的中心，氣勢十分偉壯。閣後爲「萬佛樓」，全部以琉璃磚瓦建造，每磚一佛，色澤形態，都由「御窯」定製，金碧輝煌；佇居萬壽山之巔。

向西至銅亭，亭建於乾隆二十年，舉凡梁柱門窗椽瓦之屬，全部都以銅質鑄造；亭中原有銅佛二軀，庚子之役，已爲聯軍刼去；亭後「五方閣」，石壁嵌有二十四尺大鏡，可鑑全湖，也爲聯軍摧毀無餘！

由此轉入後山，至「諧趣園」，爲慈禧遊釣休憩之處，亭台迴環，泉流淨淙。西院於淪陷期間，爲齊燮元所據陳列物品，已蕩然無存！其後部園宇，曾爲王揖唐等所居，今也人去屋空，雙扉緊閉了。再後爲「蘇州街」，房舍全仿江南建築，因慈禧羨慕江南風物，又爲禮數所限，未便以太后之身，隨便出遊，所以除把昆明湖依杭州西湖形式建造，同樣備具蘇堤六橋之勝外特再於此建了這條蘇州街，命許多太監宮娥，喬扮商民，設肆貿易，以供他的遊眺；其窮私極慾，可謂無所不造其極！

轉回長廊，由聽鸝館乘小艇，泛入昆明湖心，至南湖登岸，穿山洞至「雲香閣」、「涵虛堂」；過十七孔橋；橋以白石建造，兩欄雕石獅一百六十八隻，形式無一同者，此橋與城西南郊「蘆

濟橋」同以偉壯精美著稱。橋塊有銅牛，鑄造很好；其旁有八角亭，與十七孔橋互相襯托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

全園湖山遊覽十之七八，而時垂暮；此間雖有旅館可宿，但不及旅行社的清潔舒適，便只好趁車返城；遙望西山煙雲變幻，眞令人有出塵之想。歸途過「五塔寺」，不及遊觀，便仍由西直門入城歸寓。在寓中洗了一回暢快的浴，到陽台上乘一會涼，吃了一餐由第一招待所送來的晚餐，把一日的勞倦都消散了。

古物陳列所・故宮博物苑

七月十七日晨至前門外攝取了幾張城樓的照片後，就與言楊先輅步入中華門，穿天安門・端門・午門・而至「古物陳列所」。陳列所位於紫禁城的南部，包括着「文華殿」、「武英殿」、以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這是於民國初年，經內務部總長朱啓鈐氏的設計主張，而開放最早的一部分「禁地」。許多遊人都要故意地走在正當中的「御道」上，不知是自己也羨慕着做皇帝的尊榮，還是要在這裏出一口數千年來被壓迫了的氣？

先至「武英殿」，這裏原爲清室武事燕畫之所，現在陳列的是歷代的陶玉銅磁等器皿；每件都考據詳明，恨無時間一看其詳！其左爲「凝道殿」，陳列着不少書畫，佳作雖已不多，但尚有可取者。右爲「煥章殿」，列各朝刀矛劍戟弓箭甲冑，用紙引發火的火槍，有長達一丈以外的。

「浴德堂」，有乾隆帝爲香妃特建的浴室；廳中並有郞世寗所畫的香妃像，繪製很精美。乾隆自西域得到香妃，曲盡撫愛，及得其歡心，無奈香妃意志剛毅，不忘故主，結果終於以身殉之。可見雖以帝王之淫威，仍無法屈服一弱女子之心，則金錢權勢之力，也就不一定可以任性所欲了。

入「太和門」，進「太和殿」，這是三大殿的第一殿；皇帝舉行「登基大典」，及歲時令節會宴貴賓，便在此處。殿宇縱九間，深五間，共達四十五間，寓有「位尊九五」之意；藻井梁柱，雕繪華麗；當皇帝登臨中座，下視羣僚擁衛，確是夠榮耀威風的。

中部一座方形高大的殿名「中和殿」，過此再內進，便是科舉時殿試中式後被引見的「保和殿」；殿中所列各國進貢的珍異物品很多，具見當年國勢之盛。撫今追昔，令人感喟！

自午門至三大殿，白石雕砌的三層階陛，迴環縈繞，勢態偉壯；據說民間的房屋，不能超過了這裏的第三層階陛，所以城內外的舊式平民住屋，都非常的矮小。

「文華殿」爲朝臣講求文藝學術之處，左首的「本仁殿」懸有歷代帝后畫像；右爲「集義殿」，陳列着許多姿態生動的蠟人，把自唐宋直至清代的男女服飾，都明顯的表示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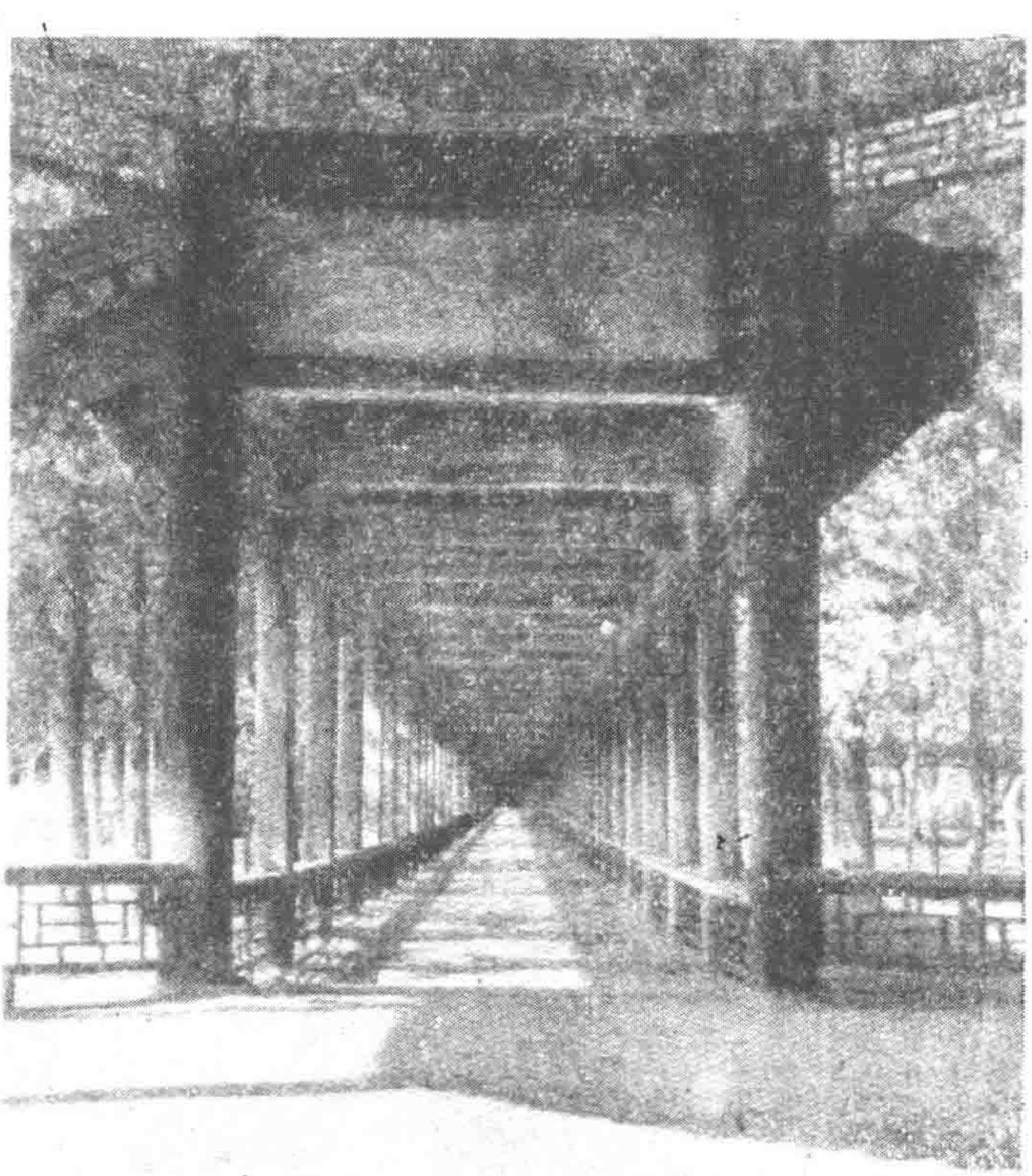
過此至「文淵閣」，原爲儲藏珍本四庫全書之所，今祇存書目若干，尚待整理。

「古物陳列所」的範圍，至此而止。這整個的禁城南半部，從前名叫「外廷」；由此繞進「神武門」，參觀「故宮博物院」，這裏是明清兩代帝后寢居之所，在禁城的北半部，叫作「內廷」。民國成立，政府與清室訂優待條款，准許溥儀及其宗室僕屬留居內廷，直至十三年冬，才全都遷出；次年四月，便把這一向視爲神聖的禁地之內宮全部，開放任人遊覽，當日帝王所獨佔私享的宮殿珍寶，也就公之於世了。

神武門就是故宮博物院的正門；今天是輪着開放東宮中路，（東西宮隔日開放）由導者領入「御花園」，經「堆秀山」，至「摛藻堂」，這是藏置珍翰祕笈之所，現在只存「四部薈要」一部，尚有裝箱而未經整理的書册很多。

過「萬春亭」，至「絳雪軒」，軒前有太平花，花期已過，枝頭留有幾朵白色四瓣的殘英；每當花時，遠近來此觀賞的人，絡繹不絕；清帝對此吟詠的詩句，還存留着不少。但我却未能在他上面找出一些可珍可貴之處，也許他還是佔着「太平」二字的光。但庭中有幾棵數百年的蒼松，虬枝挺拔，却極可珍賞。

「乾清宮」爲清帝接見外國使臣、召對百官，批閱章奏之處，殿宇宏偉；其西「煖閣」，在明代爲萬曆、天啓二，



頤和園長廊（本刊攝）

帝所居，東閣則爲泰昌、崇禎二帝居息之所。

依次至「坤甯宮」，爲皇后寢宮；「交泰殿」爲典蓋印璽之處，現尚陳有寶璽二十五顆，及大型報時鐘，與「銅壺滴漏」；「懋勤殿」則爲康熙帝幼年讀書之處。

由此轉入『內東宮』，這裏以「鍾萃、承乾、景仁、延禧、永和、景陽」東六宮爲主：

「景陽宮」現藏列着郭葆昌氏所捐贈的歷代名瓷，和德國僑民楊甯史氏捐贈我國的古代銅器，都搜羅精審，考據詳明，足爲學者很有系統的參考資料；他們竭畢生之力，得此奇珍，不以自私，而全部捐獻於國；而他們的精神，與心血所積的物品，也就得以永垂於不朽。



頤和園石舫（本初攝）

「齋宮」爲皇帝逢大祀之時，先期齋戒之所；「毓慶宮」則爲皇子所居。各宮建築，誠極優美，但皇子自幼卽深居在這禁庭內院之中，耳目不能與外間相接，日夜緊藏在這點小天地中，我們如果易地以處，則甯願做一輩子的老百姓，比他們却要自由暢快多了。

自此再至『外東路』，其間以「甯壽宮」爲主，爲乾隆帝所改建，以備爲年老退休時頤養之所，規制異常宏偉壯麗。

入「皇極殿」，內列清帝「武功圖」多幅，以誌許多次對外戰役的武功；還有兩大長卷的「聖壽圖」，畫着乾隆壽辰臣千歡慶祝賀的景象，所有人物宮室園林陳設，備極精工，令人欽嘆！

「養性齋」爲慈禧與光緒引見外賓處，內部現陳古代各種樂器；當年慈禧常在此進膳休息；兩廂置藏各種有關史實文獻的檔案很多。

「樂壽堂」爲乾隆、嘉慶兩帝退朝休息，及光緒每晨向慈禧請安處；慈禧在京內時，便寢息於此，床榻照舊陳設着，佈置華貴；堂中有盈丈白玉所雕琢的「大禹治水」山景，及歷朝文武服飾。

至此出「貞順門」，東宮的遊程乃畢。門旁有「珍妃井」。庚子年慈禧出宮避難，推光緒帝的寵妃珍妃墜入此井而死；至今仍令人想見慈禧當年的驕縱專橫誠不可一世！

北海中山公園

今天（七月十八日）預定的遊程爲「北海」、「景山」、「中山公園」。

北海爲清代西苑「三海」之一，（北海、中海、南海，）民國四年開闢爲公園；中南海民初爲總統府所在地，今行營卽設於此。北海在禁城之內，入門過白石長橋，望瓊島寺宇白塔，矗立於綠樹叢間，景色清麗。山頂寺塔，係順治八年就金「廣寒殿」舊址改建；並於塔東立「瓊島春陰」碑，爲燕京八景之一。每當冬季，皇室長幼，每來此看滑冰之戲於「慶霄樓」。山徑幽美整潔，飛閣流丹，繁花如繡。山後爲「漪瀾堂」，長廊環山而築，隔水與「五龍亭」相對；泛舟中流，左右顧盼，如在畫中。

在「漪瀾堂」嘗了一餐「御廚」的名製酥鴨以後，渡湖到「五龍亭」，大小五亭，錯落有致；揚州「五亭橋」的規式，大體便取法於此。左近有「萬佛樓」、「小西天」諸偉麗建築，因久經變亂，殿宇佛像，已損剝大半！近正在重加修整中。「九龍壁」較宮內的一座更爲壯麗，兩面都用彩色琉璃大磚塊嵌成形態活潑色澤各異的巨龍九條，蟠曲騰躍，各盡其態，實爲前代一大美術創作。「玄奘塔」已爲日人毀裂傾倒；「琉璃殿」中的巨型銅佛，也給他搬去，改製了殺人的武器；佛果有靈，眞非夢想所能及！

沿湖經「先蠶壇」，至「景山」；景山亦名「煤山」，爲明崇禎帝殉國之處，山上建亭五座，與神武門相對。李自成將陷京師，崇禎帝苦勸各大臣輸財救國，大臣都面依心違，無肯共赴國難者；及城陷各大臣私財盡爲李闖所奪，挽回無計；崇禎便手刃公主，憤而出神武門，登景山自縊！登山憑弔，撫今追昔，令人愀然！自山巔南望宮城，黃瓦層叠，氣象萬千，實爲眺望全城最佳之處。

下山至「中山公園」，園在「天安門」左右：右旁原爲「社稷壇」，左爲「太廟」，於民國三年十月十日開闢爲公園；兩地範圍寬廣，佈置幽美，位居全城的中心實爲市民遊息最佳之地。園中古柏極多，都爲五百年以外之物，枝葉婆娑，姿態古茂。社稷壇爲二層平台，中殿現改爲中山堂，規模很宏大莊嚴。「來今兩軒」現改爲餐室，軒前及

「習禮亭」旁，牡丹茂密，每當花時，遠近來賞者絡繹不絕。對門的太廟，建於明永樂十八年，在崇禎末年，曾爲李自成所燬，清世祖入京，重爲建造，至順治五年才完成；太廟正殿凡三層，很宏壯，前後分二院，後殿供「肇、興、景、顯」四祖的牌位，中殿供自清太祖以下至德宗十一朝帝后之木主，前殿便是大祭之所；兩廡供同姓諸王，與異姓文武臣之位。「金水橋」前有五色琉璃門，門外松柏尤茂；東部「灰鶴院」，棲鶴成羣，春來秋去；自日寇入犯，天地爲昏，鶴羣不願與仇爲友，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雄壯美麗的前門•

天壇北平圖書館

七月十九日一早就展車到前門外的「天壇」去遊覽，這裏是明清兩代的皇帝祀天之處，始建於明永樂初年，規模很廣，佔地周圍達十里。祭壇爲圓形三層，每層石階都九級，全部用漢白玉雕砌而成，名「圜坵台」。由壇台內行，爲「皇穹宇」，一所圓形綠色琉璃瓦屋面的美麗建築，四圍有正圓形的墻垣圍繞着；看守的人告訴我們，這裏有一個「奇跡」：——人立在這殿宇的正門前第一塊石階的第一塊石上喊一喊，立刻就給你一聲很清朗的回聲；退一步站到第二塊石上一喊，就有兩次回聲；再退一步到第三塊石上呼喊一聲，他却會給你三次的回聲；歷次試驗，果然絲毫不爽，惹得你大聲發笑，回聲却更給你笑的合不得口！

自皇穹宇再內進，便是在建築藝術上舉世聞名的「祈年殿」；他是一座三層圓椎形的宏偉精美的建築物，中間用四根巨柱支撑着，外層分爲十二柱，以示四季十二月合爲一年之意；上面沒有樑，却能從四面十二個角度之間，逐步地結合爲一個中心的圓頂；其藻井雕飾的精巧，眞夠令人驚嘆不置！

這裏的三大偉構，（圜丘台、皇穹宇、祈年殿）其設計與建造，無處不合於幾何原理，爲中外藝術家所重視而景仰，視爲我國古代建築藝術的結晶。

天壇對面，在永定門西旁，是「先農壇」，爲明清兩代崇祀先農之所；現暫不開放，未能入內一遊。便再北行至北海，到昨日未及遊觀的「團城」，看有名的玉佛；玉佛供置在圓形城堞內的「承光殿」內，坐像高與人齊，以整塊白玉雕琢而成，光澤晶瑩潤滑，極可寶愛。殿前一亭，中置大玉甕，滿雕魚龍躍波的花紋，直徑近四尺，深三尺餘，色黛黑，爲元代至元二年物。殿內兩旁廚中，陳列自漢唐至元明歷代陶瓷俑像石刻很多。

由此走過九孔的「御河橋」，向南便可望見中南海的輪廓；可惜不能入內一攬其勝！過橋便是名聞全國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其原址爲清代內務府御馬圈故址，與北海瓊島隔水相對，地點幽靜，景色清麗。館屋外形全採宮殿式，綠色的琉璃屋面，光輝耀目；而內部結構，則純採西式，光線空氣，都極合度。前樓全部爲閱覽室，數百人屏息靜聲，男女老幼，無一不聚精會神，潛心究研；這一種致志力學的態度，心理與環境，都有其自然的因素，遠非我們南方終日居於紛囂雜沓的都市中人所能企及！館前花圃中的華表石獅等物，多爲「圓明園」中刼火之遺的碩果。

出圖書館，重入北海公園，泛舟湖中，容與中流；荷風拂面，歌聲四起；乃覺十載塵勞，至此便給洗滌盡淨了。直至日下西山，才回至中旅招待所

香山•碧雲寺•臥佛寺•玉泉山

七月二十日，連日天氣晴好，給我們旅行的人，增高更大的的興趣。一早便乘「三輪兒」出城，往距城五十里的西山一帶，一訪諸勝。北平的三輪車，都是單位，據說起初也有雙座的，因爲許多老獪人對于男女雙雙擠在一車中，很看不順眼，便把雙座車禁掉了。北方人脚力眞健，從起身到終點，竟能一氣如飛的踏向前去；一路向行人車輛招呼着：「勞駕咧」，很客氣地請人讓開路；他們絲毫沒有我們在南方朝夕聽慣了的開口就侵人父母的詬駡的下流氣派。

北平東南平坦，只有西北部爲崇山峻嶺，綿亘不斷；著名的要隘「南口」、「居庸關」、「八達嶺」、以及「萬里長城」，都使在這羣峯起伏之間。

我們先到「靜宜園」，這裏是清帝御苑之一，乃京西最擅山林丘壑之勝的名區；燕京八景中有「西山晴雪」，便指此處。入門爲「慧照騰輝」琉璃坊，自此而入，有如身入畫圖。奈因近月來近郊時有盜匪滋擾，便不克遍觀其勝！

園中亭閣，也多年失修，令人不勝銅駝荊棘之感！

自此騎驢，由山間小徑至「碧雲寺」；寺本爲元將耶律楚材的住宅，規模宏偉　明太監魏忠賢想據爲已有，又大加修拓，乃成今日的規模。寺內的「五塔殿」，建於乾隆三年，乃仿城西「五塔寺」之金剛寶座而建的；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在北平逝世後，曾奉柩於此；至十八年靈柩奉安到南京，這裏便建爲衣冠塚。導者開了中山紀念堂的門，據告堂左所置之銅棺，乃當時蘇聯所贈，因尺寸太小未用，所以移置於此。登五塔殿，下看羣山如拱，松柏交翠；石塔佛像雕刻很美。南院有「羅漢堂」，塑五百零八尊金身羅漢，乃平郊有名的藝術品。東院爲「水泉院」，削壁危崖，藤蘿蟠繞，清泉自石隙湧出，質極甘冽；小坐片時，煩熱頓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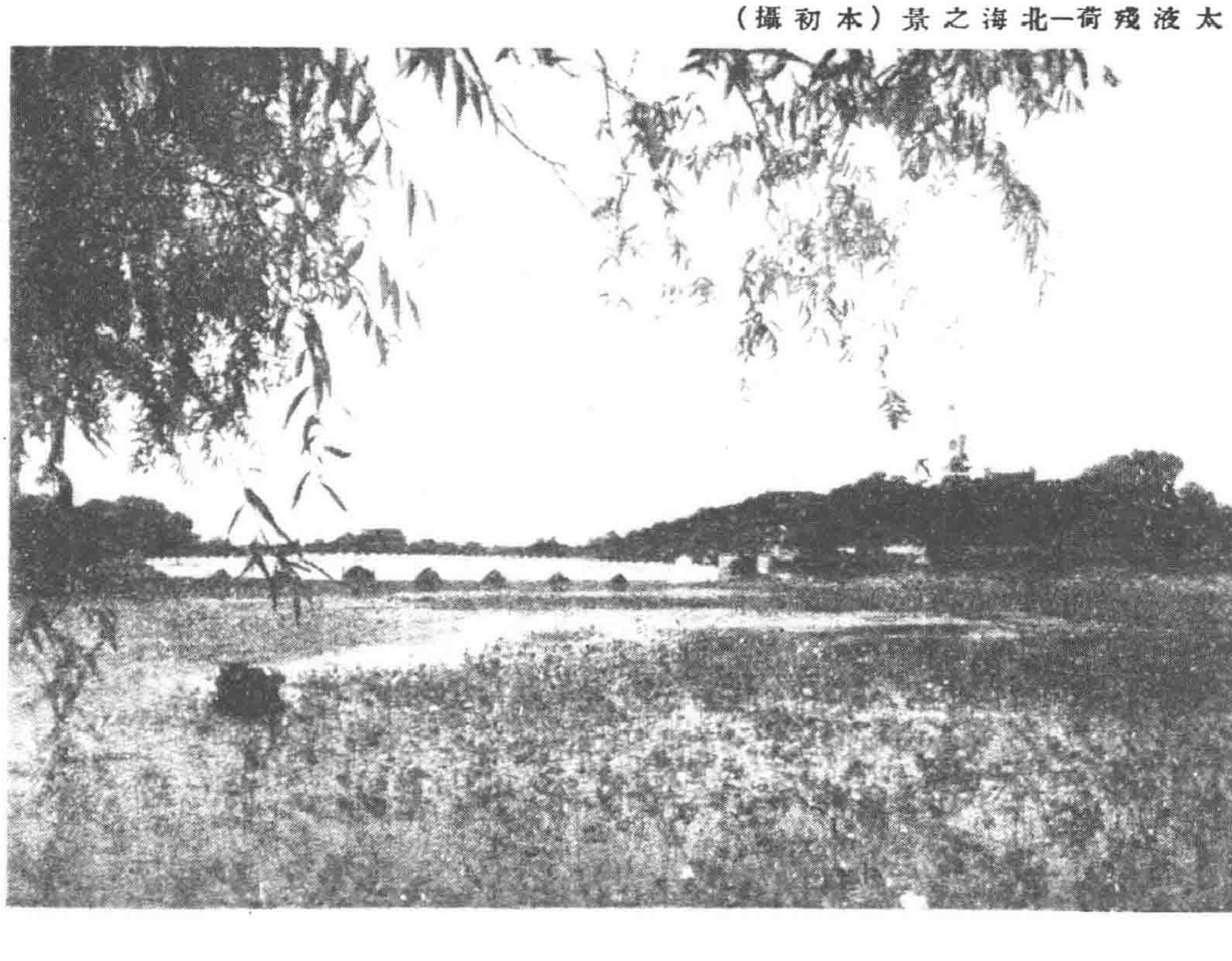
東北至「臥佛寺」，山徑更曲折，亂石磷砌，使驢子的二寸金蓮小脚，幾於無投插之隙。我在驢背上與驢夫閒談北方農村的生活狀況，他們不怨天，不尤人，也不怕吃苦；每天吃些小米餅、棒子麵，只求能把肚子填飽了，就很滿足了。他們惟一的希望是能「太平」，能給他們得安心過活。他們和我談的很起勁，笑聲震得四山都響。不料我跨下的驢子也高興起來了，一個飛步，把我一直衝下到滿是亂石的山澗裏去！幸虧我騎驢的經驗還不太嫩，否則非給他摔個皮綻肉開不可。臥佛寺在「半天雲嶺」之下，建於唐貞觀年間，殿共五進；其第三進便是一尊長達二丈的銅質臥佛；佛後爲十二圓覺坐像，兩旁有巨鞋十多雙，長近二尺，爲清帝后及袁世凱黎元洪任總統時所獻，想是求佛庇佑，多賜幸福的；可惜這佛他儘自閉着眼睛，對任何人一些也不理睬。寺西院原有清帝行宮，建築華美，庚子之役，也爲意軍所毀，什九無存了！殿前有婆羅樹，傳爲建寺之時所植，很古拔有致。

再東行，至「玉泉山」；山在萬壽山之西，相距不遠；原爲金章宗「芙蓉殿」故址，山雖不甚高，而石頗嵯峨。山崖有泉孔，清泉噴流不息，色質淨潔，號爲「天下第一泉」；我們便在「玉泉趵突」碑下，品茗坐憩了一會；天熱口渴，茶來便作牛飲，既無暇細加品賞，也就更未體會出「天下第一」的滋味來。但宮廷中的閒男怨女正多着，所以他們特地把這泉引入宮中，作爲飲料。山巔有「玉峯塔」，與妙高台的白石塔交相輝映，爲此山增加勝景不少，我們冒了烈日，跑上妙高台，攝取了幾張照片；不料趕忙上道，買了過了時效的軟片，許多可愛的鏡頭，都給付之泡影了！

訪雍和宮·孔廟·國子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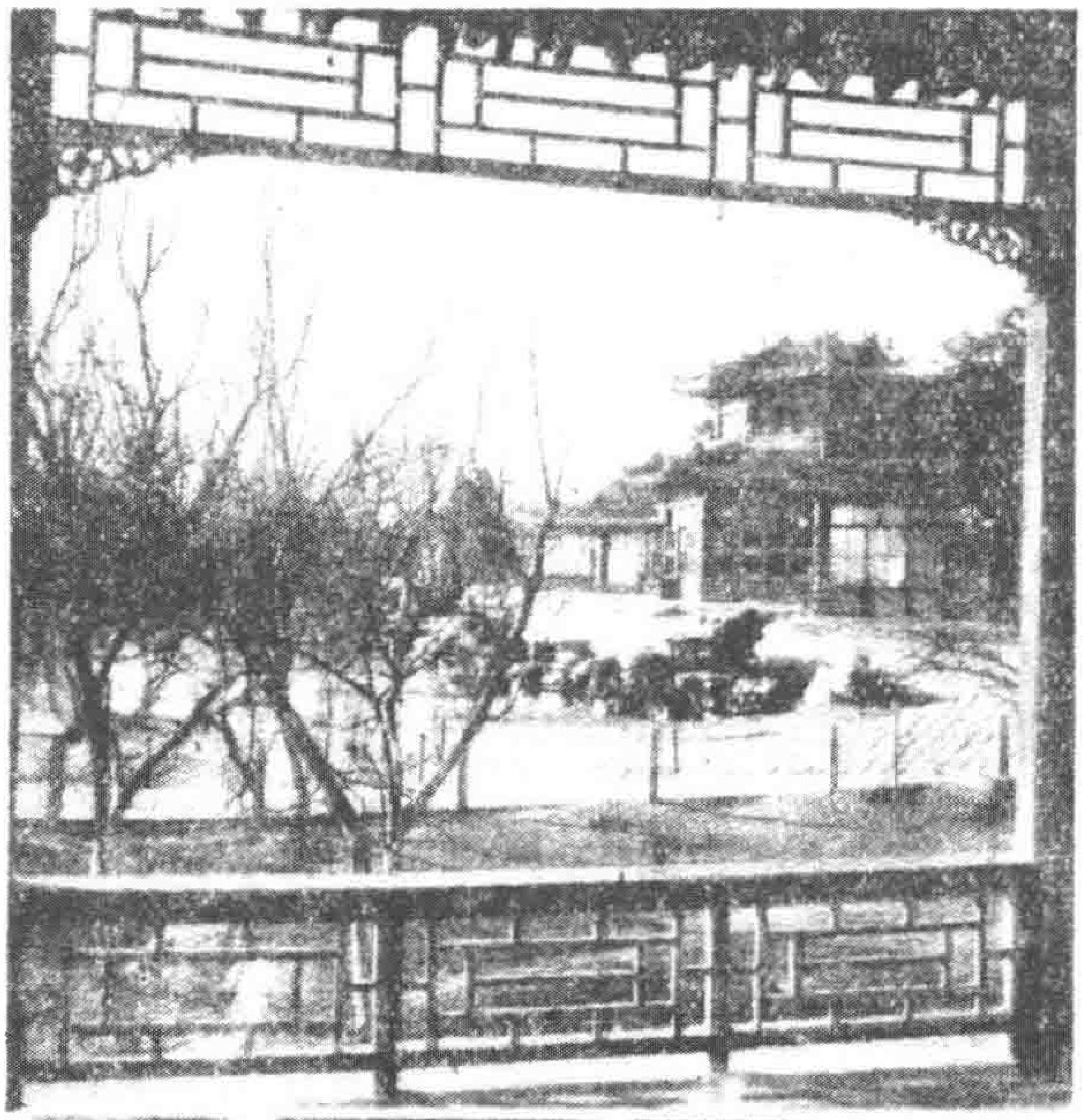
七月廿一日，「雍和宮」在城北「安定門」內，自中國旅行社去，簡直就走完整個內城的南北綫；在三輪車上所費時間的長，就證明了故都城市的偉大，今天先軫因事他往，我就只與言揚同行。言揚每天起身，一定要打一套太極拳，這個經常的功課，在旅行時間，還不肯罷手；恰巧招待所的房間外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平台，儘好給他大展身手；可是他這誠恐把空氣打痛了的「超慢式」動作，眞就叫我急得只在房間裏「仰屋興嗟」；——把這一刻千金的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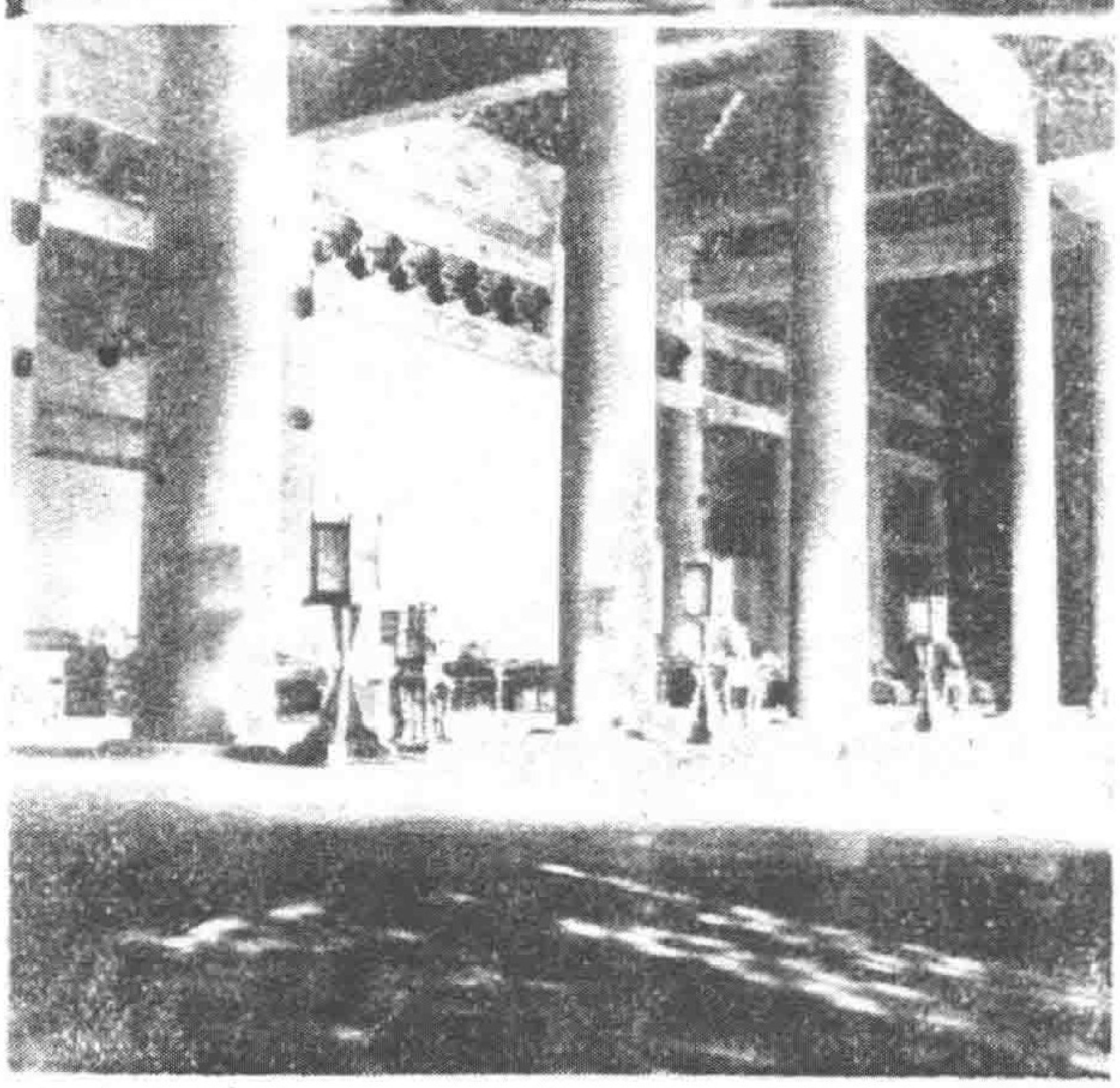
太液殘荷—北海之景（本初攝）



光，每天總要耗費掉一小時以上！

雍和宮本來是清雍正帝的府邸，雍正繼康熙做了皇帝，這裏便改名為「雍和宮」；到乾隆九年，才把他改為佛刹，命章嘉呼圖克圖居之；所以一般人都喚他為「喇嘛廟」。現在廟中尚有喇嘛二百餘人，多為蒙古籍，但大部分已懂漢語；我們一進了佛殿，喇嘛就請我們「點燈」，並代唸些聽不懂的經咒，以示敬佛之意；我們一走過，燈就仍舊吹熄了。這裏每年舊曆正月二十九、至二月初一、有「打鬼」盛典，導者搬出些鬼臉具給我們看，奇形怪狀，令人發笑。內有「萬佛樓」，樓高三層，中供一巨型檀木如來佛，自脚至頂，高達七十二尺，直至三層樓頂；身寬二十五尺；慈禧所獻黃綢披彩，長至一百三十尺，其宏偉可想。四周壁間嵌小佛，不可勝計。各殿內所陳法器很多，景泰藍香爐、燭台，高達七八尺，為乾隆所賜物。殿內壁畫尤多精美之作，可惜光線太弱，不能細加觀賞，導者復導至東廂樓上，看所謂「歡喜佛」：佛凡十餘，置玻璃龕中，並遮以綢幕，導者更故張其辭，說得不知如何的神祕，揭幕視之，乃是一些牛頭兜面的神與女妖相媾的形像，却毫無什麼祕異之可言。不想一心在唸着佛的喇嘛，也學會了這麼一套引人入彀的手法。


·中山公園的唐花塢（本初攝）·


·太廟正殿內景（本初攝）

西行過成賢街，到孔廟，廟貌非常宏偉，建於元成宗大德十年；至乾隆二年，復換蓋了黃色的琉璃瓦以示尊崇。殿中周代祭器及石鼓，據說都已南遷妥存；石鼓現有仿製者，陳列在兩廡。殿前有「碑林」，石碑很多，行列成林；除明清帝王所製御碑外，有歷代進士題名碑，吾鄉張季直先生(謇)的名字，也列在碑首，下面刻着「江蘇南通州人」；最末一科的首榜為劉春霖。大成殿所列各種祭器樂舞器具還很多，幾位外國遊客，觀察的十分仔細：每種物品，都向導者詳加詢問；只是導者的學識不夠勝職，許多問題不能給遊客一個稍可滿意答覆！以著名於世界的文化古都，對於導遊人員的培植與訓練，便覺很有不可漠視的必要。

「國子監」在孔廟西邊，亦稱「太學」，北轉向內有方形巨殿，曰「辟雍」，是皇帝臨此講學之所；後為「彝倫堂」，規模都很偉壯。兩廂有「石經碑」，是我國有名的文獻巨製，乃雍正年間江蘇金壇縣名學者蔣湘帆先生的手筆：名十三經，凡八十餘萬字，字字恭楷，一筆不苟；經十二年而寫成！原本存於乾清宮懋勤殿，至乾隆十九年，才把他刻石藏入太學，以垂久遠。至今豐碑林立，凡一百九十座，蔚為大觀。

午後再往遊頤和園；因為這裏確是太美了：——集人工與天然之精華萃於一區，真令人留戀不忍捨去！除重入各殿瀏覽一周外，並隨地留影，以留鴻爪。導者復導看慈禧與光緒所乘的遊舫，規制很大，惜蓬耆門窗，半已傾壞了；有一艘日本獻贈慈禧后的汽艇，艇首雕着龍形，也因機件銹損，便把他高擱在陸地上。湖濱的石舫，建造的非常精美，上層尤為爽闓，可坐數十人；遠眺湖山景色，盡在眼底。園中園圃別莊很多，慈禧寵宦李蓮英的居宅，更備極華美！有一部份莊院，可臨時租住；張大千、溥心畬、袁克定等，常在這裏小住；他們朝夕在這幽美的環境中，從事於文藝的鑽研，很可有助他們學養的成就。可惜我們草草勞人，是有此情懷而缺乏閒暇，來享受這點雅趣。

蘆溝橋憑弔戰跡

預定今日到萬里長城的遊程，既因萑苻不靖而中止，就改定到「七七」神聖抗戰的發源地「蘆溝橋」，憑弔當日無數衛國健兒忠勇抗敵的戰跡。

自「廣安門」出城，經過二十多里的平坦的水泥路面大道，——這條路本

是北平向南的交通孔道，　原來舖着石板，經翻改水泥路後，無數的巨石還堆滿在路旁田邊；——穿過了「宛平」的小而堅厚的城圈，　「蘆溝曉月」的豐碑、和兩排雕滿石獅的橋欄，便首先觸入了眼簾。我們首先在橋頭攝取了幾張影片，就沿着這壯偉長闊的蘆溝橋，緩步的走過去；橋下夾着濃厚的黃沙的「永定河」水，永不停止的很湍急的奔流着，淙淙的水聲，告訴了我們這個平津西南出入門戶在地位形勢上的險要。我們一步一步地走向前去，數着每個形態不同的石獅，十年前無數英烈之士在這裏高呼殺敵的吼聲偉跡，從與當地居民的問答之中，仍能刻畫出一幅極其悲壯的景象。十一個橋孔已有一半給河中沈澱的泥土壅塞着，古遠而精美的白石橋欄，經過了兵火的洗禮以後，也有了修舖過的瘡痕。橋長二百四十步，兩旁雕柱凡一百四十，每柱的大獅又背負着小獅；北平有句諺語：「蘆溝橋的獅子，沒準數目」，倒眞不是過當的話。這橋建於金世宗時，馬可波羅到中國來，便是由此橋進京的，所以外人還每稱他作「馬可波羅橋」。我們在橋頭和哨兵談了不少的話，他指點了這個地點在軍事上的重要價值，他並爲了向我們盤查的嚴密而表示了誠摯的歉意；他是參加地方自衛隊的當地老百姓，那種彬彬有禮和服務不苟的純樸態度，使我們永遠難忘。我們在橋上四望，從長長的石橋，再跑過長長的木橋，徘徊瞻眺着連綿不斷的岡巒，浩蕩奔騰的河水，蜿延迴環的平漢鐵道，堅厚高聳的宛平城垣，就更證明了「七七」抗戰在這裏發動的不常尋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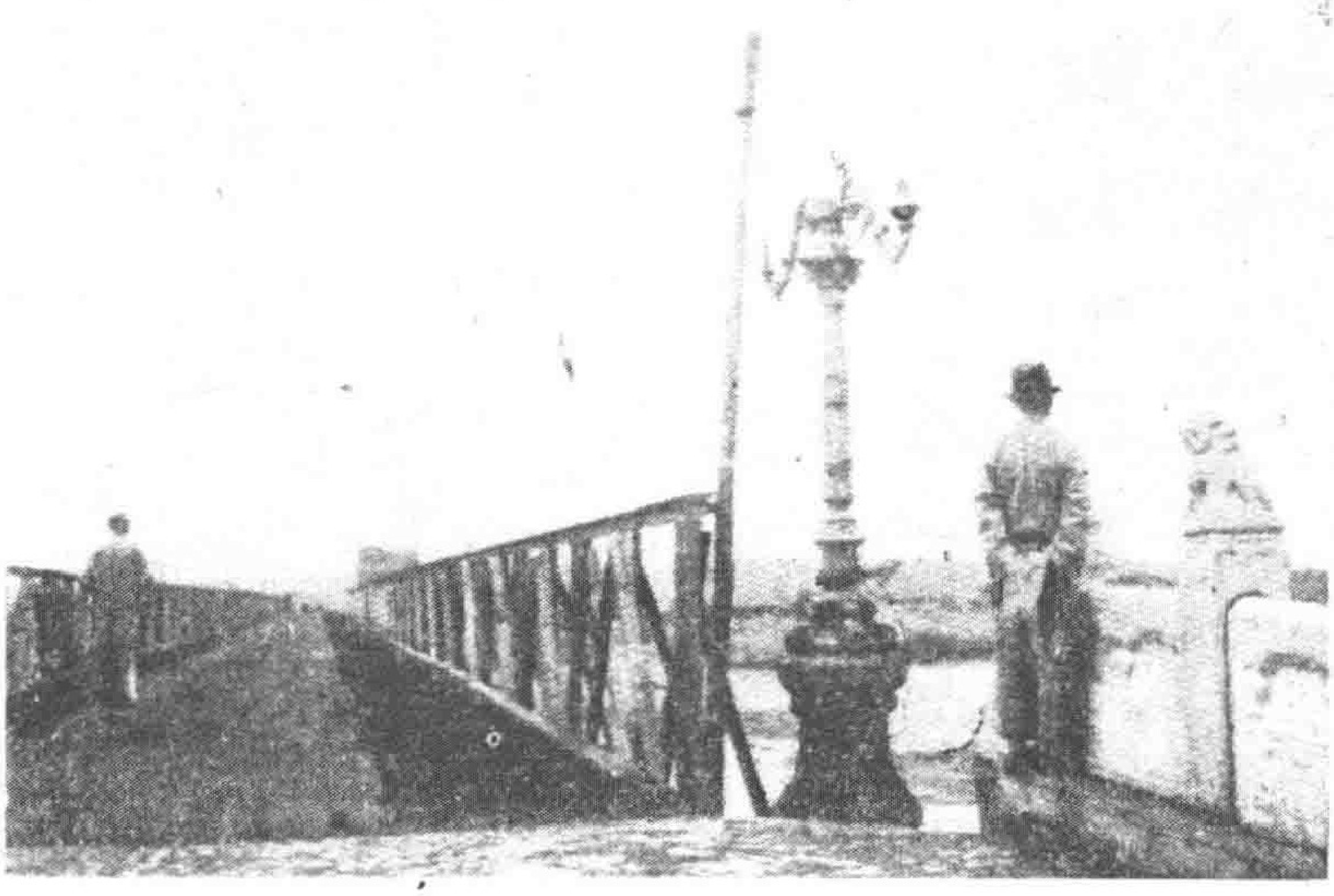
歸途繞往「天甯寺」、「白雲觀」想一看故都最古的寺院建築，（天甯寺建於魏孝文帝，白雲觀建於唐開元間。）不料因昨夜下了一陣雨，汽車折入泥道，竟把四輪深深地陷入了泥溝中；司機開足了馬力，四個車輪儘在泥漿裏呼呼的轉，車身却一些也進退不得！先輅怨我們昨天看「歡喜佛」看霉了運氣，我又怨他不肯早些下車，看看汽車一時是無法開行了，只好一齊下車，跑到平綏鐵路的高地上，遙對着天甯寺的十三層隋塔，作了一會遠距離的鑒賞；那一座著名的道教寺觀，——白雲觀，便失之於交臂！

回進了城內，肚子餓得亂叫，跑進一家比較大些的飯館去，想吃一餐南方菜，和伙計纏了好久，看見他們門前蓄有兩尾活鯉魚，要想買一尾吃吃；伙計去商之賬房，賬房又去商之老闆，結果他們來打招呼：——這兩尾活「商標」已經蓄了多日，請我們繼續給他保留一下。原來北方的魚蝦，是屬於珍饈美肴，不可多得。

飯後到故宮「歷史博物館」遊覽，這是把整個的「午門」城樓，——包括着宏大的九開間的城樓，和與四角毗連的「五鳳樓」，整個的房屋而置起來的；裏面陳列着遠自殷、周、漢、魏出土的骨甲陶石銅瓷各種器皿武器，以及飾物文字；漢魏的石刻墓誌碑銘，搜羅的更爲宏富，書畫尤多古樸可愛。古代的建築，以及墳墓、祭器，也都有發掘出來的實地影片和模型，都附有詳細的說明；可惜時間催人，不及細看！故都名手「樣子雷」所手製的建築模型，如殿字、牌坊的骨架結構，和整個的「圓明園」、「頤和園」、「天壇」、「祈年殿」以及「中南海」等模型，都十分完備精美。還有許多外面不易看到的重要文獻檔案，如康梁變法議稿，吳三桂鄭成功諸人的親筆信件，清廷對汪精衛謀刺攝政王的判決書狀等，不勝列舉。

「午門」是禁城朝南的正門，城牆高大雄壯，成凹口字形；四角有鐘鼓樓，黃瓦金頂，輝煌燦爛，極爲壯觀。清代當雍正乾隆間，國勢隆盛之時，每值大將出征，勝利凱旋，皇帝輒在此賜宴慶功；並把俘虜陳於午門前，行受俘禮。回想當時國勢之盛，與今日以無數忠烈生命換得的勝利以後，又遭受了外力日夕伺機而入，人民顛頓流離的情況相較，眞令人感喟無限！

出博物館，至中山公園古柏叢中小坐；並看了幾個繪畫個展。這裏的書畫家很不少，所作也頗有佳品。但售價則比上海低廉多多：一頁山水扇面，定價只一萬元！我也是很喜歡畫幾筆畫的人，但從來沒有賣過錢；如今看了這番情形，不禁令人慨然！眞的，藝術這東西只可供愛好而了解的人的鑒賞，爲自己性靈上的發揮，如一成了商品，就不免墮入了深淵之中了。我們坐在叢林之間，靜觀男女老幼各色人等的動態，我們發現了這文化古城中的人確與南方繁華都市中有其不同之點：——他們不問地位與知識程度的高下，一般的公共道德觀念都比南方要好的多：不論是園中的草地上、花圃間、以及沿着人行道邊的花木，都不須用一些柵欄來圍繞，更不須纏上些刺手的毛鉛絲，但任何遊人都不肯任意去踐踏摧殘；在兒童遊樂場遊玩



盧溝橋頭，言揚默默地望着四周起伏的岡巒，橋下潺潺的流水，憑弔着七七抗戰的戰跡。

的兒童，也都活潑而守秩序，沒有自由到超過軌度以外去；更沒有存着「越不守秩序才越威風」的心理。我們從這一點，好像就覺得文化古都的風氣，與「暴發戶的樂園」，究竟有些兩樣。

參觀故宮博物院

中西路

二十三日，北平的天氣是比較乾燥些，現在江南正是多雨的季節，這裏却依然難得下雨；一陣風來，沙塵便如濃煙一般捲得人開不得眼。我們自北來以後，除了昨夜稍下了一陣雨以外，竟天天是晴天；可是今天却真正地下着雨了，一早起來，就是漫天雲霧，雨聲漸瀝；這雨在我們旅行的人，是不甚歡迎的；然而當地的人，却笑口大開了。

我們早就計劃好，留着一些逢到雨天仍可遊玩的地點，使這十日的遊程，一些不給他浪費；今天就把故宮博物院的中西路，作我們兩天遊覽的目標。，因為這裏的路徑，大部份都在屋內，雨給我們是並無多大妨礙的。

我們仍循神武門——故宮博物院的正門進去，先到「交泰殿」後廡，看郎世甯所繪的「八駿」，共八大幅，每幅一馬，高幾與真馬相若；繪法極精工而有神韻。郎氏以一意大利畫家，而入我國內廷為供奉，得到皇室的殊遇；他採取了中國畫的「骨法」、「用筆」，曾參入了西畫的透視、採光、與設色，所作乾隆南巡圖、與香妃像、及這八駿圖，很博得國人的贊賞。櫥中所列名家書畫小品，也很有佳作；堂中有象牙雕製的龍舟，及彩玉琢製的牡丹屏等，祝賀萬壽禮品，尤備極精巧。

入「交泰殿」，這是昔日藏置皇帝印璽處；殿後的「坤甯宮」，為皇帝舉行婚禮大典之處；東暖閣的洞房，已失掉了當日珠圍翠繞繡幕深垂的情狀，却把許多景泰藍器皿堆置滿室；東廡置「御用」的文房四寶，及雕漆器具，文房用具有些只能供玩賞，而並不合實用。

「乾清宮」為中部的正殿，規模宏大，為皇帝日常治事會見外賓引見大臣之處。西廡「軍機處」，有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一日頒佈的籌備行憲諭旨，袁世凱等各太臣副署；照這上面所列逐年擬定行政設施步驟，本很可有些成就，無奈不為慈禧所同情，遂迫使光緒帝賚恨長終了！

「太極殿」遍陳各種玩具人物鳥獸鐘等物，多為外國所獻贈；製作的外形在今日視之不免陳舊，但其內部構造及雕琢之美，仍不失其精工。

「體元殿」為慈禧日常居息的書房；其旁「長壽宮」，為慈禧安兩后及宣統淑妃先後居息之所；再進為「翊坤宮」，是慈禧為妃時所居，自他二十歲生了同治帝，就升進了皇后的身份；這些宮殿中都有優美的佈置，日本製贈的絲繡大屛風，尤為精美。慈禧乘用的黃包車、汽車，宣統所騎的脚踏車，也都陳列着；汽車的形狀雖拙劣的可笑，但如果他現在還存在着，世界上最精美最新奇的用品，他一準是最先佔有，而盡情享用的第一人。

「體和殿」是慈禧為光緒選妃之處，光緒雖愛珍妃，但珍妃不是慈禧的嫡系人才，所以結果還給慈禧推入井中去！宣統也曾在此居住很久，直至民國十三年才被動的 開了這世代相傳的帝王之宮。「麗景軒」為膳廳，設備却一改常規，盡為西式。

「儲秀宮」乃同治誕生之地，溥儀把一部份改為休憩沐浴之地，左首的閱書室中，他的相片和文具小說書，還照舊陳列着，一頁沒有畫完的扇面，還斜放在桌上，足見他當時離宮時是相當的匆促。

「咸福宮」為咸豐帝每晨向太后問安之處；乾隆帝則常居「崇敬殿」吟詩寫字，他的詩雖很平常，但很喜歡動筆，所以到處的「御碑」，大都是他的大作。他幼年居住在「重華宮」，後來做了皇帝，就常以這裏為朝罷休息及賜宴羣臣之所。他常侍太后到「漱芳齋」觀劇，戲場後台還有不少的化裝和佈置道具堆積着，很多的劇本、戲詞、戲目摺子，和各種角色化裝的標準圖式，都分別的陳列着；宮中的閒男怨女多，他們對於「京調」是什九都能哼上幾句的。導者逐處給我們說明，有如聽白頭宮女述說天寶遺事。

由此再向西，就是「西御花園」，範圍也很大；不幸於民國十二年，蒙了火災，盡付一炬，迄難整復，所以暫不開放。然而但就在這中西宮中走馬看花地跑了一遍，一些沒有停留，也就費去了四個小時；宮中的文物古器，便這樣經過了多年多番的紛擾遷損，這幸存的一些碩果，仍然是夠人賞覽的。如果有一天把全部的珍寶古物，仍行全部集中，還返到此處，那就更足使人流連難捨了。

僅僅這一個故宮的範圍內，就花費了三天的時間，才把他匆匆地走遍；如把這些幸存的物品，稍稍仔細觀察一下，就是十倍的時間，還是覺得侷促的。便令人想起希臘、羅馬、威尼斯、旁貝、等素以古代文物藝術著稱之地，每遇戰禍，雙方交戰人員都對他特加愛惜，甯顧犧牲了戰略中的利益，而不忍稍加摧損；今日遠東的風雲尙動盪不甯，國內的戰火更熾烈的燃燒着，這個全國歷代相傳的文化藝術結晶的所在地，今後能否不致捲入了戰禍的漩渦？能否如希臘羅馬一般的得着任何方面的特加愛惜？終還是一樁令人放心不下的大事！

到東市場·琉璃廠

廿四日，想看一看長城偉構的願望還不肯打消，先輅一早再到前門外平綏路局去打聽，結果仍然嗒然而返！恰巧招待所的侍應生來說，剛剛接到中國航空公司的通知，我們在一星期前所登記的返滬飛機座位，明晨恰巧可輪出三個位置，過了這機會，又須等待好幾班呢。我們一想，故都許多主要的遊覽之地，大體都已遍歷了；還有幾處未能走到的地方，留待他日重遊時去走訪，也許更可增加一番他日的遊興；因此便決定明日返滬。

在航空公司填好了表件，交驗了身份證，牛痘證，便到王府井大街的「東安市場」去看看，順便好買點零物。東安市場大體的情形，有些像上海的城隍廟，範圍却更要大些；有百餘家的店舖，賣着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們就買了一些著名的土產品景泰藍瓶盆等物，以資分贈親友。據店主說，這都是他自己工場裏的出品，幾種最精細的製品，都是年逾七十的老技師所手製；只因如今生活程度太高，製成的物品賣得的錢，還不夠付工資，技師們拿了工資，還吃不飽肚子，所以新學徒也就日益減少，紛紛改途他就；眼看着這項著名世界的藝術製品，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失傳滅跡了！商人們對待顧客很有禮，不論交易



做成與否，都是和顏悅色，迎送如儀；使我們常在南方看慣了櫃台裏一班三斧頭也砍不入的鐵板面孔的人，大有受寵若驚之感。

幾條正街的街道，都非常平整清潔，比上海最寬的中正路還要寬出一倍以上；行道樹很茂盛，在人行道上固然可以踱方步，穿馬路也不必掀袖鼓勇的賽跑。同時覺得這裏眞不愧稱爲文化之都，人力車夫坐在樹蔭下面讀報紙的很不少。

午後到「和平門」外的書畫文玩集中地「琉璃廠」，買了一些珂羅版畫、册；因時間過促，不及流連，就趕到航空公司，把行李過了磅；——三人共攜四十公斤的東西，並未超過每人十五公斤的限量。——並把機票買好；本來還想到戲院去聽一聽道地的平劇，無奈連日每天的「無事五十里」，不提到回去，倒都是精神抖擻的，如今一準備到歸程，就陡然的向床上一橫，就爬不起來了！我把一本翻了半破的「北平導游」，再作一回溫理的回味。

飛回了上海

到上海的「空中霸王」號是上午八時由北平起飛，乘客要在兩小時前就到航空公司報到簽證；我們爲了在上海曾吃過一回遲到而不及啓行的虧，所以今天天還沒有亮就起身，走到對街的中國航空公司去；果然，我們雖早，却還有比我們更早的人，早已坐在公司裝客汽車裏打着呵欠了。

大型汽車一齊開出了八輛，我們很疑惑飛機上怎能容得這二百多人？七時到達了機場，才知道旅客休息室中，正分批在唱着名字，指示着同時起飛的平滬港、平渝、平漢、平綏、平昌、平瀋各線的旅客；分批的檢了行李，領取了行李票，（除小件手提包件可隨身攜帶外，餘均交行李房，到目的地憑票領取）。再依照指定的路線，分別登機。同時飛出的客機，絡繹不絕，一時機身軋軋，震耳欲聾；而機場中上下服務人員的勤懇辦公的精神，頗可欽佩。我們仍乘原機，四十四個座位依然無一餘空；昨天在公司中看見登記要往漢口的旅客，竟要排到九月六日才有位置，可見旅客對於空航已經到濃厚的興趣與便利；同時更證明了民航事業的前途正遠大無量。

今天天氣比來時更好，視綫更爲清晰；和我同座的是一位县甯夏省政府的祕書，在我前面是一位姓張的中將階級軍官，我們任意的攀談着，他對我鄉張季直先生的豐功偉業，表示着異常的贊美；那位祕書談起甯夏甘肅的教育與建設人才，就有大部分是張先生直接間接培植起來的。歸途機身極平穩，機過黃海上空時，許多人都把座椅放下小睡。因爲空航的安適，侍者送來的食盒，我竟把他一掃而盡。中午十一時四十分，我們便重又踏上了一別十日的上海。

（完）

作者自駕吉普
飛馳公路去杭州

王啓熙

遊覽杭州已有三次以上，但都在十年以前了。記得有一次是從上海踏脚踏車到杭州，再轉到紹興、甯波、普陀等處。事後由我草一篇「千里壯游錄」登在第八卷第四期的旅行雜誌。當年的遊伴王君衍蕃這一次又和我在上海再會。大家都是兒女成行的人了，當然再沒有作脚踏車長途旅行的興趣。結果計劃作一次吉普汽車的遊程，由我們親自駕駛，沿公路前往杭州，爲期三日，侶伴是王君和他的太太麗貞女士，我和妻雲卿。

時間是六月廿九日的早晨，夏令鐘還不過是六時。天還下着小雨，路上的行人並不多。我們怕車輛震跳，讓車中堆了許多旅行用品，四個人緊凑的坐着吉普車的前座，好在太太們的身體都很瘦小。第一段由我駕車，當車過滬杭公路的起點標柱時，我們同聲念出「到杭州西湖二百十公里」的字句。

「記得前次我們踏脚踏車的情形嗎？」王君見景生情地問。「那一次我們還取了「重轟」的隊名哩！你知道是什麼意義嗎？」。

「這不是拆字式的隊名嗎？『千里三車』誰不知道呢？」他的太太是猜中了。「這一次我們該有什麼隊名呢？」

「『轉晶旅行隊』不很好嗎？」我答。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不是明白告訴你『專車三日』嗎？」

於是大家都笑了。

滬杭公路

到達閔行時，總算「天從人願」不再下雨了。在渡口已有兩輛汽車比我們先到，都是友邦的遊客。大家招呼一下，纔知道他們是往乍浦海濱游泳去的。這裏過渡有大渡船，每次可渡十二輛汽車。另有小登陸艇，每次可渡小客車兩輛。當然這回我們的吉普車是用小登陸艇過江的，每車收費四萬元。

沿途雖是舊遊之地，但都不勝今昔之感了。戚家墩海濱中國旅行社所建的華亭已經被毁無存了。金山衛我們可以想像敵人登陸的情形。金絲狼橋仍有一塊江浙交界的路牌。乍浦的東方大港，依舊在計劃中。海鹽的海禪寺也毁了，只剩下頹垣危柱。有幾處海塘正在趕修。那煮鹽的居民，依舊用老舊的方法，渡其艱苦的生活。

公路的情形還過得去。幾年來在昆明在貴陽我們見慣了多山而險要的公路。這次駛往杭州，只覺得是一片坦途。公路局用工程車趕修公路，也很有成效。一輛機器造路車可以抵上百來名人工的力量。

海寧海濱觀潮處十分荒蕪，那觀潮台，那紀念碑都已殘廢不堪。古塔和鐵牛倒是無恙，牠們已是久經歲月盡歷滄桑了。

從海寧起由王君駕駛，平均每小時速度只三十餘里（包括沿途停留和遊覽的時間）我們於下午一時到達杭州。定好了滄州旅館，吃過了午飯，休息一會，在下午三時方出發遊覽。



吉普車是用小登陸艇渡江的



這是唯一的全體合影了（前作者夫婦，後王君夫婦）

靈隱至天竺

遊覽杭州有了汽車確是舒適無比的事，因為所有名勝所在大牛車輛可達。我們花了半天時間，差不多遊遍了北山區。

首先放車玉泉，看五色的大魚。雖然我非魚焉知魚之樂。但我總知道觀魚，就是樂事。當投下餅餌，看翠魚爭食的情形，在人算是樂了。在魚是樂還是苦呢？不是天知道而是魚知道。玉泉新闢為游泳池，水清見底，優遊其中，那又是人而魚了。

我認為靈隱寺的風最十分幽美。前有飛來峯，旁有冷泉亭，眞使人捨不得走開。好在這裏有品茶的地方，不妨臥在睡椅上，泡一壺清水名茶，盡量領略佳趣。我們就這樣消磨了一小時。記得這裏有一付有名的對聯，是：「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由是文人雅士見題起意，大事發揮。有的是「泉自冷時冷起，峯從飛處飛來。」有的是「泉自源頭冷起，峯從天外飛來。」還有「泉自有時冷起，峯從無處飛來。」其實都沒有原句含蓄得有意思。如果我想提出「泉水本來都是冷，山峯到底不能飛，」的對句，那就未免大殺風景了。

由靈隱到天竺有一條吉普車恰好通行的小道，這給我們不少便利。這條道上在朝山進香時是頂熱鬧的。先遊下天竺再中天竺而至上天竺。六橋三竺是西湖有名的勝處。我看三竺充其量也不過是「有僧皆古寺，無寺不高僧」罷。我們破天荒將汽車開上了石階，直達上天竺的山門。

樓外樓晚餐

天竺歸來，方遊岳廟，並參觀業已化石的精忠柏。廟旁為岳墳，題「宋岳鄂王墓」。前有秦檜等的鐵像。前人所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便是指此。

夕照中的西湖，更是使人留戀。當我們驅車穿過楊柳岸的蘇堤，我們沉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一些也沒有倦意。堤上的六橋是「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和「跨虹」。都很有詩意。在西湖我想不必做詩，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因為前人吟過的好句多得很哩，何必白費心思，雷同老調。

當天空霞光紅退時；月亮已經上來了。我們在樓外樓晚餐，點的是醋溜全魚，雞絨蒓菜湯，荷葉粉蒸肉、炒蝦仁、和滷鴨。還有一小壺美酒。我說這都是名菜。那魚和蝦都是捕自西湖的。蒓菜和荷葉都是採自西湖的。當時在座的遊侶就問我那鴨怎樣呢？我答那是吃湖水長大的。結果引得大家大笑。

從「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的詩句談起，一直說到天南地北。並提起昆明的大觀樓以及滇池的風景。那裏也仿照杭州西湖造起「三潭印月」。在戰時中央攝影場要拍攝西湖的外景，就是用大觀樓的外景來代替的。我在昆明遊大觀樓時曾草了一首詩，是「大觀樓外水平舖，中有三潭印月圖。不信滇池五百里，寧無一處似西湖。」

錢塘江畔

六月三十日，晴。雖然昨晚為着熱，為着臭虫，為着查夜的擾人清夢，我們終於為着湖上的早晨起身得那末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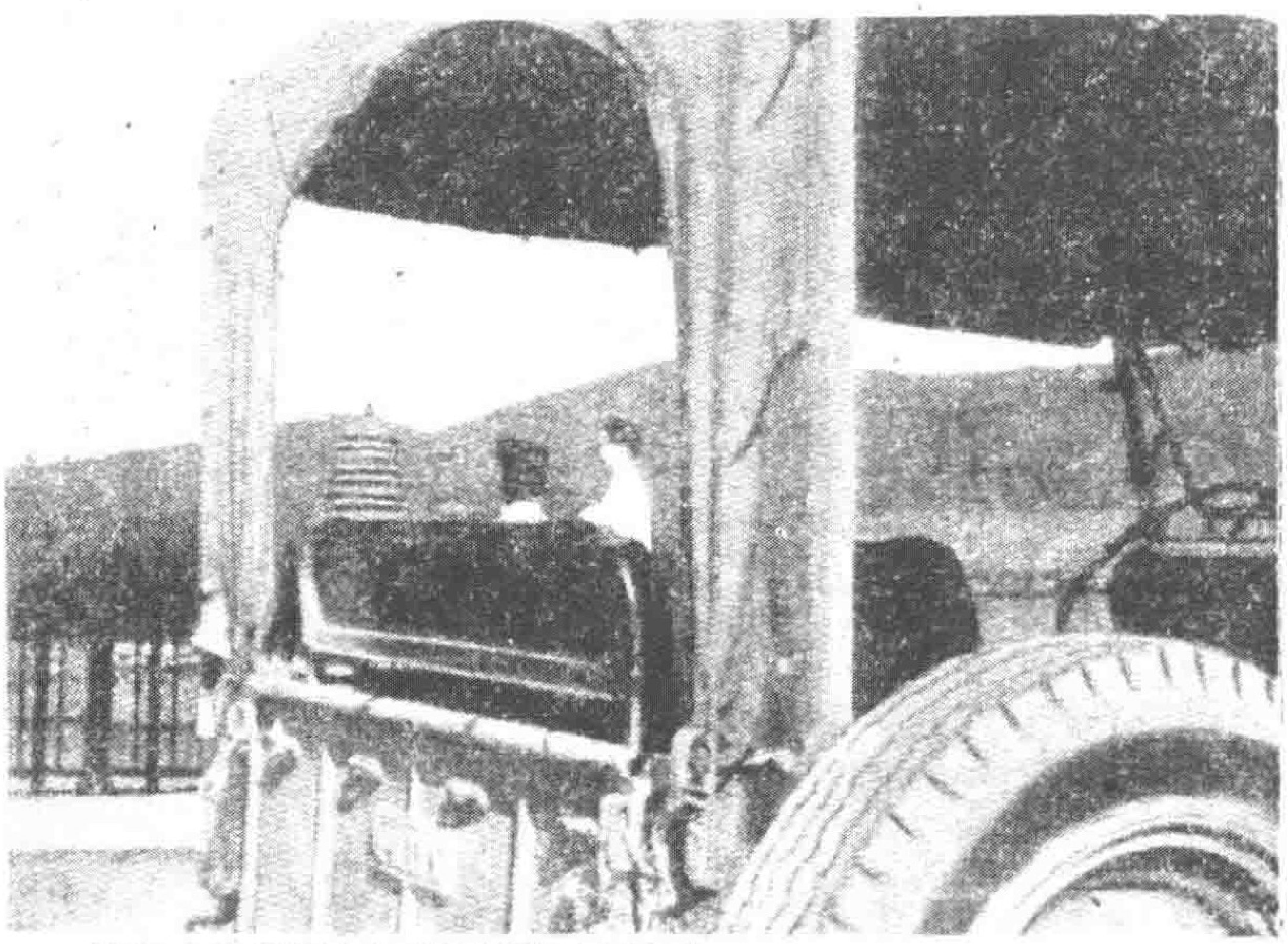
在岳廟前菜館中吃了蝦仁湯麵後，吉普車馳上蘇堤。在綠楊深處已有人在垂釣了。夏之晨在西湖是愉快的。堤盡處是公路，翻過不大陸的公路，汽車用很快的速度到達錢塘江畔。

錢塘江鐵橋是我們近代有名的偉大建築。橋分兩層，中層行駛火車。上層行駛汽車。在抗戰期中這橋曾受過雙方的轟炸。現在修復的部份，似乎沒有原來的考究，大概因材料和財力的困難罷。每次汽車通過，收費五千元，我

們購了來回票，將車駛過鐵橋。在橋上可看到錢江的風帆和六和塔，以及之江大學的校舍。並拍了好幾張照片。

本擬開車到蕭山去，但半途便折回了。離鐵橋不遠的地方便是六和塔。在中國旅行社出版的杭州導遊中有這一段記載：「六和塔在月輪山頂，或稱六合塔。始建於宋開寶三年以鎭江潮。高凡九級，約五十餘丈。中藏舍利。後燬，紹興十二年重建。二十六年僧智曇因故基成之，七級而至。闌楯網鐸，面面開敞，有磴道可登，環壁刊經及佛爲作鎭山川之助。元明以來，屢燬屢修，清雍正十三年發帑重建……」。在山上可望見鐵橋，拍照時可將古塔長橋同一攝入。這不同時代的建築物相映成趣。

杭城原有三塔，自雷峯塔倒毀後，只有西湖之濱的保俶塔，和錢塘江畔的六和塔，但保俶雖經重修，到底沒有六和塔的偉大，而且不可登臨，因此遊人都要環登六和塔，居高臨下，引爲快事了。



在橋上可看到錢江的風帆和六和塔

虎跑與龍井

虎跑寺在大慈山的白鶴峯下，現在有汽車路可通因此遊人很多。可是到此目的無非吃一杯虎跑泉泡的好茶。尤其是夏日的遊客在遊山出汗之後總要休息一會或且揩一把冷水面。我們也不能例外。這次遊杭拍了不少照片，可是最值得便是在虎跑泉邊四人合拍的一張。因爲沒有自拍機的緣故，是由一位遊客代攝的，這是惟一的全體合影了。

遊虎跑後還順便遊覽水樂洞，可是不感到什麼興趣。因爲我們遊過的巖洞確實不少。我個人戰前遊過宜興的善卷洞和庚桑洞。抗戰期中遊過雲南天生橋的觀音洞沙朗洞。平彝的洪源洞和清溪洞。以及桂林的象鼻巖和七星巖。由是杭州有名的水樂洞之類都被視爲小巫了。

吉普車直駛到龍井的過溪亭上，再步行上山遊覽。龍井不只以泉出名而且以茶出名，獅峯的茶葉稱爲絕品，我們在寺中品茶並進素麵。寺後寒泉綠蔭，下望西湖有如畫圖。

午後從龍井遊九溪十八澗，沿途炎日當空，汗下如雨，幸至一大樹下，稍事休息，並濯足清流。適逢少女三人採茶歸來，兩位太太大感興趣也學作採茶裝束，和她們合影。並到她們家中採購茶葉，貨眞價實，備受歡迎。

由龍井有山路通茅家埠，再經「雙峯插雲」至岳墳回孤山。吉普車在此次遊程中發揮了很大的性能。

吉普車在此次途程中發揮了很大的性能



孤山景色

車過西泠橋畔憑弔蘇小小墓，有聯曰「湖山此地曾埋玉，風月其人可鑄金」。記得古樂府有「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的蘇小小歌，我覺得此詩大有「鬼氣」。彷彿蘇小小是聊齋中的人物。整個孤山也很有「鬼氣」，因爲都是墓和祠。有林和靖先生墓和他的鶴塚。三烈士墓竺烈士墓和陣亡將士墓。馮小青墓、宋女馬菊貞墓、惠興女士墓、和女俠秋僅墓、林太守墓、林興史墓、武松墓等，如果在月白風清的良夜，你正在西陵松柏下結同心時，闖出了打虎的行者，眞要你不寒而慄了。不過人傑地靈，孤山因有這許多名人埋骨，總算是不孤了。

至於祠堂，則有祀蘇軾的蘇文忠公祠，祀白居易的白公祠，祀朱熹的朱文公祠，以及帥公祠，左蔣二公祠，徐文敬公祠等……

話說回來了，梅妻鶴子的林處士確實孤高。至今還留下放鶴亭。那「鶴去亭猶在。梅開山不孤。」的聯句確是寫實的傑作。至「若問梅消息。且待鶴轉來。」也可算是佳句。不過梅的消息却不必問，因爲至今孤山還補栽許多梅樹。而鶴的命運，反引起遊客的關心。

平湖秋月是孤山湖濱最好的去處，現在是品茶所在，夏日的遊人很多在此攝影或釣魚。

其他勝處有西湖博物館、中山公園、西泠印社、巢居閣、照胆台等。而我們昨夜把盞賞月的樓外樓便就在孤山之濱。我們的吉普車環行孤山也已經好幾次了，沿山景色早已儘量領略。今天下午不過停車詳細觀賞罷。

湖上輕舟

湖外風光當然以車遊爲快。而湖中景色，則非舟遊不可。在三十日下午三時我們由湖濱公園買舟遊覽。

舟子知道遊客的心理，更知道全湖的地理。先泛到三潭印月，據聞湖中舊有三潭，不過現在所看到的三塔，形狀好像古瓶，遊人總要在此攝影紀念。還有卍字亭、放生池、九曲橋、諸勝都在小瀛洲內。必須乘舟前往。

在外湖中的島嶼，還有湖心亭和阮公墩。湖心亭四面環水，水外皆山，眞可算是「湖外青山湖內亭」了。所以憑欄環眺風景絕佳。而阮公墩不外樹木清秀，點綴湖中而已。

博覽會紀念塔也是在外湖中。是紀念民十七年的西湖博覽會，塔並不很高，但因爲水泥建築的所以倒很堅固，現在已經很破損了。

其他沿着外湖或裏湖的勝處，用舟遊可，用車遊亦無不可。所以我們只選擇沒有到的則停舟一覽。淨慈寺的「南屛晚鐘」可沒有聽到，而所謂「運木古井」倒引起太太們的興趣。我們尙參觀汪莊、高莊、蔣莊和劉莊等處。還輕舟整整在湖上六個鐘頭，一直到夕陽西下，明月東升。

杭城夜市

晚飯後，我們在湖濱散步，這裏現在已算是公園了，陳英士的銅像和八十八師紀念碑，算是園中的點綴。遊人可不少，多半坐在草地上，夏之夜是太熱悶了，湖上時時有些風吹來，而且今夜月亮那末好，茶座中都坐滿了人。

喚渡的船夫，賣黃瓜兒的小販，湊成湖濱的熱鬧，賣冰棒的小孩更有尖銳的呼聲，而街市呢情形更不同了。年紅燈照耀如晝，無線電播音或是戲院書場傳出的鑼鼓聲，從上海來的遊人們對此並不注意，他們正計劃採購杭城的土產。

天竹的筷子是頂便宜的，每人都買了好多。蒓菜瓶裝的可以保留很久，據說今年的新蒓菜已經上市了，去年的還有存貨。新舊貨的比較，是新的較青，舊的較黃。藕粉因貨色的不同，價格差得很多。茶葉店所售的獅峯茶葉，價錢很貴，比不了我們在龍井選購的價廉物美。

王星記的扇子，都錦生的絲織品都是杭城的名產。遊人要購杭州的剪刀送人，也都知道要向張小泉採購，但看到同樣的「張小泉」招牌有十幾家，又有些茫然了。

歸程

七月一日的早晨，算清了旅館的賬目，吉普車中加足了汽油，我們駕車環遊西湖一週，作最後的留戀。

八時離開了杭州，仍由我和王君分段駕駛。因爲天氣很好，所以車行時就揚起許多塵土。到達乍浦時已經一時了，在一個小飯店午飯，居然也有雞魚肉和新出水的青蟹。

輕車熟路，我們又走完二百廿公里的滬杭公路，於下午五時回到上海了。這一次我們拍了三捲的小照片，每捲三十六張。因此可以在一百餘張的底片中選出較好的來放大。

美國福特(Ford)公司和惠利斯(Willys)公司在第二次大戰中製了小型四分之一噸的吉普車，是四汽缸的。在引擎每分鐘旋率四千轉時有六十四的馬力。這種車輛裝有前輪驅動和加力排擋，可以行駛任何惡劣的路面。戰後福特廠停止製造。惠利斯的出品改作民用，風行一時。這次我們所駕的便是惠利斯的吉普車，沿途竟無阻礙，使我們完成了五百餘里的愉快遊程。

秀傑之氣終不可掩

岳麓山的登臨

蘇仲湘

長沙是湖南人慣於說道「一火四戰」的名城；長沙是賈誼痛哭流涕終於得肺病而死的古地。這個地方我相信你如果有機會是大可去游一次的，所以我這篇文字也希望能够幫助你有一點益處。

有「一點」益處，這是我向你自謙的話，我心裏實在想說要給你一些眞正的幫助，大凡描寫一個地方，我想其動機不外分作兩點，一種是對於那地方有個人眞正的愛好，而且這愛好也是偏於抽象方面的，於是把這抽象愛好寫下來讓大家也得一點傳染，這描寫大抵是抽象的而并不開列流水賬目，只是把自己所愛好的特別强調，雖有具體路線或事實也是附帶的。這樣的描寫側重於山水、風物、和感印，而且寫得好便是一篇好的文學作品，歸根目的只是求在文藝上引起你抽象的想像力的共鳴作用，還是一種。另外一種呢，則可能是替你寫一個「某地大綱」，這個大綱告訴你某地有些什麼東西，該走什麼路線等等大體的情形，也許不一定能刺激你的愉快可是却也許於你眞有一點用處——如果你是第一次去該地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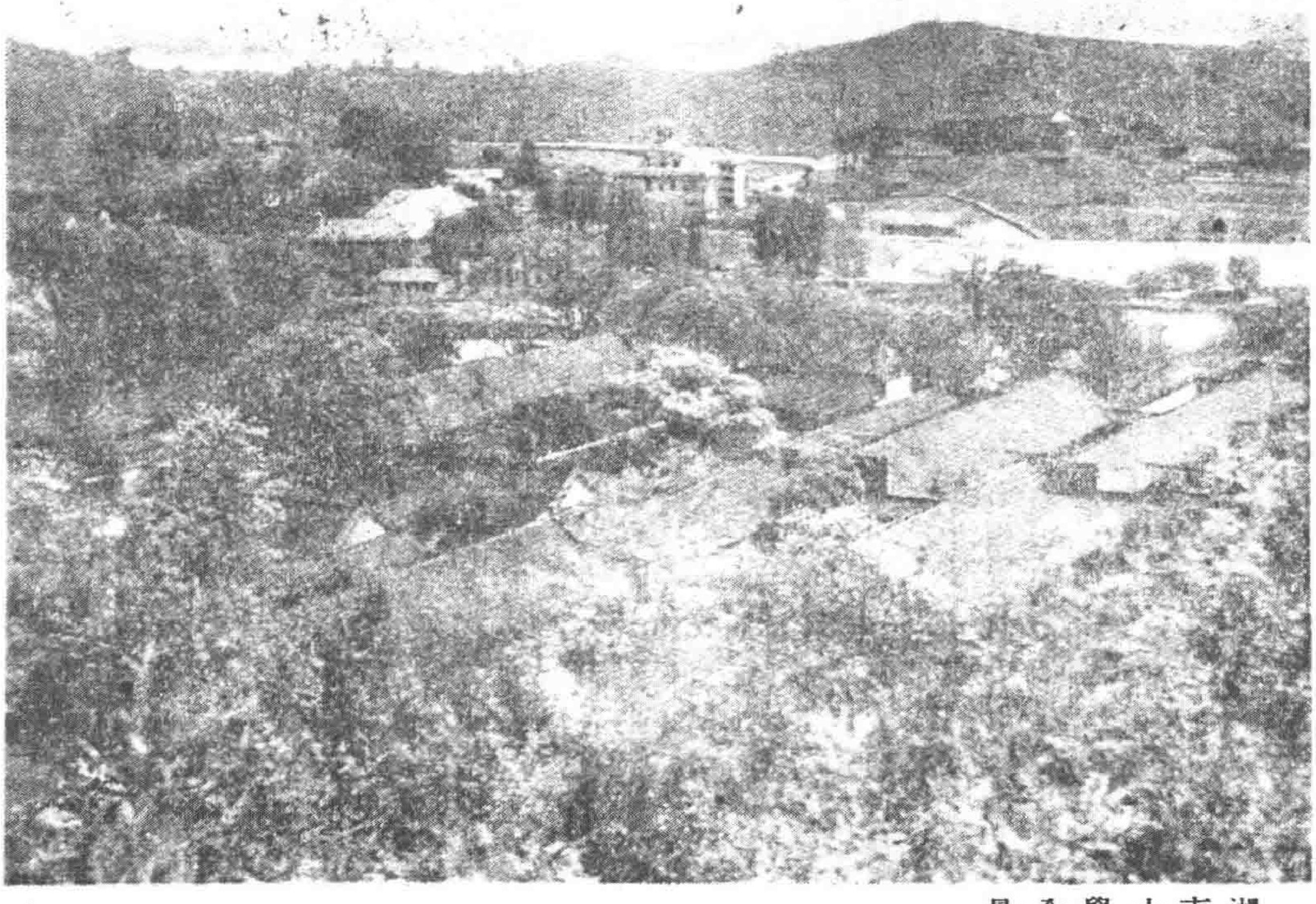
遊山路綫的安排

在最後一個動機上我想我是眞可以幫助你「一些」的，譬如說，你到長沙第一步必然是游岳麓山，岳麓山的飛來石、愛晚亭你自然聽見說過。可是另外還有一些地方呢，比如蟒蛇洞、響鼓嶺……等縱使是湖南人，如果不是岳麓山下人也不一定知道。比如道中庸極高明……雖是岳麓山下人也只知道有兩個這樣的廢壁頹牆却不一定知道它就叫作道中庸。又譬如書院前左、右兩個水榭各有其名，這我敢担保除湖南大學幾個老教授外，都不知道了。（不過這裏，我也要告慚愧，只知道一個亭彷彿叫飄香，另外一個也忘記了，然而大抵的人大概連它們有個名字也未必想得到罷。）這些名詞，自然不免瑣碎，所代表的地方也許並無足觀，然而你如果預備游山之後還要歸家煊耀於細君或爲兒女說湖南地名掌故的話，則我還是向你誇口勸你帶這期旅行雜誌在身上的爲好，「其勿以吾言爲河漢也」。

長沙坐落在湘江東岸，你如果到長沙去大概只能有三條路綫。由長江下游或中原各省則只有自粵漢路或自洞庭湖溯湘江而乘小輪船。如果你自百粵八桂運香蕉鳳梨去湖南呢，則也是粵漢路，但是方向向北。如果是帶了四川的甘草；雲南的大理石呢，則由川湘或川黔公路去翻那十八盤二十四拐的雪峯山脈或武陵山脈最後也到長沙。這三條路綫恰好指着北、南、西三方面。在過去，另外還有一條路卽是由浙贛鐵路裝一車西湖的詩意到株州，再轉粵漢路正是一隻東方的手指，而今這條路尚成陳蹟，我們不說也罷。我現在假設你是在燈火微茫中由小吳門粵漢路下車，裝的貨物是一大箱閒情逸致來兌換三湘七澤的詩情畫意，那麼我替你安排的路線卽是在清晨持一根手杖，一本旅行雜誌，一袋乾糧，或者由大西門或者由靈官渡（長沙過湘江大抵只有這兩處）過兩次河（因爲湘江中橫亙着水陸洲）到岳麓山題詩。學一學才子，然後再歸來陪你看長沙城市。

岳麓山并不高，與長沙隔河相望，自山下至高峯，頂多三里多路，也許眞因爲是南嶽之麓，所以在秀媚之中，微有含蓄而又俊美。依我看五老峯較之它猶稍失乎寬敞而不含蘊。小孤、大孤較之它又太嫌俊削。縱使你不信，然而無論你從何處過河，現在你總走到兩路交叉的岳麓山下，自卑亭前了。你只消仰頭諦視，如果你不大固執的話可能印可我的看法。

兩路一定交叉於自卑亭，亭名自然是由「登高必自卑」而起，眞是



湖南大學全景

一個小亭跨在小溝流水之上。可惜的是現在漆得墨黑而且堵塞門窗作為守兵的所在了。我們只好望望然去之向面前矗立的湖南大學去參觀去。

宋四大書院之一

湖南大學的前身，是宋代四大書院之一——岳麓書院。現在校長胡庶華先生而又是著名的美髯公，所以同學背着他也都只叫「鬍子」。有一千六百多同學分文理法工商五院。學校的總辦公廳即是岳麓山下岳麓書院的舊地。這裏我告訴你看幾個地方。書院的正廳兩旁石壁上有龍蛇飛舞的「忠孝廉節」四個大字，是朱熹的手筆，字差不多和人一樣大，而且相傳確實是寫的而不是放大的。這個字如何寫法，其筆如何作法，你一定會納罕。除非是如典韋之拿人作武器叫朱夫子擎三尺小兒作筆寫差不多，這納罕我也無法解答。再外面有另外一個山長（即嶽麓書院的院長相當今日大學校長）歐陽先生也有四個一樣大的字，是「整齊嚴肅」。不過這人不大著名，大家也就不怎麼驚佩了。再裏面有四塊碑，是朱熹夫子的一首長詩，可惜只剩了兩塊，我們不免為湖大惋惜，惋惜他們當年遷校時未曾咬一咬牙把這四塊大石也搬去，以免失此全璧就好了。在書院大門口還有一個台叫赫曦台，赫曦台右邊粉壁上又是一個大奇蹟，一個大壽字簡直比人還高得多，而且是一筆寫成，眞正遒勁剛健。相傳是一個乞丐冬天在此地蒙院中人救濟，他就以草鞋醮黃泥騰空寫這個大字以為謝，這自然是一個仙人了，由這個大字我們也只好承認這個乞丐確有三分仙氣。在壽字對面壁上後人又加上一個差不多大的福字作對稱，只是相形之下這個福字也眞臃腫發福有如墨豬，使我們想到仙人也不是人人可以學得到的。在台的兩旁各有一池裝着山上流下的泉水，春草鳴蛙、素流迴雪，是清雅的淵藪。池中各有一個水榭，我已告訴你它們的名字連我也忘了，何況戰火也已經將這水榭連着書院側邊的朱瓦紅牆的文廟一併摧毀，只有長石橫在野黃花中聽野蜂的低鳴淺唱，叫人低徊往昔山中冲淡氣氛感嘆無已。

岳麓書院後面尚有一些房子叫御書樓，而今也蕩成平地，除二三老教授還知道這名字外，也早為人所遺忘。正廳左邊的校長室上掛的匾額是十彝器室。匾上分明寫出有十件周秦古器，在清末還在至今却又不知散入何人之手而只留下一塊空頭匾額。這些都只讓人懷古悼今，心中悄默，所以我只好告訴你一件絕世奇珍，以作補償。即是李北海（邕）所寫的麓山碑，仍赫然在書院之右。這是海內有名的碑帖唐代的文獻珍物，有一小牆相圍護，可是也已剝蝕了四、五分之一漸漸會消失了。湖

大註册組的先生告訴我，「學校老早照這碑樣造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新碑，又爲恐怕新碑毀壞起見把它塗上黃泥，築在房屋的牆裏。」這段經過，外面人不大知道的，我今天也不妨告訴你，你不用担心千百年後你的賢子孫輩會因舊麓山碑的消失而無法瞻仰這件古迹。

愛晚亭漫山紅火

現在我們應該準備登山了，登嶽麓山的大路只有一條，是黃沙舖的馬路。另外還有二條小徑，至於採花女郎賣柴樵子踩出來的落葉小徑那就無法估計了。如果你是有點英國脾氣的人想走方正的大路的龍，那麼我們就從大路走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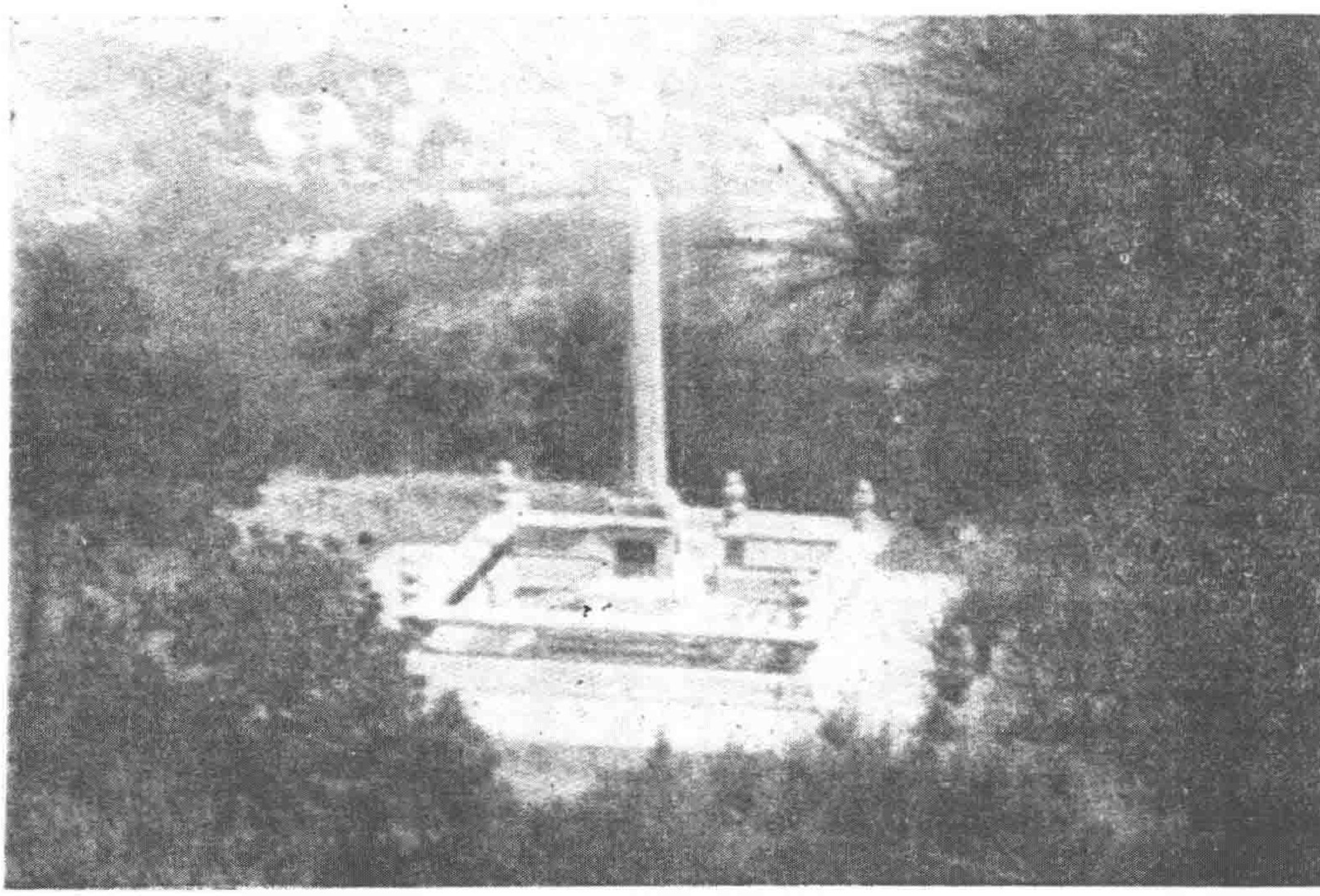
沿大路經過省立森林局，迎面撲來一個小峯巒上面有一個叫你吃驚的物事，叫做六輪塔，然而一點也不像塔，有六層，最下一層是方的。以上各層則築成三角形、梯形、圓形不等，而且只在第六層才四面開了一個小圓孔，塔裏面剛剛可站兩個人。螺旋形的石級，再攀着塔頂上垂下來的一根鋼絲可以走上去。大抵女郎是不敢上去的，男朋友作一起也未必上去，只有男游伴中又夾有女郎時便不乏冒險的英雄了。兩手攀得烏黑褲管染上青苔，下來時迎面是一個輕盈的淺笑，眞是男士們顯身手的好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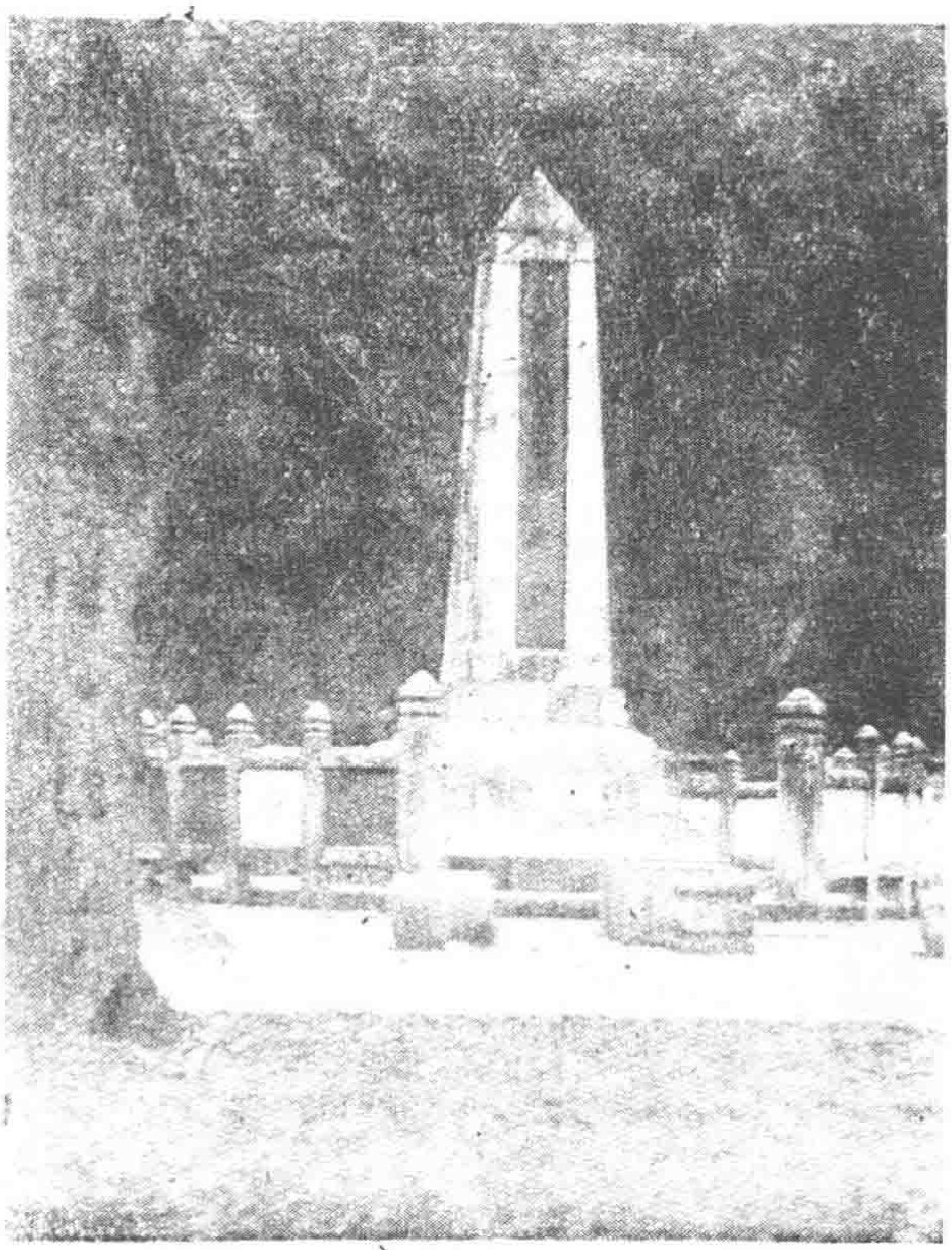


六輪塔

由此再上去，漸次都是錦綉野花的階段，不論四季都有野花襯在路旁。春天的杜鵑花是何消說得，即使冬天也有小黃花零亂地散布。走到麓山寺下，眞是午陰嘉樹清圓的好地方。老松樹從路旁山澗底長上來，筆直夭矯得遮莫有大自鳴鐘的三分之二高。一條長長的山徑，把陽光在樹上面着力篩一番，也只篩得下繽紛的小粉片。一片沉重涼暗的綠鄭重地壓下來，壓得你偏身清涼。如果不是麓山寺的一聲午鐘，我懷疑你是否飛得出這個沉重清涼的綠世界。

黃興之墓





蔡鍔之墓

在麓山寺門口第二條小徑，由右邊奔上來和你相遇，我應當在此說一說第二條小徑上的遭遇。這條小徑，是穿過岳麓書院由書院正背後走上來的。由書院向上走，不過數百步，便是全山第一勝景朱張（載）也拍掌喝采的好所在，這是愛晚亭。活活的把「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如二月花」十四個字表現得畫也般現。你且看，亭的後面是半山紅樹，滿山栽的大半是楓樹，兩旁山輕輕款款地抱將攏來剛臍下亭前的一塊石橋半泓流水。青石的山徑是這麼地素淨清涼，三面的泉水，是這麼地丁東如碎玉。小小的教員宿舍依託在老樹下岩石底，又有籐做的迴廊相連結。這地方如果在秋天，漫山的紅光燒將攏來，又霍地都在小溪旁止步迎接你，眞叫你沒口不迭地稱讚。其實亭的本身並不如何難得，不過是一個小亭，一個石桌，刻着錢南園張南軒的兩首詩。亭前只有一付對聯，寫道「山徑晚紅舒，五百夭桃新種得。峽雲深翠滴，一雙馴鶴自籠來。」其實又何嘗有多少夭桃，而且「愛晚亭」三個字的匾額也不見。難得的只是四山的背景那叫作青楓峽的亭後那一圍仙境，自然也還得補說及小孩子，他們所認為難得的喜愛是亭前澗中長年也捉不盡的小螃蟹。

麓山寺夷為平地

由小徑再上去，經過舍利塔，便是蔣翊武烈士墓，是革命和討袁的烈士，被袁世凱暗殺於桂林，却成全了他埋骨青山的雅致。再上去，始終在樹蔭綠徑間三迴四轉，而來到麓山寺口了。

麓山寺正如寺門所寫的，是魏晉第一道場，是有名的博大而古老的山寺。如果有人看過江湖奇俠傳便會想到，在這半山之中，綠樹支撐着脚底而又壓在頭上的古寺之前，是應該有一個肩上站着兩隻大鷹的老俠客呂宣良在這裏徘徊的，然而卽使是俠客也救不了我佛的刼運。戰火終於把這古寺從山門到後殿廣若新新公司的地方，夷成平地。如今雖漸次恢復，却也還不知道何年何月。只有寺旁殘存的白石柱十數根矗立向着蒼天，說不盡名山的哀怨。

麓山寺的左側是張輝瓚墓，張輝瓚墓廬和張輝瓚紀念亭，占據了廣大的面積，宏偉的工程，墓前門生部下的紀念碑不記其數。無論是誰，走在這裏總有點失望，張的墓前的紀念坊特別高而白，湧現在綠樹叢中，由愛晚亭山下望上去是一點絕大的不調和。當年的建築師對於審美觀念的大胆，眞教李逵也得佩服。如果林語堂先生看見了，其不快之感，也富不亞於在西湖看見的博覽會的紀念塔罷，另外還使人感得不安的就是正在這山上有着蓋世勛業的黃蔡二公。二公的墓都不精美，黃興先生尙有墓廬，而蔡先生連墓廬也交給野花了。這樣比較之下，也使人感到不平均的苦惱，自然張本身是不負責任的。這是一位胖子將軍，在江西勦共被俘死得甚慘，當時他是一位師長，共軍把他的頭割下來送與贛江的波浪傳到他部下手中，再以木身軀歸葬名山。由其墓亭的宏偉，也使我們感謝國家對功臣的不薄了。張將軍有靈，一定應當滿意。

麓山寺後面有一個小洞，裏面一個小鐵佛，碑記上寫着某年鋤菜，鋤出佛頭一個，又經焚香禱告，依佛所示，乃在附近，又找出一個身軀，才合起來供奉於此。鐵佛當年雖然晦氣被人謀財害命，身首分離，幸喜否去泰來，不但重新被人供奉，而且逃脫了這次戰火的刼運。佛門除濟顚外不飲酒，好在白鶴泉近在咫尺，也在麓山寺後右側不過數十步，小亭掩蓋，一泓泉水清淺如寒玉，不過講桌大小而汲之不盡，甘涼如冰，不知那年的白鶴在此飲過數口。如今我佛既然有慶，只好一盞寒泉薦秋菊，請鐵佛獨自邀請山鬼舉觥酌泉浮三大白了。

黃克強墓廬荒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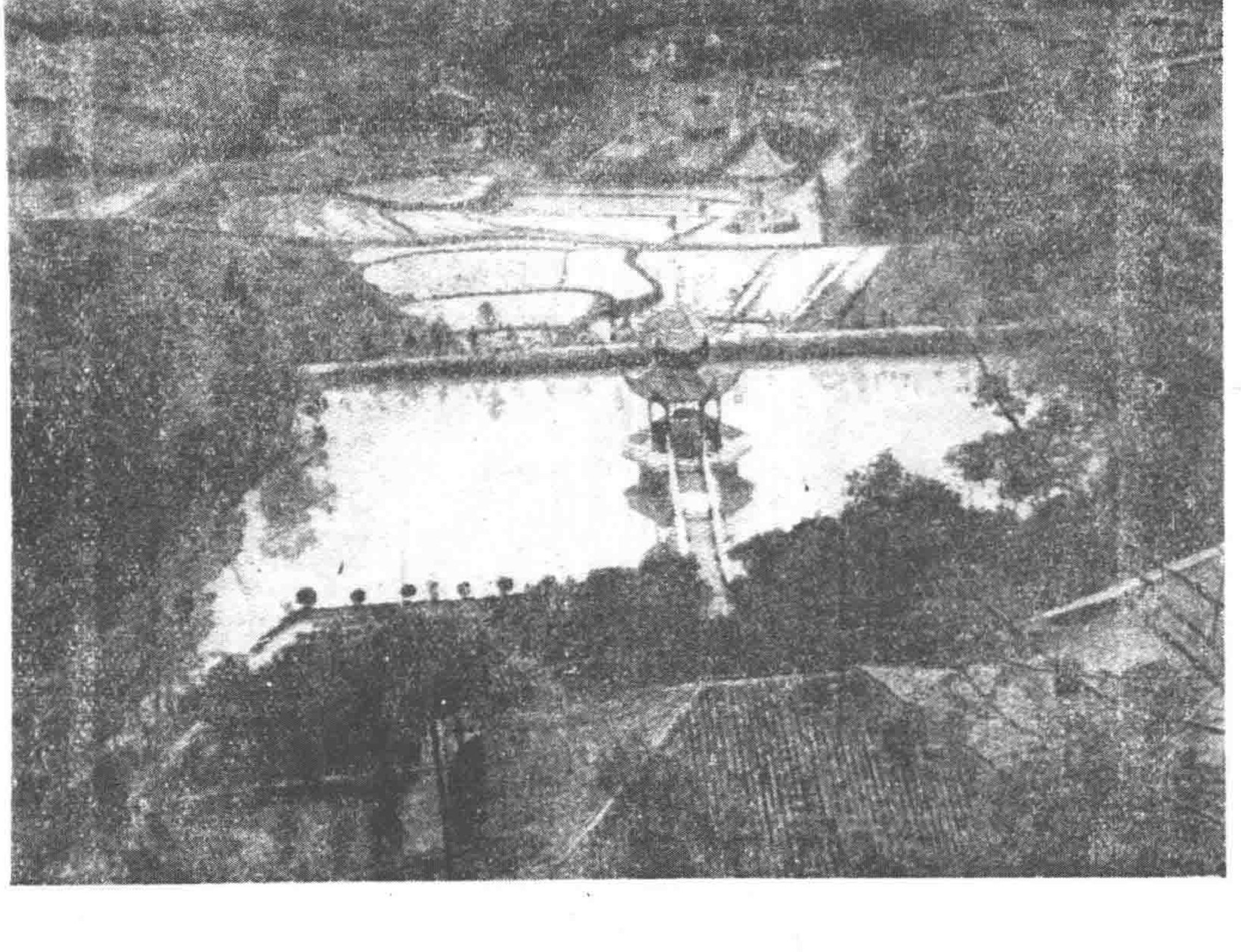
由白鶴泉下大道再上山，左邊岩石上刻着「笑啼岩」幾個大字，不知其出處。向上行數十步右側卽是蔡松坡先生墓。墓在半山，四周佳樹蓊鬱，華表矗立，但只有荒草和野樹，氣象肅瑟。人評將軍氣象英毅沉鷙，到此墓地其氣象猶彷彿似之。四環暗誦「盡日靈風不滿旂」之句，教人愴然有感！將軍生前廉敬，死後也蕭條，墓廬無存，荒墳蔓草，其太夫人在抗戰前後始去世，也是闃然沉寂。前年邵陽人士為將軍出了一部全集，此外則將軍復何所有，而國家依然如此，我們也無話可說。

返到大路再上山，始終在樹蔭下盤旋，路旁有一個連理枝，從土中生出來是兩個，上面却有一枝連結如英文的大H字，但是通常游人往往錯過而不知道。再上去有一個破圮的小廟似的東西，你一定以為是土地廟，只有三扇牆了，走進去看才知道是乾隆的手筆欽賜陶澍的，寫道印心石屋，原是賜給他安化的家中書樓的。他却刻在麓山來表光寵。再上去右邊一條小路經過響鼓嶺，這地名知道的人不多，傳說是踏地作鼓聲，實際那裏如此。再前行是黃克强先生墓廬，有幾間房子內部已全毀，也沒有聽見過省府有什麼表示。一間尙好的屋中，有克强先生的半身像，魁梧英武蓄普魯士短鬚，令人肅然。這像戰時私人運至鄉下，政府雖未保護，幸未遺失，如今只好寂寞地在小室中看山鳥爭鳴，游人悄立而已。墓廬中如今保管者是一個農家佃戶，氣象荒涼是何消說得。再前行不遠便是黃先生墓，也和蔡公墓一般地樸實無華，只是因為近山頂，樹較少，氣勢比較高敞，和黃公的氣度也有類似。如依這條小徑前行，翻過三四個峯巒便遇着山下上山的第三條小徑而到禹王碑了。

雲麓宮壯闊心情

由響鼓嶺折回向左行便是雲麓宮，在山之頂，供三清像。側殿是呂祖殿，有茶桌四、五張，道士由半山白鶴泉汲水用松柴燒火可供你野茶一壺，點心兩碟，並且還有素麵。於是你坐下來看長沙就在脚底，萬家烟火，四野蒼茫，依稀可見街道。湘江由九嶷的冥冥烟霧裏流下來。在這裏賈誼穿上白衣冠，撒下一把涕淚，又百轉奔向洞庭灌溉着班竹，側殿上正掛着一付有名的對聯道是：「東南雲氣來衡嶽，日夜江聲下洞庭。」這份壯闊而美麗的哀愁，眞叫你担代不起。三湘七澤這幾個字，原代表着一個幽冥悽秀的概念，此刻陡然在你的目前成為具體，你不由得忘記野茶已冷，日已西斜，呆呆地憑立在石闌干上。

自岳麓山山頂俯瞰



宮下石級旁一個樹，你抬頭一看，有一個鐘夾在樹杈間掙扎，這就是有名的飛來鐘。鐘本來沒有脚不會爬樹，說他飛上去也還叫我相信？但是鐘下左側一個大石頭，整整的一個大石頭有匯豐銀行那獅子八個那麼大，十個那麼高。你要說他也是飛來則縱使黃冠道士白鬚似雪來和我賭咒也不成了。如今石上還有一個小廟，壁上洒滿了打油的痕跡，石頭大概也不想再飛了罷。

你這時已意與闌珊倦欲歸去了罷，那麼我只把極右邊上山第三條小路和你講一講。

禹王碑和赫石坡

第三條小路是由文廟右邊上山，一路名勝很少，所以行人也少，唯一可看的是山頂的禹王碑。一個小石亭蓋着一個古碑，滿是科斗文，鬼也不認識。大禹當年是否有這個雅興也就很難說了。這地方比雲麓宮還高，是另外一個山峯了。禹王碑底下對面的山腰中是蟒蛇洞，根本無路可通，只是在小松樹林中由你自已去找樵夫稱兄道弟去求索。如果你懶於上當，只求歸家誇口的話，則只消預備一篇謊話好了。這名字的來源，也是江湖奇俠中說巨蟒伸舌子假充天橋，誘人走舌子上去上天而走入它的肚中，後來就是呂宣良的神箭把它射死。這條巨蟒傳說就是在這洞中身在天上舌子吐在長沙城裏，其實是比小桌子還小的洞。不過大蛇倒是有的，一年四季可以看見鱗中。禹王碑再往前走，也是一個樵夫都不大知道的地方，叫拖船渡，是山尖上。傳說洪水漫天下大禹拖船拖在此地，也就是僅僅一個山尖，另無標誌。我相信你十九找不着。由禹王碑下山回去，稍微低一點有一個破爛土地廟一般的東西正在路旁，叫極高明。再下去半山中又有一個，是道高明，都無啥看頭。總之，不過是朱熹夫子的理學玩意，禹王碑的極右邊還有一個赫石坡，除了黑石頭、橘子和某軍長在黑石頭上刻的「赫石坡」三個大字，使得二三里路外的人都能看見之外，都無可提的價值。我也不必擾亂你沉默的思緒。

至此，麓山的名勝，已經一覽無餘，山風吹得你走下山來。如果你不是存心抬槓，我相信你會首肯我對麓山的好感了。我說麓山有小巧的精緻美，你一目之力，可以周游全山，而如果多作數日勾留，則一丘一壑，也儘有使你會心求索之處。我常常記起蘇子由氏的文章，古人批評他道：秀傑之氣，終不可掩，下個「終」字是貶中帶褒，如果將「終」字改作「自」字便是慷慨的讚美了。我常想將這八個字轉送及麓山，但不知山靈和你都應可麼？我願在此等候你們兩人的答復。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電話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五八—一二八

好萊塢考察歸來

徐同鄴



好萊塢之中國女明星

余自美國空軍攝影學校 (Photographic School, AAF Technical School. Howry Fiald, Dever, Coloredo)畢業後，校長史尼德將軍(Bryadier General A. L. Sneed) 認爲成績優良，尙堪深造，爰有派赴西岸實習之議，余亦以志願研究天然彩色影片，亟盼能完成一簣之功。復經攝影學校敎長派克上校(Colonel W. Sidney Park) 敎官巴符雷特少尉(Lt. Louis C. Pavledes) 古利南少尉 (Lt. John W. Cullinan)康納利少尉(Lt. Remo B. Canelli) 雅德威少尉(Lt. Willan J. Yatworth) 雷哈德中尉 (Btht. Anhtns Rein Hant) 之慫恿及玉成，得軍部批准，派赴好萊塢考察及駐米高梅影片公司二十世紀狐狸影片公司等攝影場實習天然彩色影片之攝製，得參預米高梅影片公司拍攝天然彩色片平地登雲(Kisme)黑白片龍子(Dragon Seeds) 等鉅製之盛，與各明星導演劇作家朝夕相共，得於導演技能攝影實務窺其堂奧，而於明星之公私生活亦得於無意中洞悉其內幕，尤足引爲快慰生平之事，茲篇所記，以不涉專門學理爲原則，故於製片之技術部分概行從略，暇當以專書問世，本文以限於篇幅，僅就好萊塢之整個局面，作一檢討而已。

一、誰是好萊塢的主人

好萊塢是加列福尼亞省洛杉磯附近的一個小城，各影片公司分佈在好萊塢的近郊，因此將好萊塢烘托成爲銀色帝國，而實際則在好萊塢市區內找不到一所攝影場，而住在好萊塢的人也並不一概從事於電影工作，電影從業員不過占居民的一小部分而已。

在好萊塢攝製影片的大公司共有八家，爲陸氏(卽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二十世紀狐狸(20 th Century-Fox)派拉蒙 (Paramount)華納兄弟(Warner Brothers)雷電華(R. K. O.)哥侖比亞 (Columbia)合衆(Usiversal)聯藝 (United Artists) 而此八大家之中陸氏，二十世紀，派拉蒙，華納，雷電華爲五大金鋼，合衆，哥侖比亞，聯藝爲三小金鋼，八家公司之生產價值占美國影片之總生產値價有百分之八十，其他六十六家小公司祇占百分之二十，無怪一切製片發行之權，完全操縱於好萊塢一隅，而八大家中向以陸氏爲其魁領，陸氏公司之總資產達美金一六八,六〇八,〇〇〇元，轄有電影院等附屬機關一百二十三處，陸氏公司的最高當局是梅曜(Louis B. Mayer)和孟尼克斯 (Edgar F. Mannix)，也就是名震寰球的電影大帝，在電影大帝御下的百官臣民有監理人，發行人，演員，導演，編劇，攝影師，影片審定人，音樂師，錄音師，美容師，放映師，道具師，服裝師，佈景師，塑造師，木工，電工，機工，花匠，漆匠，司機，泥水匠等，以上均爲好萊塢直接從事製片工作者約自二萬七千五百人至三萬三千六百人，而以演員，監理人，發行人，導演，劇作家爲主腦人物，其餘概屬班底之流，不特生活淸苦，待遇亦殊平凡，與外界一般想像不盡符合。

二、銀色帝國的獨裁者

電影的觀衆在銀幕上認識了男女大明星，無論天南地北的影迷，誰都知道長面孔的陶樂賽拉摩，大眼睛的瓊克勞馥，骨瘦如柴的麗泰海蕙外，小老太婆型的宋雅海妮，闊嘴巴的鮑勃霍伯，陰陽怪氣的平克勞斯貝，其實這些天字第一號大明星除平克勞斯貝本人是老闆外，餘下的都是銀色帝國獨裁者們的賀利工具，大明星被支配着扮演與本性不同的角



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大廈

色，而實際躲在銀幕背後主宰電影世界乃是影片發行人，明星的成敗，劇本的棄取，都操在發行人的掌中，而發行人之拔識明星與選擇劇本，完全在生意經上着眼，往往將極佳劇本任意腰斬割裂，插入不倫不類之情節以討好觀衆，發行人之觀點完全在迎合羣衆心理而不在啓發民智開導羣衆，與劇作家之超越理想，恰得其反，好萊塢八大公司之出品，其風格各殊，完全隨各該公司發行人之意志以爲轉移，所謂「朕卽天下」，此所以米高梅公司之出品充分表現梅曜之性格與策略，米高梅所用劇本以記敍英雄事蹟者多於傳記體者，以喜劇多於悲劇，以場面偉大者多於本地風光者。

華納公司之出品則着重悲劇及喜劇，華納對於演員性格之選擇偏於熱烈潑辣方面，其代表人物有豪俠派明星卡猾納James Cagney，流氓派明星魯濱遜Edward G. Robinson左派明星白茄脫Humphrey Bogart明星黛維絲 Betre Davis 潑辣明星露碧諾 Ida Lupino 冶艷明星安薛萊妲Ann Sheridan弗琳 Frrol Flynn華納公司出品，大抵不脫黃衫客除暴救美之窠臼。

二十世紀狐狸公司柴尼克Darryl F. Zanuck之作風，則完全側重於富麗堂皇旖旎香豔方面，其出品熱鬧風趣，鴛鴦蝴蝶派者十居其九。

發行人不過是一個比較籠統的名詞，事實上，執行人可以分成七大類，計爲：

（一）影片公司的首腦人物　例如二十世紀狐狸公司的理事長興克Joseph M. Schenck華納兄弟公司的總經理哈利華納Harry M. Warnev雷電華公司的總經理賈佛George Schaefer哥侖比亞公司的總經理哈利孔Harry Cohn　他們主宰一切營業，財務，電影院等項，而實際之發行業務則由發行部長負責。

（二）監理兼發行人　涌常爲各公司之副總經理，他們肩負攝影場之全責，平均每人每年監製影片四十至六十部，不包括短片在內，舉凡預算製片成本，收買劇本，分配發行主任，導演，演員，劇作家，技術人員均由副總經理負責，計有陸氏（卽米高梅公司）之梅曜Louis B. Mayer派拉蒙之佛利曼　Y. FrankFreman　華納兄弟公司之傑克華納 Jack L. Warner 二十世紀狐狸公司之柴尼克Darryl F. Zanuck雷電夏之白林Joseph I. Breen哥侖比亞之哈利孔Harry Cohn 合衆之叵克Chfford Wark。

（三）獨立發行人　以屬於小公司者爲多，其出品委託大公司獻映，每年祇出一片至五片，僱有極少數之演員導演及編劇，例如聯藝公司本身並不製片，而担任各獨立發行人之推銷，此項獨立發行人之代表人物有卓別靈Charles Chaplin 高溫 Samuel goldwyn 沙爾玆尼克David O. Sclznick等。

（四）甲等片發行　甲等片之發行人每年負監製二三十片之責，但並無用人之權且絕不顧問財務，行政，人事。

（五）乙等片發行人　乙等片發人每年負責監製二三十片，以粗製濫造爲原則，收買低價劇本，僱用次等人才，改編舊劇。

（六）副發行人　每年負責監製一片至六片，督導編劇對於劇本之編寫與導演協同計劃故事之佈局，分配角色。

（七）發行人兼導演　發行人兼導演有權選用編劇，角色，攝影師等等，每年監製一片至三片，好萊塢之發行而兼導演者約有三十人。

上列七類人物爲銀色帝國之獨裁者，雖一般均爲精明練達，智力超人，但考其敎育程度則殊差錯不齊，以好萊塢一百二十一名監理兼發行

人之教育根底而論，小學以上者占百分之九·九，中學程度者百分之三三·一，大學程度者百分之五十七。

發行人爲電影界中薪酬最高之階級，觀下列數字，可知銀色鉅頭每年薪俸優裕之一斑。

梅曜	Louis B. Mayer	美金六八八，三六九元
柴尼克	Darryl E. Zanuck	二六五，〇〇〇元
門尼克	Edgar J. M onnix	二四九，四八一元
沙爾茲尼克	David O. Selznick	二〇七，五〇〇元
高溫	Samuel Goldivyn	一八九，〇〇〇元
哈利孔	Harry Cohn	一八五，〇〇〇元
哈利華納	Harry Waner'	一五六，〇〇〇元
傑克華納	Jack L. Warne	一五六，〇〇〇元
興克	Joseph Schenck	一〇六，〇〇〇元

試研究何以好萊塢各影片公司願出極高代價以酬其發行人，一方面固由於獲利之厚，一方面則公司當局不願以贏利所得，完全歸不勞而獲之股東坐享其成，而公司之成功，受賜於發行人之努力爲多，高俸厚祿可受之無愧。

三、導演與編劇羣





〔上圖〕福斯老闆頓納克與導演曼克威治　〔下圖〕木板釘的假洋房！

影片的製成，不是少數人可獨居其功的，發行人雖是製片的統帥，而實際負責監製和實地參加工作乃是相同於戰地指揮官的導演，一張影片是由許多人的力量合成的，編劇寫成劇本，演員創造角色，攝影師攝取情節，作曲家譜以音樂，而由導演統其大成，由集片段而爲整體，導演選擇劇本，演員，攝影師，技術員而致之於用，使各人合於一個範型。

好萊塢擁有二百五十名導演，他們的教育程度在發行人之上，以百分數計算，則小學畢業者百分之一〇·六，中學程度者百分之三六·四，大學程度者百分之五三，導演之年俸略低於發行人，茲舉數人以爲例：

客白拉	Frank Capra	美金二九四，一六六元
房達克	W. S. Van Dyke	二一六，七五〇元

福特 Tohn Ford	一九六，七九一元
白隆 Clarence Brouer	一八八，七〇八元
佛萊敏 Victor Flemiag	一五六，〇〇〇元
勞合 Frank Llayd	一五〇，七四九元
威爾曼 Willia A. Wellman	一三六，八〇五元
亨利金 Henry King	一三三，五〇〇元
珂寧 Drving Cummings	一〇五，〇〇〇元
陸倫李 Rowland V. Lee	一〇四，三七五元
賴客代 Gregory La Cava	一〇〇，〇〇〇元

導演與編劇向有密切聯繫，導演需要有人替他寫劇本，而編劇需要有人把他的劇本演成影片，編劇爲製片資料之原創造者，但導演往往認不切生意經而任意加以改竄，致導演與編劇常因觀點不同而發生爭執，但電影公司編劇既係以傭員地位而工作，實無法固執其主張，編劇完全依發行人及導演之意旨而寫作，發行人觀點着重在貿利在迎合觀衆心理，而編劇之觀點着重在文化在啓發民智，貿利與文化未嘗合流，發行人僱用編劇之目的乃在寫出可以賺錢之劇本，願則留，不願則去。

編劇爲噉飯起見，祇得抑制其天才，而寫作違背理性的劇本，藉以迎合低級趣味而賣滿座，因此多數成功作家不願受傭於好萊塢，而好萊塢亦以成名作家難於請致，寧出重價收買現成小說或劇本，由公司編劇按發行人及導演之意旨加以改編，好萊塢收買現成小說及劇本之代價，每種自十五萬美金至三十萬美金，下列爲若干代表作的代價：

Lady in the Dark	美金二八五，〇〇〇元
The American Way	二五〇，〇〇〇元
The Man Who Come to Demir	二五〇，〇〇〇元
Abe Lricoln in Illinois	二二五，〇〇〇元
My Sistei Eileen	二二五，〇〇〇元
Tobacco Road	二〇〇，〇〇〇元
Arsenic and Old Lace	一七五，〇〇〇元
Saratoga Trunk	一七五，〇〇〇元
For Whom the Bed Tollo	一五〇，〇〇〇元

不過上列高價並非好萊塢編劇所可染指，好萊塢編劇係受傭性質，按工計值，其中當然不乏出人頭地者，以薪酬之優厚而論，至少有編劇十七人之年俸在美金七萬五千元以上，按年俸在美金七萬五千元以上者有演員八十人，監理及發行人五十四人，導演四十五人，故編劇實居驥尾，茲將十七人之台甫及年俸列後，亦足爲世界窮而後工之文人揚眉吐氣也：

Robert Riskiu	美金 180，125元
Ben Hecht	159，996
Prēston Sturges	143，000
Claude R. Binyon	100，000
Talbat Jennings	96，333
Jules Furthman	95，266
Silney Buchman	92．750
Vincent Lawrence	91，333
Walter deLoen	89，475
John L. Ba'derston	88，500
Anita Loos	87，500
Casey Ro'inson	85．666
John Lee Mahin	80，833
Laur ence Stallinge	79，208
Sonya Iesien	77，066
Jack Yellen	76．800
Wi liam A. Mc Guire	76，250

好萊塢經常有編劇八百名左右，多數鶴俸微薄，抑且不以月計薪，有以片致酬者，失業之痛，無時或已，以米高梅，派拉蒙，二十世紀狐狸，華納四家之一百六十五名編劇而論，平均年俸爲美金二萬五千元，低者一萬五千元，高者五萬元，年俸十萬元者占極端少數，以中國導演之目光觀之，平均年入二萬五千元，已屬資產級階，而在好萊塢則僅可列入中上社會耳。

四、電影世界的搖錢樹

銀色帝國的獨裁者靠着男女搖錢樹而腰纏萬貫，她們雖以極高薪酬付給演員，但演員替老闆掙的錢，何啻十倍百倍於所付出的，好萊塢的幾家大公司靠了秀蘭鄧波兒，宋雅海妮，狄安娜竇萍發着橫財，據說秀蘭鄧波兒替二十世紀狐狸公司賺上二千萬元美金，合衆公司佔有了狄安娜竇萍，旁的公司願出一千萬元美金代價的頂費，合衆公司毅然拒絕，克拉克嘉勃爾單憑G, With the Wind 一片就替米高梅公司賺了三千萬元美金。

好萊塢擁有正式演員七千人，臨時演員不包括在內，美國影片的所

五八—一三三二



以有較高水準，從演員的教育程度便可得到結論，曾經有作過詳實的統計，二百五十一名紅星中僅在小學畢業的佔百分之二·八，中學畢業的佔百分之四七·四，大學程度的佔百分之四九·八。

好萊塢明星的薪酬是大得嚇人的，卓別靈每星期曾經賺過週薪一萬元加紅利十五萬元，史璜遜的週薪是二萬元，康斯登絲朋納訂過一張十星期的合同，代價三十萬元，娟綺惠絲脫極盛時代每片酬勞三十萬元，從下面的數字可以看出紅星收入之豐，非上海紅影星紅舞星紅歌星可望其項背也：

	年薪美金
克勞黛考兒波	四二六，九四四元
平克勞斯貝	四一〇，〇〇〇元
愛倫妲妮	四〇五，二二二元
秀蘭鄧波兒	三〇七，〇一四元
瓊克勞絲馥	三〇五，三八四元
腦瑪希拉	三〇〇，〇〇〇元
克拉克嘉勃爾	二七二，〇〇〇元
弗利持亞斯忑	二六六，八三七元
琴琪洛球	二〇六，七六七元
洛麗泰場	一七五，〇六〇元
狄安娜竇萍	一七四，九一六元
碧竇黛維絲	一四三，四五八元
瑪琳狄德莉	一三〇，〇〇〇元
琴妮麥唐納	一二五，〇〇〇元
宋雅海妮	一一二，五〇〇元

這裏所載數字不包括其他收入在入，琴妮麥唐納廣播一次收入五千元，艾特波根 Edgar Bergen 靠他的木偶查利 Charlie Mc Carthy 每年賺錢幾千萬元。

從數字上看電影明星的收入，確實可觀，不過這種酬勞，未可倖致，全憑本領和天才去賺，美國男女想爬上明星寶座的何止數十萬人，而成名的僅數百名而已，影片公司雖懸重價，還是不容易羅致到天才演員，影片公司老闆採用種種方法去掘發天才。

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演員化裝室

五、影片公司如何掘發天才明星

影片公司經常派人在各大城劇院夜總會物色演劇天才，他們特別注意舞台劇藝員，夜總會歌舞家，廣告公司模特兒，畫報的封面女郎，每年度的美國小姐，各省市的代表小姐，如加列福尼亞小姐紐約小姐之類，各業的代表小姐如橘子小姐，軍火工業小姐之類，各校的皇后，這許多小姐不特個個花容月貌，富有藝術天才，而且本已享有盛名，可省去影片公司一大筆宣傳費，而影片公司物色來的準明星並不立即可以担任角色，尚須加以演劇訓練，歌舞訓練，英語訓練，身段訓練，體格訓練，游泳訓練，騎術訓練，美國女子對於發音多數有缺點，不準確，美國人都能說得好英語，那是判斷錯誤，各大影片公司都辦有一所演員訓練所，平均有二十至三十個女演員在受訓，在受訓期內，每人有三百元左右的月薪，訓練相當嚴格，生活相當舒適，據影片公司老闆說，在三年的訓練期內，公司用在訓練方面的錢，平均每人五萬元左右，如果二十人中有一個人成功，公司即不致于虧本，這是一種目光遠大的投資，不能認爲是懶人放長線，電影事業的成功與失敗，全視人才的訓練成績如何而定，古都的富連成科班，到底造就了不少京戲人才，中國電影事業的敗壞，可完全諉託沒有人才，初期的人物是來自新舞台的，後期的人物有南京夫子廟的歌女，有上海的交際花或舞台演員，把演藝視作附帶條件，在這種情勢下，我們不能希望中國電影事業會有什麼前途。

服務之葉


C. H. S. K. H. TENTH GENERAL SYNOD

逕啓者本年八月廿三至卅一日敝會第十屆總議會在滬開會承蒙貴社委派蔡其瀾先生每日到會辦理各代表往返旅行等事仰見貴社熱心服務協助本會同人及各代表 [illegible] 聊表謝忱 [illegible]

中國旅行社

陳和相

中華聖公會第十屆總議會，此次在滬開會，由本社每日派員前往該會照料並辦理各代表往返旅行事宜，深得該會同人及各代表之讚許，事後該會招待委員會總務主任陳和相先生來函致謝，茲製版附刊原函如上。

國民大會廣西省代表蔣培英、陽叔葆、王贊斌、官其欽諸先生，前次由桂赴京出席大會，歸途路經武漢、衡陽等處，均由各該地中國旅行社予以照料旅途食宿事宜，深致滿意，事後特專函道謝，並請本社早日在桂恢復設社，熱情可感。茲將原函彙刊於左。


國民大會紀念牋

逕啓者弟等此次由京返桂路經武漢衡陽等處請承貴社沿途照拂令得安抵桂林素稔貴社服務社會之精神殊深感佩甚盼早日在桂設立分社以便行旅為荷此致

中國旅行社

漢口美國新聞處前次委託漢口中國旅行社運贛新聞唱片及影片等，該社以最迅速方法代爲運達，並免予計收手續費，聊盡服務文化之一端，深得該處處長柯倫之讚許，當函漢社申謝，並告以已將漢社服務精神，呈報華盛頓總局及駐京大使館矣。

『客人永遠是對的』可以改成『客人永遠是錯的』

美國旅館的形形色色

Frank J. Taylor原著　碧溪

某一個星期日下午，我乘飛機到達了紐約，飛機比預定的時間遲了四小時，我忽忽地走進了某一家旅館，去見經理，因為我曾打電報給他，預定一個房間，但是經理因星期日休假出去了，沒有在那兒。旅館辦事處櫃台後面的那個職員，將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開口說：「可是我們回電告訴你沒有空房間的，現在我們唯一所有的一間空房是一個雙房。」

「沒關係，沒關係，我就住這個雙房好了，」我說。

「對不起，不過這個房間不能給你，我們必須留給兩個客人住。」

「那末，我付雙房的價錢就是了，」我總得要有一個房間住才好啊！」但是這並沒有說服那職員，他堅持道：「我們必須依照規矩給兩個人住才行。」

這時我的脾氣有些按不住了：「喂，朋友，你知道我今天一定要弄到一間房間的，是不是你硬要把那間雙房空着，讓我到街上去飄蕩一夜不成？我就定這間雙房好了。」「那末，你得要有兩個人定。」「那兩個人？」「隨便那兩個都可以。」這才使我如釋重負，我提起筆來毫不遲疑的在登記卡片上寫「約翰・客和老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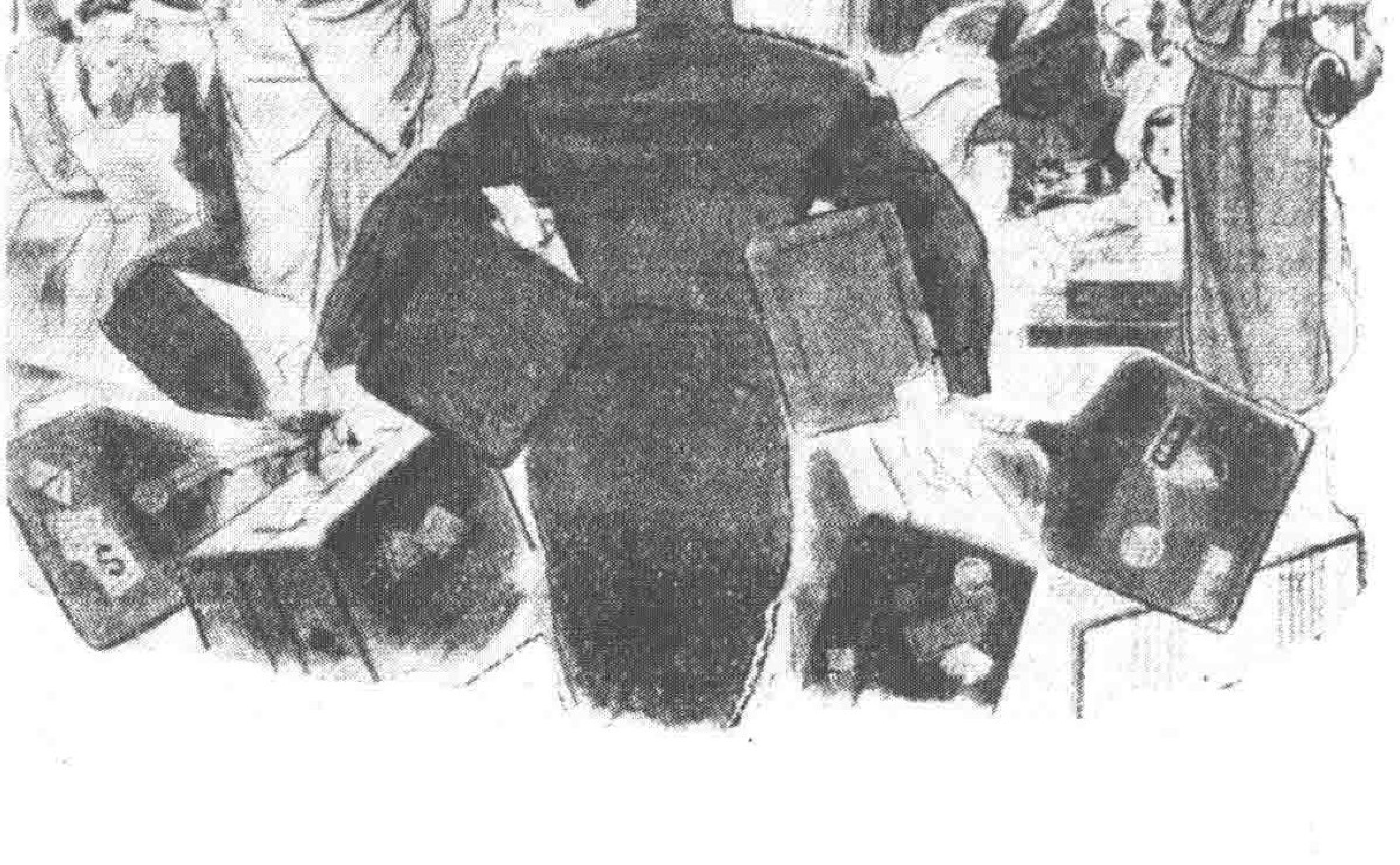
那職員對卡片望了一眼，冷冷地捺鈴叫來了一個小僮，將我帶到了三十二號房間。不錯，這的確是一個雙房，兩個狹長的房間並排而設，一個房間裏放着一張單人床，另一個房間裏祇有兩張方椅子和一張有背的長椅子。

我打量了一下，笑着對小僮說：「還好老祖母沒有來，否則她老人家要踡着身子縮在那張長椅中過夜了。」

「是啊，先生，」小僮說，「不過有幾個雙房比這間還要糟呢！」

客人永遠是對的

他這話一點不錯，就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上次我和妻子到這裏來住宿之前，很早便來預定一個套房。這裏的經理在我們抵達前一個月便回信來說：「承蒙光臨，竭誠歡迎，當於指定的時日預備一套房不誤。」但是當我們到達旅館中時，職員向我們道歉說：「對不起得很，最近房間的情形出乎我們的預料，所以你們預定的套房不能得到，祇能請暫時在一個雙房中安置一下。



百分之十的客人失約不來，走廊裏這些翹望者在六點以後，個個都有房間。

」沒辦法，我們便住進了那間雙房。這房間在屋子的底層，昏暗得白天也毫無亮光，必需日夜開着電燈。我便去找那經理，給他看他自己所寫的那封信，問他怎麼說。他的回答是：「非常抱歉，這是我們僅有的可能辦法，因爲目前一個空套房也沒有。若是你覺得不滿意的話，請你每天提醒我一次，一有機會，立刻給你們搬進套房去。」這樣的我們又安頓了下來。我每天不嫌麻煩地提醒那位經理或他的祕書，直到有一天那祕書老實不客氣的對我說：「客先生，請不要苛求吧。你已住下了這間雙房，這已是好運氣了。」

我雖然受了這樣的挺撞，但仍舊祇能忍着氣繼續住下去，因爲我知道若無人事，短期內要在紐約找一個房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從我一年多的旅行經驗，和其他旅客的談吐中，我知道不但在紐約，就是在其他許多美國城市的旅館中，住客們都被推來擠去，大小旅館無不如此。那些著名的旅館，在戰前都競相招攬，他們的營業格言是：「客人永遠不能怠慢。」這句話是旅館業的巨擘密爾頓斯坦脫勒所創的，他在告誡部下的職員時曾說：「客人的意思永遠是對的，不能怠慢，卽使他不對，至少他自己以爲是對的。所以我們必須假定每個客人都是對的。」

老主顧也無面子

但自戰爭發生後，這句格言已被打破了。旅館裏的走廊中，休息室中，舞廳中常擠滿了客人，滿坑滿谷，在等候房間，也無人去理睬他們。有一次乘火車從西部到東部經過支加哥時，我到一家常去的旅館中去進餐。餐後，我到辦事處去想定一個房間，以便在兩星期後從東部回來時在這裏住宿。在說明來意後，櫃台後面的那個職員冷冷的回答道：「客務部的經理已公畢回家了。」我便向他解釋道：「我是這裏的老主顧，你能不能替我預定一下？」

「不成，定房間非得客務部經理不可。」

「那末我留下姓名和地址，等他回來後請他通知我是否能在二十號那天給我一個房間。」

「不行，你要定房間，必須自已寫一封信給他，但是拆穿了說，寫信也沒用的。這些日子中我們的房間已經完全定滿了。」說着他轉過背去，讓我一人呆呆地站在櫃台外。我不明白這家旅館爲什麼在每年我生日時還寄卡片來道賀，希望我常常光臨，但一方面又這樣不講情面。我捺着性子走上了半樓，寫了一封信給那位客務部經理。一星期後回信來了，告訴我他們已樂意地替我定好了房間。不過在那次遭受了挺撞後，我想這裏的房間大半不能獲得，所以早已寫信請另外一個朋友幫忙，那朋友又轉託另一位任報館高級職員的友人替我在另一家旅館中定到了一個房間。

現在一切走樣了

有一次在費城碰壁後，我找到一個有地位的朋友，而弄到一個房間。在洛杉磯定房間時，一個熟識的旅館經理打電報給我說：「已客滿，但前來不妨，弟當盡力設法。」另外有一次在舊金山，我曾替兩對夫婦定好了房間，但是當他們到達旅館時，發覺並沒有房間，旅館中將他們胡亂地安插在附近一家小客棧中。在美國中部某地的一家旅館中，我弄到的房間汚穢得不能居住，便叫來了一個女傭，拿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對她說：「若是你替我把這房間從天花板到地毯收拾清楚，這五塊錢便是你的。」一小時後，這房間已收拾得一塵不染，可見這並不是不能弄清潔，乃是不加過問的結果。在波特蘭時，我預先定好了一個套房，但是在我們到達後，被帶到一個幽暗汚穢的房間裏去住，理由是「先前住在你所預定的那房間中的客人至今還不肯搬出去。」

以上種種情形，不祗是我一個人所特有的遭遇，每一個常常旅行的人，（除非他是大人物）都一定有和我相同的經驗。美國的旅館服務，本來是全世界各國中最週到的，但是現在的情形就完全像上面所說的一樣。職員們大多缺乏訓練，對客人傲慢無禮；侍者們常在餐廳中吵嘴；上菜時則毫無規矩，幾道菜常在一隻盤子裏同時端上來，有時候把火熱的火腿炒蛋忘記在厨房中，讓客人先吃起水菓來再說！房間很多是幽暗無光，浴室中的毛巾小得祇能供小人國的人應用，房中的燈泡很多已斷了絲，像具都積滿了塵埃，常用的文具一點也沒有。客人常被不當作一回事，那句「客人永遠是對的」格言可以改成「客人永遠是錯的。」

最近在一家旅館的房間內，我找不到電話簿，便到辦事處去要了一本。五天之後在我們剛預備搬走時，我的妻子坐在房間的另一邊，忽然指着床下說：「看哪，那電話簿不是在床底下嗎？」果然，它好好的在那兒，一定是我們搬來前就跌落在那裏了，至少已在那裏躺了五天。可見五天中沒有一個僕役到床下清除過一次。

當然，旅館中很難找到熟練的人手，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但是職員們對於顧客這樣的毫無禮貌，是我百思不解的事。每一個來往各地旅行的人，都禁不住懷疑，到那一天才能獲得殷勤週到的招待，如戰前一般。以前那種服務週到的情形，已成爲回憶中的陳蹟了。

客人的履歷卡片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決心要來一次調查，明瞭旅館業中的底蘊。要知道旅館的情形，祇有問此道中人，所以我便到處與他們談話。在紐約、華盛頓、支加哥、舊金山、洛杉磯,凡是我曾碰過釘子的城市,我都去作種種調查。這種問話所得到的回答，雖然不能使我完全知道所要知的每一個問題，但已使我得到了不少益處。我知道了許多以前想像不到的事，更有利的是，我已知道了幾種獲得房間的祕訣，在旅行時可以便利不少。

我發現的第一件事是：每一家大旅館和許多較小的旅館中都具有一份客人的履歷。在紐約或支加哥的大旅館中都有一個特別的部份，專門處理賓客的履歷，職員有十幾個之多。最近十年中每一位居住過的顧客



新婚夫婦有時被迫分開過夜，甚至有許多客人在舞廳中架起床鋪來，在此種情形下，旅館結了許多仇人。

都有一張白色的卡片，上面寫着他光顧過的次數，每次就擱多久，所費多少，一目瞭然。顧客在光臨這旅館三十次以後，他的白色卡片便換成一張有顏色的卡片，普通是粉紅色的。倘若他是一個「重要人物」，（V. I. P.——very important personage）如電影明星、州長、或大公司的巨頭等，那末他的卡片又是一種顏色，譬如說橘黃色。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人物，眞正的大亨如總統、閣員、大使等，又有另一種顏色，——但決不會是紅色的。旅館中的紅色卡片是專門登載那些住宿後溜之大吉的「賴賬」顧客的。

像我這樣的普通人物，在初次打電話給旅館中或親自到旅館辦公處去定房間時，往往不能立刻獲得回音，那是因為那客務部的經理要查一查我的履歷。一家大旅館中可以有六萬張履歷卡片之多，他當然祇能記得其中的一小部份，所以即使你打長途電話去，他也回答說：「目下暫時無空房間，請你略等一下，讓我看是否有人取消預約，若有的話，可以轉讓給你。」就是在接電話時有一百個房間空着，他也仍舊用這套話回答你。紐約一個大旅館的客務部經理說道：「我們的房間都保留給老主顧們和『V. I. P.』們。一個光臨過三十次的顧客當然比一個光臨過三次的客人有優先權，是不是？」

慢慢地變老主顧

來過一次二次或三次的顧客被稱為「Freshman」，他們必須耐着性子慢慢地達到老主顧的地位。有一些老主顧們在上火車或上飛機前才打電報來定房間，使旅館中很覺為難，因為他們必須立刻設法替他弄到一個房間。很多時候，預定好房間的客人並不前來，那不是有些房間空下了麽。所以到每天下午六點鐘時，預定好房間的客人若仍然未到，旅館裏便將這房間租給「翹望者」，(hopers)——這是他們給未曾預定而在休息室中翹足等候空房間的一般顧客的名詞——所以有時候你到一家旅館中預定一星期後的房間而不能獲得，但是另一個人在一星期後的那天臨時撞進去，却弄到一個房間。這是那位朋友的運氣好，湊巧有一位知名之士預定了房間而失約未來。有一個旅館中的客務部經理說：「在不能預定到一個房間時，那末不妨將名字登記在『翹望者』的名單中，在六點鐘以後常常有機會可以得到房間的。」

定位經理最喫香

現在旅館中最吃香的人物要算客務部經理了，（一稱定位部經理

」，除老闆和總經理之外，他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為他掌握着分配房間的生殺大權。這種由客務部經理分配房間的制度是在戰爭時期中規定的，因為那時候客人擁擠不堪，常有許多人給侍者額外的「小賬」或賄賂職員，希望獲得一個房間。這造成了旅館中的舞弊之風，而使旅館的聲名受到極大的影響，所以便規定由客務部經理一人管理一切分配房間的事務。旅館方面對客人給任何小賬都不反對，但是用「小費」來獲得房間是不容許的事，不過有許多客人至今仍這樣做。這的確是「客人錯」的地方。

有一家大旅館的經理對我說：「每天我到櫃台裏去幫忙一個鐘點，一方面可以減輕一點職員們的忙碌，另一方面可以多和顧客有接觸的機會。許多客人在我指定了一個房間給他後，堅持要和我握手，握手後他的手收回去時，我總發覺在我的手掌中塞着一張一塊或兩塊錢的鈔票。他這錢實在是白化的，因為這房間根本是那個在賓客履歷室中的客務部經理指定給他的，與我毫無相干。而他把我當作職員，我又不能當場將錢退還給他，免得使他太窘。」

旅客會爽約不來

一家旅館每天所定出的房間中，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客人總會失約不來，而又不預先通知取消這房間，這些「失約」的顧客旅館中人稱為no-show。紐約的許多大旅館中，「失約」的顧客有時多至百分之二十，支加哥則大約在百分之十五左右，西部太平洋沿岸各地旅館中「失約」顧客的數字是百分之十到十二。所以「翹望者」若運氣不錯，常有希望可以獲得一個房間。同時因為每次有這許多客人失約，所以客務部在接受預約時常超過空房間的數目，有一百個空房間時，可能接受一百二十個預約，因為他們明知有一部份客人會爽約不來的。但一旦這些客人竟個個遵約前來時，旅館中又多了個雙重的困難。紐約的旅館有時祇能將客人送到紐沃克，甚至遠到費城去過夜，或在跳舞廳中架起床舖來，客人們便像在寄宿舍中似的過夜。某一家旅館的經理說：「有時候連新婚的夫婦也被逼得分開過夜，這的確是非常抱憾的事。但是實在毫無辦法，因為現在的開支這樣大，若是不儘量多收客人，便要虧本，所以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在這毫無辦法的情形下，被犧牲的，不用說，還是客人。「非常抱歉，這是我們的不是，祇怪你運氣不好，……」住不到房間還說客人的運氣不好！

所奇怪的是旅館中對於顧客的「失約」，認為是不可避免的麻煩，所以連帶地他們失信於顧客亦成為不可避免的了。我問他們為什麼不收取定洋可以在顧客失約時不致受到損失，而不要接受太多的預約。但是紐約和支加哥的旅館都認為收取定洋非常麻煩，有些旅館在客人付定洋來之後，原封把它退回，有些旅館中把定洋放着，等客人到達後充作房金的一部份，不來便退回給他。一個紐約旅館的經理說：「若是你收了定洋，你便訂了一張鐵似的合同。在現在這情形下，最好不要訂這種合同，因為連我們也不能絕對肯定的說什麼時候一定可以有房間。」西部太平洋沿岸各地的旅館便不同，預先付定洋的顧客在定房間時有優先權。

多定房間的害處

經理們對失約的情形大多歸咎於一部份旅客，這些旅客在三四家旅館中同時預定房間，而在獲得一處之後便忘記把其餘幾家的預約取消。許多旅館常想方法來應付這種情形，但結果總不能滿意。譬如支加哥的旅館業聯合會有一個專門的機關查核在每一家旅館中預定房間的人名，在發覺同一個人同時在幾家旅館中定房間時，他們便通知那幾家旅館，結果怎樣？第一家旅館回信給某先生說：「我們知道你已在某某兩家旅館定了房間，所以這裏的房間已不再為你保留了。」那知第二第三家旅館也依樣畫葫蘆的做去，弄得那位先生誤人自誤，一個房間也弄不到。這些定幾個房間的人們，一方面給旅館當局麻煩，同時也給其他旅客麻煩，因為他一人佔去了兩三個房間，減少了他人的機會。

我又問許多旅館的經理和職員，在預定房間時最好用什麼方式，打長途電話，打電報，或是寫信。我所獲得的回答都千篇一律，那便是最好寫信，其次是打電報。有一個客務部經理說：「每天我要接六十次電話，平均每次五分鐘，便要化五個鐘點。而且除了我所熟知的那些顧客外，其餘的都要暫時記下來，查了履歷和定房間表，然後才能打電報或寫回信給他。所以最好不要來電話。」一家旅館每星期大約要化費九百塊錢打回電給顧客，回覆他們定房間的事。

措詞婉轉的妙用

旅館經理們雖然有些不顧客人的死活，但是有時候他們也會破例地寬容，你如果寫一封措詞婉轉的信去，給他加上頂高帽子，那末他便會軟化下來。若是你的履歷毫無有利之點，但是你信中的字句寫得很懇切，也許仍可以得到一個房間。此外旅館中都歡迎新婚夫婦，在他們那裏

五八—二三八

度蜜月，所以有些狡猾的顧客便利用機會請求定一個爲新婚夫婦用的套房，其實天才知道他們的婚禮是幾年前舉行的！有一個時期，旅館會接到退伍士兵寄來的信，告訴他們當初在太平洋各島嶼上過的泥污生活，希望有一天能在他們的大飯店中舒適地過一夜，有美麗的女侍將早餐送到床前來給他吃，這是他唯一的夢想等等。這種動人的字句的確打動了旅館當局的心，所以事後來的那個兵士被服侍得無微不至，但此風一開，這種信件像雪片般的飛來，便不再發生效力了。

在寫信定房間時，最好寫明何日何時到達，共有幾人，要什麼房間，打算居住多久。若是與旅館中有來往的話，最好寫出賬戶的號碼。此外最好能定兩個日子，萬一第一天不能獲得房間，便在第二天去。一般預定房間的日子，最早不出兩星期以前，旅館中不大接受客人預定兩星期以後的房間。若預定旅館作開會之用，常可以獲得優先權，因爲參加會議的公司巨頭或大腹賈們，一方面化錢豪爽，另一方面日後或許會再來光臨。東部和中部的旅館常特別優待外埠來接洽商業的人士，西部的旅館則最歡迎遊客，他們認爲遊客化錢較多。

旅行社不敢怠慢

旅館中現在生意雖然這樣好，但有一件事聽了使人覺得奇怪的，那便是旅行社在預定房間時常能定到，而客人自己前去時反而不能獲得。照理旅行社去定房間時旅館中要給他們回佣，不如客人自己來定的能夠「實惠」，但是他們仍優待旅行社。因爲他們知道現在生意雖好，但在不久的將來旅館的營業會大量的減少，那時他們便不得不借助旅行社來介紹顧客了。所以拆穿了說並不奇怪，却是互相利用而已。

若是常常旅行的人最好在旅館中申請開一個賬戶，這並不是說你可以住房間不付現欵，乃是表示你對這家旅館的關係比一般暫時的顧客爲深，這樣一來，在定房間時可以得到一點便宜。在旅館賓客履歷表上碌碌無名的旅客，如年輕的男女孩子們，定房間時當然最困難，那末不妨冒充爲某大公司或某大機關的職員，這些大公司大機關與旅館中大都有相當交易，所以定房間時頗能佔一些便宜。此外請有地位的朋友或旅行社代定，也比自已貿貿然地去定好得多。

不歡迎長期顧客

旅館業中的人認爲他們現在的門庭若市，並不是因爲旅館太少所致。他們說擁擠的原因是，有許多客人不能找到房屋或公寓，便將這裏作爲暫時的住所，甚至有將旅館當作長期寓所的。所以很多大旅館中專門僱用一個助理員作「淸算」工作，檢查住客中是否有「長期顧客」，發覺後便請他們遷出，因爲有了這些固定的顧客，便要回絕許多流動性的主顧，這在旅館將來的營業上是不利的。所以一個旅客若在一家旅館中定五天房間，再在另一家接着定五天，比較容易辦到，若要在一家旅館中定十多天房間，便不大會成功。

超過預定就擱的日子而不搬走的顧客最使旅館中頭痛，因爲他們早已答應另一位顧客來住這房間。有時候一位客人的船期或飛機航期忽然延遲了，那是出乎意料的事，當然不能怪這位客人，他不能不多就擱幾天。但是後面的客人已接着來了，這時旅館中還是讓這位老房客繼續住下去呢，還是請他出來讓那位預定好的客人住進去？要請出那位本來住在裏面的顧客，不是件容易的事，若是怠慢了那位剛來的主顧，他又要氣得發昏，發誓永遠不再光顧一次。

預定好房間而不能準時到達的話，必須預先通知旅館中，否則便要自食其果。一到下午六點鐘而你還未到達，旅館中便認爲你已「失約」，不會再來，所以這房間便出租給別人了。一兩個鐘點之後你忽忽地趕到了，但已沒有房間了，不論你有理無理，你總得另想別法。若是穩妥的話，最好預先打電報去告訴他們，「或許遲到，請將房間保留至十一點鐘。」最聰明的辦法是打電報給管理房間的侍役，請他代你登記，表示你已經到達，那末這房間便寫上你的名字而屬於你了。

週末房間反空餘

戰爭時美國各地的旅館每到星期五以後的三天顧客最多，戰後的情形不同，現在顧客最多的是星期一和星期二，星期六和星期日時反常有空餘的房間，這是在美國旅行者值得注意的。因爲一般有商業來往和一般旅行取樂的人們，大多在星期一早晨到達目的地，希望可以空一點，大家都懷着這個念頭，所以星期一反而最擠。

有一個經理說：「我們總想當戰爭結束後，便能够恢復從前那種週到的服務，但是現在的生意比戰爭時還要忙，不過不久之後，這種擁擠的情形便會消失的。」一個西部的旅館經理說：「我們現在對待客人的情形實在不行。老實說，客人們來吃來睡，都是迫不得已。其實他們若有任何不滿意之處，儘管可以告訴助理員，我們當然儘可能替他辦到。」他太息道：「旅館業中人永遠是客人們的出氣筒！」

像我這樣一個到處碰壁的旅客，我希望旅館中的助理，眞能像他所說的那樣是客人的出氣筒。

香港的衣食住行

——南國散記之四——

程志政

到香港快一年了，在這一年中間，對于香港的風俗人情，自然增加了不少的認識，現在且把香港的人生四大需要——衣食住行，向國內同胞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一）衣——香港的氣候，和一般南國的城市相像，幾乎四季皆夏，一二三月比較冷些，可是一套夾西裝儘够了。其餘的時間，完全是夏令，上層社會的先生們，穿薄絨或白嗶嘰的西服，結上領帶，中層階級便是一件夏威夷衫，下層階級卻着黑拷綢的短衫褲，名曰唐裝，女子們的服裝更是簡單，最冷的時候，在旗袍上加件「茄克」，便可以抵禦寒氣了！

為了氣候熱，厚呢大衣一類的冬裝祇備可以無需，夏威夷衫一年當中有九個月可以通行無阻，比較起來，衣的消費，在香港是十分經濟的。女子們很多穿唐裝，別有風致，上海來的摩登小姐以及「彈性」女兒也喜歡穿上花花綠綠的唐裝來換換口味。女子服裝中價值最昂貴的莫過于皮大衣，然而在香港皮大衣永遠不能抬頭，全市找不到一家皮貨店，丈夫們因此省卻了一筆大開支。

香港既然是一個大商埠，貧富階級的對立也特別顯著，英國人一向維持紳士體統，對于衣冠不整的人，最是瞧不起，現在英國人開設的香港大酒店，告維士打大酒店，半島酒店，不但對穿唐裝的朋友一律擋駕，即使穿了整齊的夏威夷衫也不能越雷池一步。侍役們祇招待着洋服而有領帶的來賓，忘了結領帶，照例要吃閉門羹。總之，一般人的看法，不打領帶便不是上流社會人士，就不配到英國式的紳士酒店。天氣無論怎樣熱，領帶不能不打，這是香港的風俗，外來旅客們是不可不知的。可笑許多上海闊朋友到了香港，為」天熱，不免穿了夏威夷衫到處亂跑，也有穿短褲的，因此到處飽受白眼，人家悞會他們是「茶房」，其實他們都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大亨」呢！

最有趣的，是帽在香港，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論那一層階級人士，不論那一季，總是不戴帽的，上海朋友無不人各一冠，下了飛機以後，為適應潮流，祇好將呢帽草帽一概束之高閣。為什麼香港人不戴帽呢？當然又是天氣的影響，天氣不十分冷，根本用不着呢帽來護腦，天氣熱的時候，儘可走人行道走廊上面的高樓，儘可使你感不到烈日的威脅，如果你到郊外去，那麼，隨時可坐「的士」（出租汽車），巴士（公共汽車），草帽根本用不着。

你如果在香港街頭留意一看，戴帽的人，眞是百不得一，女子們也沒有戴帽的習慣，帽子店和皮貨店的命運，在香港可說是十分不幸了。

食——香港的「食」，自然以中菜為主，西菜為輔，中菜之中，又以粵菜為骨幹，中菜館比較規模最大的，中環有大同、仁人、金城、建國、中國等酒家，石塘咀（過去的市中心）有金陵、廣州等酒家，灣仔有英京、悅興等酒家，喜酌壽筵，社團宴會，多在那裏舉行，因為地位寬敞，禮堂富麗，女侍嬌艷，菜餚可口，合于一般高貴者的享受，普通一席菜約港幣二百元，外加茶酒小賬，總要三百以

峨眉龍池

朱偰

峨眉山月半輪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青溪向三峽　思君不見下渝州
——李白

峨眉為四川名山，然少湖沼。蓋峨眉之勝，在山而不在水；不若匡廬之左挹九江，右瞰彭蠡，獨擅江湖之勝。山上有洗象池，未至其地者，輒以為洗象池必深山幽壑中之湖泊，如浙之雁蕩，古之鏡泊，而靈猿之所棲止也。其實則池深廣不過丈餘，水且垂枯，池中敗葉縱橫，曾不足以浴一象。至其地者，始歎百聞之不如一見。雖然，去峨眉西南三十公里，當萬山叢礴之中，有一幽絕之湖泊，即所謂龍池是也。特以地處僻靜，至者甚少，故未能傳名宇內。民國三十年夏，余有西昌之行，道出其地，遂泛舟往游。

七月十七日清曉，發自峨眉，開始行入萬山叢中，青嶂亘雲，古樹翳日。讀樂天『峨眉山下少人行』句，躬臨其境，彌覺眞切。（按明皇入蜀，未至峨眉，樂天不過想像之詞，然不妨借用。）前行踰土

五八—二四〇

外。說到小賬，更是有趣，除了主人要付之外，所有來賓，也要在盡歡而散之前，慷慨解囊，普通五元，最多十元，這是輕輕塞在女侍們手裏的。所以在香港做客人，也要破費，這是外來賓客所不可不知的。大規模的西餐館有香港大酒店，告維士打大酒店，半島酒店，這都是英國人開設的，每客西餐自五元至十元，普通西餐館如加拿大、太平、集美、公主等，每客約為五元，最便宜的地方，常餐每客二元半，全餐四元，這些都是供職業男女用午餐的，所以午餐時侯，座無虛席，一到下午，便門可羅雀了。香港的川菜館有大華、福祿壽兩家，顧客都是「外江」人，石塘咀有一家滬菜館「四時春」，雖然地位湫隘，却能顧客盈庭，因為它正在凱旋、高樂兩大舞廳鄰近，滬籍舞侶，誰不想一嘗故鄉風味呢！

在吃的方面，最值得我們一提的，便是香港「飲茶」的風氣，特別利害。廣東人在中午總愛到飯館去「飲茶」，一盅清茶之外，隨意吃些甜鹹點心，至于比較新派的仕女，却喜歡在香港大酒店樓下或是牛奶公司，或是「聰明人咖啡館」飲茶，一到下午五時，偌大的香港大酒店，樓下座位，完全擠滿，這裏飲的是外國紅茶，吃的是西點，聽的是鋼琴獨奏，談的是生意經或是戀愛經。花枝招展的舞女們，最愛在大酒店吃下午茶，而一般游蜂浪蝶，也喜歡到那裏去追隨芳踪，所以吃下午茶在香港如火如荼，英國人看了，眞要嘆「吾道不孤」了！（英國人最喜歡吃下午茶）。

住——香港在戰後受了國內戰爭的影響，人口突增到了一百七十萬的最高峯，地小人稠，大鬧房荒，住的問題，確是相當嚴重。資產階級住着高樓大廈，自然不在話下，中下階級的普通居民，却感到無限的威脅，一個小家庭要覓一個普通的住處，頂房起碼三四千元，押金又要一二千元，房租也由二房東任意提高，加上傢俱用具，非七八千元不能進門，這個數目，那裏是一般中下級從業員所能負荷，因此祇好獨自在宿舍寄宿，把家眷留在鄉下，或擠在鴿籠式的小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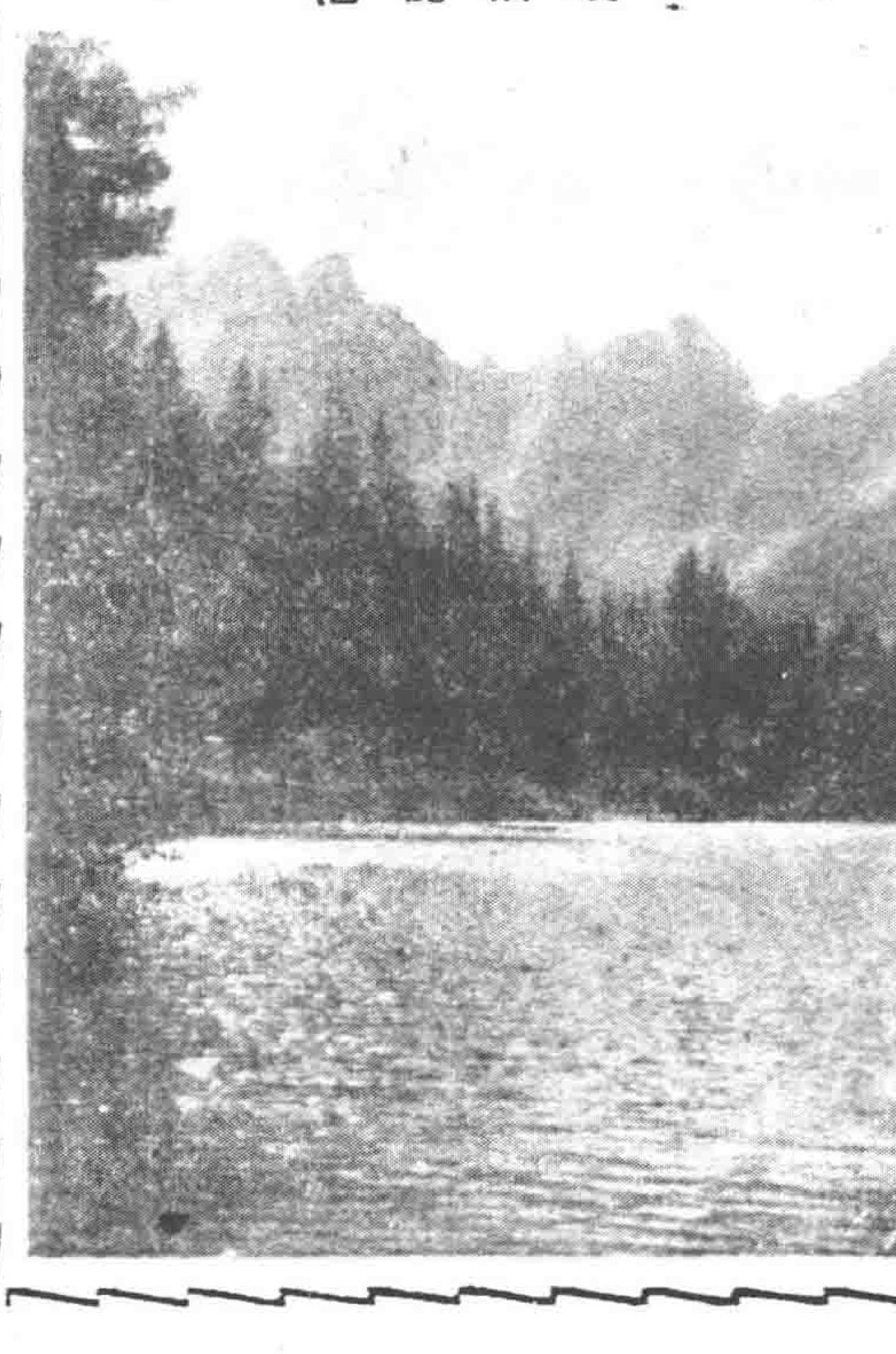
小販們不能負担房租的，便租用「床位」，所謂「床位」，是在一大間房裏，劃成相當于一只床的地位，分別出租，彷彿像輪船裏的統艙舖，但「床」須租戶自備，這樣一來，有眷屬的，無眷屬的，混在一起，常鬧出許多桃色糾紛來，每一床位，每月收費十元至二十元，這種異想天開解決房荒的妙法，似乎在上海還沒看到呢！

在空地上搭屋的棚戶，有如雨後春筍，這些棚戶既不用電燈，又無衛生設備，污穢狼籍，不堪入目，一旦發生火災，或是癘疫，那就無法施救，聽說香港政府要取締棚戶，但房荒不解決，棚戶又到何處去呢！搭一個小棚，也要二三百元，赤貧階級，依然負担不起，不得已祇好在人行道走廊下面打地舖，入夜中區一帶，商店階下，滿地都睡着人，警察並不干涉，幸而香港終年炎熱，露宿街道，不會着涼，也可說是「天無絕人之路」了！

行——行在香港，最方便也最平民化，陸上有電車，巴士（公共汽車），的士（出租汽車），三輪車，黃包車，上坡則有肩輿，上山則有纜車，九龍和香港一衣帶水，另有輪渡可通，代價都相當便宜。脚踏車在香港很少見到，因為香港天氣炎熱，又多山路，電車公共汽車又方便，誰願意自己騎車，弄得滿頭大汗呢！

地關，即抵龍池，去峨眉已三十公里，萬山叢礴，一水蜿蜒，縱約七里，橫約一里，形似豆莢。水邨數十，點綴其間。山志記龍池一節云：『四山環抱，一鏡中涵，瀰漫十餘里，波澄籟靜，風生浪作，水深黑無底。』泛舟其間，飄飄然有凌虛之感。蓋山壁陡削，淵深莫測，天光雲影，倒映其下，扁舟容與中流，宜乎其有憑虛御風之感也。

峨眉龍池



倫敦遊騁志

譯自美國『假日』雜誌

伍必熙

倫敦的公共酒屋(Public House)——英國人稱之為"Pub"——大約起源於羅馬該撒大帝的時代，它是羅馬來的征服者飲酒暢談之所，今日的倫敦「潑白」仍舊保持了這高談闊論的風格。

繼羅馬人的酒店之後是撒克遜人的茅屋，在那裏人們用牛角作飲器盡情歡飲，中世紀時這種酒店叫Tavern，十五世紀時稱為inn，到十九世紀時則稱為Alehouse，維多利亞女王期內公共酒屋開始興起而繁榮，到愛德華七世時因為他是「潑白」的老主顧，所以「潑白」達到了全盛時代。

一般老顧客稱為"the local"的近代公共酒屋，是全盛的「潑白」的後裔。與它的祖先比較起來，可說是個「貧血」的子孫。在全盛時，它的老闆一向是大腹便便蓄着八字鬚的人物，他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胸襟上掛着粗大的金錶鍊，女侍都富有吸引力，與顧客們應對如流。那時飲一大杯(一品脫)啤酒祇要兩個辨士，一頓豐盛的飯餐，包括四道菜和一個大蹄子，(cut off the Joint)祇需半先令至一先令。有時候老闆更盡一下地主之誼，來一次免費請客，以示招攬。

現在可不同了，一品脫啤酒的價格從二辨士起至一先令六辨士，視啤酒的好壞和出售的酒屋大小而定。那大蹄子也遠較以前價昂，而且不一定能時時獲得，但它的味道仍是倫敦菜肴中首屈一指的。

一半顧客是女子

大多數的「潑白」現在都由一小部份人所執有，像以前一樣自己斥資開設「潑白」的老闆已屬少數，「潑白」竟亦成為專利性的買賣了。現在的一些「老闆」實際上大都祇是經理，他必須在真正的老闆那裏買進啤酒，(真正的老闆大都是釀酒公司)否則便有被攆走之虞。如果你在一家「潑白」外面看見顯著地寫着"Free House"那便表示這所酒屋是老闆自己開設的。

今日的「潑白」顧客則和以前毫無兩樣，唯一的不同便是有一半的顧客是女子。以前惟有下等婦人才進「潑白」，但經過兩次大戰後這觀念已被打破了，所以女子們和男人同樣地開懷暢飲，使酒的供應更形缺乏。

「潑白」有高下之分。上等的稱為「沙龍酒吧」，(Soloon Bar)專供高等顧客飲酒的。來者必須衣冠端正。這裏有銀行經理、商人、律師、職員等，包括在工人以上的各種階級。另一邊有「公共酒吧」，(Public Bar)在這裏飲酒的有工人、傭婦、報販，和各種衣衫不整的人物，這些人若不知底蘊地走進了「沙龍酒吧」，老闆便會朗聲說：「對不起，請走另一邊」！那末他祇能窘迫地到旁邊的「公共酒吧」去。

「公共酒吧」又稱為「四麥酒吧」。(Four-ale Bar) 因為以前在這裏飲一夸脫麥酒祇要四個辨士，這是任何人可以進出的，所以稱為「公共」。「沙龍酒吧」便不然了，這裏有白色的玻璃和公共酒吧隔開，如果顧客要看看公共酒吧中的情形他可以打開窗戶，但這僅是一方面的權利，公共酒吧中的顧客是無權享受的。

沙龍酒吧的華貴

除了公共酒吧和沙龍酒吧之外，很多「潑白」另設「私人酒吧」(Private Bar) 轉供一般祕密的飲客之用。到這裏來的顧客都是不願被人們知道他飲酒的，他們低聲下氣地叫酒，好似犯罪一般，又好似怕給外面的人們聽見。英國中下階級的人們一方面酷嗜杯中物，另一方面又具有自咎的心理，所以有的「潑白」設立好幾個「私人酒吧」供應這些具有矛盾心理的酒徒。還有些不願委曲進入「公共酒吧」，而又怕不配進入「沙龍」的人們，也都到這裏來獨酌獨飲。在這裏沒有一聲交談，與公共酒吧和沙龍酒吧中天南地北海闊天空的暢談高論相比，有天壤之別。

沙龍酒吧中的傢具很講究，座位下有黃銅的桿子可以擱脚，牆壁四周都是鏡子，裏面有金色的字為各種酒類作廣告，這裏也掛着愛德華七



Bloomsbury的大羅密爾街，圖中右邊的巨廈是大英博物館，入內者必須將雨傘留在門口。

世等著名顧客的照片，地上鋪着地毯，侍女也年輕貌美，上等顧客是不能怠慢的！

公共酒吧收費較廉，這裏沒有地毯，因為顧客們常隨地吐痰不自檢點，且屋中滿是塵埃，牆上也無照片，座椅都是木板凳，侍者則大都是男子，即或是女子也必是醜老潑辣的一種，若是你出言不慎，她會給你個不留情面。

公共酒吧中有「擲鏢」嬉，那是以前「沙龍」中所沒有的，但現在也有了。此外酒屋中並有骨牌嬉和滾盤嬉。「公共酒吧」中的顧客們有一項特權，他們都加入這裏的「病痛總會」，(Sick Club)「假期總會」，(Holiday Club)和「聖誕總會」。(Christmas Club)「病痛總會」的成立還在英國有國家保險制度之前。他們每星期付六辨士至一先令給老闆作為會費，老闆負責替他們保管，在假期時或任何顧客有困難時取出應用。這些老闆都具有極好的信用，所以顧客們極信任他。在會員窘迫付不出會費時他會代他們支付，他對於他們的家庭情形都瞭如指掌，且常常詢及他們的子女或給他們種種忠告。

在倫敦遭受轟炸時，公共酒吧和沙龍酒吧取消了彼此的界限，工人們也出入「沙龍」中不再聽到那勢利的朗聲：「請走另一邊」。但戰事結束後他們又自動回到「本分」的那一邊去，有如從未打破過這個界限。

以前世界上最烈性的啤酒是英國釀製的，但兩次大戰和戰後大麥的缺乏，使英國的啤酒成為淡而無味了。這是酒徒們引以為憾的。

* * *

倫敦的商店

幾個月以前若是一家商店有充分的商品出售的話，那是會使人大吃一驚的。但這些積了幾年灰塵的貨架現在又開始陳列起貨物來了。現在你已可以買到不少零星的小件物品如別釘、燈泡等，雖然東西微小，但在英國人看來已足使生活改善許多了。

各種式樣的衣服也開始出現了。大戰時女子都穿着工裝衣褲，失去了苗條的身段，現在的衣服又恢復了花邊腰帶等裝飾。男子的服裝在戰時祇準做六個口袋，褲子上三隻，上裝有三隻，(為什麼會這樣規定誰也不能回答)現在這規定已取消了，所以你如果歡喜，一身衣服做上幾十隻口袋也不妨。

必需品大都仍在配給狀態中，一般食物衣着(除帽子外)和家庭中需用的布料都仍在計口配給。不需配給的東西也有，如女人的手袋、古玩、鑽石等都是。紙張雖然受統制，但書籍不在統制之列，而且出版商們已印了許多紙張精美的書本。在舊書舖可以看到各種書籍，却獨少聖經、字典、烹飪指南和曆本，因為在戰時期內，出版商們認為這些書籍已是人手一冊的了，所以毋需再印，以免浪費掉寶貴的紙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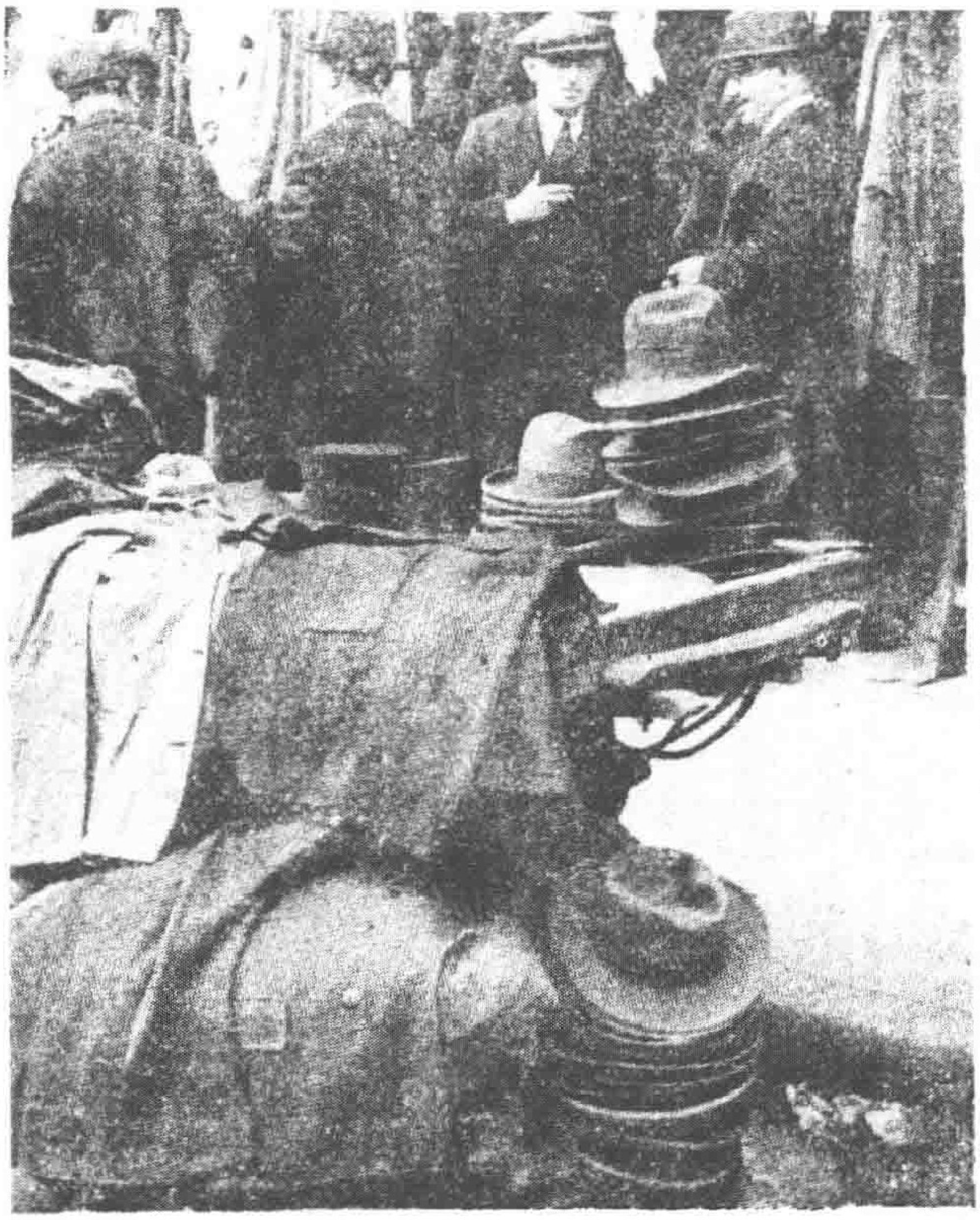
精巧的手工製成品應有盡有。自動的香煙盒在你打開盒蓋時會自動地代你說：「先生，用煙嗎」？此外運動用具和釣魚狩獵駕船等的器具

都很易獲得。

看古董店舊書鋪

若是你要在倫敦來一下商店巡禮的話，最好是去看古董店。在英國看古董店一向是有趣的事，因爲這裏的歷史相當悠久，而英國人的習慣是不肯輕易丟棄任何物件的，所以在這裏古畫、古玩、古物等琳瑯滿目，足供你瀏覽。（譯者：與我國的古董相比，恐怕是小巫見大巫了。）

倫敦古玩店的中心有二：一在格羅斯凡諾方場 (Grosvenor Square) 和褒克萊方場 (Berkeley Square) 一帶，一在吉爾賽 (Chelsea) 和高街 (High Street) 一帶。五月集 (Mayfair) 附近也有古玩店，但價錢貴而物品少，遠不及前面所說的兩區那樣經濟實惠。吉爾賽區的古玩店



Whitechapel是倫敦東部的貧民區，這裏是一個出售舊衣帽的攤子，戰時各種東西受統制，帽子却不在其例。

都極陳舊，很多是從却爾斯迪更斯 (Charles Dickens) 時開設到現在了，有些連店外的招牌都已模糊不清。

賣舊書的區域在 Charing Cross Road。這裏已和以前略有不同，討虛價之風很盛。英國的舊書店老闆常把他們的舖子當作垃圾堆看待，書架裝滿了以後便將書堆在地上，最底下的幾本書可能有幾十年未被顧客翻閱過。若是你竟想要買這本書的話，那末你最好自己動手，要是你問老闆，他會毫不猶豫地替你檢出來的，但是開你的價格要比你自己檢出來的貴上一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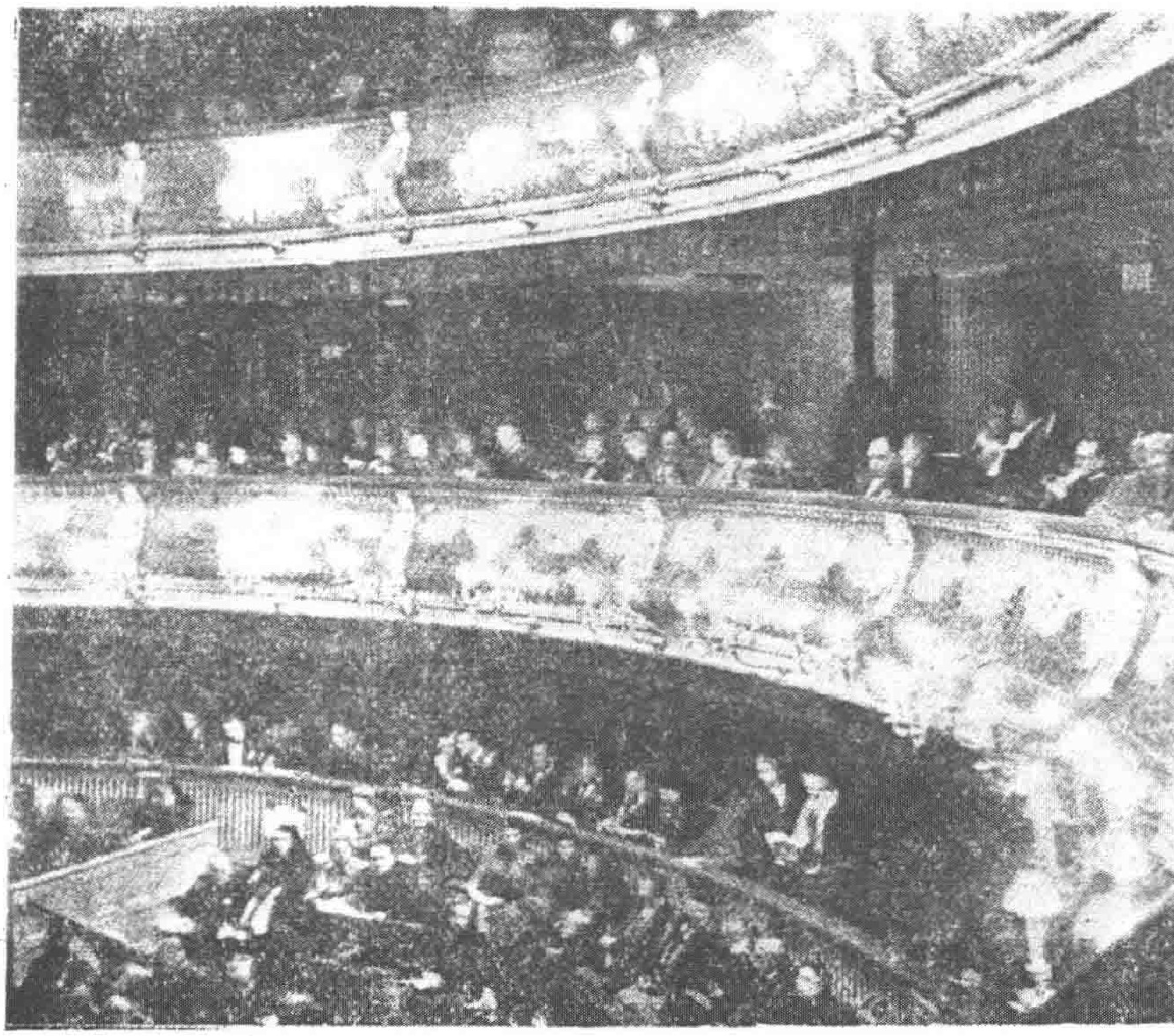
做皮鞋獨有成就

在英國購製衣服和皮鞋都需要購衣證，從國外進入英國者必須住滿兩個月才能領到任何購買證，所以外國來的遊客們大都不能購買衣服和皮鞋。但是却可以預定，日後在國外交貨，既不需購買證，且可免徵消費稅。即使你不想購買衣鞋的話你也不妨觀光一下倫敦的皮靴店和薩維街 (Savile Row) 的成衣舖。倫敦的皮靴業一向是著名國外的，他們在國外的營業尤多於國內，目前的男子皮鞋已恢復了戰前的品質，不過製鞋的時間長得嚇人。英國的鞋匠對製鞋一道，從不忽促從事，他們工作的情形幾乎可說是懈怠的，因爲他們知道現在完成的一雙鞋子必須在一九五七年時仍能越山跋嶺，克盡厥職，否則顧客便會上門來伸訴。英國人製皮鞋時特別顧慮到多雨的天氣，所以鞋跟特厚，鞋面的防雨帶亦極堅牢。在皮鞋製成後還要經過一項手續——上油。他們知道牛皮在牛身上時所以能夠防水是因爲皮中含有油質，故在皮鞋製成後多多上油揩擦，有些考究的鞋舖在皮鞋做好後上油半年至一年方才出售，認爲非經如此長久的時期，不適久用。至於女子的皮鞋英國很少高跟鞋，他們做的大都是平跟鞋，在這種皮鞋方面獨有成就。

英國人男子的衣服，和美國的不同，在美國人看來英國製的西裝不合身材，好像掛在身上一般，身腰寬大可作偷雞之用！在英國製一襲衣服你必須等待相當時日才能拿到，成衣匠對你的製衣費却也同樣地不亟亟收取。若是你立刻付給他，反會使他發窘。一位英國新聞記者奉派至紐約工作兩年，所以在熟識的衣舖中定製了一襲衣服。啓程前一星期時成衣匠將衣服送來，他便問應付欵多少，成衣匠微笑道：「先生，慢慢付好了。」那位記者對他說：「可是我要到美國去，兩年後才回來呢，回來時已經是一九四九年了！」你道那成衣匠如何回答？他緩緩說道：「那末等你回來再付不遲，好在那時我們總還在這裏的。」

遊客們都希望觀光一下倫敦的大商店，但是它們都不能算頂大。最大的一家是在牛津街的 Selfridge，這還是一個美國人Gardon Selfridge所開設的。此外近牛津方場處有幾家較大的商店，其中「自由商店」(Liberty) 以絲織品著稱，格羅斯凡諾方場的 Molyneux 以衣着聞名。

在各種店舖中你常常可以聽見店員對顧客說：「對不起，我們目前貨物不多。」其實照目前的標準說來，有些商店中的貨物已不能算不多，祇是那些店員在戰爭時期講慣了這句話，所以現在仍老是這樣說。若是你告訴他們並不缺少貨物時，他會默認這是他自已的言過其實。



倫敦著名的Convent Garden Opera House專演歌劇和舞蹈。

* * *

英國的報紙中心

英國人是喜歡保持傳統的，一七〇二年時有一個叫 Mallet 的人在艦隊街 (Fleet Street) 發行了倫敦的第一張報紙，所以艦隊街便成為今日報紙的中心。英國所有的大報紙幾全部在這條街上或在它附近。

倫敦共有九份日報，三份晚報，和十份週報。著名的泰晤士報(Times) 是英國報紙的領袖，它的嚴正它的權威和售價（三辨士一份）都超過其他報紙，但銷數却不然，每日僅銷二十七萬份。它的館址却不在艦隊街而在 Blackfriars，大廈的外表肅穆沈重，象徵它的內容。泰晤士報在英國有特殊的地位，英國人對它的自豪不亞於他們對大英帝國的自豪。

公正的泰晤士報

泰晤士報是超乎黨派的，它以正實的理想為標竿，使讀者們能獲得公正不偏的理論與報導。對國外方面，它解釋英國的種種政策。這次工黨政府初登台時，泰晤士報即站在客觀的地位檢討其施政綱略。一部份極端的保守黨徒誣稱它與共黨的「每日勞工報」相似，所以他們都訂閱「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每日電訊」日銷九十八萬份，價一辨士半，驟視之與泰晤士報相似，但實際上是完全傾向保守黨的。

泰晤士報和每日電訊報的資料大都是需要讀者自已去思考的。和這兩份不同的有其他許多較「普遍化」的報紙，其中「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 是全世界銷數最大的日報，日銷三百七十一萬份。此報的首腦是皮佛勃洛克勳爵，它的政策是以「效忠國家」為營業方針。日銷一百九十九萬份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 讀者以商人和其他實際化的人們居多，它的口號是「皇上與帝國至上」。「每日論壇」(Daily Herald) 日銷二百二十萬份，是工黨的喉舌。「紀時報」(News Chronicle) 則是自由黨的言論機關，內容富於文學意味，宣傳自由主義不遺餘力。

銷七百萬的周刊

「每日鏡報」(Daily Mirror) 日銷三百二十八萬份，內容多方面

化，除政治外有漫畫、通俗新聞等。另一份相似的「每日畫報」(Daily Graphic) 則屬於保守黨。「每日勞工」(Daily Worker) 是共黨的報紙，裏面的言論處處和其他報紙相左，祇有它上面印的日期是與其他各報的唯一相同處。三份晚報是「每日晚報」，(Evening News)「星報」，(Star) 和「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 它們屬於三家日報館，並非獨立的報紙。



Whitechapel 的沿街叫賣的販子，這個印度人專賣絲的圍巾。

報紙中銷數最廣的是輕鬆性的週報。其中「世界新聞」(News of the World) 每週銷七百五十四萬份，內容爲政治論文，犯罪新聞與桃色新聞。（但它都刊載眞實的報道，並不大事渲染，過甚其詞。）工黨發行的「人民週報」(People) 每週銷四百八十萬份，保守黨的「星期畫報」和「星期快報」則銷三百四十萬份與二百四十八萬份。這些報紙在紙張未缺乏時都像雜誌，裏面有照片和圖畫，與僅載言論的「泰晤士週報」(Sunday Times) 及「觀察家」(Observer) 不同。

新聞事業的獨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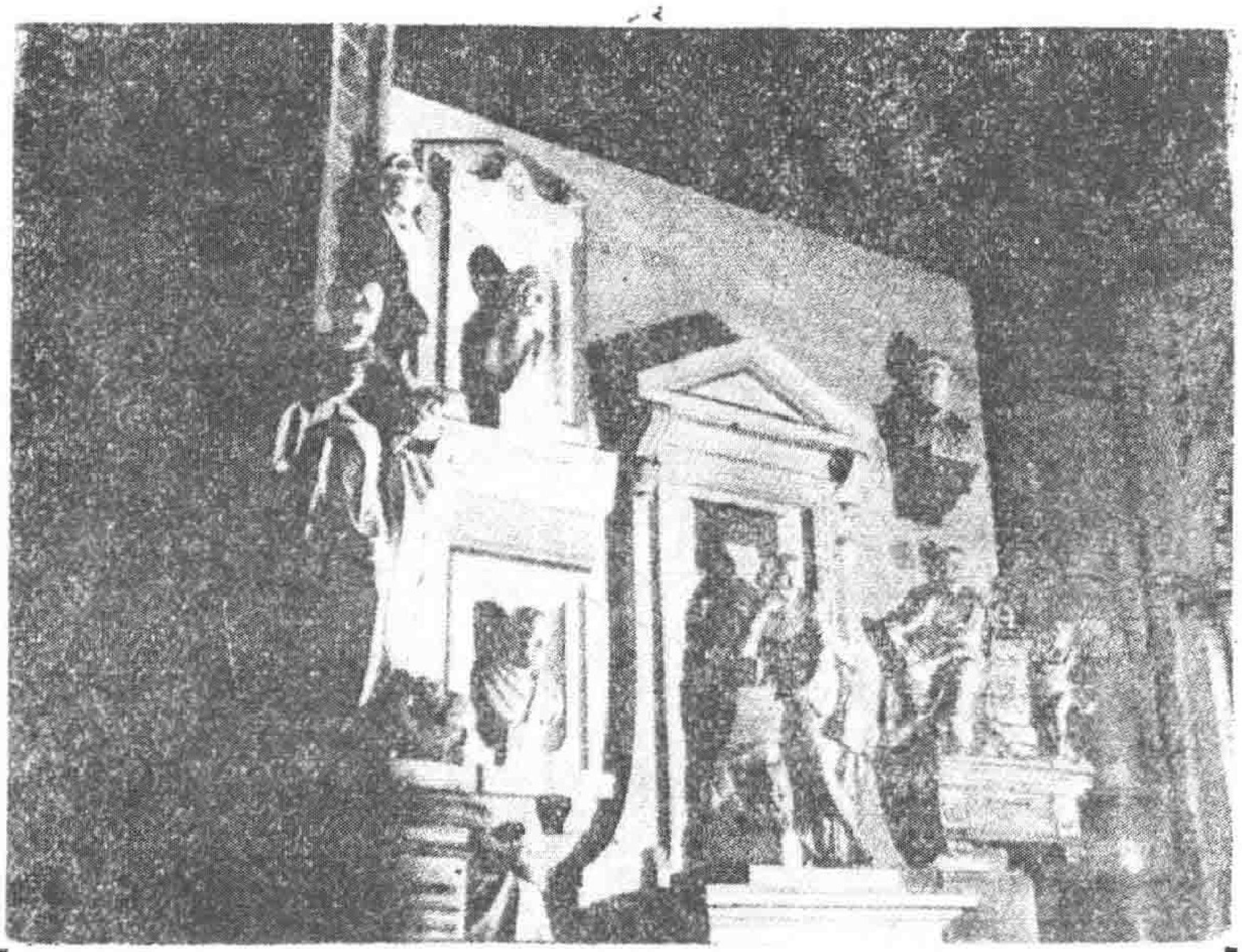
英國報紙銷數之多，常使外國人感覺驚異，但它銷數之廣是有原因的。第一是技術的進步。許多報紙都能同時在數地印行，這樣一來加上運送的迅速使各地都能及時獲得報紙。第二點是因爲銷數較少的報紙大多被淘汰，剩餘的許多報紙其銷路乃激增。一九二一年時倫敦共有十二份日報和六份晚報，目前爲九份日報和三份晚報。全國記者公會會請當局注意這種兼併的情形，所以現在已組織了皇家調查委員會澈查各報館的情形，以免造成新聞事業的獨霸。

事實上一張報紙影響的大小並不和它的銷數成正比例。此次工黨的當選執政，便是明證，



倫敦的 Pall mall 是俱樂部的中心。

因為那時保守黨方面的報紙銷數遠較工黨的報紙多。一部份還是因為英國的地方報紙仍具有相當大的力量，所以不少報紙如「孟却斯特指導報」，「約克郡日報」，「蘇格蘭報」，「格拉斯哥論壇」等，都保持獨立的地位，對當地人民的影響頗大。



倫敦威司敏斯特教堂之墳地這一角，是埋葬英國最著名的文學家的。石像是其他未葬在這裏的文學家，美國文學家也包括在內。

幾位新聞業巨頭

順便提一提英國的幾位新聞業巨頭，其中凱斯蘭勳爵(Lord Kemsley)是最紅的人物。他是凱斯蘭新聞事業公司的主席，該公司直接與間接地握有英倫三島的二十五家報紙，資本達九百二十五萬鎊。其弟凱姆洛斯勳爵(Lord Camrose)是綜合新聞事業公司的主席，該公司發行一百五十餘種刊物。洛桑米勳爵 (Lord Rothermere) 是聯合新聞有限公司的主席，控制二十二家報紙。皮佛勃洛克勳爵 (Lord Beaverbrook) 雖祇掌握三份報紙，却是最受注意的新聞巨擘。其餘的新聞事業家有蘇斯胡特勳爵(Lord Southwood)蘭登勳爵(Lord Layton)伊利非勳爵(Lord Iliffe)和阿斯脫勳爵。(Lord Astor)

英國報紙是有言論自由的，但也有限度。限制刊載的規定頗嚴而有時頗為奇特，例如過度生動的慘案與恐怖新聞，血跡的照片，葬禮後的訪問，都在禁止之例。紐綸堡的納粹戰犯的死後照片也不准登載。這是英國人定的標準，外國人雖然覺得奇特無理，也無可奈何。

關於英國報紙有一個疑點，那便是在這幾個巨頭控制之下，這些報紙雖然願抱公正不阿的態度，但是否能達到眞正的言論公正自由，而使這老大民主國的民主政治不受虧損，那是誰也不敢回答的問題。

蘇格蘭警場 Scotland Yard

蘇格蘭警場是舉世聞名的偵探機關，它是大倫敦警備機構的總部，包括一萬三千名警察和一百七十四所警察局。還有一千一百名偵探人員專門從事罪犯的偵查工作。另外有一部份稱為「特別支部」，服務人員都穿便服，他們的任務是反間諜，防止暴亂，和保護要人的安全等，這些工作都是祕密進行的，故報紙上很少見到。

蘇格蘭警場的偵探們並不像福爾摩斯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笨拙無用。他們辦案極注重謹愼，在拘捕任何可疑的犯罪前必先經過種種反複的偵查和核對，如像片、指印、犯罪習慣等因素。在得到確實證據後，才開始拘捕。那時一位警察便會在這犯罪人肩上輕輕地拍一下說：「對不起，請你跟我去一下。」

倫敦的警察(英人稱為 bobby)是獨樹一幟的，他穿着深藍色的制服戴着高高的鋼帽，是倫敦的一個特別標識。他辦事嚴峻但態度和藹可親，表面上看來他處理任何情勢都維持着同樣的莊嚴冷漠的態度，外來的人常認為他呆板而不善應變，但倫敦的居民無不知道他們對任何情形都能有條不紊地處理得適當。這些警察是蘇格蘭警場的中堅份子。

蘇格蘭警場的偵探大都由警察升任，他們不穿制服亦不化裝，所穿的棕色雨衣鑑色便服加上一頂黑色帽子，是每一個老倫敦一望便知的。

蘇格蘭警場的責任祇是在負責大倫敦區六百九十三方哩內的安全。區外各地發生事故時必須特別邀請他們，他們才幫助偵查。但其他各地的警偵人員可以隨時借用這裏的犯案實驗室。新蘇格蘭警場在懷德廈街，這裏著名的情報室有圖表顯示在倫敦區內巡行的一切警車。任何地

點發生事故時祇要撥電話九九九號，情報室便立刻命令巡行的警車趕到出事地點。戰爭結束時倫敦街道中多的是各國軍隊中的逃兵，使當地人民常受小竊的光顧，但是和其他大都市比較起來，偌大的倫敦仍是今日世界上最安全最有秩序的大城市。

倫敦的著名區域

商業中心倫敦城

倫敦城（The City）是羅馬該撒大帝時的古倫敦，現在是倫敦大商業的中心。在今日倫敦人的生活中，它的地位等於紐約的華爾街和曼哈坦。（Manhattan）這裏有它獨立的市長（Lord Mayor）和警察，與倫敦其他各地分開。市長年薪雖有四萬元，但仍不免要虧本，因爲他必須欵待許多外來的貴賓，且每年循例舉行一次盛大的宴集，（Lord Mayor Show）所費不貲。

因爲倫敦城是倫敦的商業中心，所以這裏的空氣比倫敦其他各處緊張。車輛和行人也比較忽忙。一到下午辦公時間終止時，職員們便如潮湧地走向地下鐵道車站和公共汽車站，搭車回家，與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相仿。這裏有著名的聖保羅大教堂。英格蘭銀行和勞合保險公司等聞名全球的大商業機關都在此。

著名的菜館區

蘇霍區(Soho)在西倫敦的東端，狹隘而齷齪，多各國的菜館。這裏以食物精美著名。但因爲糧食受統制，故食品的種類不及戰前之多，聲名却未受影響。

蘇霍這名字在一六三二年開始應用，那時這裏是貴族們的狩獵地。一六八五年時，有一批法國人逃亡來英，安頓在此。此後希臘人、瑞士人、意大利人等便連續而來，在這裏以他們烹調的技藝爲業。今日倫敦的外僑大部份在這裏居住、進餐、或工作，倫敦各大旅館各大酒店中的廚師和侍者，有百分之八十住在蘇霍。

一條街兩種氣氛

比卡第里（Piccadilly）倫敦的比卡第里廣場（Piccadilly Circus）等於紐約的泰晤士廣場。比卡第里廣場和比卡第里街不能混爲一談，因爲這條街從海德公園通至比卡第里廣場，長達一哩，在同一條街上，有絕端不同的氣氛。近海德公園一帶極爲恬靜，街的南面是格林公園，北面是一排旅館，總會和住宅直到褒克萊街爲止，富於郊外的意味。自褒克萊街以下的比卡第里街便充滿了酒館和店舖，直到廣場旁的斯愛爾氏百貨商店。廣場是六條主要街道的會集點，所以不但是倫敦的中心，也可說是英國的中心。在倫敦約人會面，最普通的地點便在此。自戰爭後店舖都很早便收市了，所以夜生活已不像從前那樣興盛。一到子夜，便頗寂靜。廣場旁的褒令登商場（Burlington Arcade）有一個特別的習慣，便是不準奔跑。相傳曾有一個魯莽的顧客急急而行衝撞了當時的褒令登公爵夫人，公爵頗爲震怒，即當面申斥他道：「商場內不準奔跑」！不意竟成禁令，直到今日公爵的意旨猶被遵行不渝。

電影院的中心地

蘭斯德方場（Leicester Square）這是倫敦的電影院中心，三邊的房屋都佈滿了電影院。這裏有修道街和比卡第里廣場相通。方場中間昔日是決鬥場，現在是樹立了莎士比亞的紀念像，四角有牛頓等四個半身像，這些都是以前住在附近的著名人物。一六三一年時蘭斯特侯爵在此建造他的寓邸，廣場即因此得名。

政府機關集中處

懷德廈街（White Hall）這是一條長半哩的大街，從屈拉法爾加廣場到威司敏斯特橋。它是英國政治軍事的中心，政府機關如外交部、陸軍部、內政部、海軍部、殖民部，都在這街上。新蘇格蘭警場也在此。街上常來往着忽忙的傳信員，政府職員，和採訪消息的記者。一條狹小的支路從懷德廈街分出去，這便是著名的唐寧街。此街十號是首相官邸，十一號是財政大臣的辦公處。懷德廈街近唐寧街處有英國兩次大戰的無名英雄墓，人民經過時無不脫帽致敬。

納爾遜的紀念柱

屈拉法爾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是紀念納爾遜而建立的。納爾遜在屈拉法爾加一戰粉碎了拿破崙征服英國的美夢，保全了英倫三島，所以廣場即稱爲屈拉法爾加。紀念柱高達一百五十三呎，上面矗立着納爾遜的銅像，廣場有大道與白金漢宮、國會和倫敦城等處相通。

十八世紀時這裏是皇家的馬廐，後來成爲倫敦游民的棲身所，自十九世紀起才成爲紀念廣場。此後當局雖禁止人民在此舉行集會，但數十

年來常被用作集合之所。一八八七年時兩萬個英國青年在此聚集，反對當局的禁止集會，與四千餘名警察大打出手。一九四三年時，有一萬人左右在此要求開闢第二戰線，一九四五年十月間工匠們在此修理被彈片損毀的銅像，所以又吸引了許多人民駐足而觀。

最豪華的住宅區

五月集(Mayfair)是倫敦西部近海德公園的一小部份。戰前Mayfair這字代表交際和豪華。這裏是倫敦最華麗的住宅區，當地交際場中的談話中心。但戰爭的摧殘已使它顯得蒼老，草地大都荒蕪，炸彈的疤痕歷歷可數，然而仍不失它已往的風度。五月集這名字從查利第二復辟後舉行的市集而來，到查利第三時因為太敗壞風紀故予禁止。五月集的大部份土地都屬於威司敏斯特公爵，據目前的估計他的地產要值一萬萬美元。這裏有許多倫敦最大的旅館如 Claridges，Dorchester，Grosvenor House，May Fair 和 Pask Lane。

配曼爾 (Pall Mall) 這街是倫敦最著名的俱樂部中心，對於一個不屬任何俱樂部的人看來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這裏的俱樂部大都是男子獨享的權利，很少有女子會員。

修士花園的趣味

修士花園 (Convent Garden) 本是威司敏斯特的聖彼得修道院的園子，故有此名。這裏有兩面性的生活。從天未破曉時開始到黃昏以前是倫敦菜蔬水菓鮮花的中心，街道上來往着貨車，嘈囂異常。日落後這裏開始另一面的生活，「修士院歌劇院」中的燈光閃爍，高貴的紳士淑女們坐着車輛到這裏來欣賞歌劇舞蹈直到深夜。不過數小時後，街上又轆轆地輾來了滿載蔬果花卉的車子，恢復它喧嘩的生活了。

吉爾賽 (Chelsea) 幽閒的氣氛使它成為藝術家的匯集所。以前伊利莎伯女皇和查利第二都會在此住過，故至今仍有「皇宮之鄉」的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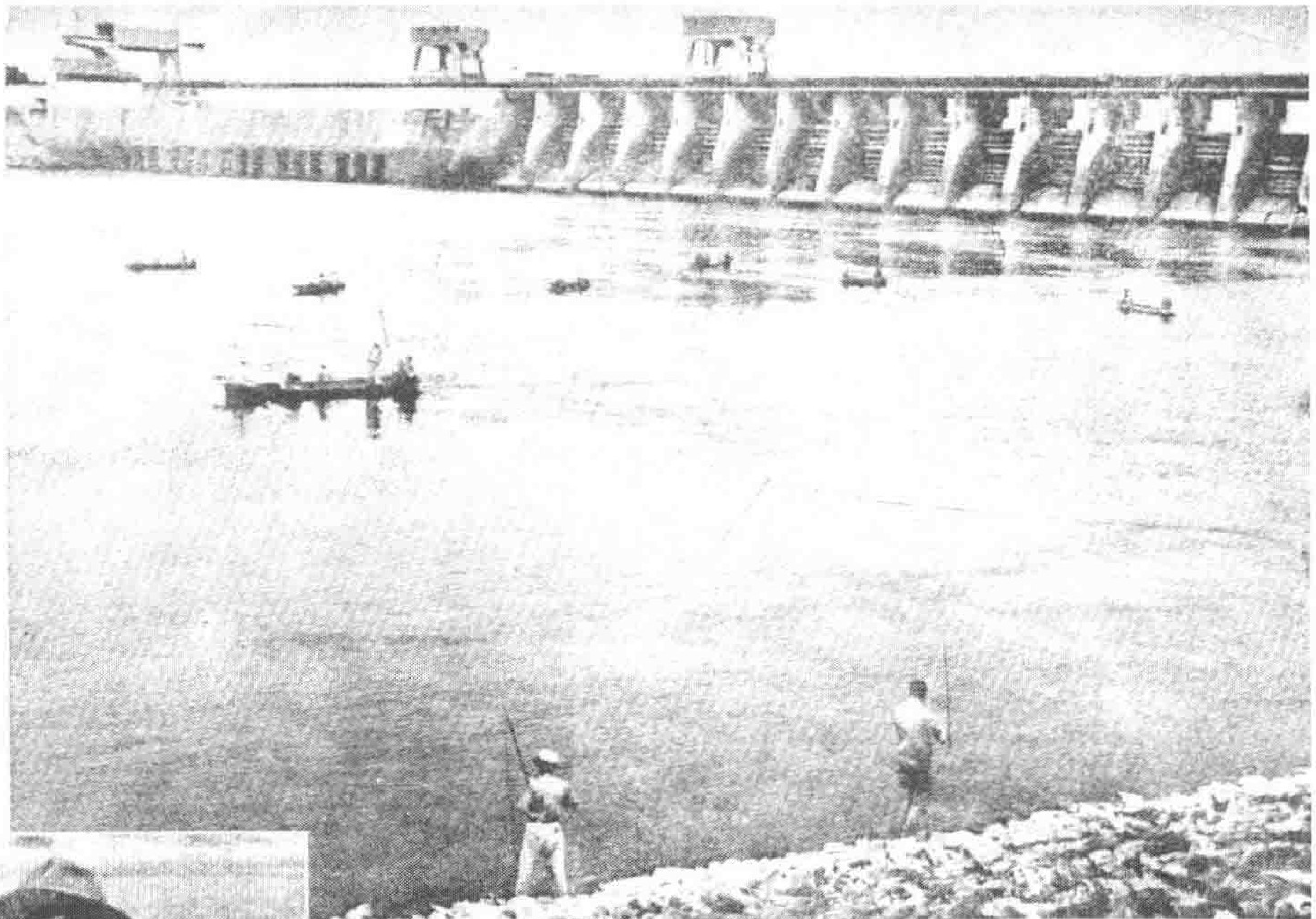
勃羅姆斯皮萊 (Bloomsbury) 是倫敦的文化區域，大英博物館和倫敦大學都在這區內。倫敦大學有學生一萬五千人。大羅塞爾街的「喬治王大廈」(king George's Hall) 是男青年會的總會址，附近的「瑪麗后大廈」(Queen Mary's Hall) 是女青年會的總會所。

Whitechapel 在倫敦東部，是倫敦最早的貧民區。白天時多的是沿街叫賣的小販，小竊尤多。入晚街上擠滿了種種不同國籍的人民。這裏的攤販慣用土語和術語，外來的人聽了都莫明其妙。——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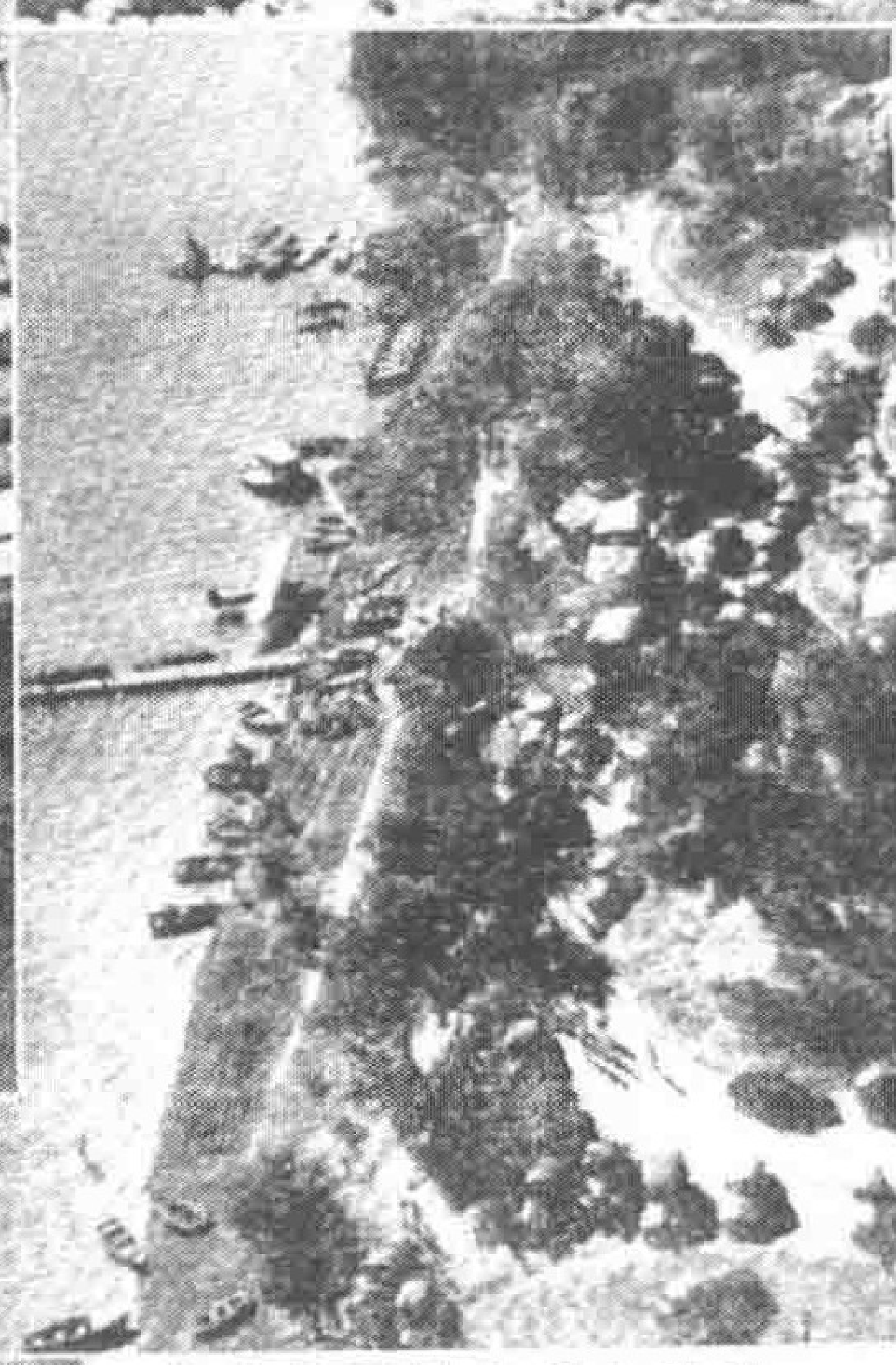


T.V.A 游憩區

⇨美國TVA甘德凱水閘之下，湖水瀲灧，可盡垂釣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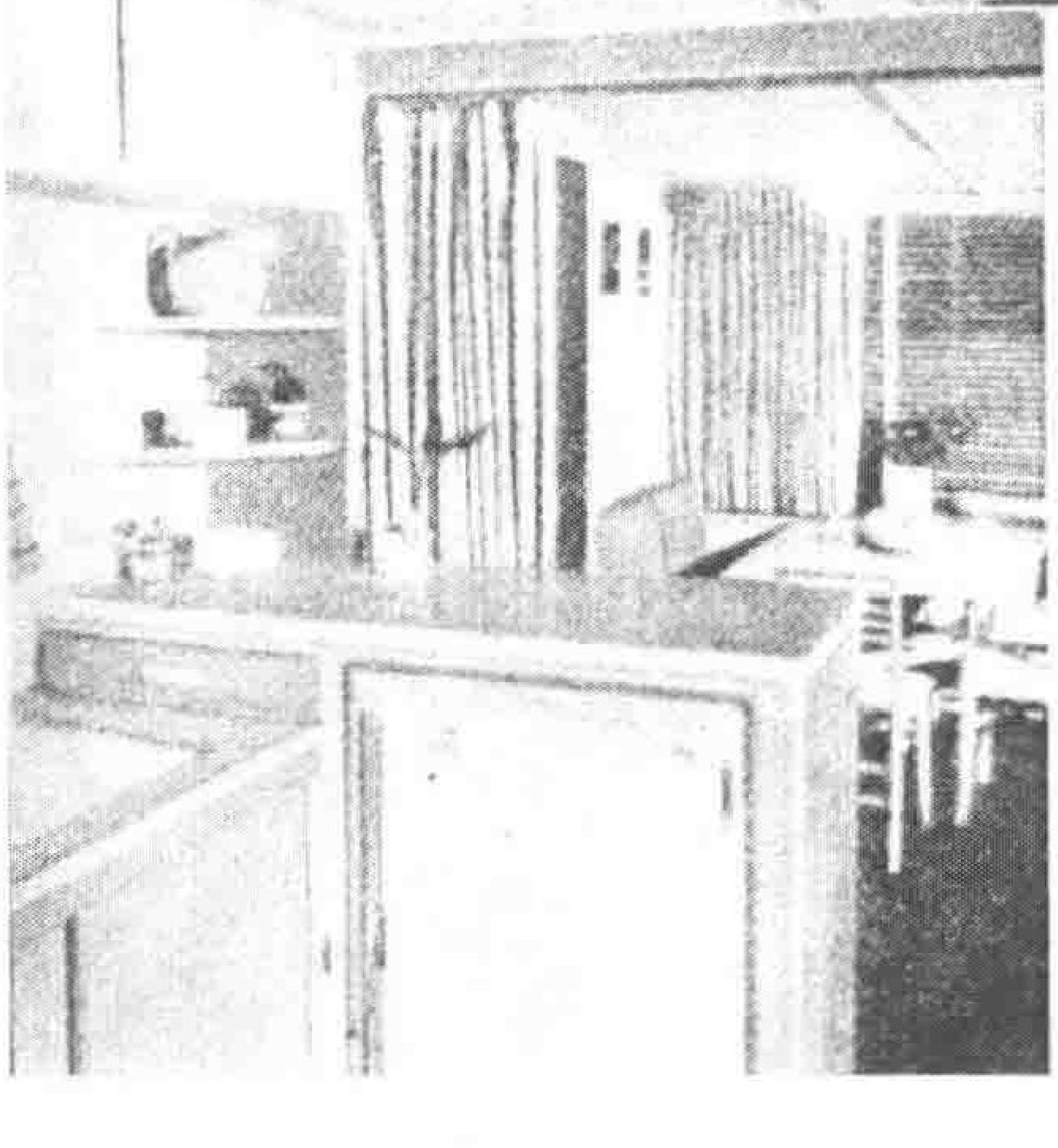
⇩諾利士湖上一小閘，其下水平似鏡，最宜遊憩，已闢爲公園，仕女如雲。



⇩TVA各湖中終年可以垂釣，圖示諾利士湖中所釣得之魚。

⇩小屋內部之一角，佈置週密，日用傢具應有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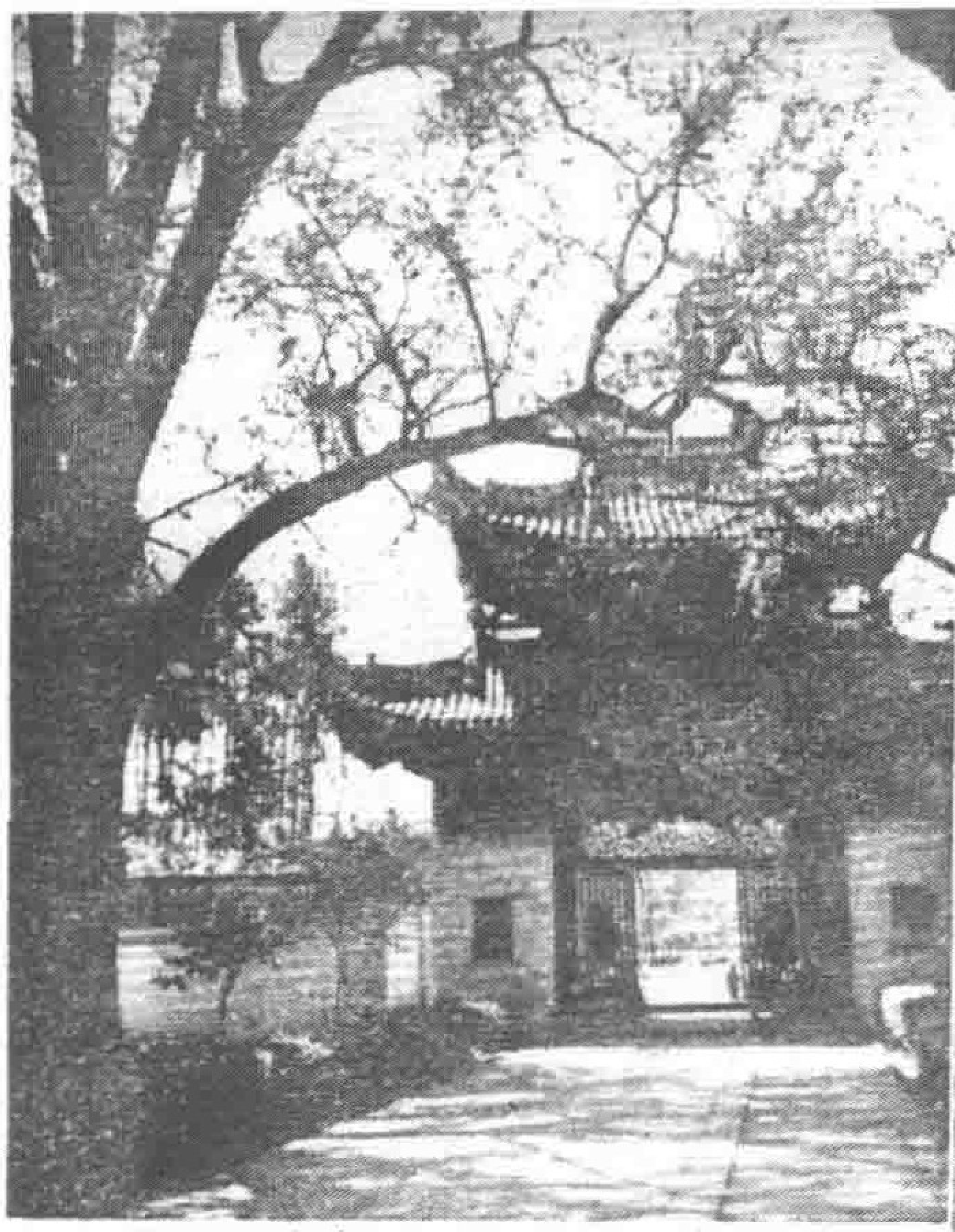
⇧沿甘德凱湖岸之浮碼頭，隨水勢之漂落，而能自行調整其水平位置。





⇧諾利士湖岸公園中之小屋，係製造旅行汽車車廠所設計，極玲瓏精巧之能事。

甬游拾錦





◇育王寺始於晉，全寺建築，莊嚴宏麗，勝蹟頗多。圖示育王寺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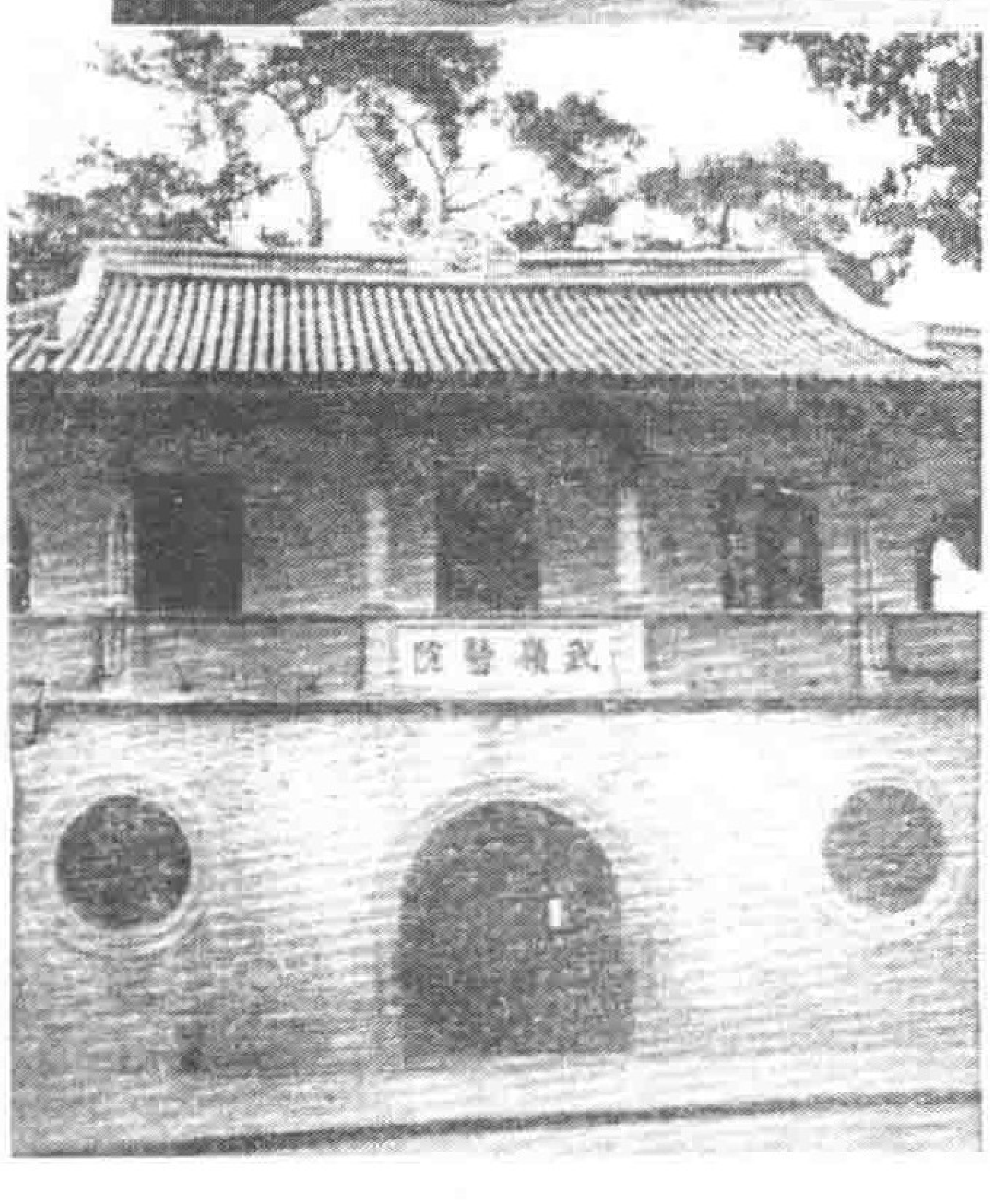
◇雪竇寺（即資聖寺）為我國十大名剎之一，寺內有許柏唐梅。蔣主席於民十六年易寺門舊額為「四明第一山」，相得益彰。



◇自甯波水程赴育王寺者，船隻均泊於寶幢鎮，渡口離寺僅三華里。



◇雪竇寺門前之大路，兩旁翠竹成蔭，環境幽麗。



◇溪口武嶺醫院為武嶺學校所創，內容設備均稱完美。



◇雪竇山峯巒突起處，有地寬平如台，曰妙高台，四周圍以鐵欄，可憑眺望，層巒溪谷，高妙無窮，內進曾為蔣主席憩息之處。



莫斯科的紅場，每當冬合，時常是空曠的。上圖的右面，是克林姆宮，鐘樓的下面，是列寧墓，在廣場的終點是圓頂的回教禮拜堂。

一個美國女子透視蘇聯生活印象〔下〕

墨衢

伊里莎伯・伊甘女士著（譯自六月份皇冠雜誌）

以兩年半的觀察描寫對蘇聯男女的觀感

下文是一個美國典型女郎居住莫斯科兩年半以後回到美國所寫的本人對俄國今日生活所具的印象。當她初到莫斯科時，——盟軍在歐開始進攻之日，——對於俄國的人民，略抱成見。此後幾個月中，她認識許多朋友和鄰人，並了解他們逐日遭遇的各種問題。她是負外交使命前往莫斯科的第一個女子。因爲她很關心俄國人，俄國人也很關心她，所以她的報告是新鮮而深入腠理的女性的見解，在其他記述俄國每日生活的文章中是少見的。她坦白直率地陳述本人對俄國男子——和女子——的觀念，將來尚擬以此資料作她著書的基礎。

女士在勞倫斯大學畢業後，任某雜誌的時裝記者五年，後又替一種婦女月刊寫廣告。一九四二年八月加入海外婦女情報處，後經派往莫斯科美國大使館服務，兼任「阿美利加」雜誌的駐莫斯科記者。上年又任美國大使館的文化委員。女士今已回到紐約，希望將來有日再赴俄國一遊。

美國姑娘吸引了狂蜂浪蝶

在進餐時上每道菜中間，甚至在嚼食之間，我一再和美國人跳舞。當我們跳舞時，俄國人便退在兩旁看着。每次跳畢以後，他們總鼓掌讚美。頓時「那跳舞的是一個眞正美國姑娘」一言，傳遍了全室。好奇來看的人，更比前多。最後有一個紅軍中尉大約和人賭東，笑嘻嘻地走到我們的桌子前，詢問我的同伴可否容許他請美國姑娘和他跳一次舞。

那些男孩子都說可以，我受了媚態的誘惑，便和那中尉跳舞。他緊抱着我的腰，伸直了我們的膀子，向跳舞場的遠端跳去。他的光亮的黑皮靴踏着我的步子，有時很重，——沒有比它更重的。但是他愛這樣，我也跟着他這樣。

當樂聲終止時，我的舞伴用他的雙手慇懃地捧着我的右手，柔情地吻了一下，並直對我的眼睛望着。於是領我回到我的坐位，又把我的手吻了一下，並向全桌的人道了一聲謝，便邁步走去。

這樣開了一個端，那些紅軍軍官便連一接二的前來請求跳舞。我的朋友立即宣佈一條定例，我只可以每隔一次和紅軍軍官同舞。每一個俄國人都像第一人那樣興奮地跳躍，完畢之後也吻吻我的手。

那夜「阿斯特利亞」中紅軍軍官的人數遠過文員，——後來我知道莫斯科的夜總會一律如此。許多人帶着妻子同來，那些婦女所穿的衣服，臃腫而帶灰黯色，她們跳舞時，也和她們的丈夫同樣着力。有些帶着年青的女朋友，並有些帶着浮蕩的女子，——她們和任何處的浮蕩女子大致相同，不過他們除了鑲着金牙齒，帶着硬胸罩以外，還有其他的不同點。她們所搽的橘紅色脣膏，比良家女郎更厚，——良家女郎非有女監護伴着，無論如何，不上餐館。

我是唯一的美國女郎可以隨意到處走動，因此我有很多的機會知道俄國夜生活的情形。我到莫斯科的時候，至多不過有三家餐館開着。其中的一家是「摩斯克伐」，戰時戰後都很熱鬧，它是最大的餐館，——有最大的跳舞廳，顧客最盛，取費很貴，鬧聲很大，爭鬥和激烈的辯論隨時會發生。

戰爭期中上午一時即厲行宵禁，米特羅火車，路上的交通，以及其他一切，到了那一個鐘點，便完全停止，只有關於軍事的除外。結果夜總會通宵喧譁，音樂隊三時告止，待者仍往來不絕地端着酒。許多客人，喝得醉醺醺的，惺忪欲睡，有些和人吵嘴有些和女子胡鬧。直到上午五時，宵禁開弛，那些能够回家的人便紛紛離館回去。



一隻受過訓練且曾畢業於馬戲學校的俄種老熊，當場表演跳舞，牠的名字叫 Mis Chka

外國人在一時之後仍能够出門。倘受盤問，只要拿出身份證，便可通行，證上有一個紅色的巨印，很爲觸目。我們美國人能够爭論說是只什在廣場的對面，我們每次走在外面，總能說服上着刺刀的巡邏隊放我們通行。

雖然盟軍進攻日的那夜是一個特別的例外，但我對於沒有俄國戰士和我跳舞的夜總會，少去光顧。我每次到了夜總會，他們要和我跳舞時，總先請我的同伴許可，跳舞之後，便揚長而去，已成了刻板文章。但有數次，喝飽伏特加酒，胸前佩着許多獎章的勇士，不畏和外國人交往的禁忌，坐在我們桌旁閒談，有時還高高興興地自請願意陪送我回寓。

紅軍機師深夜裏找尋刺激

在一個有狂風的寒夜中，住在國民旅館和我貼鄰的一個美國人敲敲牆壁，說身邊有餘下的盧布，不願睡覺，預備出去吃一餐半夜牛排，問我可願意同到「摩斯加伐」餐館去。

我們在遠距熱鬧的跳舞場的後面揀了兩個座坐下，吃着牛排。正在這個當兒，走來一個軀體强壯頭髮烏黑的紅軍駕機師，請給他一個火，趁機便坐下幫助我們喝完瓶中所餘的酒。這時有祕密偵探前來干涉他，——餐館的侍者都應捻走和外國人親近的俄國人，——

我們決計和他們對抗。我們三個人取一致行動，依然安穩地坐着。

大約因爲那駕機師胸前佩着獎章約二十枚的原故，我們終於獲得勝利。他叫了一客牛排，和伏特加酒。他蔑視我們淡味的酒，不够過癮，於是吃着談着，談及他的朋友參加法國諾曼第艦隊在北部作戰的情形，和他所抱能有一天駕駛美國四引擎飛機的夢想。

我們三人吃完牛排，再經跳舞，而覺得疲乏之時，已在上午二時。那駕機師說他有一個朋友，我們應同去訪問他。我們離開餐館，一路走着，勸他在這深夜不必去吵醒那睡着的友人，何況還有兩個外國人。他表示同情，但堅稱睡覺還太早，又說他的宿處在莫斯科外空軍營房中，約有十三哩路程。這時回去，定會發生周折，於是便問可否和我們一同回寓。

我們便答應了，到了旅館後，我們又圖打發那駕機師走路。但他很

是堅決，哭喪着臉說，路上結着冰，多麼難行，沿途的巡邏隊又多麼無情，滔滔地說了一大套。最後我的同伴說道，「好，叫他上來睡在我的牀上。倘若他遇到麻煩，由他自己去承當。」

我將這話繙譯成俄語，告訴了他。那眼淚將落下的駕機師發誓說，沒有比回營更惡劣的事，他又坦白地說道，「假使他們盤問我，我只說喝醉了，一切都記不得。」

我們走過門口警察的面前，只裝彼此不認識，那駕機師跟着我們上樓，三人都用脚尖走着，以免驚醒那好管閒事值夜的矮小老人。他那像獵狗般的臉兒正埋在他的臂間睡着了。



蘇聯婦女拿着鐵鏟，於雪地中在航空總會人行道旁挖掘一條狹窄的小路。

我們把手指按在脣上，屢次止住那好說話的客人開口，直上四層樓，到了我們所住的一層。總算好，沒有出岔兒。

我們把那飛機師藏在一個角落裏，再去叫醒那管樓的老婦，拿到房門鑰匙。那老婦在半醒的狀態下交出鑰匙後，便又鼾聲呼呼了。

我走進我同伴的臥室，替他在堅硬的小牀上舖了六條被窩，又放上一個枕頭。當我離室時，那飛機師已脫去皮靴罩褂上牀了。我們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他怎麼溜出旅館，不被人發覺。但他竟達到這個目的。兩星期後，我在「摩斯克伐」又遇見他，他仍在告假尋樂，他曾和我跳舞一次。

青年婦女只能在派對交際

因爲莫斯科的青年婦女如果出現在夜總會中，便將喪失名譽，所以家庭派對是一個社會的大交際。但是常以來賓擁擠爲苦，甚至少數的來賓也能把有兩個房間的一個寓所擠得滿滿的。新到莫斯科的美國人參加來賓不拘禮節，隨意躺臥在地板上的一個派對，比參加來賓循規蹈矩，端坐不動的一個派對，覺得安全，因爲俄國人慣喜邀約一羣陌生人舉行派對，恣情行樂，——正如傳聞史太林的副官在克里甯宮中舉行大派對時所取的作風。

我的朋友亞力山大和沃爾迦，（綽號薩夏和沃里亞）某次邀約六個美國人和六個俄國人舉行一個派對。我們美國人先在距離幾間門面的遠處集合，然後兩個兩個地走到友人家中，以免引人注意。那一間正房長約十六呎，闊約十二呎，塞滿了家具和來賓。一張大桌子的四周安置了十二張靠背椅和無背的凳子，一架小留聲機由一張扭曲的唱片尖銳地發出俄國的吉士曲，許多盤子盛着動人食慾的物品和黑麵包，每隔三盤有一瓶伏特加酒，和一瓶淡酒。

最後的一個來賓到後，大家便各就座，顯然沒有分配坐位的禮式。但恰巧每一個美國人左右各有一個俄國人。

舉杯祝頌美軍少校受捉弄

於是舉杯祝飲，——等於尋樂趣——便開始了。我知道所將遭遇的一切，我只關切坐在我對面的一個美國少校。他剛到莫斯科，顯然還未人將莫斯科夜生活的事實告訴他。他的左右是兩個前紅軍女軍官，長着肥圓的臉兒，舉動很覺活潑，當然她們知道所當做的一切，——他們却做了。

我首先舉杯祝頌沃里亞的母親，於是便發動了後此的一切。我因爲是女子，有權用淡酒祝福。我左面坐着一個白膚金髮碧眼女郎名薩夏，右面是一個黑膚大眼放蕩的紅軍坦克車員名米夏，當時兩人賽飲伏特加酒。我拒絕參加，一面注視着那少校。

那少校的美麗同伴之一，輕輕在他的手腕上拍了一下，於是舉杯祝頌「美國陸軍和紅軍。」少佐是個男子，不得不飲伏特加酒祝頌杯，並且他是受頌的美國陸軍的一份子，不得不乾杯。

同時那狡黠而未飲第一次祝頌酒的女郎已先偷偷地吃了「柴庫斯基菜」，其中有可以止醉的黑麵包。第一次祝頌完畢三分鐘後，她即站起舉杯祝頌戰勝法西斯黨。少校又乾杯一次。

於是他便吃他盤子中滿堆着的醃魚，同時第一個女郎已將她的第一菜道吃得精光。現在她又出馬競爭，並和少校作不注意的談話，忽然發覺他已是四個兒童的父親。

「啊，」她歡呼道，「全世界中沒有比祝頌兒童更美的，我祝頌你的兒童和一切兒童。」

容光煥發的少校表示同情，他在不足十五分鐘內一連作了三次伏特加酒的乾杯。他差不多還沒有動及盤中的餐品，但他的兩個同伴却又在運用她們的腦筋了。現在另一個女郎又圖把他鼓動起來。

「敬祝特羅—羅—羅茲巴，」她用嬌美的音聲舉起她的小酒杯喊道，「敬祝我們兩個偉大民族間的友誼。」

這時少校英氣勃勃，他對我霎霎眼睛道，「喂，——這是喝酒的好方法。我能够這樣喝上多時。」

他果然如此。那兩個女郎仍在想那男子所不能漠然不顧的祝頌，——祝頌史太林祝頌羅斯福，祝頌和平，甚至祝頌健康。那少校確然是個漢子，但是……

同去的美國人，除少校外，都知道這是故意地作弄，便主張隨量喝，不必乾杯。那些俄國人都露出些自矜之色。但派對在上午二時散會時，那少校是我們中間的唯一受創者。於是由兩人挾着他的左臂右臂，扶他出門，並用一條絲巾塞入他的嘴中，不使他發出低沉的哀鳴。他在哀鳴之中懇求世人「不要把我埋在寂寞的草原上上上！」

美式陳設羨煞了俄國男女

我在奉派住在使館外的一個寓所時，便能自己舉行派對若干次。我的寓所是在一座俄國公寓中，共有三個房間，——並無警察守門，——却成了一個吸收好奇者的磁鉄。

我的簡單的陳設都是美國製品，其中有寓所常用的皮背大椅、硬背長凳、大長桌、高脚牀等，所來的賓客都羨慕室中的「空敞」。最佳的是有一間跳舞室。其他吸引觀聽的物品是美國吉士樂的唱片，和家庭電影。

我的習慣是先邀一個我所熟識的俄國人，再請他或她代邀派對的餘人。這個方法可使俄國人沒有碰到向不認識或不能信任者的危險。某次我在準備好了葡萄汁和波本酒，用雪花膏搽臉正完畢時，所邀的五個俄國男子和四個俄國女郎全體都在早半小時到臨。這是值得紀述的一次。

我把男子驅入會客室，四個女郎却擁進我的臥室，那時我已裝扮完畢。五分鐘後，她們試試戴起我的帽子，穿上我的鞋子，睡在我的彈簧牀上，試試它的反躍，細細地察看我的首飾匣，和試用我的化粧品，後來又把它擦去，再搽上她們自己的橘紅色。她們對於各樣東西，都發憨笑，尤其是對於我的古怪習慣，把襯衣穿在大紅色的緊身外面。當她們撩起裙子給我看她們怎麼把白棉布的襯衣塞在長及膝頭的灰色褲子裏面，我也對她們憨笑。

最後我使她們離開梳粧臺，而入會客室，發覺那五個男子都聚在我的廚房中。一個人把製冰箱拖離牆壁，察看頂上的發動機，另一個人把門打開，抽出一隻冰盤。還有兩個人找到烘麵包器，第五個人却坐在窗檻上細細地看它。

我把自來水龍頭下的冰盤拿起，把方冰塊放在碗中，然後再用水裝滿冰盤。（後來我見那第一次來的客人名寨琪的，會入廚房數次，用他的手指試驗結冰方法。從此之後，我舉行派對，寨琪在座時，他成了一個管冰人，沒有旁人能够移動那冰塊。）我又對那癖好烘麵包器的三個人用一片麵包表演用法。他們很是奇怪，堅請我把它拿到會客室中表演給那些女郎看。

好奇心理冒險來參加舞會

我每舉行派對，食是一個問題，因爲俄國人吃喝同時並行，並且吃量很大。但是我在開映電影以前只供應鷄尾酒，連同一盤副食品，那些常常是塗有乳酪的小圓塊美味的白麵包。陌生的俄國人見了這種奇異的茶杯會表示驚愕，難道喝酒沒有下酒品，只有這一點點小食物嗎？

電影映畢，我便端上美國的晚餐，那些食物都放在桌子上，——肉餅、餅乾、南瓜餅、蘋果餅、——椅子沿四周牆壁放着。我的一個認識較久的朋友便解釋道，因爲里莎只有這樣一張小桌子，而且椅子不多，所以各人可隨意自便，坐在他所喜歡坐的地方。這種怪狀並不足異。俄國人是善於野餐的，末了我們多盤腿坐在地板上。

更惹人奇怪的，我的來賓都愛吸美國紙烟，——其中一個常常請給他一枝「喜鵲牌」，——但是他們初吸的時候，一時不謹愼因此引起一

陣紛擾。原來俄國的紙烟名「巴披羅西」，一大半是紙。每枝紙烟上有一個二吋長硬紙做成的烟管，紙烟本身只長一吋半。他們第一次吸我們美國的紙烟時，用牙齒咬着，以致滿嘴都沾着濕透的烟屑。

我所認識在莫斯科的俄國人，大都須在十時三十分或十一時才去工作，這時常成爲派對的另一問題。他們老是不要回家。所以到了上午一時左右，我便向我的朋友之一表露時間已不早了。頓時席上傳說里查契加須在八點鐘起身，九點鐘工作，他應當回家了。

他們終於告別，彼此大聲談着，下了樓梯，消沒在黑暗之中。有些下次仍舊應請光顧，有些永不再來，更有些冒險參加派對三四次，等到他們的好奇心償願時，決計不再和外國人交往，以免被秘密警察發覺而多麻煩。

我因在俄國人中結識了不少朋友，常在晚間受人邀請，出去消遣。有時一個朋友發來電話，說有不速之客從俄迭薩或列寗格勒或沃木斯克到來，要會會一位眞正活潑的美國小姐。我又時常被人請求勿穿那褐黃色的衣服，我因爲俄國朋友大都衣服襤褸，所以愛穿那套服裝，這樣可使我坐在俄國人中間不太顯著。他們却說「請你穿得像一位美國人。將你的頭髮梳在頭頂上，用你的化粧品，穿上你的紅衣服，和淺藍色的罩衫。」

我遵命打扮好了出門，心想這有些兒傻氣，眞好像動物園中出來的東西。但我切望見見那從沃木斯克來的客人，正像他切望見我一般。不過彼此常常因言語問題發生障礙，我們只能彼此認爲朋友的朋友。我們所談的是物品的配給，德人的殘暴，和我們兩大國間的異見。除此以外，從未涉及他事。

一個美國青年女子在莫斯科旅行，乘坐汽車是一樁闊綽的事，所以我喜借用辦公處的汽車。但我從未駛出莫斯科八十哩之外。俄國的道路並不引起旅行者的興趣，雖然你會獲旅行的准許。飛機和火車是長路程的唯一交通物，但在一九四六年夏季以前，甚致還只許有優先權的旅行者乘坐飛機或火車。



一個蘇聯技藝者表演轉盆絕技，看他手足並用，同時旋轉七個盆子，的確藝技純熟。

假期旅行遇到了秘密警察

戰爭終止後一年，克里寗宮宣佈取銷旅行的限制條例，所以福開森女士和我決計到黑海去休假，而乘火車出發。起初一切進行順利，假使我們不打定主意，離開內國旅行局所許的旅行路程去試試外國人在俄國得享的自由，究達何種程度，那末，無疑的仍可繼續順利。我們又決計試試不用外國外交人員的身份證，能够前行至多麼遠。

火車到了蒂弗里斯，我們準備作二十四小時的遊覽，途中遇見一個喬其亞的青年農婦，她勸我們明天到哥里地方去作中午的野餐，火車三小時可到，趁此可以看看史太林的誕生地。我們依了她的話，到了那兒，看到各種建築物，連同那產生 Joseph Vissarionovitch Djugashvili 的低矮木屋，現在那木屋已圍在一所華美的希臘廟中。

我們走着看着，並吃飽了野餐。我們在六點鐘火車開回蒂弗里斯以前，只餘兩小時，因此便回到火車站。我們的嚮導離開我們前去購車票。

這時一個油皮膚而有雙下頦穿着軍服的大漢走進車站。我們起初並未注意，直到他用俄語愉快地邀我們出去看些「有趣的東西。」那天天氣很熱，那漢的軍服並不整潔，我後來記得他把他的帽子推在腦後。他領我們經過一個有平坦草坪的花園，並經過一條古雅的石走道，而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屋，我以爲那大約是博物館。

我們走進一個長方形的房間，裏面放着一張長桌子，和一張像辦公用的寫字桌。那大漢給我們椅子坐下，他自己坐在寫字桌前，並把帽子除下，翻轉放在桌上。我見了一楞。那帽子是紅藍色，只有秘密警察人員才戴的，原來那漢是秘密警察隊中的一個中尉。我抬頭看看窗子，裝着鐵條的格子。門是關閉着。我用肘輕輕地推動福開森女士，問道，「你看見了嗎，我們已在監獄中了？」

監禁室中受到嚴格的盤詰

那粗鄙的中尉不許我們說美國話，咆哮着道：「你倆都會說俄國話

啊。」我回答他我是會說的，但是我的朋友只會說一些兒。

他笑了一笑。他有着厚嘴脣，他的一笑是不含好意的。「很好，說吧。你們是誰？爲什麼到這兒來？」

我告訴他我的名字是伊里莎維太·伊甘，我是美國人，從莫斯科前往巴士米去休假。我的朋友伊爾瑪·福開森，也從莫斯科往巴土米。我們的路程由內國旅行局劃定，取道蒂茀里斯，我們到了那兒，決計作短遊，一看史太林元帥的誕生地。我們已看見一切，現在正等候火車返蒂茀里斯，再換車前往黑海。

「現在，」我說，「我知道你是秘密警務員。請你告訴我爲什麼扣留我們在這兒，我們怎麼來得及趕上火車？」

「火車嗎？」他露齒笑着說道，「你們不必爲火車憂慮。」

當盤問開始時，有一個淺黑色矮小的漢子走進室中，靜靜地坐着。我認爲他是本區共產黨的祕書，不過前來旁聽罷了。那中尉於是向他在笑聲中作了一回批評。

我又開始指明我們都有內國旅行局所發的車票，是合法的旅行者。莫斯科已取銷戰時取締旅行條例，他沒有權制止我們。

「現在，伊里莎維太同志——」那中尉阻止我道。

我立刻也止住他道，「我不是你的同志，你不應該稱我伊里維莎太。請你規矩地稱呼我。」

這使他窘住了。他用喬其亞的話狼狽地和那黨員談了幾句，又注意攻擊我。他叫我拿出護照來。我說，「你身爲秘密警務人員，應該知道我們在蒂茀里斯旅館登記後，內國旅行局立即把護照收去，須待我們出發時才能收回。」

現在我們的火車將要開往蒂茀里斯了。我又對那中尉說了許多話，要求他立刻作決定。我堅稱假使我們趕不上這次火車，那末，應該許我們和蒂茀里斯的內國旅行局並莫斯科的朋友通話。這把他難住了。他說他須將這事請他的上尉裁決。

「趕快叫你的上尉來，」我說，「我要和他討論這樁誘捕事件。你說領我們去看有趣的東西，讓我們看看你的上尉。」

轉瞬間他和一個長身稀髮的上尉回到室中。中尉滔滔不絕地談着，上尉却面露憂色。他們在一個角落裏和那黨員用喬其亞的低聲話喃喃地會商了半響，於是大尉來到桌前，向我問話。他所問的一切，全和中尉所問的相同，並得到相同的答語。於是他又提出一句他的肥副官所未問過的話：「內國旅行局會規定你的路程可到哥里嗎？」我承認沒有，他聳聳肩問道，「明白嗎？」

「不明白，」我發出銳利的怒聲道，「難道沒有特別護照便禁止行一次野餐嗎？我們由蒂茀里斯乘區間車來到這兒，行一次野餐，並看看偉大的史太林的誕生地，這難道也違法嗎？」

這一番爭執，並無效果。上尉喃喃地說了幾句，便離開室中。這時離火車開行時間只有十五分鐘，我俳那中尉叫上尉趕快回來。他便走出，接着那黨員也走出。火車來了，並開走了。福開森女士和我由有鐵條格欄的窗子中清楚地聽到火車轟轟地駛行聲。

這時我心中有些發急了。內國旅行局或我們的大使館怎麼查明我們的所在呢？我們豈不是已陷入淵中，不能自拔嗎？我承認我們當時既憂且懼。

說明身份得到了最後勝利

最後，上尉和中尉都回到室中，他們又盤問我們的嚮導。她所說的全和我們所說的符合。但那兩人仍然沒有動靜，而不放鬆我們。可是到了這時，我知道我們已到了攤開招牌的時間，——希望用這最後一着得到勝利。

我挺直了身子，抽了一口長氣，而使我的話字字有勁。

「聽着，大尉先生，我是美國大使館的外交委員，又是情報文化局在莫斯科出版的阿美利加雜誌的記者。我的朋友是美國大使館的外交委員，又是在莫斯科出版的不列顛盟邦雜誌的記者。現在你可滿意了嗎？」

於是上尉瞪眼看着我們，他的瘦削的面頰頓時痙攣起來。他怒氣冲冲地回轉頭來罵那中尉，雖是說喬其亞的話，但我知道他在說：「猪養的會叫的兒子！你自以爲聰明，偵明一切，把人捉來。這把我們累住了。外交官啊！有特免權的外交官啊！沒有一人能够捉他們。假使我們兩人未因這件事丟了腦袋，那眞是萬幸了。」

我插言問那上尉，我們現在能否走了。「但是確然，確然，是一個大大的過失……你們知道，當然的，你們並沒有被捕……」

「沒有被捕嗎？趕不上火車，趕不上在蒂茀里斯的快車，怎麼說假使他及時放掉我們，趕上火車，我們還可認爲沒有被捕。因爲這……」

上尉立刻打電話叫站長來。不一會兒，一個矮小的漢子走進室中，「開往蒂茀里斯的快車——什麼時候到啊？止住它！」

那矮個子和聲答道，「這可辦不到，上尉同志。快車是不能够叫它停下的。」

上尉用何種臉色對待那站長，我不知道。我只見那小個子臉上頓時

失色，「是——是，上尉同志，我定止住那快車便了。」

十分鐘後，福開森女士和我進了一間裝飾華美的火車客室。當我們跨上火車踏步時，由鞠躬盡禮的上尉伸手爲助，站在他背後的中尉害羞地含笑着，一手拿着福開森女士的大衣。上尉還友好地發了他的最後一笑。

「請你們起着，公民，」他說道，「你們並沒有被捕。像我這樣的一個小職位，不過是個大尉，決不敢，你們知道的，盤問外交官。」

那夜我不能安睡。我左思右想，假使我們不是有特免權的外交官，那便不知要受什麼待遇呢。

以德報德保護喪失自由者

俄國人沒有一個享有免受拘捕權。但他們抱着宿命主義，和美國人結交，常常使我驚異。他們和我交友，有喪失職業、配給簿、甚至租屋權的危險。我覺得必須竭力保護他們，回報他們的厚意。我最關心保護的，沒有比那替我買聖誕樹裝飾品的漢子更爲殷切。

在我居住莫斯科慶第二個聖誕節時，聽到「摩斯托格」百貨商店有服飾品出售，便去選購。到了那兒，只見出售雜物櫃前圍着五排人。我不能老等着，便擠到前排。但我對於那些東西，報不出俄國名字，這把我窘住了。我便向周圍一瞥，希望得到幫助我的人，只見右面是一個矮身段的紅軍駕機師，左面是一個穿着平民服裝，臉色帶黑，似乎喜歡研究的溫善青年。大約因爲他至少身高五呎十吋的原故，我便回頭向着他。

「可否承情……」我開始用俄國話說道。

他臉上發出眞正熱情可愛的笑容說道，「隨你的便，女公民……」

我先告訴他我是美國人，後又告訴他我要買幾件裝飾品，却不知道它們的名稱。

「你只要指出你所要買的，」他含笑說道，「我樂於替你辦好。」我指出了，他替我都買好了。我謝謝他。於是我們便互相分別，——像這麼簡單。

約一個月後，我在「波爾夏伊」劇場，兩幕中間休息時散步。他正站在臺階上，我倆的目光恰巧對射着。我對他一笑，他的眼睛發出光輝。他微微地點了一下頭。他在這裏很是謹愼，他不願和一個外國陌生女子交際，所以我決意忘記他。

隔了一會兒，我們都各就座。我用借得的望遠鏡向劇場四周一望，又看見了他。他也用望遠鏡望着我。我放下望遠鏡，發了一笑。他也回我一笑。這樣便過去了。

偶然談話表現出主義不同

約在兩星期後，我在旅館中的理髮所修指甲，他也在那兒剪髮，彼此又相會面。兩人同時付了盧卜，他便跟着我走出。我並不向大使館走去，以避免謹愼守望的衞士，而拆向相反的一方面，故意作無目的的散步。在相隔一座房屋遠近以內，我聽到滿覆白雪的人行道上有急步聲，我向旁邊一瞥，他正含羞地作露齒笑。

「俄文功課」他用英語問道，「進進怎麼啊？」

我正在想着答語，他已走上前來，停住了步，用正確的美國語音向我道歉「先對我打招呼。」我問他曾在什麼地方學美文。爲什麼前在「摩斯托格」商店不說英語。這樣把他的道歉支過了。

他於是用俄語答道，「我說英國話並不好。至於會說的原故，一因我是冶金學家，英文是必修科，一因我曾在烏拉爾充美國鑛務工程師的譯員數年。更因我母親的第一個丈夫是英國人。」

他停了一會沒說話。但他的眼睜却霎着，於是他又說道，「但是自從九年前那美國鑛務工程師奉命回國後，我和美國人說話，你還是第一位哩。」

「你當然知道，」他接着說，「我們俄國人不許和外國人接觸，——我不應和你一同走着。你不要以爲我不贊成這種條例。我是贊成的。我相信不許俄國人會晤外國人，是一件佳事。」

我便和他辯論。我說現在這個世界，因爲有了無線電和飛機，已經縮小了。世界上的一切人民應該知道旁的一切人民，那才能造成和平和友愛哩。

「不」，他說道，「我們的國家還幼稚哩。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在全世界中是最前進的，可是還未鞏固。我們還沒有物質上的享樂，我們的人民還未聰明。假使他們知道我們必須生活的方法和大資本主義國的方法大不相同，那末，定有許多人對於國家要過份吹毛求疵的。」

他又說他和一個外國人談話，並不覺得良心不安，因爲他對於他的生活和前途，都極滿意，而能抵抗「誘惑」。

「但是，我不是傻子，」他又說，「我知道今天和你散步談話，已破壞了不成文的法律。無論如何，我必在另一天和你再談一次。星期日下午五點鐘在高哥洛夫斯基街，好嗎？」

我說好的，我了解其中一切。他難道不惜冒一些險，借此練習他的英語嗎？

友誼日進到臨了愛河邊緣

他臉上泛出紅色，於是羞答答地露齒一笑，對我的眼睛直望着，「這並不是爲了英語。我願意認識你。所以——我們可以在星期日一同散步嗎？」

我照任何女郎所願說的話回答他。可以。在我們分別後，我才想起我們甚至並未自我介紹。

莫斯科的冬季在四時三十分天已黑了。我們在約定的那天，彼此並不費事而相會了。我們同步經過普式金廣場上部的小公園，走出那條街。這次我首先發動。他或者已知道我的名字，但我仍說道，「我的名字是伊里莎伯。請問你的呢？」

他告訴我，——亞山克才——，又問我父親的名字的第一字。我說是威廉。他告訴我他父親的名字是米克海爾。這樣使我們兩人都有了正式稱呼，以後幾次會面，我們總用伊里莎維太·伐西里夫那，和亞山克才·米克海爾洛維樞。我們曾約會了多次，並在寒夜中步行過許多哩。

在第三次相會時，亞山克才挾了一束剪報，——關於俄國女牲科學家·醫師·著作家·政治家·軍人的事聞。我說這些事聞辦公所都已蒐集到了。他勉強自辯說，他確要我知道蘇聯給予它婦女的種種巨大機會。

我忽然覺悟亞力克才已在向我求愛了。他存心企圖將我賣給蘇聯的前途。

我們在全冬中結件散步，——每週一兩次。春季到臨時，我們的友誼雖然已到了以里莎與亞洛夏相稱的階段，依然只有散步。亞力克才從未到過我的寓所，我除在街上外，沒在他處和他會過面。

五月中的某天，我們同乘火車前往鄉間，在一森林邊際的小村車站下車。我們步行着穿過濕葉，走到剛在發綠的一個小丘上。我們共吃中午的野餐，然後在日光中漫步，走入本村的木屋叢中。

小草屋中一幕求愛的鏡頭

亞洛夏止往一個皺紋滿面的慈祥老婦，問她村中可有地方買一杯茶喝。她邀我們到她的屋子裏去。我們走進那老婦的草屋時，我對亞力克才低低說明必須告訴那老婦我是美國人。

他說明了。她却似乎並不怕我，含笑對我估量了一會，又回頭問亞洛夏道，「你呢，孩子，你是那年青美國姑娘的丈夫嗎？」

亞洛夏對我望着，「我怎麼回答啊！我可以告訴她，里莎，不久將做你的丈夫嗎？」於是他又用俄語迅速發出諞諞動聽的話，讓我這麼「說吧，我的親愛的。你願意和我住在俄國，——做我的妻子，——加入我，和我的同胞嗎？……」

我早知道她將發這套話。可是這簡直來得太驟了。我記不淸楚亞洛夏向我作熱烈請求時所發的每句話，但那法旨是，他現向我貢獻他權力所能給的最大禮品；我應當嫁給他，而成蘇聯的公民，而爲了全世界共產的友愛，勿再對帝國主義者所施的資本主義作虛僞的崇拜，藉此達到新時代婦女的命運。

這一個建議假使沒有政治性的曲調，而在莫斯科河河濱月光之下，甚至在一個農舍之中提出，我眞正不知怎麼回答是好。但是這時我不得不對那站在比亞洛夏向稍遠的老婦望着。我見她的目光忽爾射在他的身上，忽爾注視着我。他瘦弱的身軀上身穿着斜紋毛羢布所製幾已破敝的藍色大衣，下身穿着褐色的褲子。我呢，穿着芥色呢布服裝，雖已陳舊，但還筆挺，而且裁剪合身。

我覺悟亞力克才用俄語發言的意思。那老婦睜眼凝視着我，等我回話，以爲我不會應允，而亞力才克却未覺得。

「亞洛夏」，我說道，我雖用英語但我的答語却用美國人的口氣。「你是溫善多情，而又極愛國的。但是我不能嫁你。並不是爲了我看見女主人目中表情的原故，也不是爲了你娶了我所將有的遭遇，因爲這事和衣食住毫無關係，也不是爲了你主張俄國人當和外國人隔離的原故。

「相信我，亞洛夏，我不能嫁你——」我說到這裏，我的話幾乎不能成聲，因爲他的狀態以前從未像這時氣概堂堂，令人羨慕，令人傾心。——「因爲你並非眞正愛我。你愛的是俄羅斯。你愛收一個信徒。你要得一個門徒，不是要得一個妻子。」

現在我已能把持我自已，因爲紅軍中的男女——航空員、步兵、警察、主婦、學生、——全數每日生活在秘密警察降臨的恐怖中的種種事實，一時都奔集在我的腦海中。

「我是一個美國女子，亞洛夏，」我作結語道，「我的骨髓中培養着一種信心，即一個男子——或女子——不是生而爲國家服務的，却是國家生而爲男子或女子服務的。」

當我寫此時，似乎有些兒自負，我承認這點。但是我並不以爲眞正如此，——在樹林間的老婦草屋中。至少我從未因說這話而抱憾。我想——我幾乎知道——今天俄國有一個男子，他有時也會想到應否享受住在一個人民可以隨意自由行動自由思想的國度裏的幸福。

加拿大夏季旅行情報（托隆多通訊）

孫沛甘

加拿大的旅行事業，去年打破新的紀錄，一九四七年的前途却是更有希望。據俄塔瓦的加拿大政府旅行局報告，今年開始以來，各方向該局探聽夏季遊覽加拿大的詢問事件，平均每天有一千一百起之多，比較過去要增加一倍有奇。根據領土統計局所發表，以美國人最佔多數的旅客，一九四六年在加拿大共化去了二一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項數字比較一九二九年的最高紀錄，還增加了百分之七。在另一方面，加拿大人去年在國外旅行所費為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多數也用之於美國。

今年夏季，美國人往加拿大旅行者，其所攜美金的價值，可與加幣獲得同樣的比價。目下加拿大的食品供給已頗充足，其取費與在美國大略相同，有些吃的東西還可以比較便宜些。衣着方面，兩者之比率，亦復相等。



「碧玉」公園係加拿大國家公園，崇山峻嶺，白雪皚皚，雖暮春猶然。

餐館和旅社的服務，比起了戰時和戰事結束之後的時期中，已進步多多；旅客們所需要的，隨時可以獲得了。大都市間的旅館和寓所，雖然尚感覺缺乏，修繕更新，和新的建築却也漸見增多。汽油的售價，比較在美國還貴得多，尤其在翁泰利俄和魁北克兩地，還要加上一角一分的附稅。

自去夏以來，加拿大各遊覽區和旅館，咸在從事於戰後的修理和革新，重要地區新的旅館，和新的遊覽區及營幕等增闢添設了不少。關於交通及運輸方面，像公路上新的公共汽車路線，各航空線添設巨型的專包機和新式載客機，各鐵路線也大加改進，添置新型客車及臥車。沿海岸及大湖濱新的輪船亦頗多係最新式者。

各旅館的設備大約與去年無所出入。以前對於旅館及遊覽區的房金管制辦法業已取銷，今年房金的增加約為百分之十至十五。上等房間每天大約為美金七元，遊覽區美國設備的房間，平均每星期取費自三十五元至七十五元美金不等，比較華麗的旅館，其代價大約還要貴些。因為求過於供的關係，若非事前預先訂定房間，臨時往往有向隅之憾。

膳食在加拿大猶在價格管制之下，上等的一餐約為美金一元。肉類配給制已取銷，但餐館逢每星期二和五，仍遵從當局規定不售肉食。遊客如住鄉間有數星期之耽擱者，應向各當地戰時價格局和商會登記申請配給票，因為牛油和糖二者仍舊採用配給制。

遊覽地區

加拿大遊覽地區極多，對於各式各樣口味不同的遊客，都可以找到適當和滿足的對象。沿大西洋岸各省，如諾發斯科喜阿、新布隆斯威克、和愛德華太子島等，風景明媚，氣候宜人。除了內地的風景外，鹽水區的垂釣又為消遣之最佳去處。即使不喜歡拿釣竿魚鈎，那末當地的山光水色，也儘够流連的了。

魁北克除了天然風景之外，又富有異國的情調，因為當地流行法蘭西語，無論在加斯培沿岸、聖勞倫斯海灣，或者魁北克和蒙特利爾的各大城市，到處可用法語對話，趣味盎然。加拿大各地之差可與美國東部比擬者，自當推翁泰利俄，在大湖區的湖沼，其風景之美，最為遊客所激賞。

加拿大西部的曼尼托巴、薩斯卡徹溫、和阿爾柏塔諸省，草莽原野，勝景天然，國家公園和遊息地區，廣至數千英方里，極可盡馳驅騁



加拿大遊覽區山明水秀，引人入勝，尤以泛舟爲最。

懷之樂。著名的落磯山起至阿爾柏塔，蜿蜒至英屬哥倫比亞。戰事期中歇業之各華貴大旅館及營幕設備等，今夏均已復業，供給各方遊客應用，而且在旅館內服務者，都係暑假期中的各大學生，由富有旅館經驗的專家訓導服役。譬如阿爾柏塔的美藝大學學生，今夏就在班夫地方遊覽區服役，半工半讀，以度這個漫漫長夏。歡喜運動的遊客們在那裏可以參加野跑爬山等俱樂部，從事各種山水活動。

倘然由美國東部出發，魁北克、翁泰利俄可謂近在咫尺了。搭乘火車只須一夜，駕駛汽車一天之功，飛機則僅一小時半，便可到達。距離魁北克城很近的各小村落，還是保持着二百年前的法蘭西人風俗習慣，從前英國人從法國人手中取得加拿大時的各城市，歷史古蹟，到處可見者，爲數亦着實不少。蒙特利爾北部爲加拿大最大之城市，當地各遊覽區多數常年開放，遊客隨時可以獲得供應，從華麗的旅館直到鄉村小屋，無一不備，遊客們可各就自已需要和口味，加以適當的選擇。

翁泰利俄的遊覽地區集中於托隆多之北，馬斯科卡湖、佐基阿灣、和喀瓦石湖區域。那裏小旅館和供給成人租用的營幕爲數頗多，設備與價格等級各各不同，可以任意擇定。鄉村間租屋也非常便利，時期可短自數星期，長至整個的夏季。假使遊客們歡喜獨自租用一個小島嶼，可向翁泰利俄政府申請購買或長期租賃。性喜活動的遊客，可以隨時利用船隻，從翁泰利俄各城鎮往遊各湖沼及鄉村。

如果能租用一架包機，由航空往遊加拿大各地，甚至遙遠北冰洋區域，其所得必更動人。來往於加拿大西北部馬肯齊河和北冰洋的明輪式汽舟，客位的設備，很是有限。

時間富裕而又幸運地買得到船票的遊客，從六月底至十月初，可以在行駛於蒙特利爾至東部北冰洋及赫特森海灣區的船上，很舒適的銷磨整個的夏季。

東西勝景

加拿大東部的加斯培半島，雖無高尙旅館的設備，而許多小客棧却也別有風味，每人每天收費約爲美元一塊錢。採用美國習慣和方式的旅館也不少，價格包括膳食在內，各客寓膳食極佳，尤其以海鮮爲最著名，因爲加斯培人以捕漁爲業的頗多，膳食現在還採取管制，價格比五年前稍爲貴些。

加斯培鄉村具有不少釣遊和消夏勝區，海水浴場和運動垂釣設備尤稱完美。其地沒有枯草熱病症發現，因之在秋季遊人更趨之若鶩。柏西

岩及布納文邱島的景色最稱動人，每當塘鵝或海鷗高翔，蔽天盡作白色，這種奇景曾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遊客。由聖勞倫斯河東岸蒙菊里出發，週遊加斯倍半島，三天至四天遊程，包括一切費用在內，行程五百五十英里的汽車遊覽，票價每人爲七十五至八十五美元。加拿大國家鐵道環繞着這加斯倍半島。

富有歷史性的魁培克城，風景之佳亦膾炙人口，在山上可以遠眺廣漠的聖勞倫斯，加拿大總督每屆夏季便在魁北克衛城中消夏。戰事期中羅斯福、邱吉爾便在這裏舉行過會議。魁北克城中有現代化的高尙旅館，每天代價自美金四元起。

加拿大最大的都市當推蒙特利爾，有夜總會，有華貴的大旅館，雖然地居大西洋之內地一千多英里，但是港埠所具的繁華遝雜，這裏應有盡有。魁北克和加斯倍以法語爲中心，這裏則英法語並用。百貨商店裏的電梯駕駛女郎，就用英法兩種語言表示樓層數目。蒙特利爾街道整潔寬大，古老或偉大的建築，像教堂、紀念像碑等，爲數不少。

西部加拿大以大山雪景，及陸地原野勝跡，爲人稱道，已如上述。兩大鐵道——加拿大太平洋和加拿大國民——幹線，橫亘高原，稱雄全境。冬末春初，積雪還沒有溶化，你可以遠眺高山之巔，好像一個壯士穿着白色的戰袍，向大自然界挑戰。及至春盡夏來，山野一片翠綠，森森林海，蔚爲大觀。著名的「碧玉」公園，和勞勃生山區，加拿大國民鐵道可以直達。

從兩鐵道終點的溫哥華往北美，旅客水陸聯運——太平洋大東鐵道，最爲便捷。假如從紐約出發往遊加拿大，來回火車價爲一七二、二一美元，包括捐稅。旅客從溫哥華至維多利亞，並遊班夫溫泉及「碧玉」公園等勝景，時間費用，皆稱經濟，夏季取此遊程者殊衆。

鼎新染織公司

出品種類

霸王藍布　馬球元色嗶嘰
馬球漂布　金九鼎清水漂布
金九鼎士林　金九鼎絲光洋紗
襯衫府綢　各式男女線呢

註冊商標

鼎新圖　霸王圖　金九鼎　馬球圖
豐壽圖　武鄉圖　蝶戀花　賢孝子

兼營代客整理漂染交貨迅速

廠　址：上海嘉善路六百號　電話：七七〇〇二　七七〇〇三

事務所：上海寧海西路五十號　電話：八八四五八　八二四四六

旅行寫生漫談

任微音

藝術家的快樂，是指精力及體力的勞動而得的成績，却不是勞動的本身。許許多多人，談起旅行寫生，往往只看見畫家成品後的快樂，而不知道作品產生的艱難，我在美術專科學校上課，第一次帶學生出去野外寫生，往往都興高采烈，但是臨場一試寫生的滋味之後，許多人都望而怯步了。

氣候的變幻

旅行本來是勞頓的事情，而旅行寫生又要化上較普通旅行更多幾倍的精力。尤其是一個西洋畫作者，作品所發生的困難更多，旅途中間，任何機會都是非常短暫的，作人物畫不容如安居作畫時的好整以暇，作風景畫更須把握氣候的幻變，及風物的特色，我有幾次痛苦的（也可以說是快樂的）作畫經驗，還都是我和自然條件奮鬥作畫的很好紀念，一次是四川峨嵋金頂，時當十一月間，雪風裂面的時間，海拔萬呎的金頂上面，只有稀落的冷杉，以及擁塞滿徑的短整抗冷植物，這些抗冷植物爲勁烈的霜風吹泛出無比的金黃艷紅，這裏的畫境雖極高，要趁着四日中瞬暫的晴霽，要抵抗霜風殘酷的侵襲作一幅油畫，確非易事，但這幅畫終於作成了，當時，滿心歡慰，等我下山重到九老洞的較溫地帶，才發覺兩手已經凍腫，而臉皮却整整的褪下一層皮來。

另一次是畫金頂的佛光，「佛光」是自然奇蹟之一，也是佛徵的傳奇故事，峨眉金頂前臨坡狀的千叢山嶺，後面却是萬丈的削石岩壁，佛光的出現約當雨後初晴的十二時左右，迷漫的白雲都低伏下來，平舖捨身巖下，這是俗稱的「海底雲」，海底雲舖平的時候，而高空又必須沒有雲層，使日光可以直照，當日光把捨身巖的陰影直射到下面金剛石的一半之際，便有一個五色燦爛的巨大光圈，在這岩下莊嚴的空間，這便是「佛光」，佛光湧現的條件已如此困難，而湧現的時間又很短，我算是「有緣」能一覩佛光，先承寺僧熱心告訴了佛光的方位，我把捨身巖，金剛石以及萬里雲海畫好，靜俟佛光出現，徼倖佛光出現了，但時間是那樣短，那樣隱現莫測，知道機會難得，所以作畫的那一霎間，眞是緊張萬狀，事後回想，如在夢中，這幅畫川中父老見了都稱奇，金頂大殿的和尚一定要向我化一筆緣，因爲這是對菩薩頗有一些機遇哩。

地域的限制

以上兩次是在最惡劣的氣候，最短促的時間內工作的例子，還有兩次是限於地點的，一次是在青城山天師洞，一次是在峨山清音閣上溯三里的黑龍溪。

黑龍溪俗稱黑龍江，是峨山主要溪流之一，沿溪雜堆滿巨大的玄武及各色岩石，自清音閣上行三里到黑龍江峽，兩面石山筆立，下面溪水邃深，行人蜿蜒到此，突陷絕路，山僧乃就兩山石壁間穿孔架木作棧道以利往來。自幼讀書早就神往這個地方，這次旅行到此，眞是驚心動魄，以當時景緻來說，非一張四十號的畫布所能盡其妙處，但是到處溪水衝激無法安放寫生架，能安放的地方又不能見峽景的險惡，躊躇良久，乃捨寫生架不用，而把畫布平舖在棧道，戰戰兢兢，蹲下作畫，又要注意避免目光斜視的錯誤，又要預防棧道木濕苦滑，跌落深淵，又要忍受軀體傴僂及寒冷的痛苦，此中況味，實不足爲局外人道。在青城天師洞作丈人峯寫生也是如此，本來在上清宮俯視丈人峯，可以一覽無餘，但我却神往於杜甫：『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的兩句詩，决心要刻畫一下丈人峯。所謂「丹梯」，就是那嵌飾在萬綠叢中的層層丹紅石壁，這一帶的山色，若透然直視便不美了，我背着架具在天師洞後山，蟲滿灌木的山坡上徘徊，等選好地位開始作畫，不想脚下砂土鬆滑竟滑跌到丈餘下的一棵枯木旁邊去，幸虧華西大學的愛姆生教授夫婦墅居附近，聞聲出來救助了我。那次畫架完全損壞，重要顏料也遺失了幾種，但賤軀得獲保全，已是很幸運的了。

不懂得中國畫的西洋畫家，不容易深味到國畫構圖的好處，但是不親到自然中間去觀察的人，也不容易懂得自然構圖之妙，實又超乎圖畫所有的構圖趣味之上。以新繪畫理論來說，構圖應該是隨心所欲的東西，但是一個人若能多到名山大川去走走，自然而然的會服從自然，而感到造作的卑俗，對於自然構造之妙，由不得的要全力去吸收，去採取，而忘了肉身的痛苦、疲勞和安危。

作畫的情緒

旅程的前途不詳，一切都沒有把握和無法安定的時候，確是不易把握作畫的情緒，很多人都在這種情形下苦悶。結果是一無所獲。但人生有一個現象是如此；就是每逢一切在目前時，總不覺得可貴，一旦遠去，什麼便都稀罕起來了，旅行寫生的第一個要點，就是捉住機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表現在。當晨霧濛朧，天泛魚白。當晚烟輕籠，倦鳥歸巢；當風雨乍起，山嘯海騰的時候。正是旅者要休憩的時候，却正是一個畫家爭取自己傑作的時候。如果不能克服心理以及身體的困倦狀態，不能設法造成製作的有利心情，那麼便僅只能有一種收穫，這收穫只有四個字，便是「失之交臂」。

三年前，我在青城山裏作了三個月畫，下山到成都，再一翻閱三月來的作品，差不多每幅都是一片青綠，這時間看到好友吳作人兄自西康作來的幾幅沙漠特寫，畫面一片黃赤，溫醇調合，立刻有一種感想，覺得自己的圖面太冷，需要加一點熱色來調和，便在旅舍中選幾幅出來這樣做了。等我到劍閣、峨眉、嘉定、敘府各地寫生又回到重慶，把整個的作品一檢點，才發覺我在成都那次改畫的舉動大錯特錯，事實上，我憑直感，已經採取到青城山水的特色，後來又憑從他地風景得來的色感，强欲糾正前者，自然是畫蛇添足了。

談取景構圖

寫生畫的取景構圖，可說是第一個學問，而在西畫中、操持尤其困難，關



烏尤山遠眺（嘉定）

此圖作於初冬江水枯落之日，遠處卽馬鞍山，中間一峯卽烏尤山，夏日此處爲險灘之一，覆舟纍纍，但在冬日，一片多青與紅岩掩映，又覺暢心悅目。

於這點，世界的畫家都承認：中國畫裏構圖的功夫是爲特長，不過中國畫因爲畫面一切捨取自如，所以能夠力講「氣韻生動」，西畫作者若能細心領會，再加上寫實的工夫，成就當更可觀了。

朱熹題岷江風景爲「碧水丹山」，岷江上流的嘉定凌雲烏尤兩山，山石丹紅，矗立在綠波上，更加顯出特色，但在嘉定作畫，若是以凌雲烏尤兩山爲主題，無論如何畫不出一幅好畫來，這是因爲岷水江面太闊，傍近了兩山，無以見其儀態，離開遠了又不能見眞面目，而江水湍急，又無法在中流停船的。

川西還有一個險地名叫道士灌。灌的一邊是平地，無甚特色，一邊却是蜿蜒十五里的險惡石山，名叫老龍壩，每年夏天，船隻經過老龍壩只要一旁近山邊，立刻被捲入那萬匹馬力的巨漩裏去，舟子視爲畏途，有「過了道士灌，才有敘府望」的說法，老龍壩的蒼巍萬態是不用說了，到了這個險境，又愛風景的美麗又担心水流的危險，這種情況，要收羅美景，只有設法用腦子或速寫記錄其大意，日後憑記憶再畫了。

不能憑理想

到過雲南的人，除滇池之外，有許多人一定還記得大理的洱海蒼山，點蒼山是終年積雪的石山，洱海是著名的內湖，如果閉目冥想，雪白的蒼山倒影映入碧清如鏡的洱海，那是多麼可愛，而事實上，我費了四五天的工夫去找一個合宜的位置作這幅畫，結果終未如願，因爲山與湖之間還隔有五里縱深的距離，山水是無法求其兩全，卽使山影能入水，而那影子又太小了，不夠肉眼的滿足。

海邊的畫家，常常覺得那一根水平綫不易處理，這種情形，江淮平原以及沙漠地帶的畫家都具同感，到杭州寫生的人，沒有到達的時候，都有滿腹的製作計劃，對着西子湖起碼要作多少幅畫回來，但是身歷其境，張開畫架，才發現湖面太闊，遠山太遠，近景太簡，弄到後來，只得改變對象，畫畫湖濱的建築，柳下的小艇，結果差不多每個帶回來的，都是那大體相同的一樣作品。這告訴我們，寫生是實際的學問，不能專持美麗的理想。

遇到霧靄的變化，也使西畫家束手無策的，中國的五嶽名山、每一個山頭都是白雲繚繞，我在黃山、廬山、峨嵋，遇到許多作畫的朋友，都遇到了同樣困難，就是山林忽隱忽現，變化莫測，手法快的畫畫水彩速寫，手法慢的簡直是一籌莫展，到了這種時候，中國畫的特長又表現出來了，事實上，要用油畫水彩表現雲霧山景，只有採取中國畫的半寫生半記憶的方法。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但是在陽朔所遇到的困難，正和其他風景過於秀麗的地方差不多，在陽朔看山景水景，美是美極，却不易構圖，重慶南溫泉的花溪，峨眉龍門洞以上的一帶溪流都有這種擁塞的感覺。南昌的百花洲，昆明的翠湖都是有亭臺樓閣，綠波掩映的地方，可是在這一帶都不易有較滿意的作品產生，所以在許多時間內，好看的景物，不一定在畫面裏也好看。更不能只追逐虛譽，譬如贛江邊的滕王閣，只看「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兩句，誰都會畫興勃勃，但是臨了一試，不免大失所望，旅行寫生者碰這樣的釘子，一定不止一次的。

因此，我十分信服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說法，一個畫畫的人，尤當有濃厚的旅行勇氣及興趣。天下有許多山水已經爲人所熟知的，我們能逐一履臨固然最佳，而有許多並不知名的地方，作畫的材料，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每每一幅名作產生，都是在那毫不精采的地方，成功之後，才不禁令人拍案叫絕。我們應該在這方面去發掘，雖然交通等種種問題，每每影響旅行的興趣，但是鼓着勇氣一試，豐富的收穫，一切能補助旅者的任何損失的。

塔城區和阿山區

陳澄之

北塔山烽火惕國人

新疆那位在伊犂區和阿山區之間的第五行政區塔城區是今日世界上衆所矚目而引以爲謎的一個區域。

最近阿爾泰的北塔山烽火驚起，這「驚起」的姿態在我們似乎是因爲火燒着了屁股，才驚跳起來的姿態。北疆塔、伊、阿三區之危，並非危自今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伊犂事變，塔城告急，均是諱莫如深。事實上北疆之危、根蔓已深，民初之變，伊犂蠢動，同治年間，帝俄侵入。新疆之不易治，非自今日起，遜清一代，一再用兵，並未獲得眞正的安寧，民國以來，主新者更是隨遇而安，對外莫不是抱定息事寧人的政策，以致因循延誤。

今日外蒙軍隊的侵入阿爾泰，我們的政府着了急，我們讀到報紙上的消息是一九四七年的六月中旬，但外蒙軍隊究竟是那一天開始行動的？眞的是自六月十一日才開始行動的麼？那麼在這一天之間，「外蒙軍深入國境六百餘里，」如果根據中央社此一報道，外蒙之兵可視爲神兵，他們能在廿四小時之內進軍六百里?!

這事件當然早就在醞釀着了！

塔爾巴哈台

側聞陰山胡兒語　西頭熱海水如煮
海上衆鳥不敢飛　中有鯉魚長且肥

這是唐人描寫塔城的詩。熱海就是大清池，也就是特穆爾圖淖爾。「特穆爾圖·淖爾」在蒙古語之裏是「鐵·湖」的音譯。

塔城的鯉魚是中亞聞名的，但是現在你我在塔城再也吃不到大的鯉魚了。外國人在額爾齊斯河瀦入宰桑淖爾處的河牀上滿佈了密密層層的鐵柵欄，從此以後，比鐵柵欄的洞眼稍微大一點的鯉魚再也游不到中國的境內。可惜可嘆，魚亦有「亡國」之遇！

塔城是塔爾巴哈台 Tarbagatai 城的簡稱。「塔爾巴哈台」是準噶爾語文「獺」字的音譯。西北所產獺皮，國人每以爲藏獺最佳，殊不知塔城所產的獺，稀而貴，中國人不認爲貴，外國人却視爲無上的珍品。

今日塔城的建設其情調不似迪化，其風光不若伊犂，十足的俄國化。當年東界財神廟，西界龍王宮，南抵漢城壕，北界劉猛將軍祠的那一片俄京貿易圈和後來的貿易新圈，却是今日的市中心。

塔城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　畝
塔城	35,847	24,865
額敏	48,123	34,469
烏蘇	25,010	34,188
沙灣	17,224	43,105
和豐	13,210	—
裕民	10,946	8,731

楚呼楚

塔城，漢時爲匈奴右地，據漢書匈奴傳載：——西方呼揭王叛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爲烏藉單于；其後烏藉，呼揭去單于號，幷力尊輔車犁屠耆單于：繫呼韓邪單，兵敗自殺。從弟休旬王自立爲閏振單于。其後屠耆單于小弟亡之右地，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閏振繫郅支單于，郅支殺之，幷其兵。

三國爲鮮卑右部，北魏爲高車國（西境爲蠕蠕國地），周隋爲突厥地，唐屬車鼻，南境爲葛羅祿，葛羅祿南徙，始盡屬結骨，後更名黠戛斯。宋南渡後爲乃蠻國，元立塔兒八合你驛，明屬衛拉特，爲土爾扈特部，治雅爾。

清初內屬，名其地爲塔爾巴哈台，此地居民多半是哈薩克人和蒙古人，爲明瞭今日塔城現況勢，茲將各族人口統計列之如下，塔城的人口中沒有塔吉克人和柯爾克孜人。

西北邊地拾異之十八

	漢	維	回	哈	蒙	歸化	烏孜別克	塔蘭其	塔塔爾	錫伯	索倫	滿
塔城	5,501	3,587	648	19,114	42	2,158	1,431	4	1,620	294	1,441	7
額敏	2,307	1,787	511	32,222	10,290	722	17	8	259	—	—	—
烏蘇	4,648	2,461	905	6,936	2,696	137	—	—	19	—	—	6
沙灣	9,397	697	304	6,055	206	563	—	—	2	—	—	—
和豐	202	139	21	1,817	10,957	7	29	—	38	3	—	—
裕民	287	14	32	—	9,977	589	—	25	22	—	—	—


塔阿途中的沙和雲

乾隆廿八（西元一七六三）年的城是築在雅爾的，當時清臣肇豐，鑒於雅爾入冬之後，積雪太深，不便行旅。卅一（西元一七六六）年向內移了二百里，在楚呼楚 Chuguchak 另築一城，城名綏靖，地名改叫做塔爾巴哈台。同治三年的亂爭把全城都燒完了，光緒十四（西元一八八八）年，也就是蘇聯土西鐵路舖展到撒馬爾罕的那一年，參贊額爾賡額，在廢墟的一里外另築了一座新城，二年後才又把舊城修復重行為治。

「楚呼楚」是準噶爾語文「山峯高聳」的音譯。

沙漠裏的蕪湖

額敏縣，本名額密爾，也就是額米爾，這都是維吾爾語文「清淨平安」的同字異譯。這縣治由民國七年才成立的。所轄地域析置自塔城縣：以北錫伯圖山下阿什塔孜為額敏界，以西賽布拉游牧區為塔城界。阿什塔孜以南，以榆樹窩子為額界，西以吐爾圖勒為塔界。榆樹窩子迤南二台，二台以南巴爾魯克山下頭道水二處，東歸額敏，西屬塔城。頭道水以南，巴爾魯克山尾，東面新烏瓦克為額界，西以曼必特吐爾圖勒為塔界。這是哈薩克人的世界，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遊牧縣，一點兒也不過份。

烏蘇因為是新疆產米之區，所以一般人都說牠是「沙漠裏的蕪湖。」盛世才時代中蘇合辦的石油礦，就在烏蘇西南奎屯河右岸大戈壁裏的獨山子！曾引起各國的注意，油量豐富，提煉又好，可惜曇花一現，在外國人離開新疆時，把這裏的機器搬走了，拆運不走的也盡量地破壞了，當我去獨山子時，那曾經興旺過一時的礦山，又被我們淪做了荒山。已開掘的若干油井被堵塞了。我最愛烏蘇的柳花，沿烏蘭烏蘇河二百里，紅柳叢生，這便是「新疆賦」裏所謂「翠剪柳葉之菊」是也。嫩葉攢聚如蜎，細叠如菊，大亦如之，瓣仍柳葉，清綠可愛，名曰柳花，可點茶，色較江南新茶尤綠，味微苦，性涼。可以解酒，可以祛暑去熱。

烏蘇在國防上却是中國西陲的一大軍事樞紐，迪化、塔城和伊犂成鼎足勢，烏蘇適居其中。東可屏蔽省垣，北可策應塔城，西則聯助伊犂，今日阿爾泰有事，烏蘇的地位益為重要，苟能圍守精河，固爾圖、烏蘇、綏來、呼圖壁一線，敵不敢犯。若敵自承化、和什托洛蓋、黃羊泉、沙灣衝來，必不敢一氣入綏來，蓋惟恐烏蘇之側擊！

烏蘇在兩漢三國均為烏孫國地。這就是唐書地理志裏「隸於北庭，復設葉河，黑水二守捉」的所在地。由於獨山子油礦，歐美竟知新疆有一個 Kurkelawusu。蓋烏蘇縣的「烏蘇」乃是庫爾喀喇烏蘇的簡譯，庫爾喀喇烏蘇在蒙古語文中，「庫爾」是「積雪」；「喀喇」是「黑色」；「烏蘇」是「河流」——積雪的黑河。

沙灣縣在綏來與和什托洛蓋之間，同治光緒間，此地曾發生過大戰，統帥是劉錦棠。

和豐是和什洛托蓋的新縣名。這裏的社會是以蒙古人為中心的，所以一切生活極其富于蒙古的情調。

裕民在塔城的南部，原是曼別特遊牧區。

東界額敏，西接蘇聯，南與博樂以巴爾魯克山爲界，北望塔城。本名察汗托海，「察汗托海」是蒙古語文「白楊溝」的音譯。

塔城區中蘇之界

新疆中蘇邊界的糾紛，始於咸豐十（西元一八六〇）年的中俄北京條約。這一條約是乘英法聯軍入北京，帝俄藉調停之功，而簽訂的，當然說不上平等互惠。這一條約使中國喪失了一大塊的版圖。

同治三（西元一八六四）年九月初七日，勘界大臣明誼所簽的塔城界約，竟把順薩彥嶺而下，阿爾泰淖爾一帶國土，白送給外人，同時種下今日中蘇邊界不靖的主因，是這界約裏的「境界不明之處，由異日兩國派員勘定」。

同治九（西元一八七〇）年九月廿二日，立界大臣奎昌和帝俄訂立的塔爾巴哈台界約，建立牌博十處，而今由北向南的邊界上祗剩有下列五處了：

馬尼圖噶圖勒幹（第一牌博）
沙爾布拉克（第二牌博）
克列根塔斯（第五牌博）
巴彥穆爾占（第六牌博）
哈巴爾阿蘇（第十牌博）

光緒九（西元一八八三）年九月初三日，參贊大臣升泰與俄國補訂劃界的界約，自伊犂東北的喀喇達坂，向東北至庫薩克，折向西北至巴爾魯克卡倫，直北至額敏（米爾）河，而抵塔爾巴哈台嶺與哈巴爾阿素山口接，建立了牌博二十一處。

中蘇之間爲有約之國，邊地糾紛尚且如此之多，如此辣手，如此令人心煩；至於中國和外蒙古，自民國以來，直到此次大戰之後，方始確立關係，兩方界域始終沒有確訂，因此上中國西陲不斷地發生問題，而這些問題往往決不是循諸外交途徑解決得了的。

如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隊犯邊了，侵犯了我們的阿爾泰！

三千一百三十萬兩黃金

阿山區乃是阿爾泰山區的簡稱，這一區三面臨蒙、蘇，東望外蒙古的科布多，西接蘇聯的宰桑。岑參的「單于已在金山西」的金山，便是描的阿爾泰山，因爲「阿爾泰」或「阿勒坦」，即是準噶爾語文「金」字的音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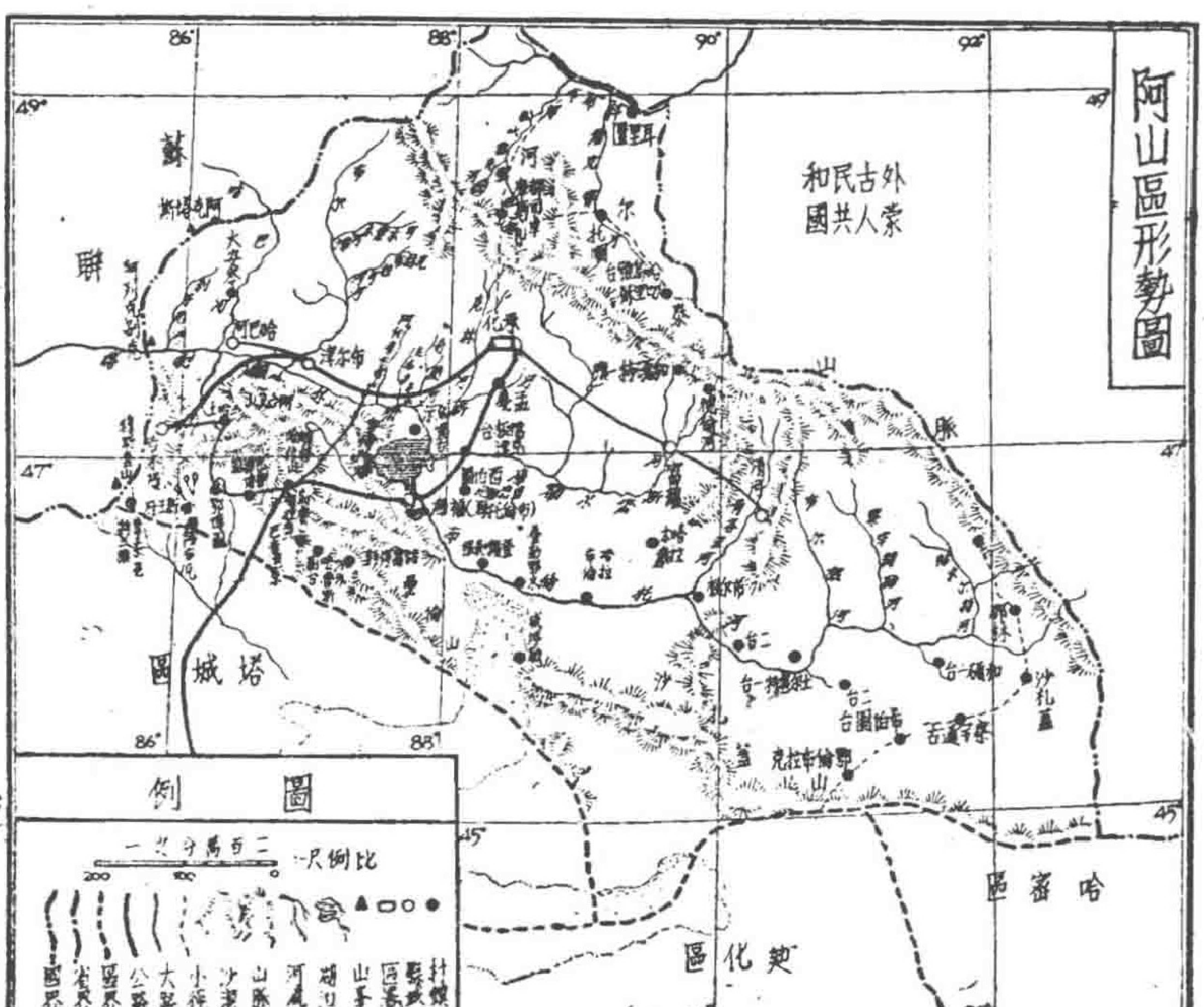
阿爾泰山是中國西北邊地上的一大重要山脈，這山脈距離與歐洲連界的烏拉嶺是相當的近。這山脈由西延綿到東，直延佈到東海之濱。山北是西伯利亞，山南就是蒙古、伊犂、黑龍江。

阿爾泰山是兩條大河的發源地：一條是科布多河，另一條便是亞洲北部最重要的額爾齊斯河，額爾齊斯河的上流是庫伊爾齊斯河，西流有布爾津河，哈巴河，阿列克別克河來會，匯入宰桑淖爾，再西流納入鄂畢河，直入北冰洋。所以這一條河影響着亞細亞北部的文化，也影響中國西北部，所以我們先在此特別提一句。

大家都知道阿爾泰的產金最富，遍山都有黃金的礦苗，據蘇俄估計，阿爾泰表面礦層就至少蘊藏着黃金三千一百三十萬兩。其實阿山的礦產不止於金，煤和石油也是天山北路的一個盛產之區，奈中國不急於此，可是外國人却早已看中了牠，現在阿爾泰吃緊了。

阿山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
承北	21,206	37,439 畝
富蘊	8,449	——



布爾津	10,625	13,617
福海	9,688	6,718
哈巴河	6,669	27,700
青河	5,653	—
吉木乃	5,859	17,950

誰住在阿爾泰

現在我祇要告訴你，承化這一地居住的是那些什麼種族的人，你就可以想到阿爾泰山是那一族人的阿爾泰山了！

哈薩克	一六、五四四
維吾爾	一、九九〇
蒙古人	一、一二三
漢族人	九五一
回回	三八三
塔塔爾	九四
歸化人	八六
烏孜別克	三一
錫伯	四

再看一看，單是阿爾泰一區對蘇、對蒙的輸出和輸入的統計，就可觀了，這統計不是很正確的，同時這一帶兩國民間的走私相當可怕，也似乎無法可以抑制，輸入多半是日用品，輸出多半是土產羊牛馬和羊毛，以及皮革。據我親自在承化見到的：一般哈薩克男女，完全穿着的外蒙或蘇聯的呢絨和花布。這呢絨花布，他們是用羊䍧跟外國人調換來的，他們祇知道需用，卻不知道價值，往往一隻羊祇換到一尺布，一件衣要用一二十隻羊去換：

中蒙之間阿山區每年

輸入	二、〇一五、〇〇〇盧布
輸出	三二五、一〇〇盧布

中蘇之間阿山區每年

輸入	九、二一二、〇〇〇盧布
輸出	一五、六八七、七〇〇盧布

我們不以為這是很好的現象，一則這不是正常的國際貿易；再則這估計是外國人的統計，我們自己卻把自己的物產價值估計得太低；三則輸入的是日常消耗必需的成品，輸出的是一切原料。其經濟價值之懸殊，豈止以道里計？

額爾齊斯河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敎胡馬度陰山
騮馬新跨白玉鞍　戰罷沙場月色寒
城頭鐵鼓聲猶振　匣裏金刀血未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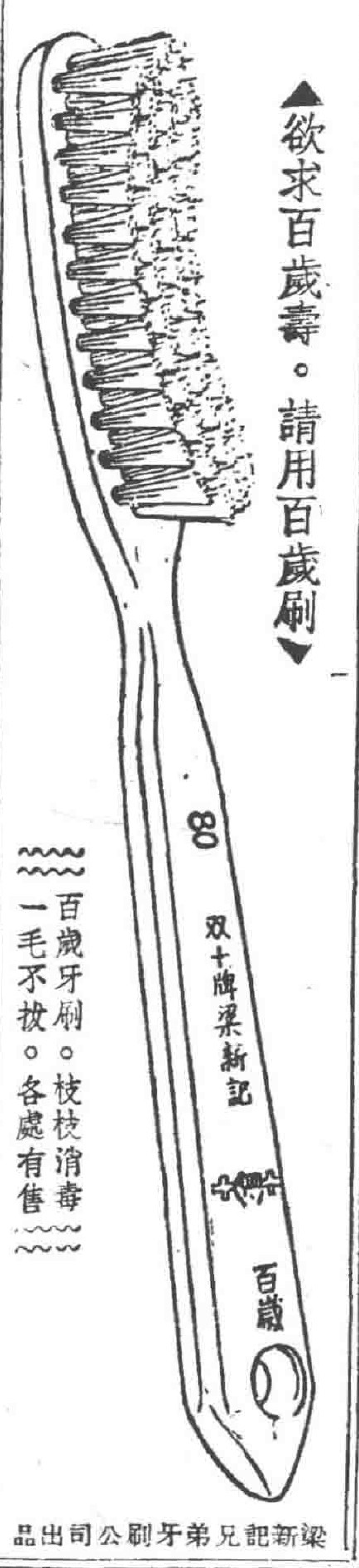
王昌齡的這「出塞詩」，便是描寫這一帶的烽火連天，當年「血未乾」而有的是「匣裏金刀」！往時是「沙場月色寒」，但人心不寒！今日寫不出如此悲壯的詩，而竟是些令人氣餒的事實。

單拿額爾齊斯河的航業和水產來說，我們聽到和見到的，無非是令人氣憤塡胸，而又心寒齒冷的事實。這偉大的中國西北角上和外國互有的一條「長江」，橫亘在塔、阿之間，西北谿為宰桑淖爾，直貫蘇聯的斜米省。東北注入布倫托海，流達科布多。清末，阿爾泰長官帕勒塔，竟胆敢擅自允許外國的船直入額爾齊斯河，往來布爾津河上，似乎入無人之境，並且還答應外國人在河的兩岸任意修建堆棧和碼頭。如此喪權辱國的作為，口頭應許，竟始終未明文立約。

河的沿岸都是哈薩克人，他們樸實，他們不知道經商，結果沿岸各地出產的林木和皮毛，都被外國人用低價甚或日用食品布匹收買換取而去。

哈巴河沖呼爾一帶住滿了外國人，他們並不是已經「歸化」中國的外國人，而是別有居心的外國人，他們在中國邊地上住着，一住幾十年，似乎一無所事，幾十年後的今日，阿爾泰告警了！今日中國西北角上的鐘聲響了。這是警鐘，還是喪鐘？

額爾齊斯 Irtysh 河的「額爾齊斯」，是準噶爾語文「澀緊」的音譯，這就是形容這條河流的湍急！宰桑淖爾 Zaissan Nor 如今是在蘇境了。「宰桑」是準噶爾語文「大臣」的音譯。這湖又名鴻和圖淖爾，在蒙古語文中，「鴻和圖」是「鈴」。

雙十牌
百歲
▲欲求百歲壽。請用百歲刷▼


百歲牙刷。枝枝消毒
一毛不拔。各處有售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長篇小說

海屋劍客羣（十九）

葉勁風

〔情節索引〕——天目迤西有深谷，四面絕嶺屏障，覺厂老人闢爲桃源，隱居其中，題名大覺谷。二十餘年以來，老人親友共居其中，爲數頗衆，老人擇其中優秀子弟，投以武功及養生術，且遣赴各國，研究新學。爲集思廣益計，在上海唐氏家祠，成立百忍莊，聯絡同志，研究新村計劃，以大覺谷爲實驗區，作全國新村先驅，以開闢邊疆爲最大目標。百忍莊成立後，數年內聚有若干新舊同志，學問之外，尤注意武事及養生術。蓋老人認爲凡體格不堅強者，意志每薄弱；一遇困難，不沮喪，即淪爲巧取豪奪，運用陰謀欺詐技魎以求達目的；實我國自私卑鄙怯懦之病源，百忍莊同志，疾惡如仇，嘗爲社會鏟除不平，有如劍客行爲。七七後，老人鑑於倭寇猖獗，乃決暫留「海屋」，指揮同志，暗中活動，補助我反間諜網人力之不足。廬山會議時，潯陽江頭，當地土劣，受倭命綁架代表；「海屋」同志，即聯合我警務，剿平匪窟，破除其陰謀。次在首都集合同志，鏟除漢奸走狗之新青社。八一三前夕，滬地戰雲瀰漫，百忍莊同志，誓與倭寇鷹犬週旋。哨探鬼蜮動向，掃除恐怖根源。……笪浩既破除日寇謠言製造所，會守一復盡兩日夜之力，擒獲宮崎貞夫，揭露倭特工藉口與我啓釁之「失縱」陰謀。八月八日之夕，唐傑獲小線報告，夜探「同文書院」，獲悉「黑色恐怖」組織消息。翌日，百忍莊籌募難民救濟所基金，舉行音樂話劇表演。節目方將揭幕，守一忽得秘密電話……

三　突擊之突擊

根據唐傑事後的報告，守一和唐傑抵達蘭馨大戲院，在一點四十分鐘左右，兩人正預備檢查佈景燈光的鍵板以及各種燈光佈置是否正常，林正岩突然有電話打來，說有一筆電機器具的交易，時機急迫非常，利息很厚，千萬不得錯過；因爲營業上的欵項數目頗巨，最好多帶幾名夥計，幫同挑選貨品，計算價值。不過正式交易之先，中間的掮客，要求先同守一見面談一次話，以免買賣雙方，臨時弄得話不投機，把這筆大交易當面錯過。又因天氣太熱，最好找一個有冷氣設備的茶室，作談話地點。

守一接到這個電話，當然知道這是一種什麼買賣，所以當即答應正岩，一切照辦，談話地點，最適中而又有冷氣設備的，無過於××茶室，準定十五分鐘之內在該茶室見面。

守一接電話的當口，小弟弟唐傑站在旁邊，見守一說的日語，神色好像微帶緊張，便睜起兩隻眼睛，注視着守一和那隻電話，巴不得從守一應答的一鱗半爪字句中，把內容探聽些出來。

「又有買賣了，二哥？」唐傑不等守一放下電話聽筒，便壓低了他那炸雷一般的嗓子，笑嘻嘻地問着。他同守一沾着姑表親，所以稱羽白是大哥，守一便是二哥。

「大買賣。」守一說了這三個字，立時頓住，瞧着桌上這隻電話出神。

守一和唐傑，雖說年齡上相差八歲，却因一個皮膚白嫩，一個紅裏帶紫，現得十分老蒼，外表看來，把這年齡上的差度減去了一大半。同時兩人都沒脫去童心，玩皮的程度又不相上下，所以二人碰在一起，就像兩個頑童，彼此淘氣不了。

「大買賣？」唐傑在守一的臉色上搜索着，似乎還拿不定守一是在淘氣，還是事情過于重大，心下正在計劃應付方法，一時不顧說出；只好自己咀嚼着這三個字的涵義，却又禁不住吐出了一種挑逗式的疑問：「這買賣到底有多麼大，二哥？」

「聽我說，孩子！」守一驀地仰起頭來瞧着唐傑：「這不是玩兒的事。你聽我指揮：咱們哥兒倆今天有得忙了。你先去把……讓我看……你把笪浩……不成，他的職務很重要，咱們不能就誤這邊的工作……我看……你把老杜

老馬兩人找來，咱們四個人也許够了，兩邊都就誤不了。——這邊和那邊，你明白？」

唐傑實在不明白；根本他沒聽見對方電話的內容，只聽見守一這邊說的幾個單字：「哦？……嗯！……是！……行！……好……」和最後「××茶室」……「一切照辦」……「一刻鐘之內……」等等不相慣連的幾個破句。這叫唐傑如何明白？況且守一忽地叫他「聽指揮，」守一平日並不這麽說話；同時，一會叫笪浩來，一時却又只叫老杜老馬二人，又是「這邊，」又是「那邊」。

「嘔。」唐傑只好這麽含含忽忽地答應着，一面向門外走，一面打量着守一的神色。

「慢着！」守一又發命令了：「我這話沒說清楚……你先去告訴笪浩一聲，就說咱們接到了電話，買賣相當大，得四個人去辦事，告訴他讓老杜老馬跟咱們去，再叫他告訴曉莊大哥一聲，咱們四個人這邊的職務，請他另外佈置。……再請老杜老馬二位在戲院大門口等着，車子一來，咱們就走……慢着……這邊燈光的事，你去關照這邊機器房老鬼一聲，請他跟咱們劇團佈景師直接接洽一回，咱們哥兒倆不管了，——有要緊的事，管不了哪……你明白？」守一說着，早把電話抓在手上了。

「二哥，萬一……」唐傑覺得守一今天的態度，有些特別，便也收起了平日那副淘氣姿態，肅整了面容，因此連說話都有些不那們痛快了。

「我知道！」守一一面撥着電話號碼，一面截斷了唐傑的問句：「萬一笪浩追問，你就告訴他，連我也沒知道事情的內容……咱們回頭弄明白了，也許打電話來告訴他們……去罷！」

關于守一這天，忽然一變平日態度，我只能推詳出三種理由：一，根據醫學家心理學家的研究和實驗調查統計，人的情感曲線，受着大自然支配的影響，形成了一個「週期循環」，這循環有最高和最低兩「潮」，就同月亮的一朔一望：逢到高潮，精神暢快，心性也隨之和易，等於「人逢喜事精神爽」一般，什麼困難都不放在心下。反之，逢到低潮，任何環境，對他似乎都加上了一層灰色，怎麽也高興不起來；因之心緒惡劣，肝火旺盛；縱令無事，都有三分脾氣。據說這個週期循環，只要是一個人，都得受牠控制。循環的期限，各人不同，每一輪轉大概在三十一天到三十五天之間。同時，各人的年齡和體質組織及當時的健康程度，都有相互關係：譬如人在壯年，健康又佳，這週期期限可能增長，並且對于他情感的影響相當減低。也許守一這天正碰到了他週期的低潮？

第二個理由，可能是守一的「預覺」它暗中作祟。怎麽說呢？好比迷信的人，大清早出門，就碰見一隻老鴉迎頭飛來，呱呱地叫着。不用說，這一天這人的心緒，必定惡劣萬分。在他，這老鴉的噪聲，無異一種大禍臨頭的警告；心緒一惡劣，言語舉止，亦必隨之轉變；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但這還僅是一種假性預覺，其持續性，可長可短；迷信不深，一時三刻，也就忘了。

至於眞性預覺，那是本身潛在意識的事前警告。這種警告的持續性，不到事端發生，不肯停止；有時竟持續到出事之後，還留下一些不盡的餘波。可是這種預覺，在普通人身上，不大發生影響，因爲根本他們並無感覺。倒是像守一這樣清心寡慮、思想純潔的人，影響最大。每一有了預覺，雖說莫明其妙，只是精神恍惚，坐立不安；于是，必至感情騷動；言談舉止，也必微微有些變態模樣。這是替守一推想的第二種解釋。

其三，那就要推解到臨時的感情衝動上去了。守一本來有一身絕頂武功，雖未臻入化境，也可說是爐火純青了；體質的康健，好到百分之百，毫無疑問。他又無有身家之累，兄嫂對他愛護備至，覺厂老人把他當作小一輩中的首席子弟，曉莊常常背人誇讚：「我能辦得，他無有不能，他能辦的，我倒有許多不能。」至于莊內莊外其他同志，對于守一，可說十二分的敬愛。因此，守一的心境，別說拂逆二字，輪他不到，簡直是透頂的順暢，所以一年到頭，見人一臉笑，從沒見他有過疾言厲色。

照理，像守一這等心境，似乎不應當這般容易衝動感情，甚至連態度都突然轉變了。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情？殊不知道守一除了武功和科學之外，他最喜歡音樂和文藝。今天蘭馨這場演出，既有音樂，又是話劇，我想他早在那裏打算舒舒服服的欣賞一下；就像一般兒童，逢到年節家宴，等着入席大嚼一樣；偏生那些不安分的倭奴，不遲不早，就在這開幕的前一刹，又要興風作浪一番，把守一的興致突地打斷，這等大煞風景的事，也許就是挑動了守一脾氣的原因？

唐傑把守一交代的幾件事，一一辦到之後，隨即遵照守一的話，走到戲院門口，恰巧那出差的汽車，早已駛來停在路側，便和杜馬二人，站在那裏，等候守一。正在呆呆出神的當口，唐傑驀覺右肩陡然一沉，被人用手勁壓了一下似的，緊接聽見守一的聲音，在耳邊輕輕說道：「傑弟等誰？……上車罷，嘻！……」

原來守一又恢復了淘氣的面目了。

十分鐘左右，車子已到指定的××茶室，

還未停下，只見正岩急匆匆地迎了上來，對守一等四人，遞了手勢，自己也擠了上車；一面對車夫說了「××飯店」四個字，那車便應聲飛馳而去。

「怎麼一回事，老岩？」到了這家飯店，正岩領着大家進了一所房間，尚未坐定，守一便迫不及待的問着。

「對不起，」座上因馬杜二人，不懂日語，正岩便打着上海式的國語，先告一聲罪：「那茶室不成，閒人太多，不適合談話，所以我用電話，訂了這間屋子……」

「不，我問的是買賣的事。」守一截斷了正岩的話。

「節目很偉大！」正岩說着，瞧了四人一眼：「四個人恐怕有些不够支配。」

「沒有關係，您先說說這個節目罷。」守一催促正岩。

「鬼子預備去佔領虹橋機場！」正岩揭示了主題。

「什麼時候？」唐傑的眼睛睜得圓圓地。

「預定下午五點三十分。」正岩邊說邊瞧着手錶；「現在已經兩點十幾分了！」

「用什麼方式？……還是偷襲，還是大隊人馬正式攻佔？」杜民揚端出了學者的研究態度。

「也可說偷襲，也可說正式攻佔。」

「老岩，說得明白點。」守一聽了正岩的情報，態度反而鎮靜了。

「先有挑釁式的襲擊，隨後就是大隊的攻佔——挑釁只有兩三個人，如若機場守軍不多，他們預備衝門而進，假名「參觀」。設若守軍再無舉動，他們打算解除守軍的武裝……或將他們消滅！」

「萬一守軍抗拒？」馬遵吾抓緊了兩隻拳頭，強調他的設想。

「開始攻擊。」正岩簡潔地說明了倭軍襲擊的步驟。

「慢着！」守一覺得正岩的說明有疑點：「您意思說：兩三名倭鬼，先去窺探機場，如若守軍力薄，這兩三個小鬼預備長趨直入，要求參觀……那當然是胡說，不過想借一個名義，留作日後對國際詭辯的根據……萬一守軍拒絕「參觀」！那是必然的——您說那兩三個傢伙就打算襲擊？」

「對！」正岩斬釘截鐵地答覆了守一。

「只有兩三個人，就打算襲擊機場？」守一重視這一點，再瞧着正岩問着：「我看這個說明似乎有些不通，也許……。」

「很通，老大哥，」正岩額上現了汗珠，表示時機已急，而守一還在辯論這個通與不通的問題：「他們是預備犧牲去的：能够打死幾個守軍，他們當然預備維持那進攻的優勢，等候後來的援軍。……」

「萬一這兩三個傢伙，被守軍一下就消滅了呢？」杜民揚又這麼研究一句。

「那也在他們計劃之中……反正他們預定的援軍，只在十五到二十分鐘，就可到達……」

「這援軍又是什麼名義呢？」杜民揚跟進一步。

「那是他們倭鬼的預定計劃，說是尋找失踪的僑民……」

「這個理由，又有些不通了……」守一又在據理辯駁了。

「很通！老大哥。」正岩又瞧了瞧手錶；「現在不是辯論的時候，我的情報，千眞萬確，……是從軍部緊急會議中聽來的。並且，說明這個『事件』的呈文電稿，是我親手替他們發送到東京去的！」正岩焦灼萬分，說話非常用力；看樣子，簡直想把自己目擊耳聞的會議事項，一古老從腦門子裏挖了出來，擺在桌上給大家看過明白似的。

「您別着急，老岩；」守一仍舊很鎮定：「您說鬼子的計劃，第一步是由兩個便衣，假裝僑民，要求參觀機場——那本來就沒有理由……」

「他們不需要理由！……」正岩插口說明。

「……等等！」守一自揮手止住正岩：「我記得昨日報上，明明記載着俞市長給矮鬼的照會，要求他們不讓入——不問日本軍民，——走近我們的駐軍所在和機場，以免發生誤會。如有這一類的事發生，日本當局，須負全責……這麼說，他們這個計劃，討不着絲毫便宜……」

「日本當局，尤其是上海的日駐軍首腦，絕對不重視中國政府的言語！……況且他們這一個動作，完全着重在援軍身上，力量相當厚實，足以控制全部機場的佔領；」準備製造「既成事實！」

「這援軍有多大的力量？」杜民揚預備作數字上的研究了。

「三個小隊，……輕重機槍各兩隻，其餘一律手提機，大約六七十人……佔領之後……」

「怎麼樣？」守一好像在盤問一個間諜似的。

「佔領機場之後，大約兩小時以內，還有大隊接濟，恐怕……」

「恐怕什麼？」守一也有些感覺緊張了。

「恐怕那就是華中大戰的開始！」正岩說到這裏，早就唇焦舌敝，被守一等人一駁問，神經緊張過度之後，以致弄得精神有些萎頓的模樣了。

「好的！」守一這才振起精神，對正岩正

式談話了：「老岩，照您看，我們這四個人參加這個局面，您認爲我們能够插手唱一齣嗎？」「剛才我說過，恐怕人力太小了些。」正岩搖搖頭。

「那有辦法，……不過，老岩，您要知道，我們百忍莊雖說正在竭力防止上海發生事端，却也只能旁敲側擊，暗中活動。照您這個報告來看，矮鬼準備正式衝突，引起大戰，就說百忍莊全體出動，較明彰著地跟矮軍作戰，不僅力量不大够，怕還要引起我們自已軍政兩方面的誤會哩！……」

「不！」正岩一面拭着額上汗珠，一面截斷了守一的理論：「這情形我都明白；我有一個計劃，不用正式作戰……」

「哦！」守一、杜民揚、馬遵吾、和緘默了半天的唐傑，都同聲「哦。」守一接着就說：「那很好，您說說看。」

原來七七之戰發動後，上海的倭「駐軍」早已蠢然思動。爲了近衞揑着整個侵略大陸的計劃，先在華北發動攻勢；一面試探中國的態度，一面注意國際的輿論和動向，然後再看華北「遠征軍」作戰的成績如何，再審而愼之，發動第二步的華中攻勢。但因顧慮太多，有些舉棋不定；華中的攻勢就此壓住不動。

然而這些上海「駐軍」，聽見華北的捷報頻傳，不禁氣焰逐日高漲起來，一個個「皇軍」無不磨拳擦掌，巴不得「拂曉攻擊」的命令早早頒佈，大家可以衝到南方去，搶個頭功。但又被近衞一再攷慮，弄得盤馬彎弓，拘在「駐軍」營裏，只好對自已人張牙舞爪。這時才有特務頭子挑釁的「失踪」計劃。但這個無出息的宮崎貞夫又被守一頂了出來，「失踪」不成，于是又有八月一日的「八的秘密」攻勢。殊不知又被萍子從東京啣了神秘首領的密計，約鶴見同來上海，把這「八的秘密」又用離間方式，給牠破壞，弄得秘而不密，於是倭奴這點「御」心血結晶品，借一個平劇內行的術語來說，又行「告吹」了。

以上是八月一日以前的事。從八月一日到七日，上海倭軍事團首腦及特務執委崗本等等，一天到晚忙着開會計議發動戰事的策略。照說，他們如要啓釁，只要不顧一切，直接開那第一炮就是了。無奈上海這裏，住着十數萬英美法蘇等國僑民，都有一雙眼睛和一對耳朵，如其不弄一個藉口，恐防引起國際反感；並且我國負責當局，也早看到此點，無時不在提防之中，簡直捉不到一個岔頭。到了八月八日，華北南口起了大戰，這個消息傳來，直把上海這些倭軍，個個急得抓耳摸腮，恨得牙癢癢地，巴不得找到一個開火的藉口。

湊巧這天晚上，異軍突起，「同文」間諜養成所，組織了那個什麼「黑色恐怖」集團，第二天一早，就由那個「黑色」首腦黑田，帶着兩個部下，乍着胆子去見崗本，再由崗本介紹，向軍部貢獻計劃。什麼計劃呢？就是正岩所說「佔領虹橋機場之三部曲」對策。一，由特工便衣假扮僑民，強硬參觀機場；二，「御皇軍」藉口搜尋「失踪」僑民——無論其已得手或犧牲——都可作佔領該機場口實，造成「既成事實」；三，增加實力，永久佔據，換句話，華中大戰，就此開始了。

「這麼說，這齣戲裏，我們可以担任什麼脚色呢？」守一聽了正岩的這番說明，重又向正岩問計了。

「我知道『駐軍』首腦的密令，三小隊援軍，攜帶軍火，規定于下午四時正，由虹口根據地出發，分乘四部大型軍用卡車，四點三十分到達『同文書院』暫駐，約半小時後，即以最高速度直衝虹橋機場，正式進擊。」

「爲什麼，要先到『同文書院』暫駐三十分鐘？」杜民揚提出這一點來研究。

「一，從虹口出發，因與中國當局有諮定，不能走中山路直達目的地，只能穿過「租界」。但又爲了掩人耳目，所以也必須放棄熱鬧大道，如四川路、南京路等等；專走僻靜小路；如狄思威路、乍浦路、圓明園路，再由仁記路轉入外灘，經新開河轉入『法界』，由小路穿到徐家匯路等，灣到虹橋路『同文書院』。但因沿路許多轉灣抹角，時間上難以扣準，所以必須放寬二三十分鐘，先達『同文』，時間上可以有些伸縮。二，『同文』裏還有十餘名『名譽嚮導』，要求參加作戰。倭軍部對這一帶地理很熟，本無需乎嚮導，但這『黑色』計劃既經採用，『黑色』同去，不能不分佔些功績；然而這種參加的份子，資格未經檢定，所以只好暫時稱爲『名譽嚮導』了。」

「這一層明白了，可是……」唐傑也在插口催問了。

「老弟，聽我說……」正岩舉起手來，對唐傑虛按一按：「我的計劃，就要看老兄們能不能在這援軍身上想辦法——譬如在他們出發路面上，什麼轉灣角上或經過的橋頭，來一個『腰斬』——只要把他們預定的時間——二三十分鐘——給他消耗下去，他們那個『黑色』計劃就無法實現了。」

「很好！」守一點頭贊成，沉吟了一下，又看了看手錶：「現在快近三點了，時間是有些急迫，可是還來得及……不過，老岩這個計劃雖好，我們却有些礙難照辦的地方：頭一點，那『租界』當局，雖說不敢招惹日本鬼子，然而對付我們中國人，仍是一副窮兇極惡的猙獰面孔，我們這時暫且只好讓他。所以上『租

界」去，截擊援軍的話，不是辦不到，却是怕惹出其他麻煩，叫我們政府當局受擠，只得另走別一條路；並且時間上也比較從容得多：」

「當時，我計劃的時候，沒有想到『租界』麻煩這一點，假使另有打算，那當然更好。」

正岩補充了這一句：「不過時間的關係很重要，老大哥得注意一點……」

「我知道，」守一瞧着正岩點了點頭，又對大家說：「剛才說過，照我的辦法，時間相當從容——至少，還有兩小時左右的空閒，先準備幾件重要『道具』……您都知道；唱戲，少不了道具！……」

「好的，」正岩一邊瞧了瞧手錶，一邊站了起來：「我的事情完了，以下是各位老兄的工作，我先替老兄們預祝勝利！我自己還要趕到部裏去，防備他們別有變動，也不能就擱太久，怕招人注意，我只請了兩小時出差假。：」

「好，您有事您先請。」守一也站了起來；「我個人在這裏，大約可以待到四點半，假使您回部，聽到別的消息，可以打電話到這裏來。……晚上得閒，請到蘭馨去聽音樂看話劇，我們可以在那裏見面……」

正岩走後，守一還不曾對唐傑和杜馬等發表計劃，先打了兩個電話：一個當然是打給曉莊，怕他懸心。一個更重要的電話是打給軍委會調查局，上海辦事處主任李明，（另一李明，見「一寸山河一寸血」第八章），叫他轉告虹橋守軍主任，注意五點半倭寇襲擊機場的三步舉動；並且把自己預備攔擊的計劃，也約略說明一些。李明當即答應守一，把這消息轉告守軍和虹橋區保安隊，叫他們加意佈置。並問守一，「攔擊工作，是否需要幫忙？」守一說自己這邊，人很够用，不用幫忙。

打畢電話，守一這才把自己所擬計劃對唐杜馬三人說明，並且還畫出一個草圖，指點屆時幾步動作。好在這個工作十分簡單，一說即已明瞭。當下守一便分撥三人趁這一兩個小時內，把幾件必須應用的『道具』，預備起來，準時趕到指定地點會齊。

三人去後，守一坐下來，重又淨心潔慮，把自己這個攔擊計劃，從頭至尾，研究一下；要看是否十分妥當，是否還有補充地方。要知道這個舉動，關係十分重大；得手呢，固然可以輕描淡寫，把敵倭偌大偌狠一個毒計，完全打消；並且可以把這「華中大戰」的導火線，齊根剪斷。萬一一下失着，那就難說了：不僅僅把林正岩冒着性命危險得來的秘密情報，整個遭場、白費；弄得不好，給矮鬼捉住把柄，反咬一口，含血噴人，豈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無端給國家闖下滔天大禍？說不定倭軍「跛子拜年，就地一歪，」就拿這個藉口，振振有詞，堂而皇之，要求擴展「駐軍」防地，就此衝突起來，發動大戰。這麼說起來，百忍莊這三個字，從此就要變作「肇事禍首」的代名詞，而守一的攔擊舉動，竟成了惹動大戰的真正導火線了。

還要曉得，守一這邊只有四個人共八隻手，而對方敵倭却是三個小隊，還要加上十餘名「黑色嚮導」，總共不下七十多個瘋犬一般的傢伙，並且又是全副武裝，加上額外武器配備；與守一這邊兩下一比較，力量上似乎太不平衡了。

這麼一分析，守一這個攔擊的計劃，如非把敵人力量估計得太低，因而輕舉妄動，那就是企圖行險儌倖，把國家大事，當作兒戲了！

可是守一這個人，雖說年輕，却是少年老成，十二分持重，輕易不肯亂走一步。自從跟正岩會面，聽他報告了這個驚人消息，守一一面聽着，一面早在揣摩推詳。等到正岩把他自已的計劃說完，守一的腹稿，也業已擬就；只不像平常人那般大驚小怪，飛揚浮躁罷了。他並沒有低看敵人實力，更不肯行險儌倖；只看他指揮若定地打發唐杜馬三人分頭辦事之後，生恐策有遺算，所以還坐了下來，把自己這個計劃重新推詳一過；可知他確實始終慎重將事，不過胸有成竹，謀定而後動罷了。

可是守一還在推詳這個計劃的當口，忽然又接到正岩的電話，說是倭軍果然把動作改變了；跟原來規定的步驟，稍有不同。至於不同到什麼程度，他目前還沒有探聽明白！同時勸守一暫且不必發動，等探明之後，再定計劃。這麼一來，這個局面，簡直像正岩平日說話口氣，有些「糟糕伊馬斯」了。

守一雖然得到這個電話，並不十分驚慌，仍舊保持鎮靜，捺着性子，等候正岩的電話。誰知等了二三十分鐘模樣，時針已經快指到四點鐘了，正岩的消息仍舊杳然。守一看看不對，便立即打電話到正岩部裏去問，部裏回答「正岩三十分之前公出，尚未回來。」得了這個電話，守一略一沉吟，趕忙又通一個電話給百忍莊，恰巧唐傑沿途配購應用物品，回莊不久，正在着手料理計劃中的「道具」。守一便把剛才正岩的消息對唐傑說明，並叫他仍舊進行工作，不過叫他扣準時間動身，不可提早離莊，恐有改變。馬杜二人，守一也用電話通知了，好在二人工作簡單，不到時間，去也無益，所以二人這時正在各人工廠裏坐待時間哩。

關于等人、等電話、等車、等船、最是一種枯燥無聊的事，普通人大概都有過這一類的經驗。性子緩和冷靜的人，倒也無所謂，等就等罷；在家，手邊有事，可以邊做邊等，無事，弄本小說看看，反正消磨時間。至於在

外，也可就地看看風景，或是瞧瞧街頭路角，人來人往，欣賞那戲劇式的諸般衆生相，作爲消遣。可是性質急躁的人，那就苦了，分明才五分十分鐘的時間，在他看來，簡直度時若年；正合一句俗話：「痴漢等丫頭，越等越心焦。」

至于守一，他是個中和性情，雖不十分冷靜，也不十分急躁。只是他這個「等」的地點，既不算在家，又不能說在外，也是個中和性的地方；並且手邊無事可幹；有事，那就是等候正岩的電話。這從一方面說，也許是有興味的等候，因爲這是一幕緊張的鏡頭。可是從另一角度去看，爲了緊張，反而比較閑散的境地，更外難受。到底一小時有六十分，一分也有六十秒，這每一秒時間，讓一個緊張的神經，加緊一些緊張，逐秒逐分的緊張下去，確然是個不大好受的玩意。

您知道守一怎麼辦？這時看書看報，沒有興趣看不下去；打通關，沒有現成的工具，並且他也沒有這個習慣；閑撩天，沒有對象；看窗外風景，這裏一眼望去只有鱗次櫛比的高樓和屋脊，更無風景可言。況且他這時爲了等候電話，一，不能出門一步，二，不能打瞌睡，三，不能多打電話，恐怕把正岩的電話錯過了。然而又不能老是想着眼下這個問題，因爲愈想愈要增加神經的緊張。

拿什麼來消耗這個「等」的時間呢？別人也許只能駁等，守一可不肯這麼辦；他有一個「好癖」，是一種消磨時間的好嗜好；可是平日事忙，從來就不會讓他玩過够：原來他最擅長「摺猢猻」。這個玩意，各地有各地的名稱：拿紙摺成人、馬、猴、白鶴、馬褂、褲子、猪頭、蒼蠅籠等等。這是小孩子的一種玩意，因其有教育性，所以現代幼稚園，還把這個玩意列入手工一科。可是守一的摺法，是複式的。他能獨出心裁，把一張白紙，摺出許多花樣來。好在這家飯店規模極大，每個房間內，備有上等洋紙的信紙信封，守一不愁缺乏原料，他可以利用這個等消息的時間，盡興的摺些人物，犬馬來玩。爲什麼不玩？曾國藩臨到兵對壘，還故意騰出一些時間來同清客們下一盤圍棋呢。不然的話，那般一直興奮緊張下去，豈不要弄成精神病來？

雖說守一這時需要消耗時間，然而他的時間却又十分寶貴，一分一秒都是寶貴的。所以他在着手玩摺猢猻之前，先打了一個電話，叫了三部出差汽車，叫他們在飯店門口候着。爲什麼一叫三部？因預防一部或兩部發生抛錨的老毛病，他叫三部一路跑着，設若一部壞了，可以改坐第二部；否則就得臨時叫車；可是時間如此迫促，一分鐘的躭誤，也許就有無限量的犧牲——譬如就誤了計劃的執行，以致引起大戰之類。

同時他規定四點二十五分，不問正岩是否有電話來，他得動身——原來規定的時間是四點三十分——他爲什麼提早五分鐘動身呢？或是說他爲什麼只提早這麼短短五分鐘？其中有一個很大的道理：因正岩的電話，不一定在這最後五分鐘內打來，而守一却能利用這短短五分時間，順路上一個地方去探探倭寇的動靜，——這是守一唯一可能探到敵情的地方（同文書院）——只須五分鐘，不，也許半分鐘就够了。規定五分鐘，也是審而愼之，寬打窄用的意思；防着一分半分鐘，不能那麼符合理想，把敵人的內容窺探出來。所以說這個五分鐘，是儘了最低的限度，從等電話的時間內抽出來的，同時又是放寬了最高的限度去窺查敵情。

「喂……××部？……山本君？……公出？……上哪兒去了？……可能轉通電話嗎？……哦……謝謝，再見……」這是守一從飯店臨動之前，打給正岩的最後一個探問電話。整個的消息，眞如石沉大海，連邊沿都摸不着一些些。緊接他又從電話裏通知了李明一聲，只說「根據情報，也許敵倭所採步驟，稍有更動。」……不過仍須警備……」

正岩從××飯店告別的當口，確也預料怕矮鬼們中途變計，所以他匆匆趕到辦事處，又匆匆趕到軍部指揮處，就是防到這一着。正岩本身是個混血，他知道「矮鬼肚裏疙瘩多。」

誰知這一着百分之百被正岩料個正着。矮鬼本來預定四點鐘正由虹口司令部出發；四點三十分左右到達「同文書書」，五點鐘正，衝向虹橋飛機場，配合那兩個僞僑民的先頭動作，十五分鐘左右，預計可以正正趕到出事地點——機場門口——加以接應，然後佔領。

但是這個「黑色計劃」，本已規定，又非兒戲，照理不應臨時改動。詎奈那個黑色計劃的原動人，「黑色恐怖團」的首腦，在議會後，回到本窩的途中，忽然心血來潮，腦筋一動，又想起了一套新鮮花樣。

他在得意之餘，就像參加選舉的政客，有些患得患失的感覺。他想到他的計劃雖經採用，將來事情成功，幾位大員，究竟肯分多少功勞給他這個團體，並無把握。按軍政兩界做官的訣竅，少不了一些應酬。既要應酬，就應當從跟脚上做起，第一步應先聯絡奉派工作的這三個小隊長，尤其那個小隊長兼指揮。他又推想事後聯絡，沒有事前攀交情的效用大。但事前時間緊促，總共才十多二十分鐘，並且各人情緒緊張，縱然應酬他們一頓酒肉，怕也效力微薄。

從應酬需要一些富餘時間的一點上着想，推去算來，居然被他想出了一點花樣。這花樣一經施行，不僅可以得到相當充分的應酬時間，並且還可增加他的功勞。就不說功勞，至少可以給那幾個首腦人物一個很深的好印象：證明他耳目靈敏，有活潑機變的天才。

根據正岩事後的調查，才知道那個「黑色恐怖團」團長黑田在回校的五分鐘之後，立又先打電話給主事的軍部大員，說有緊急情報，必須面瀆。得了許可，馬上揞了腰包，雇了一輛汽車，趕到司令部，對兩主事大員，撒了一個滿天大謊，說他的黑色部下，已經探到「租界」英米當局，正注意司令部的動態。根據這一點，恐怕三小隊的穿過租界，雖說盡走小路，怕也不十分順利。萬一有什阻礙發生，豈不就誤了大事？所以軍隊的運輸，最好改作「疎散」式，這個方式，對軍部並無損失，並且增加了百分之百的穩妥。

什麼叫作「疎散」式運輸呢？他說讓三小隊隊長，提早幾十分鐘，共乘一部汽車，先到預定地點，隊員們改作便服，不帶武器，提早十分鐘用大小商用汽車分路出發，限四點二十五分到達預定地點。應用軍火一項，可以租賃商用大卡車二輛，加上僞裝，由兩名黑色團員押車，在四點三十分左右，直達「同文」。至於軍用卡車四輛，各走各路，按時到達；因係空車，故經過「租界」，並無問題。這樣時間上一點不會錯訛，並且可以免除「租界」當局的麻煩誤事。雖然「大日本」用不着畏懼英米，然而行軍以順利爲第一前題。

這就是正岩回部後所探到的步驟變動的消息，不過時間倉促，一時無法把這新鮮花樣的內容探明出來。也就是爲了這個新鮮花樣，弄得守一在飯店裏坐立不安，只好拿摺猢猻來消磨時間，穩定那不甯靜的心緒。尚幸守一沒有採用正岩的計劃，上「租界」去攔擊；不然的話，有了這一改變，豈不眞正糟糕大吉麼？

日本人的慳吝小器，世界聞名，只看他們日常使用的小酒瓶、小酒杯、小碗、小碟，足可證明。這黑色的聯絡式應酬，一共花費了多少？據唐傑的調查，當日三四點鐘模樣，有四名「同文」學生跑到徐家匯酒樓，採辦了大包子饅頭四大籠，共一百隻，計大洋一元，白斬鷄四碟，計大洋一元；又在那隔壁酒店，採購花彫十二瓶，用十二隻啤酒瓶抵換瓶價，乾折清楚，計酒費大洋二元四毛。連饅頭白斬鷄費用在內，共計用洋四元四角。這筆費用，統由全體黑員公攤，計每名團員，慷慨解囊，各認派大洋一毛。

這些酒點如何分配？事後守一因上「同文」探聽黑色動態，（唐傑已經露面，行動不便故改由守一担任），走了該校門房和齋夫內線，順便探出當日這場預慶勝利的「黑色宴會」，正式席面上，只有六人出席，計三名小隊長爲來賓，黑色恐怖團正副團長各一名，秘書一名共計三名黑色代表作東。席面上計陳列白斬鷄四碟，花生米二盆，大包子饅頭二盆。其餘二小隊隊員和黑色團員，共計八十餘名，（全體黑色團員在內）每人各配給花彫一小杯，饅頭一隻。

四點五十分一到，宴會告終，三小隊隊長隊員及參加的十餘名黑色嚮導，一律全身披掛，四輛機槍和各色子彈，也搬運到校門外停着的軍用卡車上。五點鐘正，由三隊長之一，那個負責指揮的，一聲令下，四部車子同時發動，直指虹橋機場，用最高速度，飛馳而去。

這條虹橋路，本是越界築路，並無站崗「巡捕」；而且路又僻靜，只有很少幾個本地鄉下人來往，所以能够儘牠橫衝直闖，一無障礙。這四輛車子，都是三十噸以上的巨型軍用卡車，機器質地很堅實，奔馳起來，聲勢甚大，捲起一陣灰塵，映在一片夕陽裏，眞有些烏煙瘴氣，再加每部車上，各撐着一面日本紅花軍旗，迎風招展，遠遠看去，確是殺氣騰騰。同時，爲了增加行軍威勢，那駕車的傢伙們，不管沿路有人無人，他却不停地放出鬼哭神號一般的喇叭警號，更把這四部卡車，弄得就像四四洪荒怪獸一樣，那車上一個個突睛暴齒的傢伙，也都成了一羣凶神惡煞。

這卡車最高速度，是一小時四十邁，從同文書院到飛機場，才四五邁光景，所以一經開車，最多也不過十分鐘左右就可跑到目的地。但這條路，並不大直，頗有幾個轉灣抹角的地方，並且沿路也還有些橫路岔道，偶然也有些車輛穿過，所以不能逕直開足馬力行駛。這樣，一路行去，也得一刻鐘模樣才能到達。

四部軍車，浩浩蕩蕩，經過了定西路，跨過滬杭鐵道，穿過中山路，却也一路順利。誰知走了約莫全程三分之一模樣，一眼可以望見前面二三百碼，三條岔道交點的地方，一條由正東撞來，名叫大西路，一條由東北岔來，名叫什麼必蘭路，兩路終點，都在虹橋路上交會；正在這交會角上，這時偏巧却有兩部商用巨型貨車，都載滿了貨品，堆積得跟小山那樣高，一部上插着一面英國旗幟，一部上懸着一面美國旗幟，偏偏就在這交會點上碰了頭。

那插英國旗的，乃由東面大西路來，要轉到必蘭路上去；插美國旗的，却正迎面過來，要從必蘭路岔到大西路上。這種兩車對面交叉的事，在偌大上海裏，一天也不知要經過多少，一無希奇；在這野外，貨車來往，也不是沒有，更不值得大驚小怪。所可怪的，偏生是

這兩部貨車，在這交會點上，也許因爲都想貪點便宜，都來了一個小轉灣。貪便宜小轉灣，也不是一件奇事。無奈這兩條岔路，一條東西向，一條東北到西南，兩條路的交角太小，最多也不過四五十度模樣，兩部貨車，既都是小轉灣，所以一到虹橋路的轉角上，恰巧碰了一個迎面對撞的式子；竟把這條虹橋路，攔了一個橫斷，而且各不相讓。

四部倭軍「遠征」機場的軍用卡車，在二三百外，一見這兩部貨車的演出，遮斷了他們前進的衝勢，早就在那裏鬼哭神號似的，響着日本特製的警號喇叭，嗚嗚直叫。一方面，因恐撞了車，誤了接應和佔領的大舉，所以只好把速度，漸次減低。却不知道爲了什麼，那兩部貨車竟不理會。先前還在蠕蠕行動，履進履退，似乎各想退讓一些，就此岔過。但一聽到倭軍的喇叭，兩部車子，率性停止行動，把一條虹橋路，幾乎完全橫斷了。

倭軍的總指揮和其餘兩位小隊長，想係便利督戰的關係，都在第四部車上，倒是那個亡命之徒的黑色嚮導首領，却是名副其實地坐在第一部車上嚮導。等到軍車衝到離開貨車快一百碼的地方，那第一部軍車緩緩又進了一二十碼，忽然停住。第一部停住，其他三部當然也都照樣停止進行。這，想必是黑色嚮導首領下的命令。

四部軍車剛停，只見第一部和第四部車上各有一個人跳下車來；一個當然是黑色首領，另一個不用說，定是那個總指揮。這兩人一下車，都跑到一起來，想是要會商這個貨車攔路問題。那個指揮一面張牙舞爪說話，一面還從胸前取出望遠鏡來窺察着；擺出作戰架式。

牠在這裏窺察，却見八九十碼外的那兩部貨車上，也在這時，各自跳下一個人來；其中一個，就不用望遠鏡也看得明白，是一位劃一不二，道道地地的紅頭阿三；另一個穿着黃色西裝短褲和短袖襯衫，却是一頭黃毛，估量不是英人就是美人；要不，就是羅宋大鼻子。這兩人一下車，一個用的印度英語舌頭打着「利落」，每個字中夾着一個「得利」；一個却是用的不知什麼方言，也許是世界語，「吼喜，吼喜，」彼此爭辯口角起來。二人爭吵的聲音之大，隱隱傳達到了這邊遠征的「皇軍」耳朵裏。

可是日本鬼子，並沒有那麼容易欺負。他們並不畏懼英米人，何況英米走狗？只見那位總指揮，在望遠鏡裏窺察了一會，忽然放開G字調的吵喉嚨，大聲一嚷，同時一揮手臂。揣想起來，是個「衝」的一字命令。

衝？四部卡車倒是向前又衝進了三五十碼，並且還不斷地拚命放着嗚嗚警號，詎奈那貨車上的兩位國際代表兀自指手畫脚，曉曉不已；愈爭愈起勁似的。照這情形看來，雙方簡直互不相讓，更沒有開車讓路的表示；因此「皇軍」的衝勢，也不得不在三十多碼的距離下，再度停止下來；僅有的示威表現，當然是那四部車上的喇叭，同時響着，並且響個不停。

貨車方面對這種喇叭示威，並不發生與趣；兩位國際代表，只有意無意地朝這邊軍車看了一眼，仍舊回過頭去，繼續鬥口。這當然不是一個長局面，最多也不過三十秒到一分鐘之間罷了；只見那位總指揮，再度一躍下車，順手從腰裏拔出了手槍，跨開了大步，其勢洶洶地對準貨車那邊走去。這時貨車與軍車中間的距離，大概只有三十碼左右，照他這種大步的速度，至多一二分鐘就可到達。一到，那當然就要按照矮鬼素日橫蠻習性，用手槍威脅那兩個國際代表開車讓路了。對方再要「相應不理」的話，說不定就有鳴槍示威，或甚至實際開槍傷人的表演了；因爲他是要扣着時間去幹大事哩，哪裏容得人來攔住去路？

說也不信，這指揮傢伙端着手槍，踏着大步，剛剛走了十來碼左右，也就是從第四部車走到第一部車的地方，剛剛冒過了這第一部車，子，陡然聽得四邊八方，也不知道遠近，起了一排槍聲——砰，砰，砰，砰，——只有這幾響之後，槍聲立刻停止。

這槍聲一響，貨車與軍卡雙方湊合起來的這個場面，立時熱鬧起來了——第一，那指揮，一聽槍響，立刻應聲爬下了，好像中了槍彈似的，但又像並未傷着；因他一爬下，立刻又跳了起來，身段動作，倒是十分敏捷而有樣子；表示他在軍隊裏訓練有素。只見他一站起，立刻一個翻身向後轉；轉的姿式，也是按着操練的格式。向後轉之後，立刻揚起拿槍的那隻手臂，同時對着自己四部車上的隊伍，大聲狂吼着：「下車臥地……托！」這完全是火線上作戰的命令口氣。

可是還在這位指揮不會表演這爬下，站起，向後轉，等等姿式之前，就在那一排槍聲響過之後，四部軍用卡車可出了大毛病了；還幾部卡車的車胎，同時應着槍聲，也撲嗤地一聲怪叫，只見整個卡車車身，四部各有不同；有的向左前，有的向右後，方向雖說不同，但是一律都歪挫下去一些：原來各車都有一隻或兩隻車胎破裂走了氣。

就在槍聲之後，這車胎破裂的同時，車上倭軍，雖然覺得車身一震，有的左傾，有的右斜，他們當然也不能再像死人一般，直挺挺地站在車上表演「皇軍」威嚴，天然免不了有些大驚小怪，互相唧唧啾啾，微微騷動起來：大家一面悄聲失詫，一面四向觀察，想查明那槍

聲的來源。這倒不能不誇讚他們兩句：這些傢伙，確也顯明受過良好訓練，質素相當不差，雖說臨亂，却能始終保守秩序。

但這種秩序，維持得不到十分之一秒的當口，忽然大亂起來。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的總指揮下了命令了——「下車臥地！」這個命令，本也不易立時傳遍全體隊伍；這却虧得那第一部車上的「黑色」首腦，他的一雙眼睛，自從那指揮一躍下車，本來一直盯在這位指揮身上，那指揮的下車揩手槍，開步走，以及聽了槍聲之後，向地下爬倒，站起，向後轉，等等，直到他舉起手槍來發命令，都一一看在眼中。當然，一聽這個命令，他也立時跳下車來，儘量拉開嗓子，幫同把這命令，向後面的車子傳達下去；同時幾個小隊長，小伍長們，也幫同吼叫轉達。

命令一下，其次當然就是行動；只見四部車上那些「皇軍」，一個個遵行命令，都有優美姿式的跳車表演；有的採用寒鴉赴水式，有的採用猛虎下山式；但也有的起勢太猛，下地一個倒挫，後臀着地；却一個個都爭先恐後，往地面跳下；跳下之後，就地臥倒。這是命令，不能不澈底服從。

可是就在這些傢伙七上八下，跳車臥倒的當口，陡地有又奇事發生，只見半空裏，忽然落下好幾隻手溜彈模樣的東西，均均匀匀，一式排列，就在四部卡車側邊的上風頭，一部車邊兩三顆；訇，訇，訇，訇，着地爆炸。這一爆炸，立刻就地捲起一陣極濃極厚的白煙，四下散開。立時之間，四部軍卡這一路，二三十碼方圓以內，都被白煙罩住了。

「毒氣彈，握住嘴鼻！」這是總指揮冒着白煙的危險，下的第二道命令。

這二道命令一下，立時看見白煙上空，又有兩隻照明彈一樣的東西，一顆小茶杯大小的圓球，墜在一隻小型降落傘下面，臨空冉冉，搖搖擺擺，慢騰騰地，落了下來。那圓球東西，一經着地，也輕輕發出訇的一個響聲。

這以上都是倭軍這邊演出的情形。至於三十碼以外，不是還有兩輛貨車嗎？這邊槍聲，彈聲，狂吼聲，以及白煙捲地騰空，等等事變發生的這一刹那，那兩位國際代表，是否還在鬥口爭辯呢？不。只在槍聲一響之下，兩位國際代表，立刻就像當面簽訂了停戰協定似的，各人一抹頭，往自己車子裏一鑽。兩隻貨車，早已發動，各走各路，一個向大西路，一個向必蘭路，開足馬力，一溜黃煙，絕塵而去。

照理，這些倭軍，既是正式軍隊，總也打過野操，也許在關外還實地上過火線，爲什麼這時一聽槍聲，就慌了手脚，沒有反應？那總指揮一人，也許一心只在兩輛貨車上頭，這裏變生不測，一時沒有顧到，不去說他，可是四部車上，一共六七十人，百多隻眼睛，百多隻耳朵，難道就沒有一個人看出或聽出槍聲的來源？就說槍聲只有一排，一刹即過，難道這些人中就沒有一個冒失鬼，胡亂放他幾槍，仗仗威勢？並且槍聲之後，立時就有煙彈憑空擲下，難道看那降落勢頭，就沒有一人根據飛來方向，把放射的基地看明出來？照如此說，那日本軍隊莫非都是一些木彫泥塑的傀儡？

殊不知當時情形，並未正式作戰，確實猝不及防，對方敵手，人多人少，隱在何處，一時又無法偵察出來。完全「神出鬼沒」姿態。而且，自發出槍聲起，到小型降落傘冉冉落下爲止，其中頭尾只在半分鐘左右。這等事出非常，就令再有作戰經驗些的指揮，身臨此境，也至多只能發出一個「下車」「散開」或「臥倒」等，一兩種命令。何以又不發命令還擊？這倒足以說明這些傢伙確有訓練；因爲有訓練的軍隊，如不探明敵人方向，距離，絕對不肯胡亂開槍。况且當時這排槍聲，確然有些特別；乍一聽去，好像來處很遠，又像隔着牆壁，或隔着一座山頭放出似的，距離和方向，實在無法測出。

至於煙彈的來路，更是無法探測，因這煙彈放射時，根本沒有聲音和顯明路線。既無聲音，目標又不大，又是從上空落下，好像天外飛來，試問誰人注意得到？直到煙彈落地之後發出爆炸，放出白煙，這才認爲是毒氣彈。這種種動作，都是倉卒發生，而對手所用器械，又希奇古怪，當然只能下車臥倒，靜候下文。這倭軍的鎮靜程度，倒是未可厚非哩。

那白色濃煙是否毒氣？担保不是。毒氣不僅違反國際公法，守一所用計劃，並不肯替日寇留下交涉把柄。他只想給這羣疙瘩們開個小小玩笑，同時給他們一個警告罷了。然而那煙質之濃厚，就說無毒，也似乎不應吸入口鼻。所以倭指揮那個命令，並未發錯。倭軍們確也服從命令，各人立即搯出身旁掛着拭汗的毛巾，趕緊握出口鼻。可是這一握就上了大當，還不如把眼睛閉上來得有用，因那團濃煙，却是最猛烈的催淚彈；無論口鼻眼睛只被鑽進了些，就要流淚不止。

這裏一羣倭軍，連那隊長在內，一個個正在忙着擦淚揩鼻涕的當口，那兩輛貨車固然跑得不見踪影，同時二三百碼遠的所在，猛然聽得一陣撲撲撲的馬達發動聲，那虹橋路側田埂上突地衝出兩部高馬力的藍色雙輪機車，每輛車上，都有兩人；車子一上大路，一陣灰塵揚起之後，一晃眼早已風馳電掣地走了。這正是守一等一行四人，潛形隱身，貼近倭軍，幹完了任務，趁着濃煙騰起當口，找到自己掩蔽

着的機車，自在逍遙地走了。

「隊長，請看！……」倭軍兵士之一，在身旁地上，拾起了那隻降落傘，像回子獻寶似的，雙手奉上。

「這不是危險品，隊長？」「危險品！」隊長吆喝了一聲。那個兵士把降落傘下墜着的一個紙捲，解了下來：「這上面有文件。」

那担任指揮的小隊長，接過紙捲，打開一看，誰說不是文件？並且是日文寫的，形式好像一封信。隊長這裏剛念着信，另一兵士也把另一降落傘尋到，也呈獻了上去。這傘上也墜着一式一樣的一封文件。原來是一正一副兩封文件同時射出，倭寇至少可以拾到一封。

那隊長看了文件，默默想了一想，搖了搖頭，趕緊把兩封文件連同兩隻降落傘，往腰下行囊一放，便大聲發出命令：「歸隊，……報數……跑步……托！」並不照例搜索敵踪。這個情形，眞有些乘興而來敗興而去的光景！那四部軍用卡車，看也未看一眼，讓牠們扔在那裏，直到一兩小時後，才有人來，把破胎換去，駕着走了。……

「那白色煙彈，究竟從哪裏弄得來的？」我聽完了唐傑這段故事，懷着好奇的心問着。

「一打一百支光的電燈泡，」唐傑笑着：「那是二哥的命令，叫我準備的：……另外共買了一磅氯化鉀，二磅雄黃，四斤乾綠豆。……這是咱們製造平常玩具炸彈的原料，可比市上賣的猛烈得多……另外還有兩種有機化學品，辛烈無比，可不傷人，只叫流淚。把這些原料滲和裝在燈泡裏，加上一個沙布長套，拖下一段尾巴，抓住這段尾巴拋擲起來比手溜彈還高還遠，而且很準。……這就是那白煙催淚彈的來源。……那降落傘玩意，更加簡單：」

「不是還有什麼文件嗎？」我聽到降落傘，便想到那文件，內容是些什麼，如何便有那麼大的魔力。

「那是二哥的壞主意：他把矮鬼們襲擊飛機場的計劃，步驟都給揭穿，並告許他們，咱們這邊，早有準備；他們要去，就算自投羅網：不信的話，不妨試試看。並說這個情報，就是同文的學生洩漏出來的。……順帶給他們一個反間計，叫他們互相猜疑。……秘密既經洩漏，矮鬼見機，當然只有趕快溜腿，難道還等着叫人家來包圍繳械？……」

「還有一點，那槍聲怎麼能夠弄得測量不出高，遠，近？」我覺得這很新奇。

「那是我和二哥研究而失敗了的產品，」唐傑哈哈大笑起來：「我們本來想製造一種減聲管子，套在手槍上，可以發槍無聲，誰知弄了出來，套在槍口上一試，仍舊有聲；不過聲音很沉悶，哪怕隔開一丈遠近發出槍聲，卻聽得好像在一里路外放槍似的。二哥說：『這哪裏是減聲管，簡直是千里傳聲筒。』這東西咱們試驗的時候，製造了十多根，不想今天還會派了正用哩……」

「還有一點……」我想起了那兩部貨車的事。

「我知道。」唐傑好像猜着我的心思似的：「您是要問那兩部貨車，和那兩位國際代表不是？……告訴您，那車是笪浩工廠的送貨車，車上都是空箱，拿油布罩着。兩位國際代表，一位是廠裏的看門印度巡捕，一位是守夜的羅宋更夫。——咱們爲了計劃的效率，不得不借重這兩位外國人咧。」

這事的第二天，報上只記載着，有兩名日本海軍陸戰隊，叫什麼大山和齋籐的，想衝入機場，開槍打死場中守軍的一段事。這未免把日寇說得太膚淺了些。當日俞市長會當着「租界」當局，一再警告日酋，管束部下，不許走近我軍防地和飛機場；否則發生事件，日方當負全責，並且還有正式照會通知。如此說來，日寇雖說十分拙笨，也不肯僅僅差派這二三人，上飛機場去作這得不償失的犧牲。要去，定是有計劃的佔領。既是有計劃的佔領，何能只有二三人？這二三人，不過先頭哨探，主力大隊還在後頭咧。

根據當時我方軍委會調查局上海辦事處，確有一段秘密記錄，載明敵寇當日襲擊機場的計劃，及我方設計攔擊的實錄，不過經守一的要求，那位主任李明，把百忍莊同志出動幫忙的一回事，不會記錄下來罷了。

遊名勝　嚐名點

喬家柵湯糰

有卅年歷史　具特種風味

鷄肉春卷　蝦仁餛飩　糟田螺　擂沙圓　排骨麵　蝦仁肉餃　麵筋百葉

中秋月餅

古色古香佈置　別具風味小酌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　西門路二七六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交通消息

兩航空公司調整票價

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業經呈奉交通部核准，自九月一日起同時將各線客票價重予調整，茲將自上海至各地新訂客票價列後：

南京	二十七萬元
徐州	九十萬元
青島	一百三十五萬元
濟南	一百八十九萬元
天津	二百三十四萬元
北平	二百五十二萬元
福州	九十萬元
廈門	一百十七萬元
汕頭	一百四十四萬元
廣州	一百八十九萬元
香港	二百〇七萬元
台北	一百十七萬元
漢口	一百三十五萬元
桂林	二百三十四萬元
九江	一百〇八萬元
重慶	二百六十一萬元
西安	二百七十九萬元
蘭州	三百七十八萬元
馬尼剌	七百二十萬元
加爾各答	一千〇八十萬元

巨型機

青島	一百七十六萬元
北平	三百二十八萬元

平漢路增駛直達快車

平漢鐵路局為便利往返漢鄭間旅客起見，自上月二十日起增駛「武漢」、「北平」號直達快車，規定「北平」號於十二時三十分由漢駛鄭，次日十二時二十分抵達，「武漢」號於晚十一時由鄭駛漢，次日晚十一時四十分抵達，票價頭等二十三萬四千，二等十五萬六千，三等七萬八千元。

佛山武穴二輪對駛每日由港粵

太古公司行駛於香港廣州間之「佛山」「武穴」二輪，原係每二日由香港廣州對開一次，茲以旅客擁擠，該公司為便利行旅起見；自八月二十日起改為每日由香港廣州間對開一次，並規定票價如下：

西餐房	港幣三十元
梳化椅	港幣二十五元
唐餐房	港幣二十元
唐餐樓	港幣十五元
尾樓	港幣十二元

（武穴輪不設唐餐樓及大倉客位）

杭淳杭桐公路通車

杭州至淳安及杭州至桐廬二公路業告修復，已自八月一日起由東南公司派車開始行駛，票價按每公里四百元計算，尾數不滿五百元者進作五百元計算，行李每客免費十五公斤，逾重每五公斤按客票價十分之一計算收費，不售杭州市區間客票，計杭州至富陽一萬六千元，杭州至桐廬二萬一千五百元，杭州至淳安二萬九千五百元。

杭饒段鐵路通車

浙贛鐵路金衢段釘道工程業經完成，自九月一日起杭饒間已開駛第一、二兩次直達快車，及第七三、七四兩次衢饒客貨混合車，茲將自杭州至各大站間對號車客票價目列後：

蕭山	一萬元
諸暨	二萬元
義烏	四萬元
義亭	四萬元
金華	五萬元
龍游	七萬元
衢縣	七萬元
江山	九萬元
玉山	十一萬元
上饒	十二萬元

台灣鐵路局增加汽油車

台灣鐵路局自八月二十日起於縱貫線（基板段）及淡水線，新增汽油火車，以利旅客，茲將其票價及行車時刻列後：

台北至（以台幣計算）

士林	二十元
北投	二十五元
新北投	三十元
淡水	五十元
汐上	四十元
八堵	五十五元
基隆	六十五元
板橋	二十元

時間

台北——淡水	上午八時三十五分
	下午六時五十分
淡水——台北	上午十時
	下午八時
台北——基隆	上午六時
	上午八時三十分
	上午十二時十分
	下午四時五十分
	下午八時
基隆——台北	上午七時十二分
	上午十時
	下午三時〇五分
	下午六時五十分
	下午九時五十分

英國海外航空公司更改航期

英國海外航空公司（B. O. A. C.）「英港」線航期，最近有所更改，詳情可詢本社。

法郵公司船期

據法國郵船公司通知該公司除十月初之 SS."ANDRE LEBON" 不停上海，待抵西貢後即行開回馬賽，此後之船期業經排定如下：

船名	離馬賽日期	到滬日期	離滬日期
Cham Pollion	九月十六日	十月十九日	十月二十二日
Marechal Joffre	十月三日	十一月五日	十一月八日
Andre Lebon	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明年一月三日
Cham Pollion	十二月十七日	明年一月十九日	明年一月二十二日

淮南鐵路行車時刻表

三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實行

104	102	72	2	車次／站名	1	71	101	103
直貨	直貨	混合	特快		特快	混合	直貨	直貨
21.35	14.05	18.15	10.50	蚌埠	17.00	8.00	6.00	18.20
20.52 20.51	13.22 13.20	17.40 17.28	10.15 10.14	劉府	17.35 17.36	8.35 8.37	6.43 6.45	19.03 19.04
20.14 19.57	12.43 12.28	16.57 16.42	9.43 9.28	武店	18.07 18.22	9.08 9.31	7.22 7.37	19.41 19.59
19.09 19.01	11.40 11.36	15.57 15.42	8.43 8.39	爐橋鎮	19.07 19.11	10.16 10.26	8.25 8.41	20.47 20.48
18.26 18.21	11.01 10.56	15.10 14.55	8.07 8.02	水家湖	19.43 19.48	10.58 11.08	9.16 9.21	21.23 21.24
17.45 17.31	10.20 9.51	14.23 14.13	7.30 7.25	九龍崗	20.20 20.25	11.40 11.50	9.57 10.09	22.00 22.09
17.20	9.40	14.02 13.52	7.14 7.12	大通	20.36 20.38	12.01 12.13	10.20	22.20
		13.40	7.00	田家菴	20.50	12.25		

淮南鐵路局聯運里程表

		蚌埠	劉府	武店	爐橋鎮	水家湖	九龍崗	大通	田家菴	合肥	裕溪口	鳳台
鐵路部份	蚌埠											
鐵路部份	劉府	18										
鐵路部份	武店	33	15									
鐵路部份	爐橋鎮	50	32	17								
鐵路部份	水家湖	62	44	29	12							
鐵路部份	九龍崗	78	60	45	28	16						
鐵路部份	大通	83	65	50	33	21	5					
鐵路部份	田家菴	88	70	55	38	26	10	5				
公路	合肥	144	126	111	94	82	98	103	108			
公路	裕溪口	269	251	236	219	207	223	228	233	125		
水路	鳳台	138	120	105	88	76	60	55	50	158	283	
水路	正陽關	188	170	155	138	126	110	105	100	208	333	50

淮南鐵路水陸聯運客票價目表

三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實行

附註：

(1)本表鐵路部份係三等普通客車票價二等照表加倍頭等加三倍

(2)特別快車另加特快費二成二等照三等加倍頭等加三倍

(3)本表公路部份係普通客車票價

			蚌埠	劉府	武店	爐橋鎮	水家湖	九龍崗	大通	田家菴	合肥	裕溪口	鳳台
鐵路部份	蚌埠												
鐵路部份	劉府		3,000										
鐵路部份	武店		4,000	3,000									
鐵路部份	爐橋鎮		4,000	4,000	3,000								
鐵路部份	水家湖		6,000	4,000	4,000	3,000							
鐵路部份	九龍崗		6,000	6,000	4,000	4,000	3,000						
鐵路部份	大通		8,000	6,000	4,000	4,000	4,000	3,000					
鐵路部份	田家菴		8,000	6,000	6,000	4,000	4,000	4,000	3,000				
公路部份	合肥		46,000	44,000	44,000	43,000	4,000	43,000	44,000	44,000			
公路部份	裕溪口		106,000	104,000	104,000	103,000	100,000	103,000	104,000	104,000	60,000		
水路部份	鳳台	上水	15,000	13,000	13,000	11,000	11,000	11,000	10,000	7,000	51,000	111,000	
水路部份	鳳台	下水	14,000	12,000	12,000	10,000	10,000	10,000	9,000	6,000	50,000	110,000	
水路部份	正陽關	上水	21,500	19,500	19,500	17,500	17,500	17,500	16,500	13,500	57,500	117,500	7,000
水路部份	正陽關	下水	19,000	17,000	17,000	15,000	15,000	15,000	14,000	11,000	55,000	115,000	6,000